武俠世界

龍門客棧（新派俠情倫理小說） 隆中客・著

　　一個代父還債的年輕俠士，一個滿懷悲憤、恣意報復的中年婦人，和一個嬌憨無邪的武林世家少女的悲歡離合所構成緊凑、離奇，是其特色，更深具警世作用，讀者千萬莫錯過。



$4.00

第26年

30

編者話「龍門客棧」這部電影，相信各位已經看過了。今期我們選刊這篇巨型小說——「龍門客棧」希望讀者們也不要錯過，作者是東南亞名作家隆中客先生，故事的構成相當特色，也深具警世性，敍述一個代父還債的年輕俠士、一個滿懷悲憤、恣意報復的中年婦人和一個嬌憨無邪的武林世家少女悲歡離合的故事，他們各有不同的身世與遭遇，所有經歷也耐人尋味，不但離奇，而且曲折，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３頁。

* * *

讀者郭先生來電對本刊的批評與指正，我們衷心的多謝，除了依照他所指出各點改善外，並加以留意，希望各位讀者不斷對本刊批評指導，謝謝。

* * *

本刊目前不斷發掘新秀作家，下期又有陳劍飛君首部新作——「刀劫」貢獻給各位，是篇爲一部新派俠情的故事，由一把曾經是無敵天下、威震中原的楚項羽佩刀而展開，於是引來了武林道上黑白正邪人物羣起爭奪，連場惡鬥，血雨腥風，你虞我詐，殺机四伏……閱讀之餘，希望各位給予指正。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0期
（總號131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小說

龍門客棧

隆中客·文　可飛·圖

龍門客棧　風起雲湧

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在嚴寒的淫威下，平原鎮像一隻垂死的天鵝，了無生氣。

平原鎮上，最大的一家客棧龍門客棧，也是一片寂靜。

平原鎮是古都長安以南約莫百里，位于官道旁的一個小鎮甸。龍門客棧却是平原鎮上最大，也是自誇全國最大的一家客棧。

據說，龍門客棧一共有九家，分設于全國各主要大城市中，只有平原鎮的這一家偏偏設于名不見經傳的小鎮上，而且，這一家偏又是九家龍門客棧中的總棧。

每一家龍門客棧都由一位總管負責。

沒有人知道龍門客棧的老闆是誰，更沒有人見過龍門客棧的老闆。

儘管有人由于「龍門」二字而聯想到三年以前，鬧得江湖上一片腥風血雨，最後在點蒼山結束的那一塲慘絕人寰的大殺刦中的主角「中原之獨」龍伯天和他的兒子、徒弟們，但人們都是善忘的，在查無實據的情況之下，偶然聯想一下，也就算了。

事不關己，管他誰是龍門客棧的老闆哩！

因此，三年以來，龍門客棧一直是風平浪靜，不曾發生過任何事故。

但，世事無常，三年中不曾發生過任何事故，並不保證永遠不發生任何事故。

那麼，三年之後又如何呢？

請看——

×　×　×

今天，龍門客棧不但在嚴寒的淫威下一片寂靜，而且，于寂靜中還隱含着一股子說不出，摸不着的緊張氣氛。

那是一種令人有壓迫感，壓迫得令人有喘不過氣來的氣氛。

即使是那些由于冰雪封途，「行不得也」而不得不暫時滯留下來的旅客們，也都能感覺到。

×　×　×

黃昏時分。

一騎長程快馬，止于龍門客棧的大門口。

馬上騎士顧不得滿身積雪，像一陣風似地衝進大廳，向櫃枱上的一個長得福福泰泰的中年漢子疾聲說道：「呂爺，上頭傳下消息，那話兒快要來了。」

那位「呂爺」臉色微變，但隨即平靜地說道：「知道了。」

「那話兒」究何所指，外人是沒法知道。

但由于「上頭」派急足冒着風雪前來通知，以及那位「呂爺」聽到之後的臉色微變，不難想見，「那話兒」絕對不是甚麼「好話兒」。

果然，那位呂爺立即起身快步進入裏間。

約莫盞茶工夫過後，又匆匆而出，向着正在大廳中用晚餐的旅客們沉聲說道：「諸位，很抱歉，今宵，敝棧可能有嚴重事故發生，爲了諸位的安全，請立即離去，房飯錢免收，如果諸位不走也可以，但本棧不負任何意外的責任……」

對于滯留逆旅中的遊子們來說，這可是一個大大的難題。

這些人，本來就是由于冰雪封途而不得不滯留下來，現在，天候惡劣有增無減，而且又巳是入夜時分，又如何能離去？留下來，有危險，勉强離去，可能會凍死于半途中。

既然同樣都是危險，那就一動不如一靜，還是留下來比較省事。

所以，那些旅客們，經過一陣「嗡嗡」地竊竊私語之後，又逐漸平靜下來。

結果是：一個也不曾離去。

好在這批旅客也不算太多，作最大的估計，也不可能超過一百人。

這結果，使得那位呂爺又鄭重向他們說道：「諸位不走，我也不便勉强，但我必須鄭重提醒諸位，從現在起，不論本棧發生任何事故，諸位都必須把自己關在房間中，否則，因好奇而惹禍上身，那就太划不來了。」

這一番話，倒是很管用，不等「那話兒」到達，整個大廳，除了客棧的工作人員外，已經看不到一個旅客了。

×　×　×

大門口那厚而重的棉帘一掀，一陣寒風捲進一個人來，不！是三個。

最前面的一個，是一個老態龍鍾的老頭，第二個是雙十年華的少女，最後一個是白髮皤皤的青衣老嫗。

那老頭鬢髮如銀，滿臉皺紋，看外表，足有七旬以上，穿一件青緞面的狐裘長袍，背揹着布包袱，手持拐杖，雖然老態龍鍾，却無損于他那股子老而彌堅的健朗勁兒。

那少女一身青色勁裝，外套青色披風，足登青色小蠻靴，襯托上那張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俏臉，顯得英姿煥發，不怒自威。

那青衣老嫗看情形，也足有七旬上下，但是也跟那青衣老頭一樣，身子骨很硬朗。

這三個人，同樣的是青色衣衫，同樣的身上有積雪侵蝕的水漬，足下也都沾滿了泥巴，顯然都是徒步而來。

那位呂爺入目之下，首先是臉色微變，繼而却是一臉的困惑。

那呂爺的心情不難想見，他首先是以爲「那話兒」來了，但那兩老一少的神情，却又不像是找碴而來的「那話兒」。

那青衣老嫗雖然走在最後，却首先發

話道：「嗨！掌櫃的，還有沒有上房？」

「有。」那位呂爺目光朝對方一掃，接着問道：「請問大嬸，是要兩間還是三間？」

那青衣老嫗逕自走向一副座位，將手中那長長的包裹向桌上一擱，道：「只要一間。」

那位呂爺一怔，道：「三位客官不是一起的？」

那青衣少女哼了一聲，那青衣老頭也找好了一副座位，並解下背上的包袱，道：「有誰說過，我們是一起的嗎？不過，老朽也要一間上房，還有，將你們這兒最好的酒，最拿手的菜，先送上來。」

「是，馬上就來。」那位呂爺轉向那青衣老嫗說道：「大嬸，二位要先吃點甚麼？」

那青衣老嫗悠悠地道：「那位老爺子要的，我們也要。」

「是……」那位呂爺嚥了一口口水，却是欲言又止。

那青衣老嫗瞪了他一眼，道：「怎麼？你怕我們付不出銀子？」

「不不不……大嬸請別誤會，只因……」那位呂爺接着將方才對旅客們所說的話又說了一遍。

不料那青衣老嫗却對那青衣少女含笑道：「丫頭，這下子可讓妳開心啦！」

那位呂爺又是一怔之間，那青衣老嫗却向他笑道：「掌櫃的，你道老身跟丫頭最喜歡的是甚麼？」

那位呂爺苦笑了一下，道：「在下不知道啊！」

「告訴你，老身和丫頭最喜歡的，就是遊山玩水，和看別人厮殺。」

跟他們隣座的青衣老頭也插口笑道：「妙極，巧極，老朽也有此同好。」

「眞邪門……」那位呂爺在心裏嘀咕了一句之後，却又苦笑着接道：「遊山玩水，固然是人生一樂，但看到別人厮殺，可太危險哩！」

那青衣老頭笑笑道：「不要緊，我可以先將座位移到一邊去，情況不對時，可以溜之大吉！」

他是即說即做，立即自己動手，將桌椅移到大廳的邊緣。

那青衣老嫗和青衣少女也如法泡製，兩副座頭仍然是緊隣。

那位呂爺心中連呼「邪門」，也有着太多的疑心。

——他們三個，眞的不是一道的？

——老的老，小的小，在這冰天雪地的數九寒天，出來遊山玩水，看別人厮殺，誰能相信？

——他們就是「那話兒」嗎？

× × ×

當那老少三人各自據案大嚼間，「那話兒」一直沒來，也沒別的旅客上門。

但當他們被小二領導着進入二樓的上房之後，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並止于客棧門口。

那位呂爺臉色微變地，低聲自語着：「這回，準是『那話兒』來了……」

是的，這一回，眞的是「那話兒」來了。

那是兩男兩女，四個年輕人，年紀都約莫二十上下。

男的英姿爽颯，女的綽約多姿。

四個人都是黑色勁裝，黑色披風。

四個人都是左手持玉骨扇，右手持一枝長達三尺，連筆毫足有四尺半以上的軒轅筆。

四個人都全身放射着濃重的殺氣，一進門就使得那位呂爺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而臉色爲之一變。

四人中，那較高的男的開門見山地問道：「你就是這兒的總管呂明？」

那位呂爺點點頭，道：「不錯。」

「知道咱們的來歷嗎？」

「知道，你們是東海仇情門下。」

「也知道咱們已經挑掉了你們四家分棧？」

「是的。」

「那麼，你們的主子爲甚麼還龜縮着不敢出來？」

「不是不敢出來，而是他們去雲遊未歸。」

接口的是另一個人。

那是一個鬢髮斑白，却是紅光滿面的黃衫人。

那較高的男的冷笑，道：「『中原之獨』龍伯天，跟他的姘頭鄒鈎，兩個兒子，七個徒弟，一共十一個人，都雲遊未歸，你自己相信嗎？」

那位黃衫人仰臉漫應道：「信不信由你。」

「好狂傲的態度，看情形，你才是這龍門客棧的負責人？」

「可以這麼說。」

「報上名來！」

「老夫林見血。」他把他的臉兒仰得更高了。

「你就是二十年前，惡名昭著的淫棍『一點紅』林見血？」

「不錯，按江湖禮數，你們是不是都該叫老夫一聲前輩？」

「可惜我手中的伙計不懂得甚麼江湖禮數……」

話聲中，手中筆扇齊揮，欺身搶攻，並沉聲喝道：「師弟，那姓呂的就交給你吧。」

「得令！」另一個男的身形一晃，撲向呂明——

利時間，四個人分成兩組，殺得如火如荼。

這時，那青衣老頭、老嫗、少女都已在二樓上居高臨下地憑欄觀戰，那青衣少女並嬌聲問道：「姥姥，看情形，那東海門下，好像並不如傳說中那麼厲害嘛！」

一旁的青衣老頭搶先笑道：「那是兩個年輕人藏了私，眞要放手施爲，那林見血只能支持百招左右，那個關外大盜呂明，却最多只能支持五十招。」

那青衣少女嬌笑道：「這位老爺子，看情形，您對他們雙方的實力，好像都很了解？」

聽了這說辭，他們三人果然不是一道的。

那青衣老頭含笑點首，道：「不錯，放眼當今武林，要找一個像老朽能這麼了解他們雙方實力的人，可實在不多哩！」

「噢……」那青衣少女又笑問道：「

那麼，老爺子認爲，林見血和呂明二人，這回是死定了？」

「不錯。」

「何以見得？」

「這個嘛！第一，這兩個人都該死，而且都是死有餘辜的人；第二，他們的武功難以自保；第三，這批東海門下，已經接連挑掉四家分棧，對負責人都沒留下活口……」

旁邊，又有人截口說道：「所以，閣下斷定林見血呂明二人都死定了？」

接口的是青衣老嫗、青衣少女之外的另一個人，當然，此人也是站在二樓上「隔岸觀火」的旅客中人。

此人約莫四旬開外年紀，身材頎長，着寶藍長袍，外套青緞馬褂，儼然有如富家翁，但那張古銅色的國字臉和垂胸長髯，却使他顯得有官府中人的威儀。

那青衣老頭含笑反問道：「難道弟台另有高見？」

「高見是談不上，但在下却斷定林見血、呂明二人今宵都不會死。」

「咱們賭點東道如何？」

「行，閣下準備賭點甚麼呢？」

「這個……由你老弟說吧！」

那藍袍人目光一轉，笑笑道：「我看這樣吧！如果誰輸了，就罰誰說明東海仇情跟龍門客棧結怨的來龍去脈，讓這位小姑娘開開耳界，怎麼樣？」

那青衣少女含笑拍手道：「好啊！我第一個贊成。」

「好，就這麼說吧！」那青衣老頭注目接問道：「對于東海仇情跟龍門客棧結怨的經過，你老弟也知道？」

那藍袍人含笑點首道：「在下絕對自信，所知道的，不會比你閣下少。」

「很好……」那青衣老頭目光移注樓下的鬥場，很自信地說道：「老弟台，我看，這東道你是輸定了。」

這時候，林見血、呂明二人在對方那雷霆萬鈞的攻勢中，已處於左右支絀的窘境，尤其是呂明，隨時都有濺血橫屍的可能。

至於林見血，雖然情況略爲好一點，但最多也不可能支持二十招以上了。

那藍袍人却仍然很有信心地笑笑道：「口說無憑，且待事實證明吧……」

樓下傳出一聲清叱：「躺下！」

「咚」地一聲，首先躺下的是呂明，但呂明不但沒死，甚至也沒有傷人，不過是被點上了穴道而已。

那藍袍人向青衣老頭笑了笑，沒說話，但他的笑容中已等於說明「怎樣？你的東道，已經輸掉一半了……」

那青衣老頭眉峯一蹙，低聲自語道：「眞邪門……」

又是「咚」地一聲，「一點紅」林見血也倒下了，而且，也跟呂明一樣，只不過是被點了穴道。

東海門下的其中一個男的冷冷地一笑，說道：「你們兩個，一個是積案如山，不知糟塌過多少良家婦女的採花大盜，一個是橫行關外的獨行大盜，姑且撇開做龍伯天的狗腿子的罪行不論，也都是死有餘辜的人，但是我現在網開一面，不殺你們，希望你們識相一點，好好地合作，將功折罪。」

一頓話鋒，猛抬頭，精目向樓上一掃，沉聲說道：「諸位客官，龍門客棧暫時由本人接管，照常營業，謝謝諸位。」

那青少衣少女輕輕一嘆，道：「戰況一面倒，雖然看得不過癮，却也算是慰情聊勝于無了……嗨，老爺子，東道輸了，可不許賴賬啊！」

後面那幾句話，當然是向那青衣老頭說的。

那青衣老嫗却佯嗔地道：「丫頭，沒大沒小的，好沒規矩！」

那青衣老頭連忙接口笑道：「不要緊，人老了就話多，就像年輕小姑娘喜歡聽故事一樣，反正閑着，大家聊聊，也好消除一些客中寂寞，是不是。」

那青衣少女嬌笑道：「好啊！老爺子，我先給你沏茶！」

別瞧她方才進客棧時那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現在這一笑，却有如一朵初放的百合花，令人如沐春風，如飲醇酒一樣地舒服。

那青衣少女飛快地鑽進自己的房間，那青衣老嫗却向那青衣老頭擺手做肅客狀，道：「老爺子請。」

那青衣老頭却向藍袍人笑笑道：「弟台先請。」

那藍袍人道：「免了吧，我又毋須聽甚麼故事。」

「你雖想不須聽故事，但，萬一我說錯了，或者是說漏了時，可在旁糾正或補充。」

「那……好吧！」

當他們進入房間時，青衣少女已沏好了四杯香茗。分賓主坐定之後，那青衣老頭才清嗽一聲，道：「首先，老朽做自我介紹，老朽賤姓江，草字東龍。」

接着，另外三人也分別報出自己的姓名，青衣老嫗姓朱，青衣少女叫文素文，藍袍人叫上官天佑。

江東龍淺淺地喝了一口香茗之後，才娓娓地說出他所知道的故事來——

他說：約莫是二十三四年以前，武林中出現兩位武功奇高，都自詡爲天下第一的高手，其中一個叫「中原之獨」龍伯天，一個叫仇情。

他說：龍伯天不但本身是一個大壞蛋，連他的九個徒弟也個個心狠手辣，無惡不做，因此，一提及龍門中人，江湖上無不談虎色變，至於仇情這個人，雖然已不能算是俠義道中人，却也沒甚麼惡跡。

他說：距今二十年前，龍伯天，仇情却忽然神秘失踪，約莫平靜了十來年之後，龍門九弟子崛起江湖，掀起一片腥風血雨，龍門弟子個個武功高强，連各名門正派的掌門人也對他們莫可奈何，於是，各大門派掌門人幾經籌思，決定共同造就一位武林奇才，以對抗龍門弟子。

他說：很不幸，各派掌門人所共同造就的武林奇才，竟然是龍伯天的兒子龍翔飛，而龍翔飛這個武林奇才，竟然比他的老子和龍門九弟子更爲惡毒，三年前，當他藝成之日，首先遭殃的，就是共同造就他的各大門派的掌門人，這也就是三年前，發生在點蒼山的那一場大殺刼，不但武林精英盡喪，龍伯天的另一個兒子仇似海

，和九弟子中的老二，老七也相繼遭了報應……

「慢着，」文素文截口笑問道：「老爺子，龍伯天的另一個兒子，怎麼會姓仇呢？」

江東龍笑笑道：「龍伯天那另一個兒子不但姓仇，而且還跟龍翔飛是雙胞胎哩，當然，其中還牽連一段男女情孽，根據傳說，當年，龍伯天和仇情之神秘失踪，以及以後的點蒼殺刦，都導因於龍伯天橫刀奪愛，搶了仇情的老婆鄒筠……」

「這就太不應該了。」

「姑娘是說龍伯天太不應該？」

「是哦。」

「龍伯天是不應該，但他晚年已有悔意，並還派他的長子龍出江代他還債，可惜血債太多，還不勝還，於是，三年前的點蒼殺刦之後，這位代父還債的龍出江，也不知下落。」

「聽說，三年以來，除了傳說這龍門客棧和龍伯天有關之外，沒人見過龍門中任何一人。」

「是有這個傳說。」

「那麼，龍門中人去了哪兒呢？」

「這個……我可沒法回答。」

文素文沉思着問道：「老爺子，那位東海仇情，是否知道仇似海不是他自己的骨肉呢？」

「這很難說，」江東龍告笑着接道：「按常情說，老婆被人家搶走，兒子的面目又長得跟情敵近似，如果說，仇情不知道仇似海不是自己的骨肉，那是不可思議的事。」

一頓話鋒，又苦笑着一嘆，說道：「仇海似已於三年前點蒼大殺刦中，由於骨肉相殘而遭了刦，所以，仇情知不知道仇似海不是他的骨肉，已無關緊要，目前問題是：龍門中人全部失踪，而仇情却又派出大批弟子尋仇，這一塲殺刦，又有得瞧了。」

文素文幽幽地一嘆，道：「奪妻之恨，固然難以忍受，但事隔多年，那東海仇情還要如此大張旗鼓的尋仇，就未免太過份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向江東龍注目問道：「老爺子，這回，東海仇情，又派了多少人前來中原尋仇？」

江東龍拈鬚微笑道：「據老朽所知，這回，仇情是以他的十三個徒弟爲主，名爲『十三太保』，十三太保中有兩個女的，現在在樓下的四個，就是大太保，三太保，十二太保和十三太保，這十三太保的功力，跟以前的仇似海，和龍門弟子都在伯仲之間，所以，雙方一旦遭遇，戰況的慘烈，一定是夠瞧的……」

說到這兒，他長吁一聲，向一直靜聽着的上官天佑笑了笑道：「上官老弟，我所知道的，都已經說出來了，弟台有沒有補充或糾正的呢？」

上官天佑淡淡地一笑道：「閣下所說，跟在下所知道的大致都差不多，我也沒甚麼糾正補充的了……」

他的話沒說完，樓下却傳來一串清脆語聲，道：「店家……店家……」

那語聲雖然清脆，却隱涵着一股無形的殺氣，令人聞之不寒而慄。

上官天佑話鋒一轉，道：「看情形，又有好戲上塲了。」

這當兒，江東龍已經首先快步走了出去，文素文笑道：「二位的年紀雖然比我大，但這一份看熱鬧的興趣，可並不比我低哩。」

上官天佑拈鬚微笑道：「這叫做返老還童呀……走，咱們也出去瞧瞧……」

說着，上官天佑帶頭，老少三人魚貫地走了出去。

這龍門客棧的大廳相當寬敞，足可容納三百人同時用餐。

二樓走廊的欄杆成U字形，憑欄俯視，大廳中的一切都一覽無遺。

方才被打得一塲糊塗的大廳，還沒恢復原狀。

現在，就在那被打得一塲糊塗的大廳的正中央，卓立着一個全身火紅的年輕女郎。

火紅的緊身勁裝，火紅的披風，火紅的小蠻靴，連手中的馬鞭，肩頭的長劍劍總，也是火紅的。

清一色的火辣辣中，鬢際却偏偏插着一枝白絨花。

鬢際插着白絨花，自然是表示戴孝。

但，戴孝而穿着火紅的衣衫，這可是未之前聞的事。

對了，她還以火紅的絲巾障面。

也由於她那幅火紅的幃面絲巾，沒法看到她的本來面貌。

不過，由她那纖穠適度的身材判斷，那應該是一位雙十年華的少女，而且，有着這麼一副美好身材的少女，她的面貌，大概也不會怎麼差勁的。

也許由於她的呼叫沒獲得反應而火大了，只見她小蠻靴一跺，怒聲叱問道：「是不是都死光了！」

「妳，好大的火氣……」接口的是東海仇門十三太保中的十二太保。

那紅衣女郎嬌哼一聲，道：「姑奶奶如果不是火大，又怎會找上門來，說！妳是龍伯天的甚麼人？」

「我是龍伯天的仇敵，來自東海，」十二太保顯然已瞧出對方是向龍門弟子尋仇而來，因此，儘管對方態度倨傲，她却一點也不生氣地加以解釋，並含笑接問道：「請問姑娘尊姓芳名，是否也是向龍門尋仇而來？」

「不錯！我叫血鳳凰。」

「不能告訴我眞實姓名？」

「龍門死敵遍天下，妳又怎能記得那麼多？」

「說的也是……」

「請問姑娘是東海仇門十三太保中的哪一位？」

「倒數第二，十二太保。」

「你們十三太保已經挑掉了四家龍門分棧？」

「不錯。」

「看情形，這總棧也已經被你們挑掉了。」

「是的，不過，這一回咱們沒有殺人，只是暫時接管，所以，我代表仇門弟子，歡迎妳成爲仇們接管的龍門客棧的貴賓呢。」

「那我先謝了，」血鳳凰輕嘆着接問

道：「請問，到目前爲止，你們十三太保，是否曾經見到過龍門中人？」

十二太保苦笑了一下，道：「沒有，這也就是我們不得不暫時接管這總棧的原因。」

「是想以逸待勞，還是守株待兔？」

「難道妳有更好的辦法？」

血鳳凰搖搖頭，道：「暫時我也沒甚麼好的辦法，但好辦法是想出來的，是不是？」

「對對對……」十二太保連連點頭道：「既然咱們同仇敵愾，一切都好從長計議，姑娘且先行安頓下來再說……小二，帶這位姑娘去貴賓室，並送一份最精美的晚餐到房間中去。」

目送血鳳凰進入裏面之後，文素文才輕嘆一聲道：「眞掃興。」

江東龍拈鬚笑問道：「文姑娘是由於沒有看到他們大殺一塲才掃興？」

「是哦……」

「文姑娘莫急，這天氣，三兩天之內可能好不了，我相信，三兩天之內，這兒一定會有精彩好戲上演的。」

「您怎能如此斷定。」

「也不是斷定，想當然耳。」

「噢……」文素文靈目一轉，嬌笑道：「江老伯，您年高德劭，多見識廣……」

江東龍截口笑道：「文姑娘，妳這『年高德劭，多見識廣』八個字中，我只有兩個字當之無愧。」

「是哪兩個字？」

「就是那『年高』二字。」

「老人家太客氣了。」

「也不是客氣，我是實話實說，不過，妳如果有甚麼問題，不妨提出來，也許我可以讓妳滿足。」

「那我就問了。」文素文嬌笑着問道：「方才，那個血鳳凰，您知不知道她的來歷？」

江東龍拈鬚一笑，徐徐地說道：「這問題，我可以滿足妳一半的好奇心。」

文素文苦笑了一下，道：「能滿足一半，總比完全不知道好多了。」

江東龍沉思着道：「雖然她以紅色絲巾障面，但面部輪廓仍然隱約可見，而且身材，嗓音都可以肯定她是柳家莊的刼後遺孤柳冰心。」

上官天佑插口問道：「閣下能確定她就是柳冰心？」

江東龍肯定地點點頭道：「有九成九我可以肯定。」

「可是，據我所知，柳家莊于三年前毀于龍門弟子之手，當時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這也是事實。」

「那麼，如果目前這個血鳳凰就是柳冰心，豈非是死人復活了。」

「這也就是令人費解的地方。」

「而且，令人費解的地方，還不止這一點。」

「噢……」

「如所週知，柳家的武功並不怎麼樣，而目前這個血鳳凰却胆敢獨個兒向龍門弟子尋仇，而且，看她方才那一份氣勢，顯然已具有一身非常高明的武功。」

「我也正是這樣想，」江東龍轉向文素文歉笑道：「文姑娘，這也就是我方才所說，只能滿足妳一半好奇心的原因。」

文素文蹙眉接問道：「江伯伯，死了的人眞的可以復活嗎？」

江東龍徐徐地道：「眞正死了的人當然不可能復活，但如果只是表面死亡而生機未斷，又適時遇上醫術絕佳的大夫，那又當別論，總而言之，江湖上奇奇怪怪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都很多，而且，大都是沒法理解的。」

「現在我明白了。」文素文沉思着道：「如果當時的柳冰心生機未斷，又剛好遇上一位武功及醫術都絕佳的異人，那麼，今天的情況，就不能算是怪異了。」

上官天佑又插口說道：「很可惜，方才沒有厮殺。」

江東龍點點頭道：「是的，要不然，當可由她的武功路數上，看出一點她的來歷來。」

上官天佑笑笑道：「其實，那也不要緊，不過，時間方面略爲向後順延一點而已。」

「順延一點？」

「方才，閣下不是已經說過了嗎？三兩天之內，天氣不會好，那麼，我們這些人，也勢必要在這兒住上三兩天，這三兩天之內，誰能保證不會有精彩的厮殺出現哩！」

文素文連連點首嬌笑道：「對對對……只要有精彩的厮殺，那麼血鳳凰一定會挿手，到時候就可以看出她的武功路數來了。」

江東龍也含笑點點頭，道：「但願如此。」

上官天佑又向江東龍笑問道：「閣下，據傳說，柳冰心曾經跟龍伯天的兒子龍出江交情不錯，是不是眞的？」

江東龍點點頭道：「這傳說，我也聽到過，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那怎麼可能哩！柳冰心跟龍門中人，仇深似海，難道她竟然忘記了？」

「滅門血仇，任何人都不會忘記，我想，當時可能是柳冰心並不知道龍出江是龍伯天的兒子……」

「那麼，龍出江本人呢？」上官天佑注目笑問：「難道他自己也忘記是龍門中人？」

「那當然不可能。」江東龍含笑反問：「弟子是懷疑龍出江是故意隱瞞自己的身份，跟柳冰心深交是另有不良企圖。」

「這很難說。」

「弟台忘了，龍出江是龍門弟子中唯一的好人，他負有代父還債的任務，所以，朝好的方面想，當時，龍出江之所以隱瞞身份跟柳冰心結交，也未嘗不可能是爲了代父還債。」

「我也但願如此。」

文素文又挿口一嘆道：「不論是朝好的方面或者是朝壞的方面想，如果龍出江跟柳冰心碰了頭，那情景都是夠瞧的。」

「夠瞧？」一直沒有開口的朱姥姥喟然長嘆，道：「妳以爲這是好玩的事？」

文素文發笑了一下，道：「姥姥，我也沒有說這是好玩的事呀！」

朱姥姥有意無意之間，向江東龍瞟了一眼，幽幽地一嘆，道：「丫頭，妳年紀

太輕，很多事情還不懂，妳要知道，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中，有幾人能勘破情關，江湖上，多少無邊殺刦，更是由情孽所引起……」

文素文撒嬌地截口笑道：「姥姥，您又抓住機會，大發高論了。」

朱姥姥又是一嘆道：「不是姥姥倚老賣老，借機會敎訓妳，只因情之爲物，魔力無窮，就像水一樣，能載舟，也能覆舟，所以，今後……」

文素文又嬌笑着截斷她的話道：「對于男女之間的感情方面，務必要千萬小心，審愼處理，是不是？」

「瞧妳這野丫頭。」朱姥姥目光向江東龍、上官天佑二人一掃，發笑道：「二位請莫見笑，這丫頭從小被嬌縱慣了，說起話來總是沒大沒小的。」

「他們二位才不會見笑哩！」文素文忽然美目一亮，道：「好啦！又有熱鬧可瞧了。」

原來他們三人還是倚在U字形的欄杆上閑聊着。

文素文眼尖，首先看到樓下的大廳中一下子衝進三個人來。

三人中兩男一女，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也都是一身勁裝，肩插長劍。

兩個男的都是一臉的慓悍，一身的殺氣。那女的很美，也許由于她是一個美女，看起來好像沒有甚麼殺氣。

上官天佑忍不住低聲驚呼：「龍門弟子……」

文素文却高興得禁不住跳了起來，道：「那好極了！眞有熱鬧瞧了。」

文素文的笑語聲引起那兩個男的仰首怒視，那女的却揚聲問道：「諸位是甚麼人？」

上官天佑搶先含笑答道：「在下等人是住店的旅客……」

那女的揮手截斷他的話道：「是旅客就退回房間中去，以免誤傷……」

東海門下魚貫而出，爲首的大太保冷笑一聲，道：「是龍門弟子？」

「不錯。」答話的正是龍門男弟子之一。

「報名！」

「不必多此一擧，我只問你，是不是東海仇情門下？」

「多此一問！」

「好，我不問。」龍門弟子之一擧手一揮，冷笑着勁喝一聲：「殺！」

「殺」字聲中，人影飛閃，金鐵交鳴聲大作，殺得如火如荼。

大太保對龍門女弟子，三太保和十二太保分戰兩個龍門男弟子。

剩下一個十三太保在一旁乘風凉……不！乘風凉的一共是兩個，兩個都是妙齡美女。

兩個乘風凉的妙齡美女中，一個當然是十三太保，另一個却是血鳳凰。

龍門弟子使劍，使的是龍門的獨門絕藝「弱水劍法」。

東海門下一彈左手「玉骨扇」，右手「軒轅筆」。

雙方使的都是最拿手的兵刃，最精湛的獨門絕藝。

雙方的身手也都在伯仲之間。

因此，儘管雙方都盡展絕學，殺得如火如荼，戰況却是一時之間難分高下，而形成膠着狀態。

二樓上倚欄俯瞰的江東龍等四人，並沒有「退回房間中去」。

文素文目注樓下，口中却悄聲道：「江伯伯，您認不認識那三個龍門弟子？」

江東龍好像有點心不在焉地道：「認識。」

「那麼，目前這三個是誰和誰呢？」

「兩個男的一個是九弟子中的老四『穿波神龍』朱一刀，一個是老九『飛天神龍』司馬羽青，那女的是老五『勾魂倩女』何盈。」

上官天佑插口笑問：「據說，龍門九弟子中，以老大『玉面飛龍』耿仲秋和老九『飛天神龍』司馬羽青的武功最高？」

江東龍點點頭道：「有這個說法，但其實，龍門九弟子的武功成就，都在伯仲之間，不會有太多的差距。」

「還據說，龍門九弟子中，以老八『秋水鳳』雲綠萍是唯一的好人，不但沒有惡跡，還頗有俠名？」

「不錯。」

「至于老五『勾魂倩女』何盈，則心如蛇蠍，又奇淫無比？」

「這也是事實。」

「可是。」上官天佑含笑接道：「目前這個何盈，除了一雙勾魂眼之外，外表却是一本正經的啊！」

江東龍笑笑道：「俗語說得好：咬人的狗不叫，老弟也該了解，世間上的蕩婦淫娃，並不是每一個都把招牌刻在臉蛋上的。」

上官天佑點頭發笑道：「對對對……這……好有一比，就像……就像……」

他還沒有「就像」出一個所以然來，樓下已有了驚人的變化。

由于戰況一直形成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一旁乘風凉的血鳳凰竟然不聲不响地驀然出手，一劍砍下朱一刀的人頭，再一劍刺中司馬羽青背後的「靈台」大穴。

她是由背後出手，身形、動作都快得無以復加。

這情景，不但朱一刀，司馬羽青二人死得不甘心，連東海門下也大感意外。

但血鳳凰可不管這些，接連殺掉兩人之後，第三劍又向何盈的背後刺到。

兩個同門的慘死，何盈心神大震之下，已被大太保一筆將長劍震開，左手玉骨扇一收同時點向她的「七坎」大穴。

變生意外，又前後受敵之下，何盈就只有閉目等死的份了。

但出人意外的是，何盈居然沒有死，只不過是被大太保制住穴道而已。

更出人意外的是，及時救下何盈的，竟然是大太保。

大太保一筆架住血鳳凰的長劍，歉笑道：「請姑娘劍下留情。」

血鳳凰抽回長劍，障面絲巾波動了一下，道：「爲甚麼？」

大太保又歉笑道：「因爲，我必須留下一個活口。」

「唔……也好……」

×　×　×

夜更深。

風雪更緊。

風雪淫威下，龍門客棧一片漆黑，一片死寂。

不過，江東龍的房間中，却還有微弱的燈光由窗櫺中透出。

而且，江東龍人也沒睡，只是坐在椅子上閉目養神，也可能是在想心事。

房門上傳出輕微的敲門聲。

江東龍眉頭一皺，起身打開房門。

文素文帶着一陣香風，悄然進入。

江東龍微微一怔之間，文素文却一面關好房門，一面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然後悄聲說道：「江伯伯，我有話要問一問你……」

她的嬌軀偎在他的身邊，一手攀在他的肩膊上，幾乎是貼在他的耳邊在說悄悄話。

江東龍好像想要退後一點，但却忍了下來，道：「妳想問些甚麼？」

文素文仰臉笑問道：「方才，你有沒有看出那個血鳳凰的武功路數來？」

江東龍苦笑着長吁一聲，道：「原來妳問的是這個，我還以爲是甚麼天大的秘密事哩！」

「這問題也很重要哦！你知道，我就是很好奇，也很愛看熱鬧。」

「可是，我的回答，一定會敎妳失望的。」

「你沒有看出來？」

「是的，方才，她用的是最平凡的招式，不過那種最平凡的招式已達到化腐朽爲神奇的境界，加以她又是以偷襲的方式出手，而龍門弟子又正跟强敵做生死之搏，所以，即使功力高如龍門弟子，在那種情況之下，也都變成不堪一擊了……」

說到這裏，江東龍忽然驚呼一聲：「妳……」

「妳」怎樣呢？

原來文素文趁他娓娓而談之際，冷不防一下子將他的鬍子全部拔了下來。

一個人的鬍子如果可以一下子全部拔下來，那絕對是假鬍子。

文素文嬌笑着，出手如電，緊接着，又由江東龍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來。

就像變戲法，本來是老態龍鍾的江東龍，一下子就變成一個修眉朗目，年約二十三四的美男子了。

江東龍一臉苦笑。

文素文却仍然是一手搭在他肩膀上，一手抖動着假鬍子和人皮面具，嬌笑道：「好好玩啊！」

江東龍由她手中奪過假鬍子和人皮面具，依然是一臉苦笑道：「文姑娘，妳太胡鬧了。」

文素文嬌笑如故地道：「你才夠胡鬧，年紀輕輕，比我大不了多少，却偏要扮成一個老頭兒，騙人家叫你江伯伯，如果你不給我一個公道，讓我依你才怪。」

江東龍碰上這樣的對手，氣也不是，惱也不是，只好聳肩一笑道：「這樣好了，妳也扮成一個大嬸，讓我多叫妳幾聲文阿姨，怎麼樣？」

「才不哩！醜死了……」

「那……妳打算如何討回公道？」

文素文偏着腦袋，想了一會之後，才嫣然一笑道：「暫時記下，以後再說。」

「以後，我可能會賴賬。」

「諒你也不敢，現在，你老實告訴我，你是不是龍門中唯一的好人龍出江？」

「妳……怎會有這樣的聯想？」

「問題出在于這『江東龍』的化名上，『江東龍』三字倒過來唸，不就是『龍出江』三字的諧音嗎？這是原因之一。」

「還有原因之二？」

「是的，原因之二是：你對龍門與東海仇家的事，知道得太多。」

「噢……」

「有了這兩項聯想，我就開始暗中在你的易容術上找破綻。」

「破綻出在甚麼地方？」

「嚴格來說，你的易容術幾乎是無懈可擊。」

「但妳胆敢扯下我的假鬍子，必然是有甚麼發現？」

「是的，那是你的眼睛，老年人的眼睛，不可能那麼黑白分明。」

「高明。」

「現在，你已經承認你自己就是龍出江了？」

龍出江苦笑着一嘆，道：「高明當面，我不承認還行嗎？」

「很好，」文素文嬌笑着接道：「現在，我已經找到正主兒了，正好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

「這是說，妳還有很多問題要問？」

「不錯。」

「請先坐下來好不好？」

「不好，只有這個樣子，才能悄聲說話。」

原來她的嬌軀一直偎在他的身邊，一隻左手也一直搭在他的肩膀上。

這情形，足以證明，在她的心目中，好像根本沒有甚麼男女有別的觀念。

由另一個角度看，如果說她對他一見鍾情，是未免太玄了一點，但至少可以說她對他沒有討厭的意思，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對於像這樣的飛來艷福，一般男人都會有求之不得的心態，但目前的龍出江，却沒有這樣的心情，而只好苦笑道：「也好，問吧！」

文素文俏皮地一笑道：「聽說你已盡獲令尊眞傳，而且，靑出於藍而勝於藍，你的成就，早已超過了令尊？」

「妳相信這些江湖傳言？」

「我相信。」

「那就只好隨妳便了。」

「其次是，這些日子來，龍門中人，爲甚麼都不出面？」

「這問題，我沒法回答。」

「是不知道，還是不方便回答？」

「是不知道。」

「你，隱蔽身份，原因何在？」

「我的目的，是在暗中追查家父的下落。」

「連你也不知道令尊的下落？」

「自從三年前，點蒼大殺刦之後，家父就不知所踪。」

「這些日子來，你有沒有查出甚麼綫

索？」

「沒有。」

「也不知道你那些同門的近況？」

「是的。」

「那麼，這三年來，你又在幹些甚麼呢？」

「這問題，我拒絕回答。」

文素文苦笑了一下，道：「好，我問別的……方才，你眼看自己同門被血鳳凰殺死，爲甚麼不出手解救？」

龍出江長嘆一聲，道：「那些人都該死，而且，是死有餘辜。」

「請恕我說句不好聽的話，令尊也是死有餘辜的人，如果有人要殺令尊，你也能不加解救嗎？」

「不能，因爲，站在我的立場來說，不論家父如何不好，他畢竟是我父親。」

「如果你解救不了呢？」

「那麼我會請求對方，由我來代家父償命。」

文素文嬌笑道：「眞看不出來，你還是一個孝子。」

龍出江神色一正，道：「這是爲人子者的本分，任何人站在我的立場，都應該這樣做的。」

文素文輕輕地嘆了一聲。

龍出江笑問道：「還有沒有甚麼要問的？」

「有。」文素文美目一轉，道：「聽說三年前，柳冰心跟你很要好？」

「不錯。」

「當時，她不知道你的眞實身份？」

「是的。」

「如果目前的血鳳凰就是柳冰心，她現在應該巳經知道你的眞實身份了？」

「唔……」

「如果你們狹路相逢了，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不知道，我也不敢想。」龍出江苦笑道：「姑奶奶，別問這些煩人的事好不好？」

文素文捉狹地笑道：「看你怪可憐的，好，我不問就是。」

龍出江却笑問道：「妳到這裏來，朱姥姥知不知道？」

「不知道……」

文素文回答這簡短的三字時，她的俏臉上仍然充滿了捉狹笑意。

但龍出江却爲之啼笑皆非。

所謂「不知道」，是表示「她到這裏來朱姥姥不知道」？還是表示「她不知道朱姥姥對她的到這裏來是不是知道」呢？

就當龍出江爲之啼笑皆非之問，文素文却冷不防地「嘖」地一聲，在他的俊臉上親了一下，就嬌笑着翩然離去。

文素文這一吻，吻得龍出江一楞一楞的，半晌沒有作聲。

× × ×

當平原鎭上的龍門客棧掀起一片腥風血雨的同時，平原鎭以北百里外的長安城南郊一棟古老巨宅中，一場更慘烈的屠殺，也正在醞釀着。

那棟巨宅，也就是當代武林盟主的總壇。

自三年前，點蒼大殺刼之後，武林精英盡喪，形成龍門中人一枝獨秀。

一手造成那場大殺刼的自稱「劍帝」的龍翔飛（中原之獨龍伯天之子，龍出江的同父異母的弟弟）順理成章地成了唯我獨尊的武林盟主。

不過，三年以來，這位武林盟主龍翔飛和龍門中的弟子，就沒有人看到過他們的行踪。

三年以來，唯一有關龍門中的傳說，就是各地所開設的龍門客棧。

× × ×

長安地區也是風雪漫天。

作爲武林盟主總舵的這棟巨宅，三年來，一向都是很寂靜，也難得看到有人進出。

但今宵，却大反常態，儘管是風雪漫天的深夜，却是燈火輝煌，並不斷地有人進入。

如果是熟悉龍門中人的人，一定可以分辨出來，那些不斷地進入巨宅中的人，包括龍門九弟子中的老三「入雲龍」左一帆，和老六「四海神龍」卓一絕，另外還有一些裝束不一的武林人物，總共在二十個以上，而且都是只進不出。

× × ×

巨宅大廳中，筵開三席，高坐各席主位的，是龍門九弟子中的老大「玉面飛龍」耿仲秋。

到目前爲止，龍門九弟子之中，除了三年前點蒼大殺刼中遭了刼的老二、老七，和目前在龍門總棧中被血鳳凰殺死的老四，老九，以及巳成爲仇門弟子手中俘虜的老五「勾魂倩女」何盈等人之外，就只差一個老八「秋水鳳」雲綠萍還沒有出現了。

× × ×

餐桌上雖然陳列着佳餚美酒，但所有的人都正襟危坐，沒有人動過一下杯箸，一個個一臉肅容，向耿仲秋注視着。

耿仲秋也是一臉肅容，在撥弄着一塊小小的金牌。

那塊小而薄的金牌，長約三寸，寬約二指，正面鐫有「追魂令」三字，反面刻着一個骷髏頭，不論文字與圖案，都充滿了恐怖。

也由于這塊小金牌，使得整個大廳，形成一種令人窒息的壓迫感。

× × ×

耿仲秋精目環掃，徐徐地問道：「諸位中，有沒有人見過這樣的金牌？」

在場的人面面相覷，均沒有一個人答話。

耿仲秋又道：「這塊金牌的主人，自稱『追魂令主』，諸位中有沒有人聽說過呢？」

還是沒有人答話。

耿仲秋輕輕一嘆，道：「七天之前，有人送來這塊金牌，說是今夜三更，他們令主會準時前來，血洗龍門總壇……」

說到這裏，他眉梢一揚，冷冷地一笑，道：「想咱們龍門，憑太上和盟主神威，以及同仁們的羣策羣力，一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如今，竟然有人胆敢向本門挑戰，實在是胆大妄爲之極。」

微頓話鋒，語氣也隨之一轉，道：「不過，俗語說得好，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這個自稱追魂令主的人，明知本門

神威無敵而敢向虎口拔牙，縱然沒有驚人的藝業，也絕對不是等閑人物。

「尤其本門太上門主行踪不定，門主又正在閉關，更不能掉以輕心，所以，我才不得不以十萬火急行動，將諸位請回來，共商禦敵大計。

「現在，同門中除了老四、老五、老八、老九之外，都巳到齊……」

× × ×

很可惜，龍門弟子中的老四朱一刀，老九司馬羽青巳在百里外的平原鎭上遭了刼，老五何盈成了東海仇門弟子的階下囚，這些，耿仲秋都還不知道。

所以，嚴格說來，沒有及時趕回來的，只不過是一個老八雲綠萍而巳。

身爲龍門太上門主，也是武林太上盟主的龍伯天，也不是行踪不定，而是下落不明。

至于龍出江，一向跟他的同門格格不入，沒有來往，因而耿仲秋連提都沒有提一下。

也所以，龍門中人，除了龍伯天、龍出江、龍翔飛、雲綠萍，和不會武功的龍夫人鄒筠等五人之外，所有菁英都集中在大廳中了。

× × ×

耿仲秋又一揚雙眉道：「憑咱們目前的實力，縱然他們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我也絕對自信，一定敎他們豎着進來，橫着出去。」

左一帆附和着說道：「那是當然，我也絕對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仁，都有這樣的自信，不過——」

左一帆猶豫着欲言又止。

耿仲秋接問道：「不過怎樣？」

左一帆徐徐地說道：「如果我沒有記錯，咱們門主的關期，好像是只剩下七天了？」

耿仲秋點點頭道：「不錯。」

左一帆蹙眉接道：「像目前這種大事，我們要不要向門主稟報一聲？」

耿仲秋沉思着道：「爲免驚擾門主的清修，我想暫時不要稟報，且等到時候看情形再說。」話鋒略爲一頓，又道：「最近幾天，都是風雪漫天，也許會影响對方的行程，而且，這種天氣，三五天之內未必會轉好，時間對我方有利，如果能拖過這七天，只等門主啓關，我們就更有必勝的條件了。」

「但願如此，」左一帆話鋒一轉道：「對了，大師兄，你有沒有師傅和師母的消息？」

「沒有。」耿仲秋苦笑了一下，道：「兩位老人家很可能是找到了某一處洞天福地，不再過問江湖中了。」

左一帆也苦笑了一下，道：「二更將近，三更快到，酒菜都凉了，不管情況如何發展，我們還是先祭五臟廟吧！」

耿仲秋點點頭道：「對對對……諸位請隨意用，酒足飯飽，才有精神殺敵，現在，我敬諸位一杯……」

× × ×

在這種天寒地凍天氣之下，酒菜早巳凉了！

而在座羣豪雖然都有着沉重的心事。

但由于實在是餓極了，所以，這一頓遲來的晚餐，却都吃得津津有味。

就當他們的晚餐將要告終時，大廳外的夜空中，却傳來一串嬌甜語聲道：「龍門中人聽着：令主有諭，由于天氣惡劣，今宵之約，順延三天，由現在起，三天之內，隨時都會血洗龍門總舵。」

那夜空中的語聲一起，耿仲秋就第一個掠出大廳之外，仰首探察。

但見風雪漫天的夜空中，大約三十丈高處，一隻碩大無朋的怪鳥，環飛一匝，即冲霄飛去。

由于是風雪漫天的深夜，不但看不到怪鳥上騎的是甚麼人，甚至也分辨不出來那隻碩大無朋的怪鳥究竟是甚麼鳥。

耿仲秋沒來由地長吁了一口大氣，向隨後跟出來的人揮手苦笑道：「沒事了！進去吧……」

× × ×

夜深沉。

平原鎭上的龍門總棧，裏外都一片寂靜。

不！說是「裏外都一片寂靜」，也不盡恰當。

因爲，外面有北風呼嘯，雪花飛舞，裏面的一間豪華上房中，也有男女笑謔聲傳出。

所以，這裏的所謂「裏外一片寂靜」，指的不過是暫時沒有砍殺的場面而巳。

× × ×

有男女笑謔聲傳出的那間豪華上房，本來是龍門總棧的總管「一點紅」林見血的房間。

但現在，雀巢鳩佔，成了東海仇門大太保的臨時公館，原來的主人林見血却被「擠」到一個小房間中，跟他的呂姓助手相對無言，猛喝悶酒。

那間豪華上房中，除了一切陳設都極盡豪華之外，還有另一項特色，那就是四週牆壁上，都貼有栩栩如生，多采多姿的「妖精打架圖」，充分表示出它原先的主人是一個久負盛譽的老淫虫。

不過，這一切的一切，現在都必然由大太保取而代之了。

人不風流枉少年。

血氣方剛的大太保，當然不會例外。

何況，「勾魂倩女」何盈不但是一個武林中有名的蕩婦，更是武林中有名的大美人。

大太保由血鳳凰手中救下何盈，本來就是別有用心。

現在，夜深人靜，移「乾柴」而近「烈火」，不燒將起來才怪哩！

但世間事，變幻難測，往往想像中理所當然的事，事實上却未必盡然。

眼前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不錯，這間豪華上房中，是有「乾柴烈火在燃燒」，但却不是大太保和何盈。

說來眞令人難以相信。

燭影搖紅中，互擁着在雕花大床上抵死纏綿的竟然是上官天佑和血鳳凰二人。

這種場合中，血鳳凰當然不可能再戴着幃面絲巾。

所以，只要是認識郁冰心的人，一定一眼就可以斷定目前的血鳳凰就是三年前巳經死去的柳冰心。

現在的柳冰心，不但沒有一點血鳳凰

身份時的殺氣，而且，她那副騷態，可以說比任何一個經驗老到的蕩婦還要惹火三分。

× × ×

三年前已經死了的人居然還活着。

三年前武功不怎麼樣的人，如今有了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

三年前的一個清純少女，如今成爲殺人如兒戲的女煞星，到了床上，更成爲一個十足加三的蕩婦……

這些問題，誰能解答呢？

還有，上官天佑居然會跟柳冰心有這種親密關係，是臨時凑合？是本來就是一道的人？還是另有原因？

還有，東海仇情門下的四個太保，一個也沒看到，是不是全部入睡了？

即使是東海門下全部入睡了，像目前上官天佑的牛喘聲和柳冰心的呻吟聲所譜成的奇異交响樂章，如果還不能把他們驚醒，那他們簡直都是死人了。

東海仇情門下的十三太保，又豈是死人！

那麼，他們目前的不聞不問，又如何解釋呢？

× × ×

上官天佑跟柳冰心所共同譜出的奇異樂章，終於奏出了休止符。

但柳冰心却似乎意猶未足地，仍然纏住他不肯放開，並顯得無限嬌慵地說：「今宵，你的表現並不怎麼好。」

上官天佑意興闌珊地道：「我已經盡了力，其實，我的表現並不差，令主都很滿意的，問題是，妳的胃口太大了。」

「死相……」

「快起來吧！可能令主的信使快要到了。」

兩人一面重整衣衫，柳冰心並漫不經意地問道：「對了，二樓上，有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人物？」

上官天佑點點頭，道：「有，一個老頭兒，一個老婆子，還有一個年輕美姑娘，都非常可疑。」

「你有沒有摸過他們的底？」

「還沒有，但是，我已經暗中注意上了。」

柳冰心沉思着道：「也許那是自己人，你要多加小心。」

上官天佑一怔，道：「自己人？此話怎講？」

柳冰心輕嘆一聲，道：「難道你對咱們令主的個性還不了解？」

上官天佑苦笑道：「我了解，令主對誰都不信任，很可能妳我的背後，都派有暗中監視的人。」

柳冰心也苦笑了一下，道：「你明白這點就好。」

上官天佑忽然岔開話題，道：「對了，那四個東海門下，是怎麼回事？」

柳冰心道：「你下樓之前，他們忽然奉到緊急密令，立即匆匆離去，連何盈也帶走了。」

「妳沒有問他們，是甚麼原因？」

「你以爲，我方便問嗎？」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了，我必須要出去一下，你也回二樓去吧！」

「像這樣的天氣，又這麼晚了，妳還要出去？」

「你忘了，你我都身不由己？」

「那麼，妳甚麼時候回來？」

「也許很快回來，也可能要到天亮之後。」

「那我在這裏等妳，不用上樓了。」

「也好，如果令主的信使到來，你代我接待一下。」

「得令……」

上官天佑「得令」聲中，柳冰心已匆匆離去。

× × ×

龍出江還沒就寢，也沒熄燈，只不過是和衣斜倚床頭，閉目養神。

也可能不是養神，而是在想心事。

一絲衣袂破空聲止於他的屋頂，他雙目微睜，但立即又閉目養神如故。

他了解到，屋頂的夜行人不知是敵是友，但功力高絕，而且靜立屋頂，不知有何企圖。

少頃過後，一綫白影，穿窗而入。他伸食中二指夾住，那是一個紙團。

同時，屋頂的衣袂破空聲再起，顯示那人已經以高絕的輕功離去。

人在屋頂之上，那紙團兒却能繞過屋簷穿窗而入，「廻飛」暗器手法，恰到好處。

也許那人並非有心賣弄，但是却於不露痕跡之間，表現出是一個身懷絕藝的高手。

龍出江精目中異彩連閃，很從容地展開手中的紙團。

紙片中只有很潦草的十個字：鎭東土地廟前恭候俠駕。

龍出江眉梢一揚，一手將燈火搧滅，穿窗而出……

× × ×

夜色正濃。

北風已停止，但鵝掌大的雪花兒却仍然在一陣緊似一陣的飄落。

土地廟前，柳冰心挺立雪地中，有如一尊塑像。

原來那個以紙團兒投給龍出江的人就是柳冰心。

現在的柳冰心，沒有戴上幛面絲巾。

她的身上沒有透射殺氣，俏臉上也沒有一絲蕩意，只是冷漠得不帶一絲表情。

× × ×

龍出江像幽靈似地飄落柳冰心身前丈遠處，含笑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柳冰心臉上掠過一絲輕淡的笑意，道：「你不認識我了？」

龍出江故意一楞，道：「好像有點兒似曾相識。」

柳冰心凄然一笑道：「我很了解我自已，三年的時間並不算太長，但本質上我却變得太多了幾乎已完全不是原來的我了，三年前，我是一個很清純的少女，現在，我不但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羅刹，也是一個人盡可夫的蕩婦，不過，我也很自信，我的外表並沒有甚麼改變，你說是不是？」

龍出江沒有接腔。

柳冰心娓娓地接着說：「所以，我可以斷定你方才的話，絕對是言不由衷。」

龍出江還是沒有接腔。

柳冰心又道：「不過，死人復活的事，未免太不可思議，所以，你方才的回答，我了解，也能諒解，何況，你我之間，還有一段滅門的血海深仇。」

龍出江苦笑着一嘆，道：「看情形，妳已經肯定我是誰了？」

柳冰心幽幽地道：「難道你不是龍家最傑出的子弟，三年以前，我曾經受過你的好處的龍大公子龍出江？」

龍出江又苦笑了一下，道：「高明當面，我不能不承認，只是，破綻出在甚麼地方，可以告訴我嗎？」

柳冰心道：「嚴格說來，你的易容術已算是無懈可擊，但問題出在你的眼神，眼神沒法改變，而你的眼神又一直存在我的腦海中。」

「妳早就見過我了？」

「也不算怎麼早，不過是三天以前的事。」

「當時，爲甚麼不跟我招呼？」

「因爲，當時我難以決定，經過三天的天人交戰，我才下了最大的決心。」

「決心把我當作死敵？」

「不是死敵，但也不是朋友。」

龍出江目光深注，沒有接腔。

柳冰心含笑反問：「你聽不懂？」

龍出江苦笑：「是有點不懂，既然是非敵非友，那妳約我到這裏來，豈非毫無意義？」

柳冰心神色一正，道：「至少我自己認爲是很有意義的，撇開你我兩家的仇恨不談，畢竟你曾經對我好過，而你又是龍門中唯一的好人，而且，現在，我也完全了解，三年前，你的確是有代父還債的誠意。」

龍出江苦笑無言。

柳冰心幽幽地一嘆，道：「所以，我決定給你指出一條明路……」

「甚麼明路？」

「逃生的明路。」

「有這麼嚴重？」

「有沒有這麼嚴重，你的心中應該明白。」

龍出江沉聲接道：「我就是心中不明白才問，而且，我還要問妳，這三年之中，妳由死而生，由清純而變成目前這個樣子，究竟是甚麼原因？」

「這些，我不想說，也沒工夫說，現在，請聽着。」柳冰心聲容俱莊地接道：「不必再回客棧，立即改裝成另一副外貌，用另一個化名，遠走高飛。」

龍出江也正容說道：「柳姑娘，我了解妳是一片誠意和好意，我也很感激妳的誠意和好意……」

柳冰心截口說道：「我不須要你感激，只要你立即離開這兒，遠走高飛。」

龍出江搖了搖頭長嘆一聲，道：「我不能……」

「爲甚麼？」

「柳姑娘，如果妳是我，妳能這樣一走了之嗎？」

柳冰心怨聲道：「別廢話！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不遠處，一串陰冷的語聲接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柳冰心以傳音入密功夫疾聲說：「出手要狠、準、快，不可留下活口……」

人影飛閃，來人已輕捷地飄落當場。

來人一共是兩個——兩個也不過是才二十三四的年輕人。

兩個都是玄色勁裝，手持長劍，也都是獐頭鼠目，同樣的猥瑣相，就像是由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

人，不可能由模子裏鑄出來，但像這樣的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人，毫無疑問，那絕對是雙胞胎。

如果一定要在他們兩人身上找出一點不同的地方來，那就是一個瘦高，一個略爲矮胖一點而已。

那兩人一到當場，就以犄角之勢，對龍出江取夾擊態勢。

其中較矮的一個向柳冰心冷笑道：「柳冰心，平常，妳跟誰都可以上床，甚至連上官天佑那樣的老頭兒也不嫌棄，爲甚麼偏獨對我們兄弟一再拒絕？」

柳冰心也冷笑道：「你們爲甚麼不自己撒泡尿，照照你們的那副尊容？」

那較矮的一個邪笑道：「我們兄弟的尊容雖然不怎麼樣，但床上功夫却是一等一的……」

那較高的一個截口接道：「別跟她嚕嗦，今宵，她的小辮子抓在我們手中，待會，如果不接受我們的要求，管敎她吃不了兜着走。」

柳冰心居然含笑問道：「我有甚麼小辮子抓在你們手中？」

那較高的一個道：「通敵，賣放，居心叵測。」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

「我如果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又怎能斷定妳通敵賣放，老實告訴妳，三天之前，妳注意上他的同時，我們也早已注意上了。」

「高明！」

「令主座下的十大殺手，不高明怎麼行。」

「很好，我倒要冷眼看看，你們這兩個冷血殺手，如何去建下這一項不世的奇功。」

「妳拭目以觀吧！」那較高的一個轉向龍出江冷笑道：「亮兵刃！」

寒芒一閃，龍出江已拔出鐵血寶劍。

那較高的一個又冷笑一聲：「不管你是江東龍也好，龍出江也好，你都馬上會變成一條死泥鰍。」

龍出江冷冷地一笑道：「光說廢話是不可能使我變成一條死泥鰍的。」

「有道理。」那較矮的一個搶先沉喝一聲：「老大上！」

「上」字聲中，雙掌成交剪狀攻向龍出江。

這兩個人不愧是追魂令主手下的十大殺手中人，其劍招的奇詭、凌厲，和快速，都是龍出江自出道以來所僅見。

龍出江是使劍的大行家，龍門的無痕劍法被武林中人稱之爲武林一絕。

龍出江爲了聽從柳冰心那「狠、準、快，不可留下話口」的話，一出手就是無痕劍法中的精妙絕招。

也幸虧他一出手就施展出看家本領，否則，很可能在第一招上就吃大虧。

因爲，對方的劍招不但「奇詭、凌厲，而又快速」，而且還似乎深知龍門無痕劍法的變化。

在一出手就幾乎吃了大虧的情況之下，他心中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現在的柳冰心也是大行家，當然也看出了龍出江一出手硬接就幾乎吃了大虧。

柳冰心不愧是龍門中最傑出的子弟，應變的神速，也高人一等。

在幾乎失去先機的情況之下，他劍法一變，立即變得有攻有守起來。

戰況暫時形成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

現在，龍出江使的劍法不是他本門的無痕劍法，究竟是甚麼劍法，除了他本人，沒人知道。

他現在使的劍法，看起來並不玄妙，也不凌厲，更不快速。

但對方那集「奇詭、凌厲、快速」於一爐的劍招，却好像遇到了尅星，處處感到碍手碍脚。

由第二招起，龍出江由有攻有守，到第六招時，已攻多於守，到第十二招時，已完全掌握攻勢，而將對方二人迫得連連後退。

這情形，使得一旁掠陣的柳冰心爲之寬心大放而美目中異彩連閃。

柳冰心是那位神秘的追魂令主手下大將之一，對於所謂「十大殺手」的實力，她當然最爲了解，論個別功力，十大殺手中人比起龍門和東海弟子都只强不差，現在，龍出江却能以一對二，而且還將對方殺得難以招架而連連後退，這自然表示這三年之中，龍出江必然有某種不世奇遇。

× × ×

龍出江得理不饒人地，一面節節進逼，一面沉聲問道：「說！你們那個甚麼令主是甚麼人！」

那兩個殺手手底下雖然不爭氣，咀皮子上可不示弱，那較矮的一個冷笑道：「去問閻王爺吧……」

遠處夜空中適時傳來一聲鵰鳴。

柳冰心聽了臉色爲之一變，毫不思索地，揮劍飛撲，一劍砍下那較矮的一個的腦袋。

龍出江也打鐵趁熱，寒芒閃處，那較高的一個的腦袋也隨之滾落一旁。

對於那兩個殺手來說，死了還是一個糊塗鬼，他們作夢也不會想到，在己方大援趕來之前，柳冰心竟然會反戈相向。

但同樣地，龍出江的心中也是大惑不解。

因爲，當他一劍砍下那較高的一個的腦袋的同時，柳冰心的長劍却向他疾攻過來，並低聲說道：「全力應戰，當青鵰上的人飄落時，立即以最快速度逃走，不許問話……」

龍出江並不笨，聽過柳冰心的話後，已大致了解她的用心。

所以，龍出江並未發問，而跟柳冰心假戲眞做地殺得難解難分起來。

事實上，這時候即使龍出江想要問點甚麼，也不方便了。

因爲，一隻碩大無朋的青鵰，已飛臨他們的上空。

那青鵰在百十來丈的高空盤旋，柳冰心揚聲說道：「追魂信使來得正好，快下來助我一臂之力。」

那青鵰上傳來一串嬌甜語聲道：「是追魂使者？」

「是的。」

「妳的對手是甚麼人？」

「是一個來歷不明的糟老頭兒……」

「妳沒有問他？」

「問過，他不肯說。」

「那兩具無頭屍體是甚麼人？」

「是十大殺手中的胡氏兄弟。」

「胡氏兄弟是這個糟老頭兒所殺死的嗎？」

「是的，這老頭兒身手奇高，我一個人奈何不了他，妳快點下來，咱們聯手抓活的。」

「好的……」

這時，那青鵰已只有四十來丈的高度，那個追魂信使已凌空飄落。

柳冰心一面長劍翻飛，一面以傳音入密功夫向龍出江疾聲說：「這是撤退的最好時機，還不快走……」

龍出江一點就透地揚聲笑道：「跟妳們這些小丫頭舞刀弄劍，眞沒意思，我老人家少陪啦……」

話聲未落，人已騰射而起。

不錯，這片刻之間，那個追魂信使身形尚未着地，的確是龍出江撤退的最好時機。

柳冰心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怒叱聲中，人也騰身飛撲。

龍出江飛身疾射中，反手一揚並沉聲勁叱：「打！」

龍出江是虛張聲勢，他口中說「打」，其實並未發出甚麼暗器。

柳冰心也配合龍出江的「虛張聲勢」，而故做「防拒暗器狀」，急刹身形。

就這刹那間的緩衝，龍出江已施展他那家傳的獨步武林的「離弦箭輕功」到了百丈之外。

這同時，那位由青鵰上飄落的追魂信使，也已經飄落地面。

那是一位身着青色勁裝的妙齡少女。年紀大概比柳冰心要小上兩三歲，但身材發育得很好，在一身勁裝襯托下，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顯得很惹火。

令人遺憾的是，她的面貌却是平凡得很。

× × ×

柳冰心一番造作之後，正待再度飛身追趕。

那青衣女郎却一面擺手制止，一面抖落身上的積雪道：「不必，我馬上乘青鵰追趕……」

土地廟後，忽然傳出文素文的語聲，道：「青兒，我總算找着你了，還不快點下來。」

那隻正在四五十丈高空盤旋的青鵰，一聲歡鳴，斂翼投向土地廟後。

那青衣女郎臉色一變之下，飛身撲向土地廟後——！

這同時，但見一道人影騰昇七八丈，騎上青鵰，冲霄而去。

× × ×

雪花飛舞中，龍出江踽踽獨行，脚步沉重，積雪上一步一個深深的脚印，一如他目前那江東龍的僞裝身份，顯得那麼舉

步維艱，煞像一個風燭殘年的衰弱老人。

他是被嚴重的心事和太多的疑問困住了，使得他幾乎有透不過氣來的壓迫感。

——龍門仇家遍天下，龍門中人成爲「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不足爲奇，奇的是柳冰心上頭的那個甚麼令主，不知是甚麼來頭，以柳冰心目前的高明身手和方才那兩個十大殺手中人的高明程度來說，那個甚麼令主的高明，就更不知高到甚麼程度了？

——對於柳冰心，才不過三年之別，竟然變得好像換了一個人，原因何在？

——柳冰心雖然變得好像換了一個人，雖然也對他說過現在是「非友非敵」，但由她特別約他出來，「指示他一條逃生之路」這一點來判斷，柳冰心仍然還是一個性情中人。

可是，柳冰心爲甚麼不肯回答他的問題？也不許他多問一句話？

這些，已經夠他頭痛的了。

幸虧他不曾看到文素文將那個「追魂信使」的青鵰，一聲呼喝就給叫走的經過，否則，他可一定更加頭痛的了。

× × ×

龍出江並未遵照柳冰心的「逃生指示」。他，還是以江東龍的身份，回到龍門總棧。

他已經想開了，也已經領悟到，在目前這險惡的環境和多變的局面下，最重要的是保持充沛的體力和冷靜的頭腦。

所以，他一回到房間，立即抛開一切煩惱，倒頭就睡，而且，一睡就睡到大天亮。

追魂令主身份神秘

早餐時，龍出江又和文素文，朱姥姥二人碰頭了。

龍出江禮貌地招呼道：「二位早。」

「不早了哩！」文素文搶先嬌笑道：「如果不是下雪天，已經日上三竿了。」

龍出江訕然一笑，道：「是的，人，年紀大了眞沒用，就像小娃兒一樣，早晨起不來。」

「不對吧！江伯伯。」文素文含笑接道：「據我所知，年紀大的人，睡眠都少，就像我爺爺，奶奶，和姥姥，他們都是起得最早的人。」

龍出江笑了笑道：「也許是由於我體質太弱，才格外貪睡。」

文素文神秘地一笑道：「不見得吧！我看……江伯伯龍馬精神，如果有美人相約，即使是半夜三更，你也一定……」

朱姥姥佯嗔地截口叱道：「丫頭好沒規矩！」

龍出江連忙含笑解圍，說道：「不要緊，其實，我倒是十分欣賞她這股頑皮勁兒。」

他口中說「欣賞」，心中却在嘀咕着說：「這丫頭話中有話，如果她昨宵躡在我後面，而我竟然沒有察覺，則目前這一老一少，可就更加莫測高深了。」

文素文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江伯伯，這龍門客棧又到了一批武林高人，你知不知道？」

龍出江苦笑道：「不知道哦！我這個人，入睡之後，就是打雷也聽不到。」

其實，龍出江知不知道龍門客棧又來了一批武林高人，那也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

但爲了表示他的確是不知道，又立即接問道：「那是甚麼時候的事？有沒有經過打鬥？」

文素文道：「沒有經過打鬥，他們是剛天亮時到達的。」

「是哪一方面的人？」

「那是東海仇情和他的全部門下和助手。」

「哦……」

「東海仇情親自出馬，這熱鬧可更有得瞧了。」

× × ×

如果說人生如戲，目前的龍門客棧，也是在扮演一齣變化多端，而節奏快速的戲。

一夜之間，有着多層的變化。

一夜之隔，龍家的龍門客棧，已完全被東海仇情所控制。

柳冰心沒有回客棧來。

上官天佑也不知於甚麼時候離去。

現在的龍門客棧，完全是仇情的天下了。不過，龍門弟子中的老五「勾魂倩女」何盈，却好像已經跟仇情門下打成一片了。

至於原來的客棧總管「一點紅」林見血也還是總管的身份。

× × ×

一夜之間會有這麼多，這麼大的變化，今後的變化又如何呢？

還有，孤軍奮鬥，四面楚歌的龍出江，又將如何安排他自己？

× × ×

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文素文剛說到東海仇情，仇情就已緩步進入大廳中央。

由外表看起來，仇情大約年在五旬以上。

花白的鬢髮，清癯的面孔，一襲青衫，平凡得一點也不像是一位敢與龍門爭雄的絕代高手。

仇情已有二十多年未履中原，所以，江湖上認識仇情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

目前正在大廳中進早餐的衆多客人中，也不見得有人認識他。

因而當他緩步進入大廳中央時，衆多客人中，仍然是用早點的用早點，談笑的談笑，唯一例外的是文素文。

文素文向龍出江悄聲說：「又有熱鬧可瞧……」

仇情合掌三擊，才沉聲說道：「在下東海仇情，現在，有非常重要的話跟諸位說……」

大廳中的一切聲浪都爲之戛然而止，所有目光也集中向他投射過來。

仇情目光環掃，娓娓地說：「諸位中，可能有武林朋友，但不論是否武林中人，兵凶戰危這四個字，任何人都懂得。

「現在，在下向諸位鄭重說明：本棧暫時由在下接管，最多三天之內，本棧將發生一場最慘烈的大屠殺，爲免遭受池魚之殃，諸位最好是立即離開本棧。

「當然，天氣太壞，一般人冒着大風

雪登上旅途，也有危險，但比較起來，那種危險畢竟要小得多。

「在下是就事論事，不便强行趕諸位走路，如何自處，請諸位冷靜攷慮，善加抉擇。」

說完，立即轉身即行離去。

龍出江連忙揚聲說道：「仇大俠請稍待……」

仇情轉身笑問道：「這位老爺子有何見教？」

問話之間，他的目光深深地盯着龍出江。

「仇大俠言重。」龍出江拈鬚微笑道：「老朽只是想請敎一些問題。」

仇情笑笑道：「老爺子有甚麼問題，請盡管問，只要是在下所知道的，一定詳爲解答。」

「那麼，老朽先謝了！」龍出江接問道：「請問仇大俠，方才所說三天之內這兒有一場大屠殺的事，對方是不是龍門中人？」

「不是。」

「那是甚麼人？」

「是追魂令主。」

「追魂令主又是甚麼人？」

仇情笑了一下，道：「這個在下也不知道。」

龍出江也苦笑道：「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又怎能斷言這兒一定會有一場大屠殺？」

「因爲，對方以追魂傳書，指定在這兒決一死戰。」仇情忽然岔開話題，道：「老爺子也是道上朋友？」

「談不上，不過，年輕時候，也曾學過一、兩手莊稼把式。」

「老爺子太謙虛了。」仇情接問道：「老爺子既然也是道上朋友，那麼，對於仇情跟龍門的結怨和三年以前的那塲大殺刦，當也聽說過？」

「是的，而且，最近還聽說仇大俠門下挑掉了好些龍門分棧。」

「不錯，不過，到目前爲止，所有龍門的龍門客棧，全部都被挑掉了……」

「這都是仇大俠門下的傑作？」

「不！這些大多數都是追魂令主的傑作。」

「啊……」

「如果在下的消息正確，遠在百里之外的龍門總壇，恐怕也已經化成一片刦灰了。」

「有這種事？龍門中的那些高手，都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這問題，恐怕只有龍伯天本人才能解答，不過，據在下所知，最近已有部份龍門弟子趕往他們的總壇，很可惜，在下未能及時聯絡上，昨宵，又在這兒誤殺兩個龍門弟子……」

「誤殺？」龍出江一楞道：「仇大俠此話怎講？」

仇情苦笑道：「這是在下的疏忽，以在下跟龍門的仇恨來說，這誤殺了二字的確是令人費解。現在，只好多費一點唇舌了。」

龍出江笑笑道：「不要緊，反正理在都閒着。」

仇情神色一正，說道：「那個神秘的追魂令主所要屠殺的對象，就是龍門和仇門。」

「哦，這個追魂令主，可眞是胃口奇大了。」

「他胃口固然奇大，但藝業也的確驚人。」

「難道仇大俠已經跟他交過手了？」

「在下還沒有跟他交手的機會，但在下門下的十三太保中，已有四個死于追魂令主的殺手之手。」

「啊……」龍出江接道：「看情形，他對仇門和龍門，是採取各個擊破的戰略了？」

仇情點了點頭，道：「是的，所以，在下才說，誤殺了兩個龍門弟子，如果不誤殺那兩個龍門弟子，透過他們的關係，也許本門跟龍門之間，會有聯手合作的可能。」

龍出江道：「以仇大俠跟龍門結怨之深，會否合作起來呢？」

仇情輕嘆一事，道：「事急從權，據在下估計，對付追魂令主，必須由在下跟龍伯天或者是他的兩個兒子龍出江、龍翔飛兩人中的一個聯手，才有較大的勝算。」

「所以，與其讓對方各個擊破，倒不如仇、龍兩家暫棄前嫌，共同聯手解決追魂令主之後，再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也不算晚……」

說到這裏，他又嘆了一聲，道：「很可惜，不論我這構想能否得龍門中人的同意，都已爲時太晚。」

龍出江注目問道：「你是說，仇大俠已經斷定，龍門總壇已經變成一片刦灰的了？」

仇情漠然地道：「除非有奇跡出現，但是在下也敢斷定，出現奇跡的機會太少了。」

× × ×

對于像目前的龍出江這樣的一個「灰老頭」，仇情爲甚麼要透露自己心底的秘密？

是已經看出龍出江甚麼破綻？還是鼓瑟而歌」，別有用心？

還有，身爲仇情心目中合作的對象之一的龍出江，他又有何取捨？

× × ×

仇情的消息並不太正確。

已經是黃昏時分，龍門總壇並未化成一片刦灰，仍然屹立在漫天風雪之中。

當夜幕下垂時，一騎快馬，冒着風雪，飛馳總壇大門前，才一聲「唏聿聿」的長嘶聲停下來。

馬上人是一位女騎士。

女騎士約莫十七八歲年紀，大紅勁裝，大紅披風，大紅紅布包頭，大紅小蠻靴，襯托上那純白長程健馬和白色的積雪，紅白分明，格外醒目。

女騎士並沒有下馬，只是手中馬鞭一揚，向守在大門口的兩個警衞「嗨」了一聲，道：「過來一個。」

那兩個守門大漢之一，嗨了一下，道：「你是甚麼人？」

那女騎士道：「令主駕前十二金釵之首，金釵一號。」

那守門大漢臉色一變，道：「是追魂令主的手下？」

「不錯。」

「你們令主爲甚麼沒有來？」

「咱們令主在半個時辰之內，一定到達。」

「妳是送信的？」

「也是送禮的……」

女騎士邊說由馬鞍旁取下一隻尺許見方的紅木盒，沉聲接道：「接着！」

隨手一抛，那紅木盒以不快不慢的速度，成直綫落在那守門大漢的手中。

女騎士是很自然地露了一手。

他們之間，相距總在十丈以上。

不論那紅木盒子有多重，像這樣的距離，抛出的東西不成抛物綫而成直綫，落入對方手中，更妙的是速度方面的不快不慢。

像這樣的手法，即使是具有半甲子以上修爲的人，也未必能「做」得這麼恰到好處。

那守門大漢臉色一變，道：「這裏面是甚麼東西？」

女騎士掉轉馬頭，抛下兩句冰冷的話道：「那裏面不是東西，是你們那個自封爲武林盟主的龍翔飛的老爸的人頭……」

話聲未落，已濺雪疾馳而去。

× × ×

龍翔飛的「老爸」當然是「中原之獨」龍伯天。

這個將武林中攪得一塌糊塗，三年前點蒼大殺刦的禍害之根龍伯天，眞的已經被那位神秘的追魂令主宰掉了嗎？

答案是肯定的。

這也就是說，那紅木盒子中，盛的的確是曾經不可一世，令人談虎色變的「中原之獨」龍伯天的人頭。

看到龍伯天的人頭之後的龍門弟子，他們的震驚與憤慨，也是不難想見的。

但震驚憤慨都無補于事，重要的是如何妥籌對策，替他們的太上門主復仇，也爲他們自己保命。

× × ×

該來的終于來了。

半個時辰不到，龍門總壇大門外，出現一批奇異的人馬。

當先是八匹黃驃健馬，馬上人一律青色勁裝，青色披風青布包頭，腰懸長劍，年紀都在二十到二十三四歲之間的青年，全部木無表情。

殿後的是十二匹白馬，馬上人全是紅色勁裝，紅色披風……一如方才出現過的金釵一號一樣，年紀也都在二十到二十三四歲之間。

當中是一頂四週密封的綠呢軟轎，轎夫是四個身杦高大的精壯漢子。

情況很明顯，前頭是十大殺手中人，後面是十二金釵，當中是那位神秘的追魂令主。

× × ×

那一行奇異的人馬，一點也無視于兩個守門的大漢，逕行闖向大門。

那兩個守門的大漢，好像事先已奉到指示，不聞不問，挺立原地。

但一馬當先的第一個殺手，却不管對方是不是攔阻，揮劍就砍，寒芒一閃，那兩個守門大漢已變成兩具無頭屍體。

一行人馬快速地通過大門，進入廣塲中。

弓弦連响，密如飛蝗的强弓急矢，集中射來。

四個紅衣女即揮劍護住軟轎，另外八男八女化成十六道精虹分別射向四週的弓箭手。

像砍瓜切菜一像，慘呼連連中，四週的弓箭手紛紛倒斃。

龍門的第二度攻勢相繼展開——那是由大廳中蜂湧而出的高手。

那批高手包括僧、道、尼、俗，人數總在三十個以上。

就像是捅壞了一個馬蜂窩，也好像一羣剛出柙的豹子，全都以最快速度衝向那頂綠呢軟轎。

追魂令主方面的人數雖少，但却能一個敵住三個而游刃有餘。

大概一盞熱茶工夫過後，龍門方面的人已只剩下三個，而追魂令主方面，却只有兩個殺手和兩個紅衣女郎受到不算太重的外傷。

龍門方面剩下的三個是九大弟子中的老大耿仲秋，老三左一帆、老六卓一絕。

這三個，都是改裝易容，混在大批高手之中，憑他們的卓越身手抽冷子「放冷箭」，才殺傷追魂令主手下的四個年輕高手。

現在，他們的身份已經暴露，追魂令主手下改以二對一，也就是由兩個殺手對付一個，展開一塲精彩而又激烈的惡鬥。

狂風大雪並未稍減。

雖然夜幕已垂，但由于地面積雪反映，能見度仍然很高。

激烈的惡鬥……

橫七豎八的殘缺屍體……

殷紅的鮮血……

構成一幅慘絕人寰的畫面。

十二金釵中人，四個在替受傷的人料理。剩下的六個中，三個在替殺手掠陣，三個守護在軟轎旁邊。

× × ×

這是一塲慘絕而莫明其妙的大屠殺。

軟轎中的追魂令主一直不曾露面，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而龍門弟子方面，也沒有人問過一句話。

雖然已經死了將近上百的人，但這些人都是糊塗鬼，不知道誰是他們的對頭寃家。

× × ×

耿仲秋等人這三年的工夫並未白費，各方面都更爲精進了。

目前，對付像追魂令主手下十大殺手那樣的高手，以一對二，居然有攻有守地，一點也不含糊。

戰況暫時呈膠着狀態。

只要是行家，都可以看得出來，如果沒有甚麼意外，三五百招之內，不一定會有甚麼結果。

× × ×

當廣塲上掀起一片腥風血雨的同時，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已欺近龍翔飛閉關的靜室前。

那是一個身着杏黃道袍，年約的四旬開外的道士。

這個道士面相清癯，身材頎長，修眉

朗目，年輕時一定是一個人間少見的美男子。

就算現在他已屆中年，並身着道袍，但毫無疑問，仍然對娘兒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

× × ×

龍翔飛閉關的靜室，是由花崗石砌成的獨立建築。

靜室位於總舵的中心，要到達靜室，必須通過七重關卡，門口並有兩個警衞。

這兩天由于他們情況特殊，爲愼重計，才趕回來的，龍門九弟子中唯一的好人、老八「秋水鳳」雲綠萍，也增派在靜室門口。

那黃袍道士能闖過七重關卡而沒發出一點聲音，除了顯示他功力高絕之外，更表示他對龍門總壇中的一切極爲熟悉。

負責爲他們門主護法的雲綠萍和另外兩個高手，見有陌生人闖了進來，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三個人同聲勁喝：「站住！」

這種叱喝，本來是當一個人遇到意外的緊急情況時的一種本能的反應。

但此刻的雲綠萍，却是除了本能的反應之外，更含有向靜室中的龍翔飛示警的意思。

是的，是有人「站住」了，但「站住」的却是雲綠萍自己。

蓄勢待發的雲綠萍，不可能「站住」，其所以「站住」是被人點了穴道。

比較起來，雲綠萍還算是幸運的。

因爲，她只不過是穴道被制，而另兩個高手，却已丟了腦袋。

姑且撇開雲綠萍是龍門九大弟子中人的身份不說，能派來替他們門主護法的另兩個高手，也絕不會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面對像他們這樣的三大高手，那黃袍道士竟然能一舉制住雲綠萍並同時殺掉另外兩個高手，他那身手的高明，可說是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 × ×

是的，目前穴道被制的雲綠萍，她的俏臉上，美目中，就是一片凜駭已極的神情。

× × ×

黃袍道士一舉解決雲綠萍等三人之後，緊接着「砰」地一聲，靜室的門兒被踢開。

當一個正在運氣行功已到緊要關頭的高手，驟然受到像目前這樣的劇烈干擾的情況之下，都很可能導致眞氣岔道而「走火入魔」。

毫無疑問，黃袍道士的這「臨門一脚」，也必然有這樣的心意。

× × ×

威震江湖的現任龍門門主，並自封爲「武林盟主」和「劍帝」的龍翔飛，他的地位和名氣，決非倖致。

所以，儘管是處于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情況之下，那黃袍道士還是愼重地以長劍護身，才緩步進入靜室。

黃袍道士一進入靜室，心中立即吃了一驚。

因爲，他的目光首先接觸到的，竟然是兩道似冷電、也似利劍的森冷目光。

這間靜室相當的大，大概在二十丈見方以上，高度也總在八丈以上。

像這情形，與其說是一間靜室，倒不如說是一間大廳才比較恰當。

大廳中沒有任何傢具，只在正中央擺了一張雲床，雲床邊擺着一顆徑寸的夜明珠，放射出柔和的光芒。

龍翔飛就是盤膝坐在雲床上。

柔和珠光下，除了森冷的目光盯着那黃袍道士之外，冷漠而又英俊的臉上，不帶一絲表情，但他鼻孔中兩道乳白色的氣柱，隨着他那徐緩的呼吸而伸縮，長達七寸以上。

那黃袍道士雖然心中吃了一驚，但外表上却仍然很從容地前行，一直到距龍翔飛五丈左右時，忽然飛身而起，疾如電掣地一晃而前。

「砰、砰、砰！」三聲霹靂巨震過處，傳出龍翔飛的語聲道：「你就是那個甚麼追魂令主？」

那黃袍道士一面指掌兼施地加速搶攻，一面冷笑道：「你已經毋須知道這些，待會去問閻王爺吧！」

說話之間，又攻出八掌十二腿，眞個是快如電掣，勢若奔雷。

方才的三掌硬拚，好像難分高下，但目前這一串搶攻，龍翔飛却被迫而退了五大步。

龍翔飛經名派掌門人共同調教，身兼當今各大門派之長，藝成之日，各大門派的精英，包括調教他的掌門人在內，都死在他的手中。

現在，他經過三年的閉關潛修，已經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雖然他的啓關日期還差五天，未免美中不足，但他却深信自己在當代武林中已是無敵高手，連乃父龍伯天也絕對不是他的對手了。

而這，也正是他方才受到那樣的劇變，仍能處變不驚，從容應敵的主因。

但現在事實證明，他竟然不是這個神秘的黃袍道士的敵手。

他心中又驚又急之下，一時之間，竟然答不上話來。

那黃袍道士得理不饒人地，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笑道：「龍翔飛，你們龍家的人都該死，至于你自己，受恩反噬，將調教你武功的各大門派精英全都殺死，更該碎屍萬段。

「我了解，你心中一定在想，如果五天之後，等你正式啓關，你一定有更高的成就。

「現在，我不妨老實告訴你，即使你多延五天，你也不過是在我手下多支持五六百招而已。

「我更坦白說，我能輕車熟路，如入無人之境的侵入這絕對的禁地，自然得過高明人物的指點……」

龍翔飛忍不住截口問道：「本門中有內奸？」

那黃袍道士道：「不是內奸，是你的死敵。」

龍翔飛厲聲道：「那是誰？」

那黃袍道士道：「你已經不須要知道這些，你的父親已經死了，你的同門和手下也快要死光了，以你三年前的風光情況來說，即使我放你一馬，你自己也一定覺得，活着已經沒甚麼意思了……」

這一陣子，已將龍翔飛逼近到了大廳的一角。

武功，是最現實的玩藝。

所謂技差一着，縛手縛脚。

曾經不可一世的龍翔飛，碰上這個黃袍道士，總算了解到甚麼叫「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了。

龍翔飛沒有接腔。

他現在所想的，是在目前的絕境中，儘快想出一個死裏逃生的法子來。

那黃袍道士又道：「龍翔飛，雖然你罪該碎屍萬段，但由于一位跟你淵源很深的人的囑咐，我給你一個全屍……」

寒芒一閃，黃袍道士揮掌猛擊的右袖中忽然飛出一枝短劍，深深釘入龍翔飛的左脅。

龍翔飛沒有立即倒下，只是手捏那短劍的劍柄，慘笑道：「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是誰了吧？」

那黃袍道士道：「你人都快死了，又何必還要知道這些……」

話沒說完，龍翔飛已拔出短劍，向他投射過來。

事出意外，又是龍翔飛臨死之前，含憤狀態之下的全力反擊，其勁道的快速，比起由黃袍道士右袖中射出時更爲凌厲。

黃袍道士身手高絕，冷笑聲中，右手一撈，已將短劍接下。

龍翔飛左脅鮮血狂噴，徐徐地倒了下去。

黃袍道士臉上掠過一絲殘酷的笑意，轉身安詳地步向大門。

× × ×

大門外，穴道被制的雲綠萍已經不見，不過，仍然有一個人站在雲綠萍原先所站的位置上。

那個人竟然是文素文。

俏臉上慣常浮現一抹俏皮笑意的文素文，此刻却代以一片冷肅，冷冷地看着剛剛步出大門的黃袍道士。

黃袍道士一怔，道：「小文，妳怎會在這裏的？」

文素文冷然反問道：「你能來，我爲甚麼不能來？」

「對對對，有道理，有道理。」黃袍道士苦笑着接問道：「雲綠萍是妳放走的嗎？」

「不錯。」

「爲甚麼？」

「難道你認爲自己做的孽還不夠？」

「你有沒有想到，龍門上下，都是死有餘辜的人？」

「可是，雲綠萍例外，她也不該受到汚辱。」

那黃袍道士又苦笑了一下，道：「小文，妳從小就愛跟我抬槓，想不到現在這麼大了，還是這個樣子。」

「這不是抬槓，是講理。」文素文輕輕一嘆之後，又目光深注地，道：「你還記得過去的事？」

那黃袍道士也輕嘆一聲道：「往事歷歷如在目前，我怎能不記得？」

「你認爲，是文家對不起你？」

「文家將我收爲義子，將我養育成人，並且傳我絕代武功，是我的再造恩人，即使有甚麼對不起我的地方，我也不該記恨……」

× × ×

兩個十二金釵中的紅衣女郎和兩個殺手，正由屋頂上飄落，對文素文取包圍態勢。

黃袍道士揮手沉喝：「這兒沒你們的事，回去！」

「是……」

那四個又一齊飛身逸走。

× × ×

「夠威風。」文素文披唇一哂之後，才接上方才的話題道：「那你爲甚麼要不告而別？」

那黃袍道士長嘆一聲，道：「因爲，我察覺到，文家的人，上上下下，都在暗中歧視我。」

文素文冷笑道：「你爲甚麼不檢討你自己？」

× × ×

原來文家是不爲武林中人所知道的一支武林異軍。

主人文光斗本爲一落第秀才，由于一再落第，憤而離家出走，發誓永不再入攷塲。

當他雲遊各地名山大川，藉以發洩心中積悶時，却無意間于黃山桃花塢中獲得三百年前的武林泰斗鑄劍潭主所遺留的一份武學秘笈。

于是，文光斗棄文就武，就在桃花塢中潛心鑽研鑄劍潭的高深武學。

于是，十年之後，文光斗已成爲具有傲視當代武林的武學大師和無名奇俠。

也由于他少年時的屢攷不中，使他落泊名利，所以，儘管他練就一身絕代武功之後，仍然是一本初衷，不爭名、也不爭利。

不但他本人不爭名利，同時也禁止他的子孫涉足江湖。

而這，也就是武林中迄今都不知道武林中有這麼一個武林世家的原因。

至于目前這黃袍道士，就是文光斗以無名大俠姿態遊戲風塵時，所收養的一個來歷不明的孤兒。

由上黃袍道士資稟特佳，又善伺人意，深獲文光斗的歡心，而視同己出，並取名文不棄。

文不棄也沒有辜負義父的期望。

當他十八歲時，已經盡獲文光斗的眞傳，多方面的成就都高于文光斗的親生子女。

可是，這時候的文不棄，却暴露出他的劣根性——喜歡跟婢女們胡來。

十七八歲的小伙子，血氣方剛，對于這一點，文光斗能了解，也能諒解，于是，趕快替他娶了一位旣漂亮而又賢淑的媳婦。

然而，成婚以後的文不棄，仍然胡來如故，並還有在外面獵艷的行爲。

于是，文光斗忍無可忍之下，將他痛責一頓，並嚴厲警告：如不立即改過自新，就要廢除武功，逐出家門。

但文不棄以事實做了答覆，當夜就離家，遠走高飛。

一直到現在，文不棄沒有回過家，不過，在追魂令主出現之前，也沒有甚麼大的惡行。

× × ×

文素文一句「你為甚麼不檢討你自己」的話，使得文不棄默然無語。

文素文以充滿感情的語氣說道：「記得我小時候，你最寵我，最疼我的，現在，我仍然尊你為五叔，五叔，你知不知道，你出走之後，不到三年，五嬸就積憂去世？」

文不棄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沒有接腔。

文素文又道：「回去吧，五叔，我保證，爺爺不會對你有太嚴厲的處分。」

文不棄長嘆一聲，道：「一失足成千古恨，現在回頭，已經太晚了。」

「不晚，」文素文正容說道：「五叔，請恕我這個做晚輩的說幾句放肆的話，你能夠有這樣的想法，足證你良知未泯，並已有悔過之心，所以，只要你能孽海回頭……」

文不棄揮手截斷她的話，道：「小文，別跟我說教，妳走吧！」

文素文沉聲說道：「五叔，你真的不肯接受我的勸告？」

「不是不肯，是不能。」

「為甚麼不能？」

「這個……說出來妳也不會懂。」

「我懂，我已經不是小娃兒了，五叔，跟你在一起的那個妖婦，才是追魂令主，對不對？」

「不錯。」

「她是甚麼來歷？」

「現在，我不會告訴妳，但妳很快就會知道的。」

「就是由於那個妖婦，你才不能夠回頭？」

文不棄沒有接腔。

不接腔，就等於默認。

文素文一點也不放鬆地道：「五叔，你除了有寡人之疾外，本身並無大惡，但現在，你跟那妖婦搞在一起，這漏子可就大了，你有沒有想到，這後果的嚴重？」

文不棄臉色一變，道：「難道妳爺爺要親自出馬，清理門戶？」

文素文正容說道：「爺爺不會親自出馬，但是他老人家已經準備好清理門戶的人。」

「那是誰？」

「你很快就會見到那個人的。」

文不棄眉梢一揚，道：「只要妳爺爺不親自出馬，我就不用担心，妳也了解，在文家，除了妳爺爺之外，我是武功成就最高的一個。」

文素文輕輕一嘆，道：「五叔，我的心意已經盡到，信不信，回不回頭，全在你一念之間。」

文不棄也輕嘆一聲，道：「小文，不論如何，我都應該謝謝妳的這番好意，現在，妳該走了。」

文素文徐徐轉身，又扭頭說道：「五叔，很抱歉，青兒我已經收回了。」

文不棄怔了一下，道：「也好！就留在妳身邊做紀念吧！」

× × ×

青兒就是那隻大青鵰。

那是產自北天山的異種，雖然現在已經是三十以上的高齡，却仍然壯健如昔。

青兒是文不棄由雛鳥餵大，跟文不棄有特殊的感情。

自文不棄出走之後，青兒曾經有過半年以上的「悶悶不樂」的時間，幸經文素文的悉心呵護，至少經過一年以上的工夫，文素文才在青兒心目中取代了文不棄的地位。

可是，就在三年之前，青兒也神秘失踪了。

當然，青兒不是失踪，而是于巡飛時被牠的老主人文不棄所發現而被召了去。

由於上述原因，所以，當昨宵文素文意外地發現青兒時，一聲歡呼，就重回文素文的身邊。

× × ×

一片烈焰沖霄而起。

龍門總壇果然成了一片刦灰。

× × ×

距龍門總壇五里以外的一座山神廟前，一位綽約多姿的青衣女郎，正仰首遙望被大火映紅了半邊天的龍門總壇方向，目蘊淚光，默然無語。

那是雲綠萍。雲綠萍既然由文素文所救，逃出虎口，為甚麼還呆在這兒呢？

× × ×

半空中傳來一聲鵰鳴。

駄着文素文的青兒俯衝而下，停在雲綠萍的身邊。

文素文一面抖落身上的積雪，一面向正瞧着她發呆的雲綠萍歉笑道：「雲姊姊，讓妳久等了。」

雲綠萍淒然一笑，道：「妳救了我，也知道我的姓名來歷，但我對妳却一無所知，也沒有向妳致謝……」

文素文截口笑道：「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我都必須儘快趕往平原鎮去，可惜青兒不能馱載兩個人，不然，妳我可以一同飛去……」

雲綠萍幽幽地問道：「是要去龍門總棧？」

「正是……」

「整個龍門，全都瓦解了，我還趕去幹嘛？」

「至少妳該去見見龍出江。」

「妳說，龍大公子還健在？」

文素文笑道：「龍公子還活得好好的，怎會不健在？」

雲綠萍禁不住目光為之一亮，道：「好，我馬上就趕去平原鎮。」

「很好，」文素文正容接道：「那麼，請辛苦一點，現在，距天亮大概還有三個多時辰，雖然天氣不好，但以妳的身手之高，應該可以在天亮之前趕到。」

「可以。」

「那麼，黎明時分，我會請龍公子在龍門客棧外面等妳，到時候，妳就一切都大致明白了。」

「謝謝妳！」

「但妳必須改裝，對了，就改裝成一個中年村夫吧！龍出江也是以糟老頭的面目跟妳見面。」

「啊……」

「記着，一路上必須避開追魂令主的人。」

「是的。」

「那我先走了，平原鎮再見……」

青鵰展翅而起，沖霄飛向風雪漫天的夜空。

× × ×

文素文馬不停蹄地，趕回平原鎮的龍門客棧時，也不過是午夜才過。

也許她跟龍出江之間，事先有過約定，龍出江的房門竟然是虛掩着的。

帶着一身風雪的文素文，逕行悄然推門而入。

火光一閃，室內亮起燈光。

燈光下，糟老頭裝束的龍出江衣冠楚楚，端坐相待。

看情形，龍出江也根本沒有睡過。

文素文坐在龍出江的對面，淡淡地一笑之後，才開始以最低的語聲交談起來。

龍出江像一尊塑像，靜靜地聽完文素文所陳述的龍門總壇的血刦經過之後，目蘊淚光，半晌沒有接腔。

文素文又悄聲說道：「現在，你已經大致了解目前的情況了？」

龍出江淒涼地一笑，道：「是的，謝謝妳告訴我這些。」

文素文神色一正道：「不用謝，告訴你這些，是我應盡的義務，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查出那位追魂令主究竟是何方神聖。」

「是不是就是妳那位五叔？」

「這一點，我可以確定不是，他只不過是那位追魂令主的主要助手。」

龍出江歉笑道：「文姑娘，雖然承蒙妳告訴我這些，但我還是不能不說一聲抱歉，我絕對不能放過妳五叔。」

文素文幽幽地一嘆，道：「你也不用抱歉，站在你的立場，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你對我五叔採取復仇行動，沒有人會說你不對。」

話鋒略為一頓，又道：「坦白說，我曾經存有私心，希望人定勝天，勸導他逃過這一刦，可是，我爺爺說得好，在刦難逃，誰也不能逆天行事。」

龍出江沒接腔。

文素文娓娓地說下去：「現在，追魂令主已在來此間途中，我判斷，明天天黑之前，這兒又有一場大屠殺，他此行的目標是東海仇門，然後是各大門派的殘餘勢力……」

龍出江忍不住截口問道：「這瘋子究竟還要殺多少人？」

「不知道，但我相信，明天晚上是最後一場大殺刦，此後，武林中將有一二十年的太平歲月。」

「可能嗎？」

「不會錯的，因為，我相信我爺爺，我爺爺的先天易數，神準無比，同時，他老人家也早已經安排好了制裁追魂令主的人。」

「那是甚麼人？」

文素文忍不住嬌笑道：「那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龍出江一怔，道：「哦？那個人就是妳？」

「是你，不是我。」文素文苦笑道：「我也希望那個人就是我，可惜我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龍出江好像楞住了。

文素文抬手一點他的鼻尖，說道：「現在，你才是明晚那一場壓軸大戲的主角呢。」

龍出江這才好像回過神采地，苦笑了一下，道：「妳認為我行？」

文素文笑笑道：「我不知道，但我姥姥認為你行，再加上我和朱姥姥必要時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那就更行了，不過，我和朱姥姥出手的必要不太高。」

「到時候，恐怕不容許你們偷懶。」

「如果你力足勝任，那我跟朱姥姥要偷懶，也是理所當然，何況，我跟朱姥姥本來就是為了看熱鬧而來，更何況，我爺爺對你有充分的信心。」

龍出江一怔，忙問道：「令祖父認識我？」

「豈僅是認識而已。」文素文神秘地一笑之後，才正容接道：「說起來，你跟我爺爺的淵源，可以說得上『既深且厚』哩！」

龍出江一臉困惑，沒有接腔。

文素文又道：「我問你，三年前的點蒼大殺刦之後，你曾經有過甚麼奇遇？」

龍出江一楞，道：「這個……」

「這個」了好一陣子，却沒有「這」出一個所以然來。

文素文狡黠地一笑道：「不便說，是不是？」

「唔……」

「那我代你說好了，三年前的點蒼大殺刦之後，有一位落拓文士傳過你一套劍法，和一套內功心法，劍法名為『天心』，內功心法名為『無極』，對不對？」

「對。」

「那位落拓文士還會特別交代，天心劍法在無極神功練成之後，未經許可，絕對不准施展，並說，三年之後會有任務交辦，也會派專人送來密函。」

龍出江忍不住截口問道：「妳就是那位送密函的專人？」

「不錯。」文素文探懷取出一個密封的蠟丸遞給他，並含笑接道：「先打開瞧瞧。」

「不忙，」龍出江注目接問：「妳再想想看，還有沒有忘記甚麼？」

文素文美目一轉，「哦」地一聲道：「對了，你不提起，我幾乎忘記了。」

她又取出半枚銅錢，笑了笑道：「你也拿出來比對一下看。」

龍出江也取出半枚銅錢，湊合之下，湊成了一枚完整的銅錢。

文素文含笑接道：「現在，你該完全放心了。」

龍出江沒有接腔，只是默然捏破蠟丸，展開信箋，並很仔細地瞧了一遍。

文素文靜靜地等他看完之後，才笑問道：「怎麼樣？」

龍出江輕嘆一聲，道：「不怎樣，誠如令祖父所說，在刦難逃的人，怎麼也逃不了。」

「是的。」文素文也輕嘆着接道：「我爺爺跟我說故事時，曾經說到黃巢跟一個朋友之間的故事。」

「據說，當黃巢準備起兵造反時，跟他最要好的一個朋友，一同去看相，據說，那位相士看得很準，有半仙之稱……」

龍出江截口問道：「那位相士怎麼說

的？」

文素文嬌笑道：「那位相士說，黃巢的相，貴不可言，而那位朋友却必然會成爲黃巢起兵時祭刀的牲禮。」

龍出江笑道：「這怎麼可能哩，即使黃巢再混蛋一點，也不可能把他最要好的朋友來祭刀呀！」

文素文苦笑道：「是的，人人都會這麼想，黃巢跟他那位朋友當然也不例外，但由於那位相士的名氣太大，爲防萬一，雙雙採取安全措施。

「黃巢起兵造反的那天，他爲了不要將他的好朋友祭刀，特別選了一株大樹作爲祭刀的牲禮。

「可是，一刀下去，大樹被腰斬，他那位好朋友的腦袋也同時搬了家……」

龍出江忍不住截口急問道：「此話怎講？」

文素文悠悠地道：「因爲，那株大樹是中空的，黃巢的那位好朋友，就躲在那株大樹中。」

龍出江苦笑道：「這種巧合，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不！不是巧合，」文素文正容接道：「是我爺爺所說的在刦難逃。」

「是的，是在刦難逃。」龍出江注目接着問道：「那位落拓文士，是妳的甚麼人？」

文素文含笑答道：「他？那就是我爺爺。」

龍出江震驚得幾乎跳了起來道：「是你爺爺？」

「如假包換。」

「可是，他還那麼年輕，就好像是妳的大哥。」

「是的，所以我們全家都叫他老人家爲『不老爺爺』。」

「他老人家高壽幾何？」

「還差三個月，就是九十一歲。」

「九十一歲的人，看起來還像三十來歲，那是甚麼原因呢？」

文素文美目中迸射出異樣的光彩道：「那是他老人家福緣深厚，在黃山桃花塢研練鑄劍潭武學時，于無意中獲得一枝可以永駐青春的朱菓，從那時候起，他老人家的外表就沒有變動過。」

龍出江不勝欣羨地道：「這麼說來，他老人家已經是半仙之體了。」

文素文點點頭道：「可眞這麼說。」

龍出江苦笑道：「說來我可眞夠慚愧，共處三年，身受授業大德，却到今天才獲知他老人家的姓名來歷！」

「你們之間，也沒有師徒名義？」

「是的。」

「這樣也好，要不然，我要叫你『龍叔叔』，那才嘔哩！」

「叫『江伯伯』就不嘔？」

「那已經過去了，現在！你休想我再叫你『江伯伯』了。」

「那妳打算如何叫法？」

文素文俏皮地笑道：「叫你龍弟弟，怎麼樣？」

「好丫頭，居然佔起我的便宜來了。」

龍出江啞然一笑之後，却又意味深長地一嘆，道：「說老實話，我是多麼希望有一位像妳這樣的做姊姊或妹妹。」

「是嗎？」

「絕對是眞心的話。」

「我已經替你保全了一位漂亮的師妹。」文素文含笑接着說道：「對了，黎明時分記好去外面等她，別讓伊人望穿秋水啊。」

不等他接腔，向他扮了一個鬼臉，悄然離去。

× × ×

黎明時分。

大雪已停，但北風更勁。

着膚如刺的寒風中，龍門總棧前，約莫里半處，一人踽踽獨行。

那是一個行商裝束的年輕人。

雖然，天寒地凍，地面積雪已結上一層滑不留足的堅冰，但那個年輕人却好像一點也不担心被滑倒，而照樣從容舉步。

人影一閃，就像是由積雪中冒出來的一樣，官道上忽然出現三個白衣人。

那是追魂令主手下的「追魂使者」柳冰心，還不知道姓名的「追魂信使」、和一個年約三十出頭身材魁偉的麻臉漢子。

二女一男，一字橫排，將官道阻斷。

柳冰心的臉色冷得比積雪上的寒冰還要冷上三分，目光如電地注視那年輕人，沉聲問道：「你是幹甚麼的？」

那年輕的好像嚇了一大跳，有點結結巴巴地、道：「小的是做小生意。」

也許是受了驚，那年輕人不但語聲不自然，口齒也顯得含糊不清。

柳冰心又冷然接問道：「是做甚麼生意？」

那年輕人還是含含糊糊地道：「小的是做脂粉、針綫之類的小生意。」

「爲何沒有貨物？」

「貨物已經賣完了，小的現在是趕回家去。」

「天氣這麼壞，爲甚麼還要貪夜趕路呢？」

「因爲……因爲家父病危，小的必須趕回去見最後一面。」

「你身上帶有寶劍？」

「是的。」

「一個小生意人，爲甚麼要帶劍？」

「因爲，最近常有强盜剪徑，不得不帶把寶劍以防萬一。」

柳冰心冰笑一聲，道：「周平，秤秤他的斤兩。」

那個高大的男的應聲而出，揮刀向那年輕人接連砍了三刀。

那年輕人沒有還手，很從容地避過了三刀，但避過三刀之後，突然亮劍反擊，寒芒一閃，那個高大的男的已經被砍掉腦袋。

柳冰心雙眉一蹙間，那追魂信使已俏臉一變，沉聲說道：「弱水劍法！是龍門中餘孽？」

柳冰心也接問道：「你是龍門中的甚麼人？」

那年輕人就是雲綠萍。

滿懷悲憤，忍無可忍的雲綠萍，已打算豁出去了，居然冷笑一聲，道：「姑奶奶雲綠萍。」

「很好，」那追魂信使冷笑着接道：「妳這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偏要來。接招！」

話出招隨，劍化千鋒，像一張網似地，向雲綠萍網了下去。

那追魂信使打的是速戰速決的主意，一出手就是威力驚人的絕招，使得身爲龍門九弟子之一的雲綠萍，居然只能拚命封架而沒有還手之力。

那追魂信使一面向雲綠萍節節進逼，一面却連聲冷笑道：「雲綠萍，聽說龍門弟子如何如何的了不起，由於我還沒有跟龍門中人交手的機會，所以才搶先出手，搶了追魂使者的生意，可惜見面不似聞名，妳實在教我太失望了！」

「嗆」地一聲，追魂信使的長劍被架住，雲綠萍却同時被一股柔和的掌力托出丈五之外。

這個「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是龍出江，現在，他還是糟老頭的裝扮。

龍出江一劍架住那追魂信使的長劍之後，冷冷地一笑道：「從現在起，龍門弟子決不會讓妳失望。」

那追魂信使俏臉一變，喝道：「你是誰？」

龍出江朗聲答道：「龍門長公子龍出江。」

那追魂信使冷笑道：「很好，現在，我教你馬上變成一條死泥鰍！」

抽劍搶攻，「鏘、鏘」一連攻出十三劍，其劍招的奇詭快速，令人目不暇接。

龍出江沒有反擊，但那追魂信使所攻出的每一劍，都在半途就被擋了回去。

這情形，使得那追魂信使駭然問道：「你……你懂得本門的劍法？」

龍出江冷笑道：「不錯，妳很榮幸，能成爲我復出之後祭劍的牲禮……」

話聲中，他的鐵血劍突然像一張漁網似地伸張開來。

那正是「天心劍法」中的精妙絕招之一的「天網伸張」。

精妙絕招再配可剛可柔的「無極神功」，使劍網於電光石火之間，一張一歛，化作一縷寒芒，穿透那追魂信使的左脅。

那追魂信使慘呼一聲，鮮血狂噴，徐徐倒地。

龍出江納劍入鞘，好像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地，目光一掠柳冰心、雲綠萍二人道：「我給二位介紹，柳冰心姑娘，雲綠萍師妹。」

柳冰心、雲綠萍二人都以一種旣尷尬，又怪異的表情點了點頭。

柳冰心苦笑一下，道：「你已不是三年前的龍出江了，所以，你沒有接受我昨宵的勸導。」

龍出江神色一正，道：「現在，我可要妳接受我的勸導。」

「要我棄暗投明？」

「不錯。」

「現在，已經爲時太晚了。」

「不晚，只要妳有決心，放下屠刀，立可成佛。」

「這是你的想法。」柳冰心幽幽地一嘆，道：「柳家落到這個地步，怨天尤人都無補於事，死的已經死光了，我這個死而復生的人又墮入萬刦不復之境了，我只有認命，二位請吧！」

龍出江堅決地道：「不！我絕對不能讓妳繼續墮落下去。」

柳冰心苦笑道：「你打算以强迫手段要我棄暗投明？」

龍出江沉聲說道：「如果妳不聽話，那我也只好用强迫手段了。」

柳冰心苦笑道：「如果我之所以繼續墮落，是另有目的呢？」

「另有目的，也有別的法子可以達到。」龍出江好像楞了一下，道：「妳另有甚麼目的？」

「我不想說。」

「那麼，我請敎一些別的問題，可以嗎？」

「請敎我追魂令主是甚麼人？我爲甚麼死而復生，並墮落到這個地步？」

「正是。」

「可以，但追魂令主是甚麼人，到目前爲止，我也不知道，最多我只能告訴你，她是個女的。」



柳冰心與龍出江假意地打鬥起來。

「可能嗎？」

「信不信由妳。」

「妳沒有見過她的面？」

「見過，但見面時她都戴着面紗。」

「那也不要緊，反正今天晚間，總可以見到她了。」

「你也知道他們今晚一定要到這兒來嗎？」

「唔……」龍出江苦笑道：「好吧！現在，說說妳死而復生的經過。」

柳冰心長嘆一聲道：「那是我命不該絕，也是我的苦難還沒受夠，由一個姓文的老鬼將我由鬼門關內搶了回來。」

龍出江心中一動，道：「那個姓文的叫文不棄？」

柳冰心一楞，道：「你怎麼知道他叫文不棄？」

「我知道姓文的情形，可能比妳還要多，」龍出江苦笑着接道：「可是，我不知道他在追魂令主身邊，是甚麼角色？」

柳冰心悠悠地道：「那老淫虫跟追魂令主是二位一體，儘管他沒有令主的名義，但他所說的話，却等於是令主的話，我們上上下下，都稱他爲文爺。」

「我罵他爲老淫虫，是一點也不算過份的，他將我由鬼門關內搶救出來，就是爲了我薄具幾分姿色。」

「他，除了是令主的面首之外，令主手下包括我和十二金釵在內，都是他的妾侍……」

一直靜聽着的雲綠萍忍不住截口問道：「像這情形，你們那位令主不吃醋？」

「有甚麼醋可吃的。」柳冰心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令主手下的精壯男人，也都是令主的面首，上上下下，除了練功之外，都在忙着尋歡作樂，誰有工夫去吃醋，誰又能吃誰的醋？」

龍出江忍不住怒哼一聲，道：「簡直是一羣不知廉恥爲何物的狗……」

忽然自動住口，並歉然一笑。

「是的，是一羣不知廉恥爲何物的狗男女，」柳冰心很自然地一笑道：「包括我柳冰心在內。」

龍出江、雲綠萍二人都喟嘆出聲。

柳冰心又笑問道：「龍公子，現在你不再强迫我棄暗投明了吧？」

龍出江沉聲說道：「柳姑娘，我了解妳的心情，雖然我不强迫妳棄暗投明，却希望妳能冷靜地多加攷慮……」

柳冰心截口一嘆，道：「多謝妳的好意！也衷誠祝福龍門中唯一的兩個好人。花好月圓，白頭偕老，告辭……」

話聲未落，人巳長身而起，兩三個起落，就消失于白茫茫的雪地中。

目送柳冰心身形消失的方向，龍出江心中五味雜陳，自己也沒法分辨是甚麼滋味。

雲綠萍則由於柳冰心那「花好月圓、白頭偕老」的臨別贈言窘得「俊」臉飛紅，偷偷地瞟了龍出江一眼。

還好，滿懷心事，無限感慨的龍出江，並沒有注意到她的窘態。

稍停，龍出江才向雲綠萍笑道：「師妹，妳我都有很多話要說，且先回客棧再說吧！」

× × ×

當龍出江、雲綠萍二人回到龍門客棧時，文素文巳經替雲綠萍準備了一間上房，也就是上官天佑住過的那一間。

而且，還準備了熱騰騰的早點，並嫵媚地一笑，道：「二位刼後重逢，該好好聊聊，我不打擾你們了……」

也不等對方二人開口，說沒說完，人巳翩然退出門外。

天心劍法擊退頑敵

嘉賓賓館，是平原鎮上除了龍門客棧之外的最豪華的客棧，距龍門客棧不過是半里之遙。

離開龍門客棧之後的柳冰心，就住在嘉賓賓館中。

柳冰心一進入房門，意外地發現上官天佑在等着她。

上官天佑一把將柳冰心摟入懷中，滾倒床上，顯得十分猴急地，着手剝除柳冰心的衣衫。

柳冰心一面撑拒，一面懶洋洋地說道：「不行，現在我心情不好。」

上官天佑邪笑道：「我有治心情不好的無上妙方……」

柳冰心的撑拒有氣無力，而她那懶洋洋的模樣更惹得上官天佑心癢難搔而加速行動。

於是，幾句話的功夫之後，柳冰心變成了一隻令男人們心神震撼的大白羊。

於是，一床錦被遮住了無限春光……

× × ×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柳冰心、上官天佑又是衣冠楚楚地在共進早點了。

上官天佑那「治療心情不好的無上妙方」，看來還眞管用。

本來心情不好的柳冰心，現在，俏臉上春色尙未褪盡，胃口也顯得奇佳地在吃早點。

上官天佑也顯得非常愉快地道：「我有一個很秘密的消息告訴妳。」

「是甚麼消息？」

「有關咱們令主的來歷的消息。」

「你怎麼會知道？」

「是令主身邊最寵愛的一個小白臉告訴我的。」

「別賣關子，快點說。」

上官天佑貼着她的耳朶，輕輕地「嘀咕」了一陣子。

柳冰心俏臉上起了一連串的變化，顯得不勝驚訝地道：「你沒有聽錯？」

「絕對沒錯。」

「那怎麼可能呢？」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世間也沒有甚麼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

「就算是眞的吧！她這樣做，究竟是爲了甚麼？」

「這個……就只有問她自己才知道了。」

柳冰心沉思未語。

上官天佑又神秘地一笑，道：「我還有一項很重要的發現。」

柳冰心有點兒漫不經心地道：「是甚麼發現？」

「這是屬於妳個人方面的。」

「噢……」

上官天佑悠悠地道：「在到目前爲止的這兩天當中，令主派在這兒的人，死了一個面首，兩個殺手，和一個追魂信使，妳知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柳冰心漠然地道：「不知道。」

「我知道。」上官天佑笑得好神秘：「那些人之死，是由於妳這位追魂使者『身在曹營，心存漢室』。」

「胡說！」

「我不是胡說，妳也沒有胡來，這是說，那些人雖然不是妳殺的，却是間接死在妳的手中。」

柳冰心還是冷漠得不帶一絲表情道：「你，一直在暗中監視我？」

上官天佑聳肩一笑道：「我是奉命行事，妳得多多包涵。」

「很好，現在，你可以建上一次大功了。」

「錯了，我不想建甚麼功，我只要求妳立刻和我遠走高飛，讓我來伺候妳一輩子。」

柳冰心冷笑一聲道：「別作夢，你還是提着我的腦袋去領賞吧！」

上官天佑伸手在她俏臉上輕輕捏了一下，邪笑道：「我怎麼捨得哩……」

這是上官天佑這一生中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因爲，當他說完這句話時，已被柳冰心出其不意地點了他的死穴。

× × ×

誠如柳冰心自己所說：她巳變成一個人盡可夫的蕩婦，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羅刹。

一個清純少女，竟然變成這個樣子。是造化弄人？還是環境薰陶所致？

× × ×

龍門客棧在平靜中過了大半天。

在這大半天中，龍出江、雲綠萍二人都巳經養足了精神。

在這大半天中，沒有看到文素文的芳踪，龍出江問過朱姥姥，朱姥姥却笑而不答。

當午餐過後不久，有一位神秘客曾經造訪過龍出江，那是經過改裝易容的柳冰心。

柳冰心跟龍出江談了一些甚麼，旁人沒法知道。

柳冰心告辭之後不久，文素文也趕了回來，她告訴龍出江：「追魂令主的大隊人馬，天黑時分一定到達。」

這，當然是文素文乘青鵬探查後的預估。

在這大半天中，東海仇情也曾經拜訪過龍出江。

仇情開門見山地告訴龍出江，他巳知道龍出江的眞實身份。

也由於這原因，龍出江、雲綠萍二人，都索性恢復了本來面目。

仇情要求龍出江捐棄前嫌，聯手共同對付追魂令主，並說明何盈巳經接受了合作。

但龍出江委婉而又堅定地加以拒絕，他說：「龍、仇兩家不再是仇敵，却也不是朋友，至於今宵情況如何演變，那也只好各盡人事而聽天命了。」

龍出江也向仇情說明，包括他父親在內，龍家該死的人都死光了，現在還活着的「勾魂倩女」何盈，他不承認她還是龍門中人。

其實，仇情還不知道龍出江巳經不是三年以前的龍出江了。

所以，仇情今天之所以要求龍出江合作，增强自己的實力還在其次，主因是他一再向龍門尋仇，挑掉一些龍門客棧的分棧，而心中不無歉疚。

因爲，他明白自己的作爲好像太過份了。

同時，他的潛意識中也有一種預感，目前的追魂令主才是他的死敵。

所以，龍出江給他碰了一個軟釘子之後，他也並不怎麼失望而一笑置之。

× × ×

夜幕巳開始下垂。

該來的終於來了。

那位神秘的追魂令主還是乘着軟轎，在手下殺手和金釵們的前呼後擁下，到達龍門客棧前。

跟前一天到龍門總壇時的情形有點不一樣，今天多出一騎快馬和一乘小轎。

快馬上是不可一世的文不棄。

而另一乘小轎中是甚麼人，却沒法知道。

而且，今宵，這一行人馬也沒有逕行殺入龍門客棧中，而只是由一個殺手在大門外傳話，要龍、仇兩家的人到門外的廣塲上領死。

× × ×

仇情率領着他門下的十三太保和「勾魂倩女」何盈魚貫而出。

雙方相距十丈，壁壘分明地對峙着。

雖然巳經是黑夜，但積雪反映下的黑夜，視界却一點也不受影響。

現在，龍出江也出來了，但他却是獨自卓立大門口，就像是一個局外人。

沒有看到雲綠萍，也沒有看到文素文和朱姥姥。

追魂令主手下的「追魂使者」柳冰心，也沒有看到。

風巳停，雪巳止。

但地面積雪的寒威，仍令人有透心涼的感覺。

× × ×

仇情首先沉聲說道：「請追魂令主答話。」

文不棄冷冷地答道：「不忙，據我所知，龍門中還有三個人活着。」

「你要先跟龍門中人做一個完全的了斷？」

「不錯，了斷了龍門中的事後，令主自然會跟你答話。」

「閣下是甚麼人？」

「本眞人是令主駕前的總護法。」

仇情漠然地道：「你，一個三清弟子，何苦淌入江湖殺刧之中。」

文不棄冷笑道：「少說廢話，我問你，是不是巳經跟龍門餘孽聯手了？」

仇情冷然地道：「沒有，只不過『勾魂倩女』何盈，巳經投入本門。」

文不棄道：「那麼，龍出江呢？」

仇情冷笑道：「你又沒有瞎眼，自己不會找，不會看？」

龍出江揚言接說道：「本公子就在這兒。」

「很好。」文不棄含笑接道：「咱們令主有一份很珍貴的禮物要送給你，過來領取吧！」

龍出江冷笑道：「既然是誠心送禮，就應該送到我面前來。」

「說的也是道理。」文不棄向另一乘小轎擧手一揮道：「將禮品送過去。」

× × ×

那另外一乘小轎雖小，裏面却坐着兩個人。

那是鄒筠和柳冰心二人。

鄒筠是仇情的老婆，龍伯天的情婦，也是引起三年前那一連串殺刧的禍源。

但現在，鄒筠成了禮品，柳冰心却是送禮的人。

當柳冰心緩步扶着鄒筠走向龍出江身邊時，吸引住全體雙方人員的視綫。

尤其是仇情，只見他精目中神光連閃，臉上肌肉連連抽搐着。

龍出江的表現，也幾乎跟仇情大同小異。

× × ×

鄒筠是有名的大美人。

雖然現在以階下囚的身份，被當作禮品送出，但她在被囚禁期間，顯然受到相當的優待——一頭光亮又整齊的秀髮，一身整潔的青布衫裙，而且，臉上還敷有一層薄薄的脂粉。

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這兩句話，目前的鄒筠，的確是受之無愧。

美中不足的是，當她被柳冰心扶出轎子時，由於耐不住轎外的寒威簌簌而發抖，她的美目中也噙着晶瑩的淚珠。

這也難怪——一個家破人亡，又不精武功的婦人，在目前情況之下，怎能不有這樣的情形哩！

× × ×

文不棄向龍出江笑問道：「龍出江，咱們令主這份禮品，夠不夠珍貴？」

「夠珍貴。」龍出江冷笑一聲道：「待會，本公子一定有重賞。」

文不棄也冷笑道：「龍出江，不是我瞧扁了你，你的『重賞』有如武大郎放風箏，諒必高不到哪裏去。」

龍出江再度冷笑一聲：「你且拭目以待吧……」

這時，柳冰心已扶着鄒筠到了龍出江身前丈遠處。

柳冰心雙目中神光湛然地盯着龍出江，待鄒筠的身子向前輕輕一推，道：「妳可以自己走過去了……」

鄒筠快步撲向龍出江，並咽聲說道：「江哥兒，你要爲你爹報仇，替阿姨我雪恨……」

龍出江淡淡地一笑，說道：「我一定會的……」

丈許距離自然是兩三步就已經「撲」到。

也不知是由於地面上的積雪太滑？還是鄒筠「撲」得太急了一點？

當她第三步就要「撲」到龍出江的身上時，忽然一個踉蹌，倒了下去。

龍出江驚呼一聲：「阿姨當心……」

龍出江驚呼聲中，同時伸手相扶。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見寒芒一閃，「砰」然巨震中，兩道人影分射五丈之外。

鄒筠手中持着一枝雪亮的短劍，臉寒似水地，冷笑一聲，緩緩地道：「你夠機警，反應也夠快速，但今宵你仍然難逃一死……」

仇情截口訝問道：「鄒筠，妳是不是瘋了？」

「我正常得很。」鄒筠冷笑道：「瘋的是世間千千萬萬的僞君子，眞小人，所以，我發誓要殺光這些人。」

緊接着，揮手厲喝：「殺！」

仇情也大喝一聲：「慢着！」

鄒筠的語聲中充滿煞氣。

仇情的語聲却有如一聲霹靂，使得作勢飛撲的鄒筠的手下人不由自主地怔立當場，鄒筠本人也不由一怔之後才怒聲問道：「爲甚麼？」

仇情沉聲地說道：「我要先問一些問題。」

鄒筠冷笑道：「好！爲了免得你死了還是一個糊塗鬼，問吧！」

仇情徐徐地說道：「鄒筠，妳跟我仇情和龍伯天二人，姑且撇開過去甚麼夫妻、情人的身份不談，至少沒有仇恨，是不是？」

鄒筠冷笑道：「如果沒有仇恨，我又沒有發瘋，爲甚麼要拿你們這兩家來開刀呢。」

仇情蹙眉苦笑道：「我可想不起來，妳我之間，和妳跟龍伯天之間，有過甚麼仇恨。」

鄒筠一挫銀牙，說道：「有，而且還是深仇大恨，不過，結仇的仍是你們的上一代。」

仇情「哦」了一聲，道：「上一代的仇恨，報復在我跟龍伯天的身上，也足夠了，爲甚麼還要殃及我們的門人子弟？妳不覺得太過份了？」

「我的報復是否太過份，你聽完事實經過之後，再下評語也不遲。」

「好！我洗耳恭聽。」

鄒筠强吸一口冷空氣，抑平心中的激動，才幽幽地一嘆，道：「說來這已經是三十五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我才十八歲。」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當時，我的父親是鏢師，你的父親官拜知府，龍伯天的父親是武林盟主。

「由于先父所保的一宗價值白銀百萬両的鏢半途被刧，刧鏢者武功高强，沒留下任何綫索，被刧紅貨沒法追回，于是，事主一狀告到你父親那裏。

「你父親認爲是老父監守自盜，屈打成招，判了先父死刑，全部家財充作賠償還差得太遠，並將我娘，我姊姊都判爲賣入娼門，我是由于當時年紀太小，賣不掉，否則，也就不會活到現在了……」

仇情忍不住插口問道：「妳是由誰撫養長大的？」

「是我外婆，」鄒筠很平靜地接道：「半年之後，我爹被處決，我娘我姊姊在娼門中羞憤自戕，好好一個家庭，就這麼烟消雲散。

「可是，就當我鄒家家破人亡之後，

那宗刧鏢案于急急之間被破了……」

仇情又忍不住插口問道：「是誰破獲的？」

「是省城的總鏢頭。」

「刧鏢的是甚麼人？」

「是太行山的一個强盜頭子朱天佐。」鄒筠苦笑着接道：「案子雖然破了，却沒法將朱天佐緝獲歸案。」

「此話怎講？」

「因爲，對于實力强大的强盜，官府沒有力量，而且，朱天佐這個强盜頭頭，不但跟官府有勾結，而且還是武林盟主的外甥，先父之所以被屈打成招，判成死刑，也是朱天佐的在暗中活動所致。」

仇情正容說道：「這種事，可不能以道聽途說之言，就故入人罪，何况當時，妳年紀還太小。」

「不錯。」鄒筠冷笑道：「當時，我年紀還小，但我外婆不是小孩，先父鏢局中的同事也不是小孩，而且，絕對不是道聽途說，而是由鏢局中一位吳姓伯伯，專程赴省城，由總捕頭口中查出來的……」

說到這兒，她又一挫銀牙，道：「而且，那位總捕頭，還透露一項令天人共憤的消息。」

仇情苦笑了一下，道：「是怎樣的消息？」

鄒筠又深深地吸了一口冷空氣，才徐徐地說：「當時，我娘和我姊姊並不是被賣入娼門……」

「此話怎講？」

「是由朱天佐的爪牙假扮娼門龜頭，由官府中買下我娘和我姊姊之後，秘密運往太行山，被朱天佐一個年輕人輪暴之下憤而嚼舌自盡。」

仇情長嘆一聲，道：「如果妳所言屬實，那實在太不應該了。」

「當然是事實。」錯筠冷然接道：「這些，都是由吳伯伯告訴我外婆，我外婆于彌留之際，才含淚告訴我的，我外婆還說，刧鏢不過是一個幌子，主要目標還是圖謀我娘和我姊姊。」

「令堂和令姊，一定很美？」

「不錯，比我强得太多了。」

「這眞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對了，在太行山共同輪暴令堂令姊的年輕人是誰？」

「那是武林盟主的幼弟，也就是龍伯天的四叔。」

仇情接問道：「以後，妳有沒有採取過甚麼行動？」

「當然有，」鄒筠娓娓地接道：「我當時雖然年紀還小，不能有甚麼作爲，但吳伯伯却是一位古道熱腸血性漢子，他老人家首先帶着我向官府請求爲先父報雪沉寃，可是，由縣衙，一直到省城撫署，都不受理……」

「爲甚麼不受理？」

「你也已經是幾十歲的人，難道說，連『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道理都不懂得？」

仇情苦笑着一嘆，道：「現在，我懂了。」

鄒筠冷笑一聲，道：「何况，被告方面，你們仇、龍兩家財雄勢大，多的是大把銀子在暗中打點，這種官司，又如何能打得下去。」

「以後呢？」

「以後，吳伯伯也曾抱着姑妄一試的心情去請求武林盟主和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主持公道……」

「結果怎樣？」

「結果怎樣，你應該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憐的吳伯伯，在勞累與氣憤交相煎迫之下，一病不起，臨終之前，他老人家一再地叮囑我：『要復仇雪恨，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仇情長嘆無言。

鄒筠也長嘆一聲，道：「對了，當時，還有一個你想像不到的結果。」

「哦……」

「當時，少林掌門人曾經對吳伯伯善意的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好了，追下去，不但沒有結果，反而可能引起對二位更不利的反應……』……」

一直靜聽着的龍出江，忍不住怒聲道：「這眞是豈有此理！」

鄒筠冷笑道：「你別忘了，你那混蛋的祖父，就是促成這種『豈有此理』的情况的兩個主角之一。」

滿腔熱血，富于正義感的龍出江，他那句「豈有此理」的話，是激于義憤，不曾經過大腦，而脫口說出來的。

現在，經過鄒筠的冷嘲之後，當塲楞住了。

仇情接口道：「以後呢？」

鄒筠一挫銀牙道：「從那時候起，我就對天發誓，有生之年，我一定憑自己的力量復仇雪恨，除了龍、仇兩家必須殺盡誅絕之外，所有光說人話，不做人事的僞君子，也一個都不能放過。」

仇情漠然地道：「這就是妳安排三年前的那一場大殺刧，將各大門派的菁英，一擧消滅的原因？」

「不錯。」

「我不反對妳復仇雪恨，妳的復仇行動殃及很多無辜，妳不覺得太過分？」

鄒筠冷笑道：「我可一點也不覺得過分，我只覺得，人，比豺狼更要毒，更該殺，這種想法，當我在童年滿懷悲憤，求助無門時，就深植心中，以後，隨年紀的增大，接觸的人們越多，這種感覺，也更加擴大，加深。」

仇情苦笑道：「所以，妳連自己親生的兒子也要殺掉？」

「你說的是仇四海和龍翔飛？」

「難道他們不是妳親生的兒子？」

「不錯，他們是我親生的兒子，但是，他們不該是龍家的後代，說起來，我還算是一個有人性的人，我沒有親手殺死他們。」

「有道理，妳打算還要殺多少人？」

「我不知道。」鄒筠冷笑道：「今宵，殺光你們龍、仇兩家之後，我還要殺盡各大門派的餘孽，和世間千千萬萬的我所認爲該殺的人。」

仇情苦笑了一下，才沉思着道：「現在，我問最後一個問題，妳目前的武功和實力，是怎麼來的？」

「這個……又得從頭說起了。」鄒筠幽幽地一嘆，道：「你想想看，一個身負血海深仇，擧目無親的稚齡女孩，立志要

憑自己的力量復仇雪恨，她該如何去着手呢？」

「鄒筠，是我在問妳。」

「我沒忘記，告訴你，當年，我反覆籌思之後，決定由你身上着手。」

仇情「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妳是憑妳的姿色引誘我，嫁給我，暗中偷學我的武功……」

「不錯。」

「然後，妳又以同樣的手法，去對付龍伯天？」

「不錯，反正你們兩個都不認識我，更不知道我的過去。」

「于是，妳暗中安排三年前的那一場大殺刦，促使我們同歸于盡？」

「是的。」

「當妳跟我或跟龍伯天在一起時，妳有的是暗殺我們的機會，爲何不下手？」

「那樣殺你們，達到讓你們滅門的目的。」鄒筠沉思着道：「雖然我已暗中練成了你們仇、龍兩家的武功，但我有自知之明，仍然不是你和龍伯天的敵手，所以，我只能夠在暗中部署、安排，不可正面行動，一直到三年前點蒼大屠殺之後，碰到他……」

她抬手向一旁的文不棄一指，道：「才使我如虎添翼，才促成今天的局面，他也成爲我這個追魂令主的總護法。」

仇情向文不棄瞟了一眼，道：「他是誰？」

鄒筠笑笑道：「他是誰，無關緊要，就是告訴你，你也未必知道。」

龍出江插口冷笑道：「我知道。」

仇情接問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龍出江苦笑着一嘆，道：「就跟你、我、她一樣，都是應刦而生，在刦難逃的可憐虫。」

「有道理。」仇情呵呵一笑道：「我們都是應刦而生，在刦難逃的可憐虫。」

一頓話鋒，目注鄒筠沉聲說道：「鄒筠，今天的局面，雖然是由于造化弄人所致，但已無法善了，現在，該說的都已經說完，請吧！」

鄒筠冷笑道：「我要糾正你的說法，今天的局面，完全是你們仇龍兩家混帳的上一代所促成。」

不等仇情接腔，又轉向龍出江道：「龍出江，據說，我手下的追魂信使，兩個殺手，和上官天佑等人都是你殺的？」

龍出江傲然點頭道：「不錯。」

鄒筠目光深注地道：「由于你方才能逃過我的奇襲，說明你這三年中也另有奇遇，現在，由我親自超度你，亮兵刃！」

× × ×

方才，龍出江本來是不可能逃過鄒筠的奇襲的。

誰都可以了解，在方才那種情況之下，除非是大羅金仙，否則，即使是武功再高，反應再快的絕頂高手，也必然是非死傷。

當時的鄒筠，也對自己具有絕對的信心。

但事實上，龍出江不但沒有死，也沒有受傷。個中原因何在？

說穿了可沒什麼稀奇——是由於上官天佑死前向柳冰心透露了追魂令主是鄒筠的秘密，然後，柳冰心立即趁鄒筠那一行人馬還沒有趕到平原鎭之前，改裝易容，將這項秘密透露給龍出江。

但鄒筠不明白個中奧秘，只是認爲自己親自出馬，自該十成十可以一擊成功的奇襲居然落了空，而不服氣，而必須親自「超度」龍出江。

× × ×

龍出江徐徐拔出鐵血劍，但劍拔一半，又停住而正容說道：「能否讓我說幾句話？」

鄒筠冷然地道：「說吧！」

龍出江朗聲地說道：「鄒筠，不管先祖父如何對不起妳，妳的報復應該已經夠了。」

「不够。」

「鄒筠，只要妳能停止這種瘋狂的殺戮，我甘冒天下的大不韙，放棄復仇，只廢除妳的功力。」

「只廢除我的功力？」鄒筠冷「哼」一聲，道：「你以爲，你是甚麼人！」

不等龍出江接腔，扭頭向柳冰心笑笑道：「妳過來，咱們聯手對付這個自以爲了不起的小雜種。」

柳冰心徐徐地走向鄒筠身旁八尺處，取犄角之勢。

龍出江察覺鄒筠的笑容有異，心中一動之下，疾聲勁喝：「柳姑娘快退……」

龍出江的警告雖然及時，但爲時却已畧嫌晚了一點兒。

也就是龍出江話出的同時，但見寒芒一閃，鄒筠的劍尖已抵上柳冰心的左脅，左手並振臂一揮：「殺！」

隨着這一聲「殺」，一場激烈而又殘酷的屠殺也隨之展開。

那有一場混戰。

除了文不棄跟仇情各展精招，殺得難解難分之外，其餘的人可以說是在胡砍亂殺一通。

東海仇門只有十三個弟子——十三太保。

鄒筠手下却有十大殺手，十二金釵，和六個身手奇高的轎夫。

十大殺手雖然曾經被龍出江宰了兩個，昨宵在龍門總壇時，並有兩個殺手和兩個金釵負了傷，但在人數上還是比仇門的十三太保幾乎多出一倍。

所以，雙方一經交接，除了文不棄跟仇情二人暫時難分高下之外，仇門弟子，完全處於一面倒的劣勢中。

× × ×

龍出江的警告雖嫌晚了一點兒，但他的動作却是快得恰到好處。

幾乎就當鄒筠的劍尖抵上柳冰心的左胸的同時，他的劍尖也抵上了鄒筠背後的「靈台」大穴，並冷笑一聲道：「放開她，我給妳公平一戰的機會。」

鄒筠頭也不回地道：「放心，我不會這麼殺她，只不過向她查證一些疑問。」

柳冰心也很平靜地說道：「龍出江，我的事不用你管，令主也不會殺我，退開去。」

柳冰心那出奇的鎭靜神態，使得龍出江呆了一下之後，才收劍退立一旁。

鄒筠沉聲問道：「丫頭，說老實話，我未到平原鎭之前，妳曾經改裝易容出去

過，是不是？」

柳冰心點了點頭道：「是的。」

鄒筠說道：「是妳已經由某種途經獲得我的身份之秘，去告訴龍出江。」

柳冰心還是鎭靜如恒地點點頭道：「是的。」

鄒筠得意地笑道：「果然是由於妳吃裏扒外，才使我方才的奇襲沒有成功。」話鋒一頓，又注目問道：「我捫心自問，待妳不薄，妳爲甚麼要背叛我？」

柳冰心冷笑道：「其實，我正想殺妳哩！方才，在小轎中，我擧棋不定，坐失良機，我好後悔。」

鄒筠不怒反笑道：「妳爲甚麼要殺我呢？」

「因爲……」柳冰心一挫銀牙道：「當我獲知妳的眞正身份時，就聯想到，你才是使我慘遭滅門之禍的幕後主兇。」

「所以，妳才決心要殺我？」

「廢話！」

「你夠聰明，夠坦白，也夠沉着，不過……」

「不過怎樣。」

「妳太不自量力。」

鄒筠說話之間，柳冰心的右手中忽然撒出一把石灰，人也同時一個倒翻，脫離了對方劍尖的控制。

柳冰心的這一招雖然不怎麼高明，却很實用。

可惜她低估了鄒筠的身手。

好一個鄒筠，在石灰飛揚中，她閉上眼睛，用「聽風辨位」的功夫，如影隨形地跟踪飛撲，一劍攔腰斬了過去……

「噹」地一聲，鄒筠的長劍被龍出江的鐵血劍架住，兩人立即展開一場捨死忘生的快攻。

這兒的激戰才開始，旁近的混戰却已結束。

東海仇情雖然是武林中和龍伯天齊名的兩大頂尖兒高手之一，但在文不棄手下却只能力拚三百二十招就濺血橫屍。

仇情手下的十三太保，也全軍覆滅。

至於鄒筠手下十二金釵和十大殺手中人，只死了一個，重傷一個，輕傷三個。

× × ×

龍出江和鄒筠的惡鬥暫時維持平局。

文不棄率領手下人，在外圍圍了一個圓圈。

文素文、朱姥姥、柳冰心、雲綠萍等四人，悄然出現在文不棄的後面約莫十來丈處。

鄒筠使的是文家的天心劍法！龍出江使的也是文家的天心劍法。

但龍出江的天心劍法是文光斗爲了清理門戶而經過改進的天心劍法，對原來的天心劍法有尅制作用。

儘管龍出江目前只不過是以天心劍法中最平凡是三招反覆運用，並未反擊，只是見招拆招，使戰況維持一個平局，但鄒筠却也看出個中蹺蹊，而駭然問道：「你……你懂得我的劍法。」

龍出江却朗聲說道：「鄒筠，現在回頭，我方才說的話，仍然有效。」

文不棄也有出了情況的嚴重，連忙飛身而上，道：「令主退下，讓我來……」

鄒筠沒有「退下」。

龍出江獨戰兩大高手，反而由只守不攻改爲有攻有守，並沉聲說道：「鄒筠，妳怎麼說！」

鄒筠沒有答話，只是配合文不棄的劍招，展開一輪猛攻。

龍出江冷笑一聲，道：「好，我成全你們這一對同命鴛鴦……」

話落，騰昇五丈有奇，環飛一匝，鐵血劍幻成一團徑約三丈方圓的銀盤，以雷霆萬鈞之勢，「壓」了下來。

那是天心劍法中最具威力的一招「天覆萬物」。

最具威力的招式，貫注最具威力的「無極神功」，再配合龍門傲視武林的「迴龍九式」身法，那威力，那快速，使得旁觀的正邪羣豪，一齊爲之目瞪口呆。

但這情景，只不過是一刹那的工夫。

緊接着，龍出江又以身劍合一之勢繞場一週。

現在，一切歸於靜止。

目光所及，鄒筠、文不棄二人和他們的手下人都像鬥敗的公鷄，垂頭喪氣，呆立原地，而且鄒筠還成了光頭。

很顯然，這人雖然保留性命，却全被廢了功力。

龍出江也意興闌珊地靜立當場，只是臉上的肌肉在不斷地抽搐着。

一片肅殺，一片死寂中，有人掩面疾奔而去。那是柳冰心。

朱姥姥後發先至，一把將滿懷淒苦的柳冰心「抓」了回來，道：「柳姑娘，過去的都讓它過去，還活着的，就必除堅强的活下去。」

目光環掃龍出江、雲綠萍，神色一正，道：「江哥兒，今宵，你處理得很好，但願未來的一切也能處理得同樣的好。」

龍出江有點茫然地問道：「還有未來的？」

「當然有，而且還很多，」朱姥姥顯得得神秘地，目光一掠文素文、雲綠萍、柳冰心等三人，說道：「像發揚文家武學，重振龍門雄風，以及使柳家不絕香火，每一件都是很重要的事。」

雖然是意在言外，但三位冰雪聰明的姑娘，不致於聽不懂。

聽懂了以後的反應又如何呢？

文素文是目中異彩連閃。

雲綠萍欣然而又茫然。

柳冰心清淚雙流，默然垂首。

× × ×

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嚴重傷害的柳冰心，已經了無生趣，她還能有爲柳家延續香火的心情嗎？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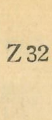
朱姥姥目光再向龍出江、雲綠萍、柳冰心等三人一掃，道：「現在，老身代表莊主，歡迎諸位去文家盤桓幾天……」

文素文搶先拍手嬌笑道：「好呀，這下子可熱鬧了。」

朱姥姥將柳冰心摟入懷中，向文素文笑笑道：「丫頭，妳先陪你龍大哥、雲姊姊回去。」

文素文一怔，道：「姥姥你呢？」

朱姥姥慈祥地笑道：「姥姥已決定收妳爲柳姊姊爲乾女兒，現在，就帶我的乾女兒遊山玩水，散散心去。」（全文完）



玄陰門之叛變

江湖軼事 奇聞／海浪・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玄陰門耿家璧為了報門戶大仇，帶着侄兒女耿玉琪、耿玉仙二人匿居湖海打漁為生。一日，耿玉琪、玉仙救了在環山堰居住的曾大娘母子，帶回茅舍見耿家璧姑母，原來曾大娘是被興平鎮魏忠賢的爪牙邱小六搶走，耿家璧正在煩躁，大仇未報，侄兒又帶回權貴手下要的人，而邱小六本人和十二個手下都死於玄陰手之下，而顧公公和乾兒子懷疑是耿家璧所為，但偵查無實據，不能入罪。雖然躲過了禍，却躲不過江湖上十三殺手子午廿六刀的尋仇，而玄鐵長老門下女中的天煞星漆雅若也來找到他們，漆雅若和十三殺手展開爭奪戰，被她奪得……

苦煉天玄訣　走火入了魔

漆雅若道：「江湖道中，什麼樣的人沒有啊！師叔！小心啊，這小子能故意的說幾句好聽話，光棍辭兒，您還是得小心！」是那個女的在說。可，耿玉琪一些也不明白！

「唉！我啊！但求心安而已！」

那個戴人皮面具的人，一揚手！一些也不見有什麼變動，但是他却招招手，對耿氏兄妹說：「你們可看出些什麼來？」

耿玉琪雖說是個心具死志的人，不過，他依然是個細心人。當此公一揚手，他依稀看出了些……這是自己耿家玄陰掌的起手式：「九幽搜冷魂」的第一式！這是本門練掌的基本一式，一般來說，任何一家的拳招掌法，起手式祇是為引領整套手法的開門式！即使耿家玄陰掌是比較不同，但是，這第一式之主要用意，在乎以後之八式大戮魂，大游魂，大誅魂，大煉魂等式之變化開頭……

可是，此公一揚手……要自己看出些不同來？有什麼不同……突然，他看見此公附近有一方大青石，依稀記得父親生前說過：「陰手、陰掌！能擊石成粉，而不現痕跡，是為最高法乘……」他心一動，走過去一撫青石，不由他目瞪口呆，青石根本祇具外形……實質已成粉末！

「太陰手，太陰手……」

「坐下！」這一尖聲呼喚，本來，聽來不會悅耳，現在，却隱含無比之威嚴，兩小會不由自主的坐了下來！

「雅若！代我守衛！」此公說了這句話後，一手一個，將玉琪玉仙按住了頂門大穴……半晌，兩人祇覺得有一股極純極尖之炁氣，宛如一枝極尖極銳的利鑽，由百會大穴開始鑽入，然後，兩人身中有了兩條小蛇在遊走全身。不過，玉琪祇覺得冷，玉仙却覺得熱！

這一條小蛇走完全身三百六十五大穴後！又一走，這一次輪到玉仙冷，玉琪熱了，似這樣的來回七次之後，此公的地下，濕了一大堆。全身宛如虛脫一般。而玉琪、玉仙兩人，却是心平氣和，全身微感之力而已！

就在此時，此君是開了口：「慢慢的，照我的遊走全身功力辦法，一日走三次，再細細想想，這開頭第一式，九幽搜冷魂的眞正涵意，七日後，在此地見面！」

老人分明是玄陰門中的前輩。否則，他那會懂得自己門中那麼的事，又那會說出「九幽搜冷魂」起手式！還有，此公所灌入自己身中的勁炁！根本是引領本身之眞力與其會合，然後走遍全身，這是玄陰門中最上大法，而這個大法，姑母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因此，她根本無法能引導，說明內力之修為眞諦。現在，自己算是已打通了第一重玄關！自己苦煉了十年，十年除了修習得本門的煉炁要訣外，其他一無所得！因此，玄陰手祇不過是有其外貌，無其實質，現在……

兩人各各匐匍在地，連連叩頭！當然，他倆一定要問出個所以然來，尤其是此公之姓名來歷！

「師兄，這可是你的不對了吧！」

有一聲極尖極細的叫話，傳入了在塲衆人耳中。漆雅若不禁嘆了口氣道：「師叔，你看如何？」

微聞一聲嘆息道：「雅若，帶他們走吧！」

「走得了嗎？師叔！」

「對啊，還是小雅有眼光。眞，能走得了嗎？你放走了子午十三殺手，我已是萬分的不滿意了啊！唉，大師兄，反正，你是什麼也沒有，何必代他人作嫁，交給了我，皆大歡喜！是嗎？小雅……」

「向師叔！我啊！我可管不着你們這些事！不過，師父有命，要我聽顧師叔的話，我可不敢有違師命！」

「難道你想和我鬥一鬥？」

「我也不敢！」

「那麼！你與我滾開！」

「師叔，向師叔要我滾開，那我祇有滾開了！哈哈哈！」我們早已知道，漆大姑娘的聲帶有毛病，因此，她的笑，十分難聽。現在，她好像深恐別人聽不見那樣，拚命的笑。突然，一片紅色烟火升起，兩小見漆雅若已挾了那個不知名的授藝者，向那條小河中投去！

兩小再不怠慢，跟了就走。本來，他倆具水性；所以就想借水脫身。不想，兩人如覺得身上一緊，兩人已落入了小船之中。奇了，小船那會自動的飄啊飄的，飄向河中心！更奇怪的是，水面莫明其妙的陡地升高幾十丈一片水花！而岸上已傳來一陣極尖利的嘯聲！

玉琪是上了船，他與妹子對划船、點水十分熟悉，既已上船，再不怠慢，將船點向了河心遠處！不久，尖嘯聲漸漸的消失了。玉琪是看了一眼船中人，突然，他的眼中流下了淚，因為，那個戴面具者，還在流汗，玉琪是眞怕啊，這樣的流個不停，這不是散功的前奏！不能啊，他……不能因傳功入穴，而累得他散功啊！何況，玄陰門中，煉功不易，散功更苦啊！

「恩公！恩公……您怎樣了！您怎樣了？」

「不必在意，唉，雅若啊，總難脫得了身……我看……由她將我請了去！」

「對！師兄！我可不會難為你！」

這鬼叫聲又來了，

「可惜，我不能全如爾意啊！」他邊說邊笑。

「我，祇請你回去，你能令我失望？哈哈哈！至少，你得將太玄九錄代我默寫一遍吧！」

「老顧啊！去嘛，怕什麼，默就默？哈哈，七句眞中夾個三句假；哈哈哈，我看這個老魔頭啊！到死也不能明白，還可能煉得走火入了魔，做個名符其實的魔頭呢！」

「師父，你趕回來了！」

「哈，我啊，我如果不出手啊，子午十三個，死了個六對半。唉！可憐啊，呃，我說老向啊，為什麼您那麼心狠手辣啊！而且，子午十三殺手與你決無半點仇怨的，殺他們，無非是為了他們的子午刀譜……唉！」

「老印，你是一定得與我作對到了底嗎？」

「是我與你作對？老魔婆，如果不是你師父生前有了密諭，那麼，我早就殺了你！」

「殺我！能？」

「唉！養虎為患！」那個後來者，也就是漆大姑娘的師父，這一聲嘆氣啊，眞包含了不少的辛酸！現在，他是聲息、人杳，此地又該如何？船是在河中心，玉琪是搖着船，他是祇往河中心去！看來，他是不想往岸邊靠！說實在話，玉琪不是個傻小子啊！他怕一離船，就讓那個惡魔頭困住。現在，幪面人看來是汗已不流了，當然；他是不至於散功，那麼無論如何，在船中將他療治痊癒，然後，送他回去。

現在，他們就算是死，也得與此公死在一起！

「你們以爲在船上可以躲一輩子？」

「師叔……至少，可以拖得一時是一時！」

「哈哈哈」的笑聲傳來；在河東頭，突然有一蓬黑影出現；看一看清，是有幾只船來！莫非，是他們招了船來，那麼，該怎麼辦？漆雅若是希望避，走，不讓他們追上。唉，一只小船，坐了四個人，船行必慢！好，耿氏兄妹毫不考慮，雙雙往河中投去，他們希望在水底托了船去，不料，他們一入水底，看見船底已經有了個人在！

在河面上，追來的船已越來越清晰可見。這就說明了，距離是越來越近……小船上現在雖祇兩個人，可惜一個是看來眞元未復，另一個又如何能够阻擋住那多的人？

奇事發生。小船是突然在進水！漏了。諸位，即使在條小河溪流中吧，除非魯駕精通水性，否則，在這不到岸又沒個邊的所在，人，極容易讓水淹死的！船漏水，說明船已快沉了，在小河中，沉了船，閣下祇有游水，或者等死——而且，這個水可是一瞬眼之間，對不起，翻了船，也淹沒了人。

追船上的人，人聲洶湧。可是一聲極尖極利的呼叱，阻住了喧嘩，然後是清清楚楚的一個字！「追！」說實在，怎追？如果水下有了埋伏，算計，那是比陸地更兇險萬分。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誰也不敢冒險跳下去……

「你們怕死了……以爲，我不能在此地殺了你們——」語氣極惡！更且是語聲極冷。可惜，那幾個撐船者是你眼望我眼，誰也不敢先下水！

「柳大王！惹我老婆子心頭火發……你該知道後果如何？」

「幻神婆婆，你可得講理！」

「老身是講理的？」

聲音是停止了，而船艙中倏的闖出一個年約五十來歲的紅面老者，他是一聲長嘯中，但見身形一動，這麼個又高又大的人，落水無聲……想必，他是那個柳大王，更可看出的是，此人滿面不忿之色，分明，他是受了那個沒見面的所謂幻神婆婆所逼出來的。

水花升起中，嘿嘿，那個柳大王已飛身出了水面，大聲叫道：「水底下，根本沒人沉船……」

「啊……你可搜看明白？」語氣有些張惶之感！

「弟兄們，下水……搜！」

大概是聽了水底下沒人沒船的話，噗通噗通的，一個接一個的，下了水……大概有一盞茶的時分，一個又一個的離了水，上了自己的船，個個上來報告，水底確是沒人……

突然，一條灰影出現，極快又極輕靈的在各船間飛動。拍拍聲中，再加一聲聲慘號，柳大王是眼前一亮，祇見那個自己看見影子也怕的老婦淵停嶽峙的在自己面前，柳大王不禁長嘆一聲：「老魔婆果然厲害，雖說她是本領高强，並且，在擊打手下時，有了借力還力，以供騰跳週折，但是，她的出手，是在半空中，一無助力以令她吐納轉息，她，是如此輕描淡寫的出掌，擊人，回身，收式。簡直是一條烟，隨風吹動，老魔婆實在難能可貴……

「我最恨人臨事苟危，柳大王，還得你追……搜……」

所謂柳大王的紅面老漢，凄然一笑道：「試問，何以服衆——」對，他的說話是不錯……難服衆。

「以殺示威，以威服衆——」老婆婆說得更兇更恨。

「威繼以力，其能久乎？」

「我不理，搜……」

柳大王祇有喘氣的份！回頭打一呼哨，又取出一面黑旗，揚了幾揚——船隊是開始移動了。

「我信了！是眞的沒有人！」

老太婆的說話，令柳大王幾乎冷汗淋漓。什麼？老太婆是話中有意！她是故意如此！她心中還有別的打算？她之殺人示威，根本在試攷自己的眞誠僞意……嗨嗨，人言江湖風波惡，看來，人心詭詐，簡直是難揣高深啊……自己……唉，他不禁苦笑了……

搜……一路上，他已放下了哨卡。在水面，在岸邊……不過，老太婆是面色難看，哼！她也感到爲難了。看來，如果抓不到她心目中的人，她也能會後患無窮？唉，其實，學武人能到了她的地步、境界，也該滿足了啊……抬頭問世，又有幾個人能與她並駕齊驅啊……當然，你不能與武當、少林、峨嵋、崑崙那些大門大戶比。那些天門大戶，誰沒個一二百年的基業？而且，一二百年來，他們那一代沒有幾個驚世人才出！甚至於有的是總結前代先人之心得，有些更能跨越前代，發出新異之光彩。所以，一門一戶之存在，不是輕易簡單之事……而她……即使不能超越名門正派，說句公道話，名門大派的名宿前輩，也不能輕易言勝……她，還有什麼不足來的？

「老大啊，你不能撇下我啊！你自己說過的啊，你是不會先我而去……老大啊，你即使不承認自己是男子漢！」說到這兒，老婆婆不知什麼一來，她怒嘯了——

「你騙我，騙我，騙我！」一邊說，一邊是揚掌揮拍，可憐，一隻十分堅固結實的雙艙船，讓其雙掌揮動之下，擊了個木板紛飛，砰砰有聲！半晌半晌，她是一聲長號，這一聲號啊，宛如餓狼失伴，對月長嗥。又如山兎夜嘯，聲震林越，柳天王尚幸功力不全，可也讓她嘯了個心驚肉跳，至於其他船上人，個個是加速搖櫓，避得越遠越好……

船是越去越遠了，嘯聲却依然在半空中盪漾……

唉，天下事就是這般的妙不可言。他們走了，而河面的水花盤旋了。慢慢的，慢慢的……有幾個人頭升出了水面，慢慢的，慢慢的，又有隻小船出來了。突然，小船升了空，嗯，原來是有人將它拋到了半空，然後，一個翻身，船是倒清了水，又一個翻身，船又悠悠晃晃的浮在水面。是耿氏兄妹，漆雅若，幪面人，還有一個大頭長臂的老人；天蠍大俠褚不恨。

原來是他。但是，他是不言不語，挾了幪面人，說走就走。身形一動，上了岸，然後，一揚手，沒入了遠處樹林中，那個快啊，簡直是眩人耳目……耿氏兄妹希望與這位老人家——幪面人有個關照！有個說明，可……他倆傻了眼。尚幸，漆雅若在……他倆不知該如何說起……

「我，也知道得不太多。再說，我們巨靈門也不能干涉你們耿家的事……誰是誰非，江湖上的是非可太多了，太複雜了。你說你是正宗，我說我是唯一傳人——哈……」

「記得，我在臨安城中，看見過不少家王麻子的剪刀舖，什麼眞正麻子，眞王麻子，眞眞正正王麻子——怪有趣的，不過，他們倒好，從來不你打我殺，也沒有說什麼，不讓人家活下去，開店開下去！

「可是，這種事一擱在咱們江湖道中，不得了，你爭我奪，你殺我掠，殺一個不夠，非得殺個親友不分，鷄飛狗走的，好，到頭來……殺得你的眼紅了，我的眼也紅了。亂殺——姓趙的殺姓錢的，姓孫的又殺了姓李的，爲什麼？亂了一鍋粥……誰也不知道眞的爲什麼？

「而你們，就是在這個殺孽中……可憐，眞可憐。以爲他是對頭，不，其實，根本不是……你們的對頭……是你們自己，你信不信？……好了，該走了，反正，她，那個所謂江湖七秀中的幻神魔婆是不會再來找你們——你們，依照他老人家的指點，然後，好好的苦練！一定得辛辛苦苦，紮紮實實的練，那麼，他，那位老人家的心事，也算是了了。」

一番說話，令耿氏兄妹有些了明白，可大部份不清楚，奇，漆雅若她又在講什麼啊……

回家……唉，不能不回去啊！姑母會怎樣？不理她。門戶大仇，唉，能報則報，不過，唉，你殺我，我殺你，殺紅了眼……其實根本不是……難道，咱們找錯了人？

不理它，對，先決之事，得練好了功，苦練！

耿家璧在盼望兩小返來……當她看見兩小渾身是水的歸來，面色微變：「又在玩了……」

本來，兩小一定得有所分辯，今天，他倆祇是苦笑了笑，然後，各自歸房，各自換衣……錯了！當他倆出房之時，祇見堂上已擺開了案桌，點起了香燭……姑母的面比灶君更黑，記得姑母敎自己開始習煉耿氏陰手時，也有這個陣仗，這不是小事，這是大事啊……

「大哥，大嫂！可憐你倆一世英雄……想不到……死後，却不能光明正大，掛起你們的圖像。又不能豎起你們的長生祿位……一代豪俠，死得無聲無息——是我對不起你們——我該受罰——玉琪兒，取大杖來……打……打我……」

這是老太太在說氣話了……而且，刻毒的是；要耿玉琪打姑母，這那會不令耿玉琪目瞪口呆！玉仙是看出不對，她祇能陪了姑母跪下，她得令姑母撤消成命，在從前，小輩對長者那能有半絲之冒犯……

「姑母……娘……您這是算什麼啊！就算我們犯了瀰天的罪過，您也不該如此的……作賤自己，更不能要我們犯了逆忤之罪——您……」

「我……有罪，我不能好好的管敎你們……令你們……」

「我們……犯了什麼家法大惡啊！」

玉琪嚇得聲音也變了。

「你們沒錯，是我老太婆錯了！」

「不……姑母，娘……我們幼時……父母雙亡……我們不是姑母您的出生入死……我們……早已死了……我們……幾時……嫌姑母您管敎不當了……」

「你們是看不起我這個老太婆了！」

冷得如冰的說話！

「姑母……我……」玉琪是一時想不通了……他突的抓起了家法棍，回手一棍……看得出，他想打死自己了此一事……不想，耿家璧與兩小相處日久，那會看不通兩小的心意，說實在，玉琪有什眼走眉挑，她就可看出了，他想幹什麼。因此，她是一刀手，反抓玉琪執棍之寸關尺脈。

嗨嗨，這可令耿家璧大吃一驚……

玉琪的手是爲其一抓一拖之力，緩了緩勁，一棍總算卸去了七八成勁，因此，雖說玉琪頭上中，依然中了一下，他祇不過是眼前發了陣黑，如此而已。至於耿家璧却讓其玉琪之玄陰烝外爍之力，幾乎將她的虎口也迸裂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啊，玄陰門中講究循序而進，玄陰門中決不能有越級速成之道，玄陰門中更不能憑你本身天賦，而使功力突飛猛晋！功力是一點一滴的累積……所以，家璧的功力一定比玉琪高出多多，換句話說，只有他可以外震玉琪，而他決不能外爍家璧。

現在，外爍受震的是家璧！這可眞令耿家璧驚恐之中，更有三分莫明其妙之感。她怒目注視着玉琪！「你跟邪魔外道打交道？」

晴空霹靂，簡直是晴空霹靂啊！邪魔外道？誰？幾時，那裏？兩小可以說比家璧更驚惶……「姑母……你……你說什麼？邪魔，外道……我……我……」眞的，他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張大了口，何況，這一棍，他，現在是眞正的昏了過去……

待到他醒來時，發覺他已換了個地方了。不是在鄉村茅屋中……再看清，可憐，他身上被綁上了繩呢……

尚幸頭當能轉動，嗯，看清了……姑母，妹子全在一塊兒，好，那也好，一門俱在，他的自卑自憐的心意又再升起，反正是沒用的一羣，死了總比現世的好……

「家璧妹子……」

玉琪是陡的一震，這個聲音他是永不忘記，也永不會記錯，那個幻神婆婆的，她……將自己一門扣住幹什麼？啊，記起來了，是自己的不是，多出手，多管閒事，而今，報應到了。

「你也承認是壞了我的事了？那好啊，交出來！」

「交出來？什麼？」

「九玄天陰訣。」

「這——」耿玉琪又傻了眼，自己連聽也沒聽過啊。

「青蓮姊姊！難道，是你——」

「什麼是我！是你的——」

「九陰天玄訣是你取走了?」

「啊!你……哈哈……家璧妹子,誰也說你是千變觀音,今天,老姊姊,是服了你。不錯,是我取走了九陰天玄訣,唉,不想,這個九陰天玄訣是『用』的部份,即使我用盡師門的小寒功輔助,我看出來,總是缺了那麼一點,難怪耿師兄在世時,他的體用雙修,而可威震武林——至於我,煉來煉去,少了玄陰手的眞功……少了七分的威力,好,看來……是在你手中……」

「我哥哥是你殺了。」

「我認了。」

「啊,是你!是你,爲什麼……你……用玄陰手中的太陰杵……這是大師兄的獨門。」

「我恨他,也恨你哥!更恨你嫂子!」這幾句話說得充滿了恨意……令人聽了,毛骨悚然。一恨恨了三個人,並且是同門啊,她能下得了這個手……再說,青蓮,向青蓮是個柔媚動人的姑娘啊……她對任何一個人是笑瞇瞇的,本份,守規矩,記得自己父親命她出山的辦第一件事時,她回來還在哭,說什麼,殺人……她心有不忍……。

而現在,老了,難道……人老了,變了,連心……也變得冷如鐵,說話也充滿了魔鬼森然之意?

一直以爲滅門之禍是大師兄召來的……其實不然,卻是這個殺人怕血腥的向青蓮。

× × ×

「是我勾引了岷山老魔,是我假報虛信……我是……倒反師門,是我移禍江東,因爲,我恨老大……我恨老大……他不當我是人……他眼中祇有個朱鳳韻,他寧可爲她……守……守……守到了朱鳳韻,嫁給了三師兄,我以爲他可以回心轉意,可……那料到,他……爲了拒絕我,竟然自己割了下體,淨了身……以示他忠心如一……他忘了我……我……恨他!恨他……好,我殺——反正,我得爲玄陰掌門,我——能支配他……我……即使他是個不算男人的男人,我,也得要他陪我……陪我……」

耿家璧幾乎想一頭撞死——自己苦心孤詣,自己忍辱偷生,不想,認錯對頭,幾乎殺錯了人,大師兄,唉,那麼,那個蒙面人,在自己力竭聲嘶之時,出手相救的人,是大師兄了……但是,自己爲什麼那麼恨大師兄,自己爲什麼死命的一口咬準是他倒翻了玄陰門?

因爲,他做了閹奴!其實,他淨了身與自己何干?突然,向青蓮的怒罵,令她自己也有所凜然有悟,對,因爲他淨了身,因爲他——其實是自己心目中的情郎!也因爲如此,她一直在想,殺死大師兄,奪回九陰天玄訣,然後,自殺……爲什麼?唉……不必說了。

「青蓮姊,其實我又何嘗不恨他!」

「不,你中我詭計,我是在逼他無路可走,那想到,他會做了宮中太監,鬼……眞個是鬼得厲害,不過,我得取走九玄天陰訣,我得成爲眞正的玄陰掌門,然後,我會大開門戶,代師父延此一脈,不,在武林中大放異彩,家璧,你交出來,交出來……交出來……」

耿家璧發覺幻神婆婆——向青蓮有些狂態,她不禁心神一凜,「嘿嘿,她苦煉下卷九陰天玄訣,變本爲底,好,出了事。照此下去,不得到自己的上卷九玄天陰譜,那麼,她是極可能走火入魔……對,不交!反正,自己有話可說……在倒翻玄陰宮時,有多少人啊……唉,誰又保得了誰,不來個混水摸魚的?

「如果在我手中,青蓮姊,我能這麼方便,爲你所擒?唉,你邀來那多的助拳的,能保他們中,沒個順手牽羊的!」

「不,這些人,那一個不在我手中?那一個不爲我請在家中,他們……哈哈哈,非但不能順手牽羊,而且,反而獻出了他們自己的珍藏……家璧妹子,你還是實說實話的好!」

「喔……那麼,你又忘了那個蒙面人啦?」

提起蒙面人,可將幻神婆婆怔了怔神。是的,她是親眼目睹的,當時,她是化裝成個搖旗吶喊的打手而已——此人身形如鬼魂,出手如惡虎——一行人以爲他是來拚命,岷山老虎與他對了一掌,可憐,老魔爲這一掌震了個幾乎五臟六腑搬了塲……就在衆人一震一呆之際,他是携了家璧,帶同了一男一女——玉仙當時才二歲呢……在一根長繩的引渡下,走了個無影無踪。

蒙面人是誰?她們始終不知。

可是,窗外卻傳來一聲嘆息,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驚叫中,幻神魔婆已擊窗外竄……四外,挺靜,挺安寧,別說人,連個鬼影也不見——老魔婆可担了心,她相信自己的耳朶,她決不會聽錯,但是,既然找不到,既然來人比她快,那麼,這是個勁敵,她靜下來了,可惜心神卻是無能寧貼……最近,她老是有這種感覺,她當然明白,這決不是個好現象,惜乎無善法可以有所改善。

自己本來是秉性柔和……什麼事也不會令自己急燥的。現在,她,暴喜暴怒,本來,不容易殺人,也不肯殺人,現在,動輒殺人——最近,可憐,手下巳幾乎爲自己殺了個零零落落……傷亡殆盡……殺了後悔,但是,自己也不明白,那來這麼多的邪氣!

九陰天玄訣是個主要癥結。可又不練不成,目下,她自信出手發招,是越來越狠、越毒、越辣、越惡——而每次出招完畢,她會不克自制的亂揮亂打……好如心中有出不完的火似的,非得自己覺得倦了,才慢慢的收手……這樣一來,除了敵人,還得有自己的手下,門下……

爲什麼?煉功出了岔子?所以,她必須找到大師兄,詢問玄陰體功要旨,不料,大師兄避面不見!子午廿六刀的出現,在她看是個好引頭,引他出來,哼,爲人半路截走了,對付他的人,好似是巨靈門中人,自己首先殺了那小六一家,希望引出大師兄,可又失敗了……而現在她突然發現了大師兄的踪跡,她又看出了大師兄在授功,「催勁入穴」,好機會,把他挾了走,大功告成。不對,又有人來作對,兩個,呃,看來是耿氏後人……窮追,窮搜……對……最後,她更發現了耿家璧——她依稀想起了師門,她想到了玄陰主者耿云驚來!耿老人對自己眞是好啊,師門重恩,可,讓自己一念之私恨,倒翻了!

耿家吟的笑容又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突然,他的妻子紫清玉女朱鳳韻的笑容又在她眼前出現了!在笑,笑得十分的輕俏,不,有些輕視之意,對啊,她是該輕視自己的啊,從任何地方看,她沒有自己美貌,更沒有自己的俏媚,奇怪的是,她得到當代一對美男子的青睞,個個爲她死而無憾,爲什麼?爲什麼?自己就是爲了她,還有大師兄,這才倒翻了師門,然後,她會再豎起師父的門戶來!由自己來再與玄陰門,何況,玄陰——本來是女子,屬於陰性的門戶……哈哈哈……

殺不盡的,她看了耿家璧及耿氏兩小一眼,爲什麼殺不盡……是自己心軟?抑或是自己心不在意,更奇怪的是,自己那會一個不留神,直認自己倒翻師門的……取九玄天陰正篇……急於求取正篇……自己一直都在担心,別走火入了魔,別走火入了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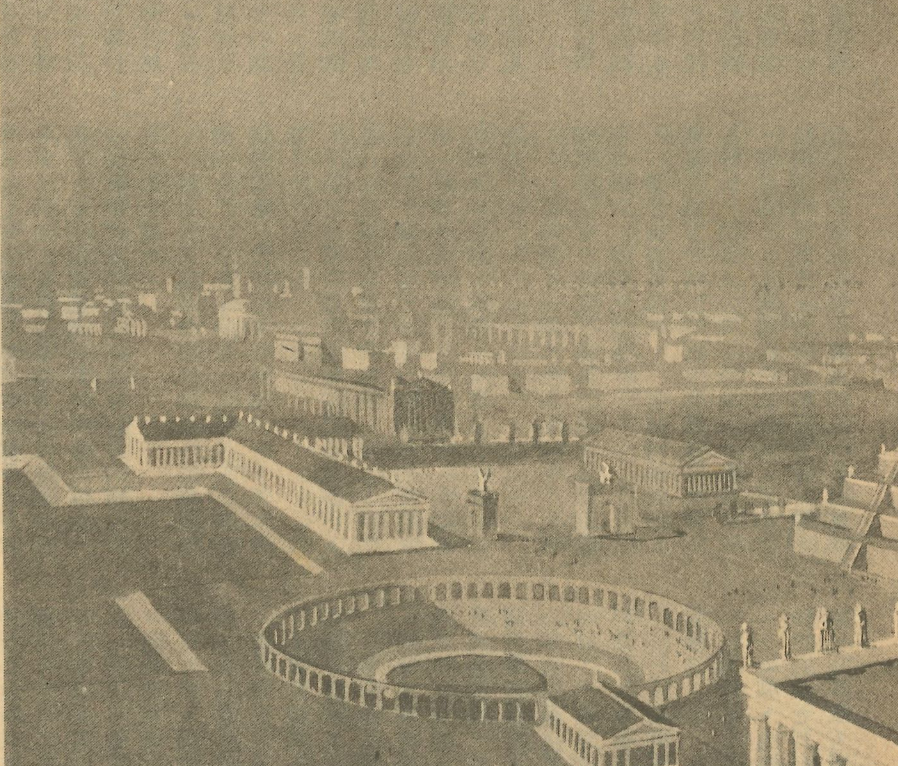
「唉……」又是一聲淒然的嘆息,幻神婆!可再不能忍耐了:「誰?誰?誰?」一人,如一陣風般的竄了出去,半晌……估計大概有半個時辰!祇聽見她在叫,在問,在打——打擊那些庭樹,山石,當她再進居所時,她眼前突然多了五個蒙面人,個個黑衣黑褲,而黑衣上分明畫上了人的骨骼,五個人看來直似五具骷髏,一陣冷意襲上了老魔婆的心頭,分明是五鬼追魂……對,自己曾利用岷山一魔,而老魔手下的五鬼在倒翻玄陰門這一伕,出了極大的力,五鬼的白骨吹,五鬼鎖心索,陰風戮魂手,給了耿家吟極大的痲煩,也因爲五鬼的不顧死活的糾纏,才困死了耿氏夫婦……本來,五鬼該得到自己的許諾的好處,可是,自己却反嫌五鬼醜陋,功力又因被擊而損耗太多,爲自己引入房中,一個個死在綉榻上……

五鬼是說過,願死在自己的房中,他們却也不負前言,而且,死前將岷山老魔的幾部幽冥寶籙交上——她,憑此再暗害了老魔……

自己對五鬼是負心的——沒有五鬼,她早巳死在處於邪正之間的桐柏三劍手下,沒有五鬼也不能勾結到老魔!沒有老魔也引不到那麼多的蝦兵蟹將……倒翻不了玄陰門!現在,他們來報仇了。

老魔婆是抖開了,這多年來,貪多嚼不爛的各門各派的武功。更夾雜了玄陰門中的殺手狠招……奇怪的是:五鬼的出手,若有若無,若正若奇的,祇不過將自己圍住。自己如此厲害的裂山崩石的玄陰七式,竟然爲五鬼的奇怪手法,不是封煞,就是被擊中途,不得不回勁收勢,這等於是逼老魔婆的出手,大部份半路被擊,而無法暢暢快快的,將出手發招,能夠一氣呵成,或者暢通無阻!

出手發招最怕就是這樣,被人看穿虛實,而擊其中游。也等於一百斤的出招力,硬生生得收回五十斤,而其餘五十斤,一半是擊空,一半則反擊自己。這還是說功力深厚者,揮洒自若,否則,可能有五十斤返擊己身。 (以下轉入第48頁)



公元二千四百零一年，整個地球已經和平共處，一百年内沒有戰爭，和平女神高高在上，豈料銀河煞星的"星球人"想移居地球，用火焰向地球人投下戰書，地球上的科學家及軍事家傾全力應戰，於是便掀起了一場星際大戰。

宇宙毀滅戰科幻故事　羅唐納・文

銀河煞星降地球

銀河衆星當中，有一顆煞星，突然向地球挑戰，派到地球來的星球人十分厲害，但都終於死在袖珍氫彈之下，爲虎作倀的人，叫做索魯夫，此人横行無忌，結果不得善終！

銀河煞星的奸細

不管人類發生過多少次戰爭，地球上仍然有許多人居住，環境越來越加優美，到了公元二千四百年的時期，人類的生活環境，完全改觀，再也沒有戰爭爆發，整個地球由眞正的聯合國統治，沒有人失業，豐衣足食，每一個國家跟隣國和平相處，儘管如此，他們仍是有些隱憂，担心別的星球有奇異的生物向地球挑戰。

聯合國的總部頻頻召集科學家研究對策，那一天，即是公元二四〇一年一月一日上午十時，秘書長邱洛博士很鄭重的說道：「座上四十八位嘉賓全是科學界的精英，現時地球正在接受別個星球挑戰，生死存亡，在此一戰，我們必須謹慎應付，希望各位發表意見，首先我想請各位細心看看這幾幅照片，它就是神秘星體的挑戰書。」

說完這番話，他吩咐機械人把許多幅照片送到每個嘉賓的座位上，每人一份，他們立刻拆閱。

秘書長邱洛說：「相信各位已經看過那些照片了，第一幅照片比較模糊，只是空中有些電光，第二幅照片就清楚得多，因爲電光已經變成了火焰，在美國德薩斯州太空城外面的空地，寫下了許多個字，雖然星球人所用的語言文字跟我們不同，經過專家翻譯，我們已經懂得對方的意思，他們想佔領地球，叫地球上面的人搬到荒山野嶺居住，遠遠的離開所有大都市，聚在一起過活，如果我們違抗命令，立刻招惹殺身之禍，一個月後有一連串的地震發生，到時我們死個清光。」

座上客密密的交談，很久，有一個科學家站起來說：「我是巴西天文台的台長卡狄博士，剛才秘書長邱洛博士所講的話，句句屬實，我並非有辦法應付星際的戰爭，只是想補充幾句，在火星與木星之間，以前有一個巨大的星球，不知如何忽然爆炸，變成兩百多個小星，形狀怪異，天文學家把它稱做碎瓶星座，沒有人重視它，殊不料碎瓶星座的幾百顆星體當中，有一個小星居然出現了好像人類似的生物，得天獨厚，科學發達，有胆向地球挑戰，它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有原因的，宇宙間所有星體當中，地球的溫度最穩定，永遠有氧氣供應，適合各種動物居住，不管那個星體的生物發展到極限，必然想搬到地球來，至於碎瓶星座的生物，究竟像地球上的人類呢？抑或完全不同呢？那就難以估計，既然他們想發動戰爭，向地球挑戰，我們一定要傾全力應付，問題是保護地球的武器太過脆弱，無法抵抗。」

秘書長邱洛說：「現時我們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應戰，不見得打輸，可是，我們至今沒有人看見過碎瓶星座的人，而且不知道它們怎樣進入地球，這一場仗一定十分吃力。」

地球上面的科學家在二十世紀的末期已經有很卓越的成就，發明了原子彈、激光炮、噴火槍，後來更進一步的發明一種秘密武器，叫做爆炸光，它所到之處，立刻爆炸，照計經過四百年，一定有更犀利的武器發明出來，可是，第二十一世紀裏面已經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了，研究核子的科學家把這種力量放在農產品以及其他食品上面，米糧、水菓、鷄蛋牛奶，全部大量生產，售價低廉，一般人活得很舒服，沒有戰爭，整個社會逐漸改進，符合了最高的要求，在人民的生活來說，有了顯著的進步，可喜可賀，從國防那一方面說，却又大不相同，換言之，四百年内沒有更進一步的秘密武器發明出來，因此之故，碰上了外太空的星球人挑戰，就立刻顯得手忙脚亂。

當時在座的科學家分別向秘書長邱洛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全部用錄音機錄取，開了八小時的緊急會議，便即散會，分別向秘書長邱洛告辭。

他們離開之後，當晚邱洛到太空總署參加更重要的會議。

他把白天四十八個科學家所提供的意見表達之後，說：「在座的科學家提供許多有用的意見，我把它歸納起來，作出一個結論，認爲星球人並非直接向地球進攻

，更加不會用核子武器攻擊，因爲它們最終的目的只是想佔領地球，在地球上面過活，並非蓄意毀滅這個地方，假如它們採用比較原子彈更厲害的武器，從高空投下來，殺死全人類，同時把我們貯藏起來的核彈爆炸，到時地球比較沙漠更加荒涼，寸草不生，無法耕種，它們就大失所望，我認爲它們不必這樣做，只是設法把地球上面的人加以改造，有一部份人非常殘酷，殺機洶湧，互相殘殺，就會使人類的數量逐漸減少，甚至死剩一萬幾千人，仍要互相尋仇，終於死個清光，憑着這種理論，我覺得太空總署應該採取兩種途徑應付星球人的挑戰，第一點，想辦法加强月球的防衛，任你飛行物體向地球進攻，就在月球上面截擊，把我們最犀利的武器搬到月球上面，如果一定要打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就在月球動手，勝過在地球打仗。第二點，我們從速搜索一些患了心理變態的人，把他們拘捕，研究那些人是否腦袋裏面的構造已經發生變化，以爲活着就要殺人，不論遲早，星球人一定會暗中降落地球，設法把一部份適合改造的人加以改造，找到那些人，或者有辦法誘捕眞正的星球人。

「大部份科學家認爲從外太空駕駛飛行物體到地球來的星球人，多數在中美洲或南美洲降落，因爲古巴以及巴西這兩個地方先後發現過全身綠色的人，僅有四尺高，法國或意大利，以及西班牙，都沒有發現過這種矮人，不妨把搜索的範圍縮細，先從古巴以及巴西着手。」

太空總署的署長「文奇」，立刻點頭，說：「秘書長邱洛博士所講的話很有道理，我們不妨把它看做重要的原則，作爲研究對策之用，站在太空總署的立場，當然是負責加强月球的防衛工作，至於搜索古巴以及巴西的狂人，交給情報局負責辦理，不必列入今天的議程之內。」

關於太空的防衛戰，無非運用激光炮以及爆炸光之類的武器送上月球，不必細表。另一方面的對策，先行搜索狂人，並且在古巴以及巴西這兩個地方着手調查，找到了對象，便即出動軍警，把他們手到擒來，這個議案透過秘書長邱洛的協助，由國防部直接通知古巴以及巴西的警務處長，馬上進行。

秘書長邱洛奉命協助調查，他乘搭航機到古巴的首都，一走出機場，古巴警務處長雷都，已經派人在機場恭候，專車接送。

當晚秘書長邱洛跟警務處長雷都兩人在密室交談，雷都表情嚴肅，說道：「邱洛先生，最近古巴多次發生神秘的兇案，有一宗案件涉及狼人，更加離奇，假如眞的有人給星球人改造，躲在古巴，那必然是他。」

「雷處長，這個人姓甚名誰呢？何以忽然發狂呢？變成了狼人之後，是否到處强姦婦女，變成色狼呢？」

警務處長雷都說：「這個神秘的狼人究竟是誰呢？很難判斷，因爲他沒有發狂的時候，跟普通人沒有分別，一旦發了狂，變成狼人，看來有如一隻野狼，更加沒法辨認他是誰了，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大概是南山七條村裏面的人，在七條鄉村失蹤的婦女已經有七個，最驚人的是她們分別被狼人捉去，囚禁在山洞裏面，先姦後殺，殺了她們，還吃她們的肉，本月初旬，一百多個村民夜間燃亮了火把圍捕，狼人從山洞飛奔出來，見人就咬，刀槍不入，突圍而出，很快就給他逃走，村民攻入山洞，發覺許多白骨殘骸，其中有一個少女被狼人吃了半個，血肉模糊，證明這個神秘狼人並非普通的色魔可比，怎會出現如此可怖的一個人呢？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秘書長邱洛聽到這裏，衝口而出的說：「對了，他就是被星球人改造過的淫魔，現時有更進一步的綫索可尋了，從這件事情看來，被改造過的人，不但是殺機洶湧，而且慾火如焚，處長，請你充份合作，盡快把古巴境內漏網的色魔名單開列出來，逐個搜索，設法拘捕，大概他們當中必有一部份人能夠變狼。」

警務處長雷都同意這樣做，翌日開始，召集軍警把守七條鄉的出入口，不准村民走出，只能走進，然後命令所有壯丁排列成長蛇陣，逐個走進一座石屋裏面接受腦中電波檢查，在座負責查驗村民的醫生一共有三個，另有警探保護他們，石屋當中隔了一個鐵栅，另有幾個座位讓秘書長邱洛以及警務處長雷都坐着觀看。

一切安排妥當，各人輪流走進石屋接受檢查。

照醫學上的看法，普通人的腦中電波，有時强，有時弱，不會起落太大，如果腦中電波受到刺激，忽然洶湧起來，超過應有的界限，這個人倘不是瘋子就是淫魔，故此很容易查驗出來。

查驗到第二十九個村民，叫「索魯夫」，他有時做農民，有時做獵戶，一向不會侵犯別人，殊不料他捱不起腦波檢查，兇性大變，兩手一齊發力，左右開弓，靠近他的兩個警探，被他擊倒，只見他向上飛躍，跳起二十尺高過外，頭顱撞破了屋頂的石棉瓦，飛到空中，雙脚落地，縱跳如飛，很快就踪影全無。

秘書長邱洛，雖然大驚失色，仍是很高興，對警務處長雷都說：「奧運的金牌選手也沒法跳得這樣高，此人必然是受到外星人的干擾，甚至他已改造，眞是可惜，竟然被他逃走！」

雷都不慌不忙的說道：「秘書長，你放心好了，只要他逃入樹林，那他一定落網的。」

「你是否派了一千幾百人包圍那個樹林呢？」

「照我看，任何一個逃犯如果走入樹林，一定盡快穿過它，希望逃入荒山野嶺，我已派遣三架直升機在空中巡視，但見有人逃出，立刻抛下用油浸過的漁網，到時他一定變成網中魚。」

雷都的妙計果然出色，憑着三個漁網，把他罩住，他終於變成階下囚。

擒了索魯夫，剩下來的村民仍要繼續接受腦中電波檢查，隨後捉住兩個具有特殊力量的人，囚禁在一起，秘書長邱洛十分高興，晚上聚在一起吃餐，他想了想，對雷都說：「古巴的事情交給你作主，希望你多派軍警搜查各處可疑人物，把他們囚禁在一起，我到巴西去，仍是依照你這一套辦法去做，盡量把那些具有特殊力量的人生擒，然後把他們送到埃及附近的沙漠，作爲囚犯看待，目的是想他們互相殘殺，死剩的三幾個人，就是我們想找的恐怖份子，到時把他們送到萬邦科學館，自然可以證實那些人是否星球人的奸細。」

雷都聽了，哈哈大笑，說：「此計甚妙，祝你馬到成功！」

集中營爆發血戰

憑着撒網捕魚的計劃，先後捕捉了一百七十多人，送到非洲沙漠區，建築集中營，囚禁在一起。

那時雖然天下太平，仍有國界，河水井水兩不相犯，至於接近撒哈拉大沙漠的地區，仍是很荒涼的，把一些好像野獸似的人拘禁在那個地方，再適合也沒有了，被囚做「野獸集中營」的傢伙，確是形同野獸，屬於冷血動物，必然是同類相殘。

專家認爲在九百七十個危險人物當中，極有可能是別個星球控制下的生物，具有超級的攻擊力量，這傢伙遲早會顯露實力的，把他放在一羣比較軟弱的人，肯定會死在他的手上，爲了使他們更加容易磨擦，特別築成一個異常闊大的營幕，百多人起居飲食，全部留在那個地方，暗中派人監視，隨時把可疑的人物抓出來。

那個集中營只是舉辦了三天，就有慘劇發生，晚上完全沒有聽到打鬥的聲響，早上看看，有四個屍體放在地板上面，全部死於顱骨暴裂，血也乾了，腦漿也流出來，無法施救。

集中營的營長科登細心翻閱每個人的案底，發覺那四個人係由不同的地方送來，互不相識，沒有理由突然打起來，就算他們互相殘殺，也有打鬥聲響，事實上他們是在毫無警戒之下喪生的，顯然有人偷襲。

爲甚麼兇手向他們偷襲呢？這個問題難以解答，於是營長科登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來，交給專家參考，他認爲那個兇手的腦筋已經十分凌亂，狂性發作的時候，只是想殺人，並不理會到被殺的人是誰。

既然沒有綫索可尋，專家研究一番，透過秘書長邱洛，派出四個武藝高强的特警，扮成囚犯，送到集中營，塡補四個死者的空位，跟兇手同在一起過活，他們打算每晚午夜之後，輪流看守，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四個人一齊出擊。

爲了生擒那個兇手，他們沒有帶備噴火槍或其他武器，只是利用放在集中營食堂裏面的枱椅。

那個地方有幾張圓枱係秘密武器，整整一張枱面以及枱脚，都是鋼鐵鑄造的，把它倒拔出來，握在手中，按動機關，圓枱的枱面便會自動旋轉，越轉越快，有如車輪，它既然可以看做盾牌迎戰，又可以向前進攻，把敵人擊倒，任何人不能夠用一雙手抵擋，除此之外，靠背椅裏面也有幾張係秘密武器，那些東西全放在貯物室之內，一共有三把鎖，普通的囚犯不准到那邊去，沒有鎖匙，根本無法開門取用，故此十分安全。

四個特警入居的第二晚凌晨三時，有一條黑影在大營裏面出現，四個人先後覺醒，趕快跳下床來，尾隨着他，看看他想幹些甚麼。

果然不出所料，那個黑影就是患了殺人狂的索魯夫，大營裏面的犯人分別睡在碌架床上面，他們都睡熟了，有人走近，左右手分別握着一條頸，然後把兩個人的頭顱互相撞擊，撞了幾撞，便即喪命，死前沒有叫喊，屍體被抛在地板上面，死亡的情形跟以前死者相同。

四個特警暗中打手勢，代替說話，兩個人留下來，另外兩個迅速到貯物室把鐵椅鐵枱拿出來，飛奔到發生兇殺案的地點，準備向神秘客挑戰。

那個黑影殺了兩人，仍未滿足，在大堂裏面放輕了脚步走動，揀人動手，大概他的意思想找尋認眞熟睡的傢伙行兇，暫時還未動手。

四個特警看在眼裏，認爲時機巳到，聯手出擊，那些鐵鑄的靠背椅，四條椅脚相當尖銳，如果有人給它刺中，必然倒下來，但卻不會喪生，當時他們採取攻勢，前後夾攻，認爲神秘客手無寸鐵，一定打輸，怎料那個兇手突然發力，向上飛躍，從他們的頭上飛過，很輕鬆的避過襲擊。

這傢伙似乎立心應戰，沒有回到他的床位，向食堂飛奔。

四個人一齊展開猛烈衝刺，啣尾窮追，到了食堂，只見他站定了脚步，等待厮殺。

有兩個特警急不及待，把圓枱的枱面按動，那張枱面立刻旋轉不停，兩個人左右夾攻，打算把這傢伙夾在中間，無法動彈，怎料他們的兩張圓枱互相撞擊，才發覺到神秘客已經飛起來，快得像一陣風。

他們不會把圓枱抛開，正合怪客的心意，這傢伙的身體仍在空中，頭部倒垂下來，伸出一雙手，分別按在對方的後腦上面，使勁一拍，兩個頭顱互相碰撞，立刻喪生。

剩下來的兩個特警大吃一驚，知道他們並非神秘客的敵手，趕快走到牆邊按動警鈴，霎時間燈光明亮，震耳欲聾的鈴聲不斷的作響，十多個守衛衝入食堂，其中有些人認得他是誰，大叫一聲：「索魯夫，快些放下武器！」

索魯夫那裏肯依？只見他不斷喘息，似乎急於喘氣，跟着整個臉孔發大，眼睛也變大，逐漸變成野狼。

電影上面描寫的狼，不過是患了變態心理的人，忽然發生變化，以爲自己是狼，看來形容醜陋，決不會眞的從人變狼！因此之故，所有守衛的警探都給嚇呆了半截。

「科登營長」早巳下令必須把索魯夫生擒，即使被圍攻的人不是他，是別的淫魔，也要生擒，絕對不能夠發槍射擊，因此之故，警探那邊只是靠普通的武器出擊，更加不是他的對手了，有一個守衛不知死活，抓了一條長長的鐵管，向他襲擊，料不到變了狼的索魯夫，氣力陡增，胸前一挺，讓那一條水喉鐵管向他橫掃，他若無其事，順手一捋，水喉鐵管已經落在他的手上，怒吼一聲，就勢往上一跳。兩個守衛就整個身體飛起來，他再向前跨走一步，仍用水喉鐵管出擊，眼見這傢伙的腦袋爆裂，血和腦漿一起流出來。

索魯夫殺了守衛，疾忙走前幾步，俯伏下來，張開了口，吸他的血，因為腦中的血管太細，他不滿意。索性一口咬斷對方的咽喉，發狂的牛飲，有如飲酒那麼起勁。

他認為喝夠了血，把那個屍體雙手抓起來，向擋路的守衛和警探拋過去，順勢一衝，各人看見他已經變成野獸，那裏敢去攔阻？紛紛避開，他走近牆用手使勁一撞，撞破了它，如飛的走出去，很快就隱沒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機械人也被毀滅

索魯夫連殺數人，那個噩耗很快就有人向科登營長報告，營長以及得力的助手都留宿在集中營的不同地方，他獲得報告趕快率領三個高級官長以及科學家「葛爾」趕到發生流血慘劇的現場，所看見的只是躺在地上的屍體以及怕得發抖的警探，牆上撞崩了一截，露出一個人形的大洞，他沉住氣問：「大頭彪，那個狂人是否殺人之後破牆逃走呢？」

「是的，營長，他已經不是人了，是一頭野狼！」

「他們說他是索魯夫，到底是也不是呢？」

「是的，這個狂人確是索魯夫！」大頭彪說。

「好麼！料想他不會走得很遠的，我們趕快走向三家村那邊去增援。」營長科登說。

「三家村」名符其實，只有三座石屋，對準外牆，假如有人破牆而出，必然走向那個地方，越過了三家村，就是沙漠，對一般人來說，撒哈拉沙漠白天的氣溫達到華氏表一百四十度，無法支持，簡直是人間絕境，故此科登營長以及科學家沙博想出了一個古怪的主意，預先在北牆對開一千碼的地方建築了三間石屋，還放下六個永不喝水吃飯的「女機械人」，看來有如電影明星那麼嬌艷，希望狂人貪戀美色留下來。

科學家沙博擅長在機械人的身上放電，任何人或其他動物接觸機械人身上任何一處，等於觸電，故此他們很是放心，認為索魯夫一定觸電以致渾身痳痹。

沙博能夠控制電力的强弱，觸電之人只是覺得痳痹，失去戰鬥力，並非死亡，如此擺佈，正合他們捕捉淫魔之用，照情形看，索魯夫走向三家村，沒法逃出天羅地網，他們十分樂觀。

科登營長以及科學家沙博等人，聯同三十多個警探以及守衛，浩浩蕩蕩，殺奔三家村，必要時他們會出動噴火槍，把血肉之軀燒到變成焦炭，此外，還有一管眞正能夠發出電力的電槍，他們的確是有理由十分樂觀的，可是，逼近三家村，沒有聽到打鬥聲，暗呼不妙，走近看時，只見石屋外邊横七豎八的躺下了幾個破碎不全的機械人，顯然它是毀在索魯夫的手上！

索魯夫大概是不知道那些蕩婦型的機械人，並非人類，殺機湧起，色慾的念頭如潮湧上腦袋，向她們襲擊，發覺情形不對，一怒之下，把她們的頸子扭斷，然後飛奔。

不管他怎樣毀了機械人，總之，地上沒有血漬，他不在塲，就有足夠的證據去證實他已經逃走。

既然營長一帮人馬從南邊走來，沿途沒有人，看見他，索魯夫能夠逃出三家村，一定是向北方逃去，看來他大概是走進撒哈拉沙漠了，他們不能夠忍受那麼厲害的高熱，不久太陽升起來，它就變成了蒸籠，只好停止追踪，派遣身上沒有長毛的沙皮狗作戰。

為了應付奔向沙漠的狂人或逃犯，集中營裏面已經養活了二百隻沙皮狗，那些狗的皮特別粗糙，看來光光滑滑，沒有毛，也不會出汗，所有狗類的動物之中，牠是最能抵抗高熱的了，假如牠碰上了索魯夫，一定圍攻，把對方咬個半死，然後有些狗向原路飛奔，向他們吠個不停，報告勝利。

這是他們捕捉索魯夫唯一的機會了，如果沙皮狗也死在他的手上，那就十分痳煩。

靠近大沙漠的邊緣，有許多座金字塔，每個金字塔都有通道伸展到廣闊的墓穴，不管它是眞的皇墓抑或是假墓，總之，有許多地方能夠使索魯夫躲起來，那就十分痳煩。

他們派了四十隻沙皮狗向沙漠飛奔，每一隻狗都走得很快，轉瞬之間，蹤影全無，他們覺得那些狗等於賭注，假如這一注輸了，死的是狗，比較守衛或警探傷亡好得多。

幾十個人留在三家村的石屋之內，守候到黎明，沒有聽到狗吠聲，科登營長苦笑一下，說：「辛苦各位了，大概所有沙皮狗都死在索魯夫的手上！」

他的話剛剛說完，突然聽到狗的吠聲，並非一隻狗狂吠，而是十多隻狗吠個不停，科登營長立刻振奮起來，喜形於色，說：「最後一張牌已經派出了，獲勝的一邊竟然是沙皮狗！」

他喜極狂呼，揮手揚聲，盡快通知三家村裏面的人，準備作戰。

在他的想像之中，索魯夫必然是被那些沙皮狗咬到通體鱗傷了，想到了這一點，他就有些担心，向身邊的科學家沙博提出一個問題：「那些狗會不會咬死索魯夫呢？」

「照一般情況說，牠受過訓練，只是向人類不重要的地方撲攻，使他倒下來，然後向他糾纏，使他失去戰鬥力，並非蓄意咬死他，照我看，索魯夫大概沒有喪命，他甚至沒有被狗咬傷，只是他藏身之處被狗發現而已，狗吠之聲相當刺耳，含有告急的意味，似乎牠急急忙忙的通知我們，跟隨我捕捉索魯夫，假如牠們咬死索魯夫，反而不會狂「吠」！

狗也叛變非同小可

科登營長太過興奮了，他好像歡迎戰士那樣走出去，並且走在最前，伸出一雙手來，嘴上還有些呼嘯之聲，表示他的友情，他以為那些狗一走近就會把速度放慢，尾巴頻頻搖動，有如忠僕，料不到向前飛奔的沙皮狗，沒有一隻狗停步，看見了人，展開瘋狂的攻勢，向對方的咽喉撲噬，科登營長站在第一綫，忽然受到攻擊，立刻倒下來，咽喉仍是被惡狗纏住嚙咬，沒法做聲。

索魯夫突然出現在希臘「奧林匹克」競技場中。狂性大發，推倒石柱，奧運塲中便發生大災難，所有現塲的觀衆及健兒都亡命飛奔逃生，彷彿是世界末日到來……

鮮紅的血由傷口流出來，他已經沒法活下去，只是手脚稍為動彈，隨而寂然不動，跌進枉死城。

由於夜色太過濃厚，根本上看不清楚眼前一丈過外的地方，故此科登營長被惡狗咬死，別的人毫無所知，直到一羣狗向他們瘋狂撲攻，如夢方覺，打算拔槍射擊，已經太遲，很快就有另外一批人衝下來，不過，死亡比較遲的人，仍然有機會放聲喊叫，向同伴發出警告，故此站在第三綫的人仍有機會逃生，包括科學家沙博在內。

沙博緊握着的一柄手槍，看來比較笨重，實際上它是最堅强有力的秘密武器，只要他緊緊的按在槍桿上面，立刻有一股電流射出，憑着這一柄「電槍」，他不單是救了自己，還把站在身邊的守衛隊長大頭彪救回來。

大頭彪已被惡狗撲前，幸而他聽到淩厲的叫喊聲，已經提高警惕，伸手擋格，勉强能夠抵擋，頸子沒有被咬，俯伏下來想咬死他的沙皮狗，被科學家沙博用電槍殺死，因此獲救，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剛剛爬起身來，看見屍横遍地，顯然有許多同伴死在狗牙之下，驚心動魄，一時摸不清楚那些狗何以反咬自己人，呆呆的站着，直到科學家沙博在身邊大喝一聲，他然後清醒過來。

沙博說：「大頭彪，你不必懷疑了，那些狗必然是受到索魯夫的魔法控制，友敵不分，然後向我們襲擊，眼前所見的人，不死也受重傷，已經沒法施救，你還是伴着我走進集中營殺狗吧！」

說完，他先行移動脚步，大頭彪尾隨着他。

兩人先後走回集中營那邊，畢竟人類的脚步比不上狗的步法那麼快，兩人只是走近集中營，還沒有走進去，已經聽到一陣凄慘絕倫的驚呼聲，從低處冲起來，彷彿是世界末日。

科學家沙博臉色一變，說：「糟了，宿舍裏面的人，還沒有覺醒，就給惡狗撲噬，他們可能死個清光，不管怎樣，那些狗必須趕盡殺絕！」

他下令展開總攻擊，衝入集中營，跟羣狗展開血戰。

他的預料一點也沒有錯，集中營裏面屬於囚犯那一部份的人，幾乎死光，幸而職員以及守衛那些人住在另外一個營地，聽見凄厲的叫聲，知道發生變化，趕快把鐵柵拉上，保護自己，然後死裏逃生。

這一塲災情是由沙皮狗突然發狂引起的，那些狗平時完全沒有狂態，只是因為牠太過接近惡魔索魯夫，然後發狂，極有可能是索魯夫把牠弄到發狂的，除非索魯夫有驚人的魔力，决不會具有這種本領，因此之故，科學家沙博不必再三推敲，也可以證實索魯夫確是星球人的爪牙。

找到了搜捕的目標，當然是很滿意，可是，勇敢的科登營長殉職，未免太悲慘了，想到這一點，他們却又黯然。

這件事情透過科學家沙博之手，呈交聯合國秘書長邱洛博士，那一份報告書的尾段還加上一句：「索魯夫現時已經逃往撒哈拉沙漠，趕快展開大規模的搜索，他不會逃得更遠！」

這一宗「追踪星球人」事件，越來越加嚴重了，整個世界各地居民紛紛議論，秘書長邱洛再度召開緊急會議，列席的人包括國防部秘密武器專家，氣象學專家以為生物學者，此外，太空總署還派人參加，聚在一起研究這件事。

會議的塲地正是和平之神那座巨大石像的前面，赴會的人，可以說是全世界的精英份子，到了開會的一天，七十多人在大會堂裏面就坐，秘書長邱洛致詞，他首先很謙虛的說：「我只是職位很低的秘書長，本來不配做這個職位，代表人類應付星球人的挑戰，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我自始至終主持這一宗巨案，懂得比較多，那又把我的身份提高，現時已經到了危急緊張的關頭，再也沒法拖下去了，我只好勉為其難的幹下去，現時我很誠懇的徵求各位意見，座上的嘉賓當中，如果有人認為我不配做這樣重要的職位，等於迎戰星球人的統帥，請即舉手，表示抗議，三分鐘後，如果沒有人舉手，我就正式做統帥了，請各位表示意見。」

三分鐘過去，五分鐘也過去了，沒有人舉手。

秘書長邱洛說：「好的，從現在開始，我就統籌兼顧，决心向星球人挑戰！或者可以這樣說，星球人先向我們挑戰，我們聯手應戰，現時我把如何發現索魯夫是個不尋常的人，後來如何拘捕他，他如何逃走，兼且有本領使馴良的狗變成瘋狂的

狗這一連串的怪事講述，再談其他。」

他花了十五分鐘的時間報告此事，跟着把話題落在撒哈拉沙漠上面，說：「舉世知名的撒哈拉沙漠，橫跨幾個國家，大部份是在阿爾及利亞以及利比亞這兩個國家的領土之內，並且伸展到埃及的邊境，集中營是在埃及邊境設立的，不過，索魯夫逃走的方面正是敍利亞，跨過一步，他就置身於撒哈拉沙漠之內，這個沙漠比較阿拉伯沙漠凶險得多，白晝它的氣溫是華氏表一百六十度，特別厲害的一處叫做太陽的鐵砧，表示那個地方的沙只有一呎厚，陽光投射下來，又再次射到空中，熱上加熱，恍如打鐵師傅所用的鐵砧，陽光就是鐵砧，從來沒有人能夠走進去而又活着走出來，甚至飛機也沒法穿過一團熱浪籠罩之下的沙漠上空，因此之故，我認爲索魯夫走到那邊去，並非偶然，他極有可能在沙漠最熱的地方跟星球人聯絡，甚至在該處會見星球人。不過，說到這裏，我要補充一句，所謂星球人，應該說是外太空任何一個星球的生物，它的形狀不一定跟人類相似，甚至完全不像一個人，像一個仙人掌之類的植物，爲了研究『星球人』，而且暫時把它叫做銀河的來客，原因是銀河有二萬億顆星，難保其中沒有一顆星的住客比較地球的人類更加進步，戰鬥力更强。」

他說倦了，不期然的坐下來，座上客有五個人舉手，他們都是有些意見提出來的，或者有些問題提出來，邱洛請他們輪流講話。

第一個開口的人是「盧巴」，他兼有科學家以及人種專家的榮銜，另外是秘密武器的設計人，飽受各方面的注意，他很冷靜的說：「邱洛先生，你只能證明索魯夫具有超人的力量，未能證明他是星球人的爪牙，關於這點，你是否有些話要補充幾句呢？」

邱洛說道：「盧巴博士，多謝你提醒我，否則，我把星球人寫下來的圖形文字完全忘記了，它先後投給我們三封信，語氣越來越加厲害，每一封信都是用火焰寫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美國德薩斯州太空城對開那塊空地上面給火焰燒焦的形跡呢？」

「是的，那個地面很闊，呈現三角形，夜間有很强的探射燈投射，我們一向把它稱做星際通訊網，盼望有甚麼一種星球人想跟我們接觸，就把圖形文字寫在三角形的草地上面，現時果然達到目的了，想不到我們接到的却是三封挑戰書。」

「你怎樣確定燒焦的形跡是由火焰造成的？」

「因爲我們有三十個人輪流看管那個地方，沒有人斗胆走近，事實上即使有人走近也不可能用火焰燒去草地上面一些野草而又安然逃去的，故此我們認爲燒草的火焰係天火，從天而降，此外，還有兩個要點可以提供出來給你參考，第一點，焚燬野草的焦痕是深黑色的，比墨還要黑，美國境內多次有隕石飛墜下來，它造成的草地焦痕，色素以及深度完全相同，那些焦痕簡直是烙印，深入地下五呎，仍是同樣的明確，假如它是普通火焰所燒，必然是越深就墨色越淺，甚至模糊不清，故此我們確定那是天火造成，另外一件事情，跟空中的警戒網有關，那個三角形的星際通訊網，跟太空城距離只是五千碼，從高空望下來，可以說是非常接近的，如果有人駕駛飛機在空中投下火焰，那一架飛機肯定不能夠避過太空的空中警戒網，相信它沒有飛到草地上空之前，已經被飛彈擊落。」

「沒有戰爭也有飛彈出擊嗎？」

「那些飛彈是爲了保護太空城而設的，跟戰爭無關，它跟雷達網聯絡在一起，任何一種飛行物體闖入禁區的上空，沒有使用無綫電話講出當天的密碼，繼續飛行，便會遭到擊落。」

「密碼是天天變動的嗎？」

「是的，密碼天天變動，再往下說，即使飛行物體上面的人能夠利用密碼闖過這一關，他也不能夠從一萬幾千呎高空投下一條火焰把草地燒出一連串圖形文字的，故此我們有理由說它是星球人從地球以外的太空射出火焰，直接投入三角形的草地。」

「秘書長，你的推理很有份量，我很樂意接受，現時我想再問一句，照我看，地球上面的科學家當中，沒有一個看得懂別個星球的文字，憑甚麼你說那些草地被火焰燒焦的痕跡就是星球人的筆跡呢？」

「問得好，這是專家研究出來的，因爲草地上面的火燒遺痕，跟最古老的埃及圖形文字十分近似，傳說一萬年之前有些星球人到過地球，如果這種傳說屬實，那就更加可以證實草地上面的圖形文字是星球人寫下來的了，因此之故，我們採用分析古埃及的圖形文字那種方式去分析它，可以說是勉强看得懂。」

「有證據嗎？」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也許我們全都看錯，亦未可料，不過，火燒草地遺痕出現的圖形當中，三次遺痕都有一個圓球形，同時有一枝箭嘴，對準了它，反映出那是幾份函件的核心，亦即進攻地球，別的話不多說了，總之，銀河系的一個不知名的星球，大概在火星與木星之間，突然有些星球人發動攻勢，企圖奪取地球，把我們驅逐。」

「好的，就算眞的有些星球人科技比較我們高明，戰鬥力也比我們强大，他們爲甚麼不肯在原來的地點居住，企圖搬到地球來？」

「想對這個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起碼要沿着兩種途徑找尋答案，第一點，在火星與木星之間，一向有一個巨大的星球，不知如何，它跟別的火星互相撞擊，變成片片碎裂，至今仍有百多顆破碎的星體留下來，如果今次企圖進攻地球的星球人就是那些人，他們當然知道本身是極不穩定的物體，稍爲有辦法，他們就急急忙忙的搬走，企圖向別的星球移民。

「即使我沒有再作解釋，你們也許明白，木星比較太陽大得多，如果被撞碎的星球跟它相似，它必然也是很巨大的了，就算片片碎裂，留下來的物體也是相當大的，以形狀來說，跟地球相差不遠，故此他們把地球看做移民的對象。」

「他們是否認爲地球上面的人類是最容易欺負的生物呢？」

「不，他們不會過份輕視地球，如果他們眞的太過輕視地球上面的人類，根本上不必發出挑戰書了，實情如此，他們太過重視地球才是眞的。」

「你以爲星球人過份重視地球嗎？」

「是的，由於地球表面有幾處巨大的海洋，貯備了水，陽光把它蒸發，化而爲雨，從天而降，再歸海洋，如東有循環不息，在地球上面的動物與植物都可以生存，空中還有很厚的氧氣，保護地球表面，不致於被天外飛來的隕星撞擊，以至逐漸破裂，再又因爲空中的氧氣適合所有動物生存，一句話說，地球是所有星體當中，最理想的地方，晝夜之間的氣溫變化十分輕微，並非暴冷暴熱，那一個星球比較它更合理想移民呢？星球人並非跟地球上面的人有仇恨，也不是輕視地球上面的人，以爲我們不堪一擊，他們只是爲勢所逼，然後這樣做，看來我們要惡狠狠的打一場仗了。」

「我們是否輸定呢？」

「不一定打輸的，我們可以在月球截擊，不過，目前星球人還沒有駕臨，只是索魯夫一個人受到他們的控制，已經不容易對付，因此之故，我着實有些担心，爲今之計，只有盡量想辦法把他抓住，追踪捕捉星球人！」

「你以爲星球人已經到了地球嗎？」

「這很難說，先行衝入撒哈拉沙漠再算！」

最後，秘書長邱洛十分堅定的說。

另外有些專家向他提出別的問題，他逐項回答，結果各人同意由國防部會同太空總署一起計劃，在一個星期之研究，作出對策，派遣三百人攻入撒哈拉沙漠。

一朵綠色的雲升起來

撒哈拉沙漠相當古怪，雖然沙漠本身照例有一座座好像波浪似的沙丘，互相勾連，走進去的人很多變成迷途的羔羊，可是，有高有低的沙漠，不容易吸收熱力，比不上平坦而堅實的沙地那麼可怕，撒哈拉沙漠越是逼近核心地區，沙丘的起伏越薄，熱浪逼人的威力越大，實在是不容易忍受的。

官階越高的人，越加巨步難移，因爲他們平時缺少運動，抵抗力弱，或者年紀老邁，常常顯出一股疲態。

秘書長邱洛是隊長，科學家沙博是隊副，兩人都是不能夠捱苦的，走進了在沙漠不過三天，兩人就感到非常疲累，寸步難移。

根本上沙漠有如一個海，沙坵起伏，就像是波濤洶湧，因此之故，很易迷途，那個地方從來沒有人跡，根本就沒有响導，一切只是在暗中摸索兩個主帥都是似病非病的，怎能繼續前進呢？不過留在那個地方，日子拖長了，更難找尋索魯夫的踪跡，實情如此，他們簡直是陷入僵局，進退兩難。

有一個晚上，他們照常的紮營歇宿，忽然聽到沙漠高處有一陣狂笑之聲，隨風吹來，秘書長邱洛認得那種笑聲，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索魯夫。」

科學家沙博聽了立刻查問：「秘書長，你是否認得這種笑聲呢？」

「全世界的狂人都沒有笑得那麼可怖，聽了進耳，使人覺得它簡直是沮喪的哭聲，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索魯夫就在附近，向我們挑戰。」

科學家沙博說：「既然如此，事不宜遲，我們立刻拔營追上去！」

沙漠裏面的沙丘，高處像山，低處有如山谷，兩者的距離只有兩三百碼，不難追上去的，可是，他們抵達那個山丘最高的地方，笑聲忽又落在另外一個山谷形的沙丘了，他們不肯放棄這個機會，馬上衝下去，到得谷底，笑聲竟然在谷頂出現，他們沒法可想，只可再追上去。

壯健的人走得快些，兩個主帥被拋在後面，等於拖着一條尾巴，走在前面的人，越走越快，逐漸跟他們二人脫節，天亮之前，彼此失去聯絡，僅有兩名貼身的侍衛留在兩個主帥的身邊。

陽光升起來，大沙漠的氣溫節節上升，還沒有到中午，已經是華氏表一百度過外，照情形看，中午的一段時間，起碼超過一百三十度！不容易忍受，最慘的是這一點，他們幾個人失去聯絡，無法獲得營幕遮蔽，陽光直接從高空投射下來，所有沙丘都沒有影子！也無法躲在駱駝的影子下面休息，捱不到黃昏，已經活活的晒死！這種景象，可以預先想像得到，秘書長邱洛嘆息了一聲，說：「沙博先生，請你原諒，我是無心之中，累你的，今天大限難逃了。」

科學家沙博苦笑一聲，說：「現時只是上午七點鐘，距離中午還有幾個鐘頭，也許走散了的人朝着原路走回來，到處尋找，找到我們也說不定。」

邱洛說：「我們也可以派人找他們的，還有兩個貼身侍衛，可供差遣。」

「好的，就這樣吧！」

兩名貼身侍衛一齊上路，大沙漠上面，只是剩下兩個主帥，坐在沙丘的投影之下休息，煞是可憐。

邱洛想起了一件事情，忽又開口：「我們中計了，看來這一隊人馬全部毀滅在大沙漠裏面，索魯夫的笑聲就是秘密的武器。」

沙博說：「你的意思是否說那種笑聲能夠使人發狂呢？」

「並非如此，事實上證明那種笑聲非常古怪，走在前頭的戰士，一定聽到前面不遠的地方笑聲頻頻作响，然後追上去，我們一直聽到笑聲就在身邊，我們是大隊人馬的尾巴，一頭一尾，隔開幾百碼，怎會同時聽到笑聲呢？由此可反映出那種笑聲就是魔法，換句話說，每一個人聽到的笑聲都是不同方向的，各有各闖入大沙漠，失去聯繫，變成迷途的羔羊，有水的沒有糧食，有糧食的沒有水，兼且沒有營幕，也沒有駱駝，怎能在沙漠裏面生存呢？不過三幾天，這些人不是晒死，就是渴死或餓死，無可避免。」

沙博恍然大悟，說：「我們太過疏忽了，眞正的對手並非索魯夫，而是星球人，他們的科技比我們進步得多，我們並非他們的對手。」

邱洛說：「照情形看，兩個貼身侍衛

一定被神秘的笑聲吸引，走進向最熱的地方，活活的晒死，永不回頭。」

沙博沉住氣說：「我們是否已經到了絕境呢？」

「似乎是絕境了，難道你有辦法解圍嗎？」

「臨走時，我跟沙漠區氣象台的台長卡米爾取得聯絡，假如我眞的到了絕境，就把一個長方形的氣袋擊破，如果我這樣做，一個鐘頭之內就有救兵凌空而降。」

「沙博，我一直沒有聽見你講過身上有這種東西，如果眞有其事，快些把氣袋擊破。」

沙博聽了，從貼身的袋子拿出氣袋來，把它放在左手的掌心上面，右手的掌心拍下去，「啪」的一聲，氣袋破裂，突然噴出一團綠色的烟，升到空中，逐漸膨脹，變成一朵雲。

那朵雲也是綠色的，非常艷麗，照情形看，它一定有特殊的力量發射出去，使氣象台亮起了紅燈。

那個氣象台就在沙漠邊緣，屬於敍利亞境內某一處，必有輕便的直升機，如果台長卡米爾傾盡全力相助，派出最快的直升機飛到沙漠上空，找到綠色的雲，一定找到他們，那是最後的生機了，是否如願以償呢？仍是一個謎。

搜索埃及金字塔

雖然逐漸接近中午，陽光越來越加猛烈，沙丘的投影越來越細，他們二人在一百三十度的高溫之下坐着，身上的水份逐漸變成熱汗揮發，他們越來越加虛弱，視綫模糊，甚麼都看不見，所看見的只是一朵綠色的雲，過了一會，就算是那朵雲也逐漸模糊，看不出來，他們先後覺得眼前一黑，迷迷惘惘，失去了知覺。

他們二人不知道昏睡了多久，逐漸覺醒過來，有一個看護小姐走近，臉上浮起了微笑，她穿了白色的衣裳，牆壁也是白色的，他們看在眼裏，隱約感覺到已經置身在醫院，恢復了健康。

經過的情形，正如他們的想像一樣，氣象台派人把他們救出來，送到醫院急救，終於甦醒過來。

邱洛覺醒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叫台長用長途電話接駁，使他跟聯合國高級官員通話，錄取他的報告，急送太空總署，叫他們從速備戰，證實星球人逐漸控制地球，想打贏這一場仗，必須在月球截擊，絕對不能夠在地球開火，因爲那是一場核子戰爭，巨型的核彈爆發，可能使整個地球毀滅。

他不必査探，也會推想得到，大沙漠裏面的戰士遲早會死清光，他想糾正國防部那種錯誤的見解，必須回到美國，在華盛頓召開緊急會議，把新的觀點說出來，他們的作戰對象並非索魯夫而是星球人。

邱洛只是在醫院休息了一天，聯合國已經派出專機在敍利亞的機場降落，同時邱洛和沙博二人乘坐直升機離開醫院，改乘專機返美。

當晚就在國防部召開緊急會議，聯合國的高級將領在座，細心研究整個局勢。

邱洛說：「我剛剛脫離了危險時期，恢復健康，就把此行的報告用錄音機轉達，料想各位已經聽見過，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我必須補充幾句，我以爲是索魯夫的笑聲，其實是星球人的笑聲，在大沙漠的一晚，每個人都聽到他的笑聲就在身邊，但却看不見人，分別追踪，整個隊伍折散，那些笑聲就在他們耳邊聽得到，絕對不能夠由一個人笑出來，由此反映出那時已經有一百幾十個星球人在大沙漠出現，隨時可以把我們殺掉，頻頻發笑，有如貓戲老鼠，既然地球上面已經發現星球人，不難推想到星球人的飛行物體，即將向地球發射了。」

有人發問：「秘書長，你沒有親眼看見過星球人，只憑幻想推測，憑甚麼使你深信不疑呢？」

「假如星球人的形狀跟人類不同，舉動敏捷，能夠在黑暗中看見事物，就有可能發生這種情況，他們看見我，我却看不見他們。」

「那一晚發生恐怖的遭遇，並非僅邱洛博士，還有另外一個人，他就是科學家沙博，沙博先生現時也在座，最好請他提出合理的判斷。」

沙博緩緩的站起來，很冷靜的說：「我也無法判斷，照我的觀點來說，不妨分途進行，一方面盡快在月球上面備戰，把一種能夠自動飛行的袖珍核彈搬到月球，阻止任何飛向地球的東西，不管它是隕石或是飛機，另一方面，從速派人到埃及的金字塔圍捕索魯夫。」

這種見解相當出奇，爲甚麼他認爲索魯夫躲在金字塔裏面呢，座上客有人請求他解釋。

沙博士想了想，說：「撒哈拉大沙漠永遠缺水，陽光如火，沒有人能夠躲在哪裏，既然各地警探密佈，全部看見過索魯夫的照片，始終找不到他，顯然他有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因此我不必多想，也覺得他一定是躲在金字塔裏面。」

他所講的話，的確有些道理，根本上埃及的金字塔就是有些神秘意味的，給星球人加以利用，亦非奇事，因此之故，座上客一再研究，終於通過他的建議，決定派人到金字塔搜索。

此行志在必得，邱洛太過勞苦了，沙博並非精壯的人，國防部索性改派一些精壯的軍人進行這件事，即日啓程。

狂笑之聲震耳欲聾

埃及金字塔一共有四十八座，形狀相同，體積各異，最巨型的一座金字塔係「庫福王」所建，距今有四千多年，由於它跟開羅城太過接近，跟集中營相距太遠，跟撒哈拉沙漠相距更遠，索魯夫沒有翼，不可能飛到那邊去，假如他在地面行走，一定要經過許多關卡，既然所有關卡都沒有看見過他，料想他不是躲在那個地方了，負責搜索的人，首先剔除它，寧願向比較細小的另外一些金字塔着手查探。

最爲接近撒哈拉大沙漠的幾座金字塔，並非皇帝所居，只是皇室中人，只是一條通道就可以走進放置棺木的地方，平平無奇，經過幾千年，掘墓賊一次又一次的光顧，已經沒有任何東西留下，走進去，

只是一個空框，是否有人躲起來？一目了然，他們很快就走進去不再走出來，認爲那種地方決非索魯夫藏身之地，於是改變主意，向中型的金字塔搜索。

確定了原則之後，那些人仍是先行搜索特別接近大沙漠的金字塔，有一座金字塔叫做虎塔，並非塔形如虎，而是塔內安葬的一個親王叫做「柯里荒」，生前窮兇極惡，綽號老虎。

這一座金字塔機關密佈，稍爲不愼，就會中箭身亡，無數毒箭由牆壁射出，防不勝防，地面還有許多的陷阱，滑脚跌下翻板，直落無底深淵，等於跌進了地獄，因爲它有那麼多兇險的擺佈，掘墓賊也不敢惹它，那時負責緝捕他的「柯特上校」率領五十名最有經驗的神槍手入內搜索，各人分別携帶電槍以後催淚彈，務求把他生擒，激光槍或者噴火槍這一類的武器，能夠致人於死，不准使用。

虎塔之內的結構也是很別緻的，普通的金字塔不過是一條通道走進去，迎面看見牆和棺，就此完結，充其量通道比較長，這種措施只是假墓，眞的棺木以及大批「木乃伊」收藏在另外一個地方，可是「虎塔」大不相同，走了進去，迎面看見通道不止一條，而是七條，單是這種措施，已經使人覺得眼花，無從決定取捨。

有許多金字塔有「羊皮地圖」留下來，單是虎塔沒有這種東西，其實第一條通道不過是後人掘出來，它本身有如一座山，沒有門，也沒有路。

柯特上校率領五十名神槍手入內，仗着人多勢衆，分做七組，向七條通道走過去。他們個別的携帶竹竿形的接觸器，比較竹竿有用得多，普通的竹竿份量太輕了，可能竹竿碰着翻板，沒有反應，一個人的重量有百多二百磅，踏脚上去，翻板發生變化，他就會跌進地獄，新的接觸器只是輕輕的點了點地面，等於一個人的重量壓在它上面，假如該處眞的有翻板跌下，或者有毒箭射出來，手持接觸器的人也不會受傷，此外，還因那種接觸器是純鋼鑄造，必要時還可以當做武器用，他們有了它作爲先鋒，憑着它開路，當然是優勝得多。

七組人分別出發，遭遇到不少困難，雖然憑着接觸器不會跌進地獄，也不會死於毒箭之下，可是，走不了多遠，各種機關先後發現，箭聲颼颼，還聽到翻板活動之聲，却是聽了使人心寒，戰鬥力也打了一個折扣，更糟的是手提的風燈以及小電筒逐漸光綫暗淡，終於熄滅，幸而他們所穿的皮衣上面附有磷光，憑着它可以看見前面五呎之遙的地方，不至於在黑暗中摸索，總是放心了些。

儘管如此，他們仍是無法擺脫惡運的糾纏，那些通道越走越長，並且是稍爲傾斜的，照情形看，他們大有可能走到地心，仍然沒有走完它，此外，所有人都有這種感覺，似乎通道之內除了人類，還有另外一種生物，他們聽不到它的脚步聲，却是間歇地聽到强烈的呼吸聲，那種聲響似乎有一個人患了嚴重的哮喘，在墓中走來走去，奇怪的是看不見他。

並非僅有一兩個人發生這種幻想，許多人都有這種想法，由於他們急於走完那一條通道，故此脚步沒有鬆弛下來，也沒有時間停下來交換意見。

走了一個鐘頭之久，通道走到盡頭了，那是一個大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們都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些磷光出現，懷疑對方是自己人，不約而同的大聲叫喊，打個招呼。他們集中在一起，便即發覺七條通道的盡頭，就是那個大堂，五十名神槍手沒有減少，柯特上校十分高興，說：「我們能夠聚在一起，認眞僥倖，不知道爲甚麼，我總是覺得敵人就在我們的身邊，只是沒有動手而已，我之所以發生這種感覺，因爲我有幾次伸出那一條竹竿形的接觸器，好像黑暗中有一雙手抓住它的另外一端，企圖把它奪取！」

聽了這一句，幾十人異口同聲的說：「報告上校，我們也有這種感覺！」

就在這時他們都聽到一陣狂笑之聲！

那笑聲有如送喪的哭聲，又像是一個人極端興奮時發出來的笑聲，十分刺耳。

聽到笑聲，柯特上校大聲叫喊：「果然有敵人出現，立刻反擊！」

最後一戰星球人喪命

幾十個神槍手拔出各式各樣的手槍，向對方發射，包括了威力最强的電槍。此外，還有催淚彈以及窒息性的毒氣槍。

他們發射那些凶險的毒氣槍之前，先行戴了防毒面罩，此外，還把隨身携帶的風車盾拿出來，借此保護自己，它是鋼鐵鑄成的盾牌，可開可合，收縮到最細，只有一個面盆那麼大小，仍是圓形，把它彈開，就是一個風車，邊緣鋒利，可以利用它斬殺敵人，還可以保留盾牌的作用，跟竹竿形的接觸器配合，展開攻勢，彷彿非洲土人所用的盾和標槍。

照道理說，他們擁有這樣精良的超級武器，應該是佔盡上風的，料不到結果適得其反，看不見的敵人具有高度的抵抗力，他們施展的任何一種攻勢，絕對不受影响，還在陰暗中伸出一雙手來，抓住了接觸器，跟他們搶奪，力大無窮，大部份神槍手所握的接觸器竟被搶去，當作長槍使用，向他們反攻。僥倖他們失去了接觸器，還有風車盾，勉强抵擋，時間拖長了，勢必被對方射死。

有些人還感到抓住接觸器的手，不是普通人的手，而是一種近似八爪魚的長臂，甚至覺得隱形的長臂纏住頸子，可能使他們窒息，到最後關頭，唯有拔刀狂砍。

刀子碰到隱形的長臂，分明是斬斷對方的肢體，跟着咽喉所受的困擾自動鬆開，能夠照常呼吸，總算鬆一口氣，可是，轉瞬之間，隱形的長臂忽又纏住頸子了，他們認爲對方的長臂能夠分而復合，斬斷它是沒用的，嚇得大聲叫喊。

凄厲的驚呼聲，垂死的哀鳴以及令人驚心肉跳的狂笑聲，同時湧起，在大堂的石壁反彈出來，變成了一股可怕的回聲，循環不息，所有戰士都覺得絕望，銳氣全消，柯特上校也有這種感覺，逼不得已下令撤退。

五十個神槍手的命運並不一樣，只有十多個人能夠活着走出來，幸而柯特上校沒有受傷，他喘息着朝着原路飛奔出去，

百忙中，他仍然保持走入洞穴的方法，先用接觸器試探前面的虛實，然後踏脚上去，因此他能夠安然逃生。

太過心急的人，只知狂奔，沒有計較到前面的地上是否有機關，那種人就遭遇到不測之變了，翻板在脚下有所活動的時候，後悔已遲，另外一些人早已失去接觸器，他們處境也是很悲慘的，沒有死在翻板之下，也會被飛刀毒箭所殺，死剩只有十三個人。

柯特上校在金字塔外面召集那些人，沉住氣說：「雖然我們流了許多血，死了許多人，能夠找到星球人的下落，值得自豪，我本人就有這種感覺，他們的身體無論如何跟我們並不相似，有很長的觸鬚，有如手臂，不必用眼睛去看，也可以知道前面有些甚麼，整個身體是透明的，抵抗力極强，毒氣和高壓的電力以及催淚彈，對他們沒有傷害，最古怪的是這一點，用刀劈斷了他們的觸鬚或長臂，它可以分而復合。這樣奇怪的生物，我們只有使用氫彈毁滅它！」

柯特上校說完，多走幾步，就是他們走入金字塔前放在隱蔽地方的電訊收發機，他火速向國防部報告此事，等候指示。

十五分鐘之後，有密碼透過無綫電收發的機器送到他的手上，只是一句：「三小時後投下氫彈，從速使用任何交通工具，盡快離開虎塔，向南方撤退！」

虎塔的南方就是埃及首都開羅，那是命令，柯特上校不再理會失去的戰士了，把生存的十二個人召見，分別乘坐五輛吉普車，以最高的速度駛向南方。

公路兩邊仍有若干村莊，他知道官方一定派人通知他們盡快搬走，不必担心。

他知道小型氫氣彈的威力必然可以摧毁虎塔，留在塔內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活下去。他不相信星球人能夠避免氣彈爆炸的傷害！

這個計劃如期實踐，袖珍氫彈果然把虎塔摧毁，看來星球人全部消失，不管他們是透明人抑或隱形人。

這件事情發生了一個月之後，沒有人再看見星球人，不過，索魯夫已經變成人類的奸細，讓他留下來，始終是「禍苗」，一來他已經具有別人沒法做得到的法力，二來，他曾經跟星球人接觸，可能再度接觸，利用特殊的方法把星球人引進來，故此科學家認爲這傢伙一定要想盡辦法把他撲滅。

問題是，人海茫茫，怎樣抓他呢？

那時奧林匹克運動會仍然照常舉辦，並非四年一次，而是每年一次，會場就設在希臘的「奧林匹克」這座古城的郊外。

古城雖然古老，會場却十分壯觀，比較二十世紀任何一次的奧運會更加偉大，觀衆極多，原因是人類已經眞正達到和平共處的目的，國與國之間沒有戰爭，自然把競爭的觀念放在體育競技上面。

「奧林匹克」運動會如火如荼的展開，那些人齊集在會場之內，作出各種競技活動，忽然有一個人不請自來，自動參加，別人賽跑他也賽跑，遠遠的超勝別人，別人跳遠他也跳遠，也是奪取錦標，但却沒有領取金牌，跳高更加犀利，有他本人體高一倍那麼高的界限，他一躍而過，當然是奪標了。

他是誰呢？沒有人知情！

他並非穿奧運會指定的衣裳，也沒有編號。他似乎想表現自己是最出色的一個人，却沒有領取金牌。

儘管如此，他不應該如此神秘的，奧運會各方面的人都注意他，索性把他的形象透過電視作爲傳達的媒介，送到每一個家庭觀衆的眼前，因此之故，秘書長邱洛雖然身在華盛頓，仍然可以看得見他。

他的形象剛剛出現在螢光幕，就有人向廣大的觀衆介紹，希望令世界電視觀衆細心看看他是誰，立刻用長途電話跟奧運會的負責人聯絡。

廣大的觀衆當中，有一個人細心辨認清楚之後，整個人從椅上跳起來，大叫一聲，衝口而出的叫喊：「一定是他，他必然是索魯夫！」

他立刻打長途電話跟奧運會的最高級職員聯絡，那時已經有七個長途電話打到奧運會，指證此人是索魯夫，不過，邱洛的身份與別不同，當然更受重視。

邱洛很鄭重的說：「不管你是誰，立刻傳達命令，盡量想辦法使索魯夫留在競技場，切勿妄想捉他，否則，可能弄到天下大亂，我趕快透過國防部派出戰鬥機到會場把他制服，必要時毁滅了他。」

這個電話打得太遲了，比他打得更快的電話，也是高官，表明身份之後，叫他們傾全力捕捉索魯夫，因此，接聽邱洛電話的人剛剛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外邊已經人聲鼎沸，大多數人發狂似的奔走，索魯夫看見有人企圖捉他，已經大開殺戒。

索魯夫有如虎入羊羣，衝向人叢中，盡快殺人，張口便咬，拳打脚踢，閃避不及的人就遭殃了，後來他殺得性起，竟然摹仿大力士參遜摧毁腓尼基大廟的情形，雙手發力，推倒石柱，那些石柱是互相勾連的，只要一條倒下來，其餘的紛紛倒下，死傷人更多了，幸而大部份人急速疏散，傷亡的數字才減少許多。

戰鬥機凌空而至，他們奉命出擊，先把漁網撒下來，把他捉住，然後飛上高空，他被困在漁網之內，漁網的兩端分別搭在戰鬥機上面，一齊升空，驚心動魄。

索魯夫已經發狂，他不懂得自己已經離地千呎過外，在漁網掙扎，憑着他的超人氣力，把漁網撕開，因此整個身體有如斷綫風箏似的從一千五百呎的空中飛墜。

凡是血肉之軀，在那麼高的空中跌下來，必死無疑，事後警方在他墜下的地點展開地毯式搜索，果然發現一堆血肉，腦袋爆開，無法辨認他是誰，沒有別的人同時在高空墜下，顯然他是索魯夫了，他是唯一能夠跟星球人接觸的，只就除了他！

事後估計，星球人派到地球活動的先頭部隊，只有幾十人，他們共同進退，全部死在槍彈之下，索魯夫也死在奧運會，沒人跟銀河的煞星接觸，在煞星居住的星球人，可能發生錯覺，以爲地球上面的科學家很快就把他們派出去的人全部毁滅。不敢向地球襲擊，因此之故，地球上面的人仍然安居樂業。

有許多人完全不知道在地球上的發生過星際大戰！

（完）

玄陰門之叛變

・本文承自第36頁・

即使如此，幻神婆婆時間長了也難抵擋……返擊之力越緊越多，對本身越來越難以掙脫。

時間一長，極可能走火入魔。

幻神婆婆該走……但是……奇怪的是；她有一分留戀。因爲，她依稀看出，五鬼的出手，至少有三四個……與自己有所聯繫。她……好像在喂招……她會了解更多的本門功夫……

她是忘了，那會如此的呢……那會五鬼……已死的五個江湖巨魁會代自己來喂招呢……

「青蓮！難道，還不醒悟……」

「老大！是你……」

「大師兄！大師兄……」

一陣亂，不對，幻神婆婆在攪什麼鬼！祇見他人如轉風車般，轉啊，轉啊，而口中，祇是四個字！「老大，是你，老大是你……」

看，她的出手，她的發招，簡直已到了不可思議之地步，而在場人，個個不敢與她相觸相架。

另一方面，一個尖利的語聲已傳入了其他人的耳中：「快記，記在心中，記得多少是多少……這是恩師所傳的九陰天玄手法……」

沒一個人不爲幻神婆婆，向青蓮的出手怔住了。一個個由心底泛出個服字。她，不容易，也難怪，她能夠橫行江湖這麼多年。連江湖人個個聞之頭痛的岷山一魔也會爲其所算……她眞可算得是個女中英傑。

突然，一聲極凄厲的長號中，祇見一條人影，平平的，宛如一具殭屍般，平空彈在半空。

極快的，「嘭」的一聲巨震：向青蓮平攤在地，一張面具脫落，滿頭白髮不見，衆人個個看了搖頭，那裏是什麼婆婆，實在美……即使是老了，依然可以看到了她的嬌媚的面貌。

「老大，老大……」

一個裝鬼的人，脫下了面具，衣服！一張俊美、但帶有三分苦惱樣的中年人，走了過來：「青蓮……」

「你，來了，你不避我了，老大，我自知……做了不少壞事……」

「是傻事！」

「唉，壞也好，傻也好，老大，我恨天下臭男子……他們……誰對我垂涎，我……殺─嗯，我殺了不少人，但是，誰叫他們那麼傻……我已說過，我心中，祇有一個老大……」

「還是傻……」

「我倒翻了師門！因爲你……」

「傻之至矣……」

「我願意，爲你……我願意做……世間……最傻……最傻的事……」

「向青蓮！還來，九陰天玄訣……」

是耿家璧……

「殺！我得殺了她，代父母報仇！」

「怕不怕羞？小子，你有本領殺得了她？連你大師伯也打不過她……」

「不，老大……你……比我强……我……我……老大，抱住我……我怕……怕墮地獄……」

人，在垂死之時，她會怕報應，怕地獄……不論她在世時有多可怖……可惡。但是，她可以橫行生前，她却不敢涉及地獄……

向青蓮是個孤傲僻激的人，萬事走極端，因此，她可以爲一個人而倒翻了一個門戶。

她可以殺人，她步入了走火入魔的境地。

最後，她發覺不對，在迴光返照的一瞬間，她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她不能捱，她不能受苦受難，她可以散功自盡，即使苦痛，不過，長痛不如短痛……

但是，在垂死之前，她發現大師兄在她身邊……最後，她果然，死在大師兄的懷中。

「家璧，我知道你來找我……我更知道你要報門戶之仇。但是，我又何必與你說明白！恩師在天之靈，也不願我再出手……恩師豎起這玄陰門，不是方便，我不能眼看它沒落……我……唉，我不等到褚兄，印兄及他高足的到來，我還眞不敢出手……青蓮非但精通副篇武招，而且，她又夾雜了別派別門的絕招在內，所以，我叫你們看，記……

「我已輸入了本身的玄陰炁給兩小，算是我還恩師的一點情。而今，我又算代師門……清理了門戶，你們，該照我的所說，苦煉十年，或者十五年，玄陰門由兩小再開吧……」

「大師兄！你……該原諒我……」

「我不原諒你？子午廿六刀早已要了你們三人的命了！」

這是事實，耿家璧面色微變：「大師兄，你……你……」看來她是有說不出口的事……

「你想問我爲什麼自甘墮落？做了閹狗的手下？唉！我！一半心灰意懶，另一半，我是不甘被淹！我做了太監，唉，爲了小師妹……我之入魏忠賢門下，我爲了拯救天下武林……」

他苦笑了笑，頓了頓，又道：「有誰知？不過，我顧太華做事，幾時要求人知的？」

顧太華，那個太監，不，他是個武林中不世出的奇才，並且，還有一顆任何俠義道上人，自覺有愧的正義之心！誰又知道，憑了他的自汚自辱，挽救了卅六大門戶，以免覆滅之禍。

現在，他是走了，走得如此沉着。玉琪與玉仙是認清了這是傳勁入穴的前輩，原來，他是自己的大師伯。

耿家璧是呆呆的望着大師兄的背影，想不到，自己恨了他有十來年，而他，一直是被寃枉的。自以爲自己忍辱負重，瞞過了他，其實，自己一直在他的庇護下，而不自覺──門戶大仇……

玉琪是想起了漆雅若的說話：姓趙的殺姓錢的，姓孫的又殺了姓李的……其實，根本殺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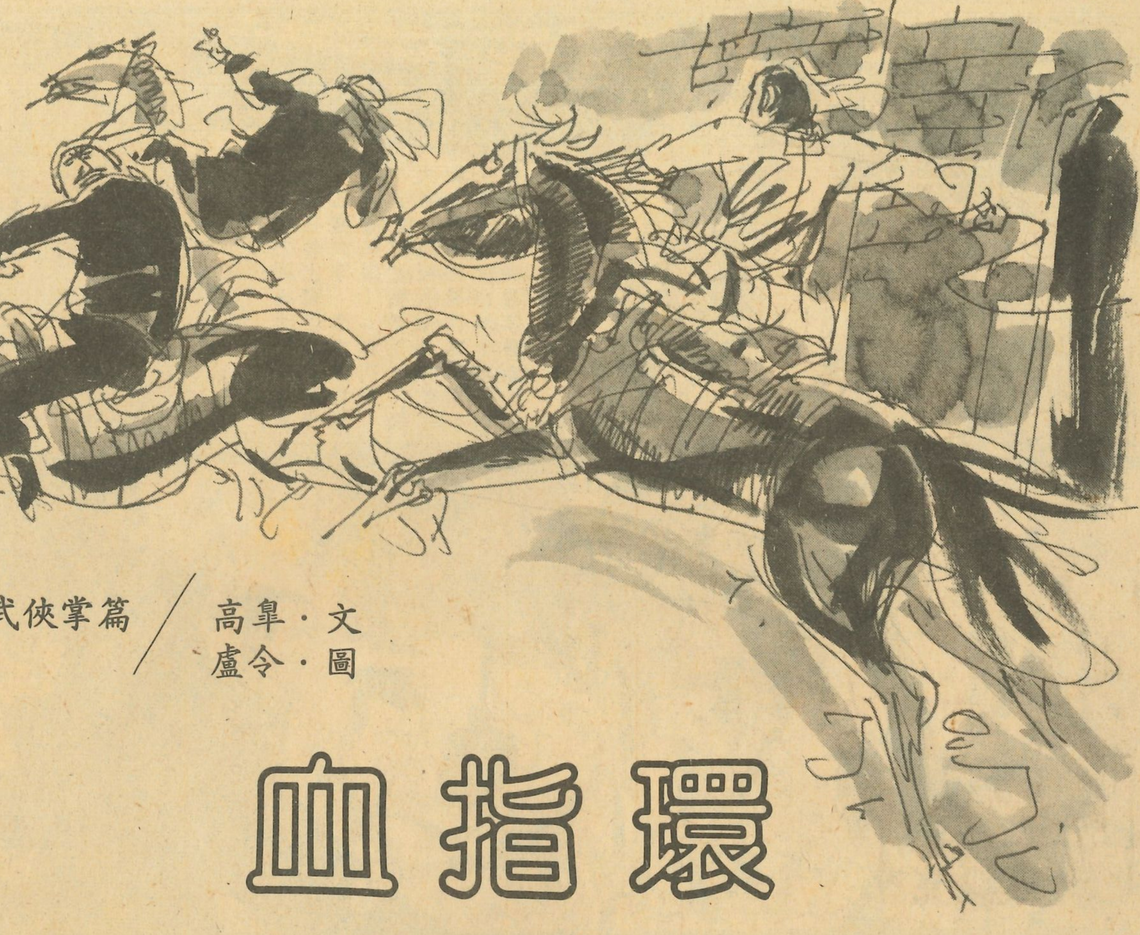
他現在有些明白了……

（全文完）


歷史傳奇故事
王羲之的傳說
葉梅・編繪
①東晉年間，會稽城外，當朝太尉郗鑒的女兒文娟，和丫環春蘭在蘭亭遊玩。不遠處見一酒家，門口掛一匾額，上寫「天下無雙」四個龍飛鳳舞的大字。擅長寫法的文娟讓春蘭去問老板：『這匾是誰寫的？』
②老板指着店內一個儀表堂堂的青年人說：『就是那個當今才子王羲之寫的，他的字跟我的酒一個樣，都是天下無雙！』啊，他就是久聞大名的黃羲之？文娟不禁一陣心跳耳熱……
③中秋佳節，皓月當空。郗鑒以賞月觀燈為名，為文娟擇婿。遍請會稽名士。來客中有年方二十的左軍將軍桓述，才氣橫溢的公子謝安，可文娟都不中意。這時管家稟告：王羲之公子到。
④一會兒，春蘭跑來說：『小姐，你快去看，那王公子在幹什麼吶？』原來王羲之被掛在西墻上的大書家鍾繇的眞迹迷住了，竟半臥在竹榻上，目不轉睛地端詳起來。文娟見此，喜上眉梢。
⑤郗鑒看出了女兒的心事，笑着對文娟說：『你既已選中王羲之，那我就請他今日入府，再選個吉日訂婚。』文娟羞羞答答地說：『女兒從命。』
⑥郗鑒高興地向王羲之說：『恭喜恭喜，小女文娟已選中你入贅了！』羲之驚詫道：『老大人，別是玩笑之辭吧？我實在未會想到小姐選中我，我也無入府之意。』
⑦郗鑒不悅道：『老夫乃當朝太尉，小女是名門閨秀，難道配不上你這白衣？』羲之無奈，接受了郗鑒所贈玉佩一雙。郗鑒把他留在府中，准備第三天訂婚。
⑧王羲之滿懷惆悵：我從不要求富貴榮華，榮華富貴反來逼我，叫我如何是好？看來，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便趁夜深人靜，從郗家後花園越墻而走，
⑨幾天以後，文娟帶春蘭到蘭亭散心，見許多人正圍着一老娘買扇子。那老婦叫賣道：『王羲之寫的扇子！』文娟要春蘭也去買一把來。春蘭氣呼呼地說：『那是忘恩負義的王羲之寫的，小姐還要？』文娟說：『去吧。』
⑩文娟打開買來的扇子，正看扇上的字時，忽然一只白鵝飛撲過來，後面一個人追趕，跑得氣喘呼呼，原來正是王羲之。文娟忙沉下了臉，春蘭把白鵝攔住了，羲之向前道謝。
⑪『剛才我見盧姥姥的扇子賣不出去，就給她在上面寫了字，一下子就被搶光了。』王羲之看着文娟手上的扇子，得意地說。文娟指着扇上的字，傲然地說：『這「永」、「之」二字筆勢不齊。連自己的名字都還沒寫好。』
⑫羲之愕然，向春蘭說：『請問你家小姐的尊姓芳名？』『郗文娟！』只見文娟已拂袖而去，羲之既慚又悔。猛想起老師衞夫人說過，她有個高才的女學生，書法在自己之上，莫非就是她？


⑬ 這天，義之又在橋上遇到了文娟和春蘭，他連忙向文娟躬身陪禮。文娟說：『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義之說：『當初訂婚，我不知是小姐呀！』文娟沉吟片刻，對春蘭說：『叫他去找衛夫人吧！』
⑭ 義之忙說：『既然小姐答應，請贈一信物爲憑。』文娟讓春蘭把剛買的毛筆給他。義之欣喜若狂。春蘭說：『這是小姐贈的「金不換」，公子切莫再做負心人！』
⑮ 義之來到衛夫人家，請老師爲他說媒。衛夫人笑道：『文娟就是我常提起的那位女學生。她最不喜歡驕傲自負的人，你要我做媒，得先改這毛病！』義之連連應諾。
⑯ 衛夫人又道：『我聽說，左將軍桓述已到郗府去求婚了。他是朝廷命官，又是當今才子。而你還是個白衣，上次又在郗府越牆而走。你若不做官，這次郗太尉是不會允許的。』義之無奈，只好答應上書求官。
⑰ 不久，義之官拜右軍將軍。衛夫人替他到郗府去求親，郗太尉笑道：『王將軍是當今才子，桓將軍也是江南名流，這眞叫我左右爲難！』衛夫人說：『讓二人比試書法，不落署名，由文娟自己選擇如何？』大尉應允。
⑱ 文娟拿到王義之和桓述的字，看來看去，覺得水平相當，勝負難分。她緊蹙雙眉，思索良策。最後答道：推遲到明年再作比試。
⑲ 義之找衛夫人求教。衛夫人勸他走出書彥，到江南向擅長書法的人學習。義之聽從老師的教誨，決意先去蘇州一帶。
⑳ 義之來到虎丘山下的寫字攤前，但他認爲沒有名家聖手，便揚長而過。忽然一位老人攔住他說：『公子，我這裏有好字帖，賽過王義之！』『什麼，賽過王義之？請給我看看！』
㉑ 那老人轉身進屋，少頃，拿出字帖來，上面是筆墨酣暢的四個大字：虛懷若谷！義之看呆了，嘖嘖稱讚說：『啊呀，寫得好！我王義之實在慚愧。老人家，請受我一拜！』
㉒ 義之遊學在外已一年，衛夫人給文娟看義之新近寄來的『樂毅論』字帖，說他的字大有長進，勸文娟早日完婚。文娟卻認爲義之驕傲自負的毛病不容易改，要讓他再練一年。
㉓ 不久，義之回來拜見老師。衛夫人拿出一帖讓他看。這不是賣字老人寫的『虛懷若谷』嗎？衛夫人笑道：『哈……，這便是文娟的字！虎丘山下，她有意試你，寫了這四個字讓那老人拿給你。』
㉔ 衛夫人又說：『文娟讓你再好好練一年。你可去岳麓山尋訪我的妹妹衛大娘，她定會教你。』又拿出一方絲帕說：『這是文娟贈你的。上面有詩，但你要到困難時再看。』
㉕ 義之來到長沙岳麓書院，衛大娘卻往南岳衡山寺去了。義之不禁嘆道：『運氣眞不好啊！』又想：這是衛大娘看我心誠不誠。既有心求學，我就再去衡山寺。


㉖誰知趕到衡山寺，衛大娘又到東海普陀寺去了。義之灰心失望，想起文娟的贈帕，忙拿出來，上面的題詩是：『南國秋深路迢迢，一山更比一山高。紙上得來終究淺，爲求眞諦莫辭勞。』
㉗義之歷盡辛苦，終於在普陀寺找到衛大娘。衛大娘正在舞劍，輪轉如飛，來如閃電，去如流星，看不到劍，只有一團白光。義之看得入迷……忽然，他覺得自己領悟到了書法眞諦。
㉘義之興冲冲地提起筆來，在墻上寫了『奪其神來』三個大字。衛大娘走過來，連聲稱讚：『寫得好！』義之連連施禮說：『衛大娘，請收我做徒弟吧！我今日方知寫字猶如舞劍，書法也如劍法。要學好書法，功夫在字外啊！』
㉙義之遊學回來，又專心致志地臨池苦練。那白鵝長頸的婉轉姿勢，也啓發着他的用筆寫字。這天衛夫人來訪，見他如此用心勤學，讚尋：『人生天地之間，處處可尋書法眞諦，貴在心摹神領，一通百通！』
30三月初三，風和日麗，春暖花開，郗鑒在蘭亭舉行書法比試，爲文娟擇婿。主持人溫國公命義之、桓述二人各臨摹一幅鍾繇的《宣示帖》。
㉛義之先交卷。桓述交卷後，溫國公讓聚集蘭亭的衆多才子都來品評。謝安說：『義之的字，雖是臨摹鍾繇，卻已在鍾繇之上。』溫國公說：『老朽我也有此看法！』衆人恭喜義之要當新姑爺了。
㉜喧嘩間，僕人報：『南康長公主駕到！』只見長公主乘黃緞面轎子，身穿綉龍裙，宮女們前呼後擁，好不威風。長公主是桓述的母親，來此顯然是爲她的兒子助威的。
㉝長公主問及比試結果，溫國公秉公而斷：王義之勝過桓述，不料長公主說：『僅僅臨摹字帖，豈能見眞才實學？今日蘭亭集會，可以此爲題，試二人各寫一篇詩文，既見書法，又見才學。』
34義之對長公主說：『請允許我以自創書法寫詩文。』長公主嘿嘿一笑說：『自創書法？那一定妙不可言了！』義之游目騁懷，蘭亭的山光水色，風物景致，盡收眼底。他要用文娟贈的『金不換』寫出不朽的文字！
㉟他緊握『金不換』，下筆有神，吐墨如流，揮洒自如，片刻交卷。這就是那千古流傳的『蘭亭集序』。
36溫國公讚道：『這眞是人間難得的好書法！』謝安讚道：『這眞是人間難得的好文章！』長公主也不禁讚道：『義之的書法和詩文，確實勝過我兒。』桓述說：『母親秉公而斷，衆人信服，兒也信服了。』
㊲長公主招呼文娟過來，對她和義之親切地說：『今日我親自爲媒，恭賀你二人成婚，結百年之好！』義之文娟齊聲說：『拜謝長公主！』
㊳新房裏，義之對文娟說：『我要棄官歸里，與你在琴棋書畫中度此一生怎樣？』文娟笑着說：『這正是我所願。謙受益，滿招損，你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義之一拜：『多謝賢妻！』



血指環

武俠掌篇
高皐·文
盧令·圖

暗施美人計

「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這是古人詠雁北的寫實詩句。

不過雁北大同可是一座名城，它不僅是一個邊陲重地，大同美人城更是名馳遐邇。

這天晌午時分，一騎駿馬由得勝口馳向大同，此時雖是風沙撲面，縱目千里瞧不到一個行路的旅客，這位孤零零的騎士，仍然伏鞍急馳，好像要在日落之前趕到美人城似的。

他馳進得勝口不久，身後忽然蹄聲震耳，十餘騎怒馬含尾急追而來。

這位騎士年歲不大，雖然他在頭上包着一塊黑帕，仍能瞧得出他是一個濃眉大眼，頗爲精幹的小伙子。

他聽到身後的蹄聲，不由濃眉一蹙，雙目之中突然湧出一片殺機。

雙腿猛的一磕馬腹，坐騎的速度加快了，不過這匹經過長途奔馳的馬兒，早已使出全力，此時再快也快不了多少。

他當然明白此種情形，所以不再催趕，約莫一個時辰之後，終於被來騎追得首尾相接。

「不要逃了，朋友，你肯定是逃不掉的。」

他果然不再逃了，單臂一帶韁繩，坐騎便在一片松林之前停了下來。

「各位是追趕在下麼？咱們似乎素不相識。」

他在向來人打量，心頭却暗暗一懍。

圖謀血指環

他們是十三名彪形大漢，一律白衣紅帶，背插長刀，太陽穴高高隆起，每一個都是內外兼修的高人。

他們的確是武林高人，只要提起紅帶十三騎，任何門派都不敢輕易招惹，如今他們竟然找上這位年輕騎士，豈不是他的一項不幸！

適才說話的是紅帶十三騎的老大「乙龍」，在邊塞，乙龍的話就像聖旨綸音，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

此時他兩眼一翻，冷冷道：「不錯，咱們的確素不相識，不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只要交出血指環，我兄弟就放你一條生路。」

年輕騎士道：「好辦法，但不知各位能否聽在下一點忠告？」

乙龍道：「你說。」

年輕騎士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紅帶十三騎成名不易，閣下爲甚麼不好好的珍惜！」

乙龍面色一變，說道：「你是在威脅咱們？」

年輕騎士道：「這個麼，在下只是實話實說罷了。」

乙龍面色一沉，回顧身側的瘦高大漢道：「老五，去給他一點敎訓。」

老五罕達是蒙人，在紅帶十三騎中，功力僅次於乙龍，他應了一聲，立即躍下坐騎，摘下長刀往懷中一抱道：「朋友請賜招。」

年輕騎士嘆息一聲道：「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閣下何不三思！」

罕達怒吼一聲道：「你太狂了，姓關的，等你勝了大爺再說。」

話落招出，長刀帶起一片寒光，猛向關姓騎士的左肩劈去。

這一刀風雷俱動，顯示紅帶十三騎盛名不虛，果然具有睥睨江湖的本錢。

然而罕達這氣勢凌人的一刀，連關姓騎士的衣角都沒有沾到，而且他還收勢不住，一連衝出幾步，最後仍然摔到地上去了。

摔到地上沒有甚麼，問題是他的喉管正在嘟嘟的冒着血水，那麼這一摔，他永遠都起不來了。

紅帶十三騎全是高人，他們竟然沒有一個瞧清楚罕達是怎樣喪生的，關姓騎士的手中只有一根馬鞭，適才曾經揮動了一下，莫非那閃電般的一吐即收，竟能擊斷罕達的喉管？

其實這不算出奇，因爲關姓騎士是劍道的高手。

所謂手中無劍，心中有劍，劍與神化，劍與心合，身劍合一，自然能夠無敵不克，無堅不摧。

雖然他的手裏只有一條馬鞭，這條馬鞭跟一柄切金斷玉的寶劍沒有甚麼兩樣，罕達的喉管自然難當一擊。

紅帶十三騎雄霸邊塞，名噪武林，除非他們能夠忍下這口怨氣，那麼他們與關姓騎士就勢難兩立。

武林人愛名重於惜命，乙龍明知這位少年不好惹，他還是下達了搏殺的命令。

十二比一，在人數上關姓騎士的處境絕對不利，不過他的神情十分冷靜，對四週流轉的刀光人影，他幾乎是不屑一顧。

紅帶十二騎在迅速遊走，他們是想找機會全力一擊。

關姓少年何嘗不是在找他們的破綻，只要一方稍有疏失，必然會遭到慘痛的挫敗。

當紅帶十二騎轉到第三圈之時，關姓少年忽然振臂出招，右臂吞吐之間，三名敵人仆倒下去。

身形再旋，馬鞭急顫，又是三名敵人的喉管冒出了血水，如今紅帶十三騎只剩下六個，每一個都是面色死灰，像待宰羔羊一般。

紅帶十三騎澈底的失敗了，武林之中今後將不會再有這一門派，關姓少年不再理會那些鞭下餘生者，騰身躍上坐騎，逕向大同馳去。

在城門關閉之前他趕進了大同，一逕奔向南門的龍城客棧，這兒是他與南北八大鏢局約定的會合之處，只要見到八大鏢局的人，他的任務就可作個交待。

關揚機是他的姓名，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後生晚輩，他却接受八大鏢局的委託，深入漠北，歷盡千險，終於獲得血指環，完成了他的任務。

血指環是一件人間異寶，具有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功效，練武之人可以藉它增强內功，達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境地，南北八大鏢局受託押鏢，不幸却被漠北三魔所刦。

當代武林沒有人是漠北三魔的對手，關揚機雖是劍聖的親傳弟子，八大鏢局只不過死馬當作活馬醫，並未當眞寄予厚望，如今他回到大同城了，在一般人來說，這應該是一樁異數。

龍城客棧是一個老字號，但位於胡同的末端，地點頗爲偏僻，當關揚機一脚踏進客棧的大門之際，他的神色竟然陡地一呆。

在他的想法，這家地處僻隅的客棧，投宿的旅客必然不會太多，估不到此時竟然高朋滿座，食堂中是一片人潮。

更使他驚訝的是，這般旅客每一個都跨刀佩劍，全是刀尖舐血的武林人物。

關揚機絕不相信這是巧合，但他的神色却一片平靜，他緩緩走向櫃台，道：「掌櫃的，還有沒有房間？」

掌櫃的道：「對不起，客官，敝店已經客滿……」

他語音未落，食堂中一個蒼老的口音道：「掌櫃的，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旅客是客棧的衣食父母，你怎能對關少俠這般回答？」

掌櫃的回答道：「老客責備的是，只是……」

蒼老的口音道：「不必說了，由咱們騰出一個房間你看是否使得？」

世間既有這等好人，掌櫃自然感激不盡。身受其惠的關揚機格外應該感激，他怎能不向那蒼老口音說說他的謝意？

「多謝前輩……」

「不必客氣，少俠，出外之人誰也不能頂着房子走，咱們只不過擠一擠，這算不了甚麼，少俠想必還沒有進食，來，這邊座。」

盛情難却，他怎能不知好歹，當他擠身走向蒼老口音之際，一聲剛勁的叱喝突然由一側傳來，道：「站住，關少俠，莫非你瞧不出黃鼠狼的嘴臉？」

關揚機的江湖閱歷不多，但他絕對不傻，適才主動讓房的灰衣老者固然是黃鼠狼給鷄拜年，這位一身紅衣，語聲剛勁的大漢，又何嘗安着甚麼好心？

再說關揚機名不見經傳，並不是甚麼江湖名人，這些素昧平生的武林豪客，居然一口道出他的姓氏，顯然，這般人已經摸清了他的底，這龍城客棧之內也許每一個都是他的對頭冤家。

其實他應該有朋友的，至少八大鏢局必然跟他站在同一陣綫。

可惜打從他踏進店門開始，就沒瞧到一個八大鏢局的，他們是因事躭誤了約定的日期，還是已經來了遭到了意外？

這些當然都有可能，只是他却無法獲得證實，不管怎樣，他的處境是危險的，身在狼虎之窟，每一個人都想圖謀於他，他縱然是八臂金剛，只怕也難以應付。

除了這些不利的因素，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敵人雖多，但他們並不合作。

適才讓房間的灰衣老者，是終南派的掌門尉遲武，紅衣大漢是風雷門主鐵鋼，這兩派原有宿怨，此時爲了爭利，自然要各不相讓了。

他們先是言語相侵，最後就變作兵戎相見了，兩派的人數不少，如此一來還能不天下大亂！

儘管這兩派鬥得人仰馬翻，圖謀他的

還是大有人在，首先他發覺有人在身後悄悄接近，此人的行動雖是鬼祟，却逃不過他的觀察，他不動聲色的等待着，只要有人向他出手，必然會遭到他無情的痛擊。

他沒有猜錯，的確有人向他偷襲，只不過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偷襲者雖然出了手，却沒有佔到半點便宜。

一聲嬌叱，一陣慘嚎，接着是兵刃落地之聲，這一幕暗算就這樣結束了。

不過這場鬧劇，却是另一場風暴的導火綫，不只是救他的姑娘遭到圍攻，他也被數十人四面撲擊，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龍城客棧立即陷入混亂之中。

關揚機的馬鞭縱橫掃擊，但見血雨激射，屍體橫飛，第一波向他撲擊的沒留下一個活口，他這招招見血的打法，使撲擊者爲之一窒。

他縱目向另一處打量，只見一位綠衣長髮姑娘，正被七名黑衣老者圍攻，這七人是當代黑道最厲害的魔頭，只要提起雲嶺七煞，任何人都會心存憚忌。

關揚機原本並不認識這七名魔頭，只是由他們使用的蛇形劍猜出他們的身份，適才向關揚機出手偷襲的必然是這七人的門下，綠衣姑娘管上這檔子閒事焉能不惹禍上身！關揚機也不認識綠衣姑娘，她不可能是八大鏢局派來接應的，那麼她適才出手相救，只是出於一時義憤而已。

不管怎樣，此時此地他必須與綠衣姑娘風雨同舟，在道義上他也不能不管。

於是他一聲急嘯，身化長虹，挾着無堅不摧的劍氣，猛射雲嶺七魔之二。

駁劍之術天下無雙，七魔武功雖高，却難當劍氣一擊。首當其衝的兩名魔頭被擊得飛了起來，在摔落丈外之後，生命早已不屬於他們了。

關揚機技驚全場，連拔刀相助的綠衣姑娘都呆呆的在那兒發怔，他却一把抓着她的玉腕匆匆奔出了客棧，再越過城牆落荒而去。待奔出數十里，確定身後已無追兵，他才吁出一口長氣道：「累了吧？姑娘，咱們在這兒歇息一下。」

綠衣姑娘先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下，然後瞅着關揚機道：「少俠，我不懂。」

關揚機道：「甚麼事姑娘不懂？」

綠衣姑娘道：「少俠劍道之高，當得是百世罕見，那般人不過是螢光腐草罷了，咱們這麼拚命逃亡豈不是多此一舉？」

關揚機道：「這是姑娘太抬舉在下了，哦，在下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敎姑娘的貴姓芳名。」

他對自己的武功似乎不願再討論下去，當然，各派有各派的禁忌，他不願說，綠衣姑娘也不便多問。

微微一笑，綠衣姑娘道：「我叫舒靈，少俠，咱們今晚……」

關揚機道：「在下十分抱歉，不應該拖累姑娘的，現在前不夠村，後不夠店，只好找一處農家獵戶借住一宿。」

舒靈點點頭道：「也只好如此了，咱們走吧。」

此時月隱星稀，視綫頗爲模糊，四週都是陰森森的叢林，以及一眼瞧不完的荒山野嶺，要在這等荒凉的所在找一處農家獵戶，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經過差不多個把更次的奔波，總算運氣不錯，被他們找到一棟破屋。

其實這棟屋宇並不太破，只是被人棄置因而荒蕪而已，經過他們一番查看，發覺除了衣服被褥，屋中傢俱一應俱全。

他們分別在兩個房間歇息，翌晨關揚機剛剛起床，舒靈就捧來一鉢熱騰騰的番薯，及兩碗小米粥，道：「關少俠！快來進早餐。」

關揚機向桌上瞥了一眼，愕然道：「舒姑娘！這是那兒弄來的？」

舒靈道：「我發現一個地窖，其中的存糧夠咱們半年食用的。」

關揚機道：「奇怪，這家主人爲甚麼要搬？」

舒靈道：「這誰知道，也許此地太過荒凉吧。」

他們吃過早餐，關揚機忽然咳了一聲道：「舒姑娘，承蒙義伸援手，在下十分感激，如果有緣，咱們在江湖上再見。」

舒靈一怔道：「你要跟我分手？」

關揚機道：「人生聚散如浮萍，希望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舒靈腮帮子一鼓道：「不要撵我，關少俠，如今天下武林都想不利於你，有我在多少可以給你一點帮助。」

關揚機長長一吁道：「我知道，所以我要在此地暫住半年。」

舒靈道：「這爲甚麼？」

關揚機嘆口氣道：「不瞞舒姑娘，在下馭劍之術，只是初有小成，由於師命難違，不得已才接下這副重担，昨天在龍城客棧勉强出手，立即出現後力難繼之勢，所以……」

舒靈道：「我明白了，你要在這兒練功，那也不必撵我，你的生活總要人照顧的。」

關揚機道：「這個……咳，要姑娘照料，在下如何敢當？」

舒靈幽幽道：「別這麼說，大哥，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咱們雖是初交，可是我……」

男女之間的發展，往往是難以臆測的，窈窕淑女，固然是君子好逑，翩翩佳士，又何嘗不能令淑女心儀？

他們都是年輕人，年輕人的通病是遇事衝動，熱情洋溢，何況那個少年不愛美，那個少女不思春？他們兩人的感情，自然由含蓄而明朗，由明朗而白熱化了。

當然，關揚機與舒靈並非夫妻，但在他們的內心却已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了。

只是他們的性格頗有出入，關揚機沉默穩重，心中雖是充滿愛慕，口頭絕對不會說出一個愛字。

舒靈的行爲是令人難以理解，對關揚機，她是噓寒問暖，呵護備至，但與關揚機練功到緊要關頭之際，她竟然目露殺機，幾次差一點就要對他下手，雖然她並沒當眞下手，粉頰之上却流露出一片痛苦的神色。直到四個月後，她才逐漸放棄這個念頭，關揚機總算有驚無險，渡過了一段驚心動魄、危機暗伏的歲月。

半年之後，關揚機功力大進，除了他的恩師，放眼江湖，不再作第二人想，那麼這段山居的生活也應該結束了。

這是山居的最後一個夜晚，在庭院草地之上，依偎着兩個人兒，他們爲美妙的夜景陶醉，也爲這棟破屋惜別。

良久……

「大哥，明天當眞要走？」

「是啊，怎麼，妳捨不得這兒？」

「人們碌碌終身，幾人能夠得到此清靜的歲月……」

「妳說的對，不過我必須完成師命，所以明早一定要走。」

「你可知道一出此山，咱們將遭遇怎樣一種局面？」

「我知道，豺狼當道，四面楚歌，不過我不在乎。」

「是的，大哥劍術已臻大成，天下很難找到對手，不過江湖之上詭詐百出，有些事情不是單憑武功就可以解決的。」

「妹子說的對，但我別無選擇。」

「那……我問你，大哥，如果……」

「妳是怎麼啦？妹子，有話儘管說，幹嗎吞吞吐吐的。」

「大哥，我是說，如果你完成了師門交待的任務，那我……」

「咳，妹子，我是一個孤兒，承妳不棄，只待事了之後，我就禀報恩師，請他老人家爲咱們主持婚禮。」

「謝謝你，大哥，不過我還有一點要求。」

「好，妳說。」

「我請你原諒我爹……」

「令尊是誰？」

「舒澹。」

「甚麼，徐州龍虎鏢局的總鏢頭英雄胆舒澹就是妳爹？」

「是的，大哥。」

「我跟八大鏢局相約在大同龍城客棧會面，憑一面由八大鏢局總鏢頭共同簽名的龍虎令，換取我的血指環，莫非妳就是那……」

「不，小妹不是。」

「那……八大鏢局的人呢？」

「這個……」

「怎麼啦？妹子，憑咱們的關係，還有甚麼話不能說的？」

「大哥，咱們父女……對不起你，嗚嗚……」

女人是水做的；說哭就哭，只是關揚機却墜入五里霧中，被她哭得滿頭霧水。

「不要哭，妹子，快擦乾眼淚，把妳所知道的告訴我。」

她擦乾了眼淚，幽幽一聲長嘆，才講出一段令人驚心動魄的事來。

英雄胆舒澹是八大鏢局接運血指環的主持人，他却畏禍貪財，私通漠北三魔，讓他們將這件重寶刦去，後經血指環的主人懇託劍聖，派關揚機往漠北奪還異寶，他竟然利慾薰心，定下一條兩路夾擊的毒計。一是以重金聘請雲嶺七煞公開搶奪，二是迫使他的女兒以美色接近關揚機暗中下手，但人算不如天算，雲嶺七煞陷阱失手，舒靈女生外向，反而愛上了他想圖謀的人。

不過這件事並不算完，一方面是消息外洩，天下武林幾乎都參加了奪寶的行動，再則舒澹一不作二不休，他不會就這麼放過關揚機的。

說完了往事，舒靈又哭道：「大哥，我求你放過我爹……」

關揚機道：「好，妹子，我答允妳不傷他生命，時間不早了，咱們歇息吧。」

翌晨他們相偕出山，剛剛走上官道，便已被人綴上，但見飛鴿掠空，旗花累現，似乎整個江湖，因爲他的出現，形成一片紊亂的局面。

舒靈眉峯一蹙道：「大哥，咱……」

關揚機微微一笑道：「不必担心，該來的總會來的。」

前行約莫十里，是一個林莽夾道的險惡地帶，十丈外一片黑壓壓的人潮，將道路擠得水洩不通。

關揚機牽動了一下嘴唇，脚下絲毫未停，仍以不急不徐的速度向前面接近，不過他却囑咐舒靈道：「妹子，他們的目標是我，待會妳不必捲入這場漩渦。」

舒靈幽幽道：「不，大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們不會放過我的，再說咱們生死同心，莫非你還將我當做外人？」

關揚機嘆息一聲，沒有再說甚麼，待到達對方一丈以外，他才停了下來，同時雙眉一挑，舉目向對方打量過去。

他初出江湖，識人不多，但這般阻路者却全是黑白兩道的高人，他們包括青城、華山、天龍帮、沉香谷，黑道羣雄，以及許多獨來獨往的好漢。

關揚機雙拳一抱道：「各位率衆阻路，是爲了對付在下了，請問，咱們有沒有談談的可能？」

沉香谷主玉蜻蜓伍燐笑道：「有，只要你交出血指環，自然可以談談。」

關揚機道：「沒有第二條路？」

伍燐道：「沒有。」

關揚機想談談是不忍不敎而誅，既然別無選擇，他也不願多說廢話，口中一聲長嘯，接着身化長虹，馬鞭挾着無堅不摧的劍氣，猛向沉香谷主伍燐衝去。

伍燐身旁是沉香谷的四大高手，不待谷主吩咐，他們一起挺身應戰。

這是一個點火綫，一經點燃，便全面爆炸，此時不只是沉香谷捲入漩渦，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參與搏殺。

但沉香谷的四大高手並不能攔住關揚機，除了他們濺血橫屍，谷主伍燐的前胸也被劍氣開了一個大洞。

然後是長虹滿場飛舞，帶來一片哀聲，屍體一片片的摔倒下去，斑斑鮮血染滿了整個官道。

此時一聲刺耳的尖叫傳進了他的耳鼓：「大哥！快住手……」

這聲如雷貫耳的尖叫，使關揚機停下了手，當他瞧到現場的慘狀之時，心中也十分後悔。當然，這般人是自作孽，怪不了誰，但眞正心存鬼蜮的却不在場，這不能說不是一樁遺憾。

其實通旁樹林藏得有人，他就是陰謀的主持者舒澹，還有雷嶺五煞，以及八大鏢局的高手，他們是想坐山看虎鬥，待雙方兩敗俱傷，他們再出來檢便宜，可惜他們沒有能夠瞞過關揚機，只見長虹再起，樹林中立即响起陣陣慘嚎，待舒靈奔進林中，一切都已成爲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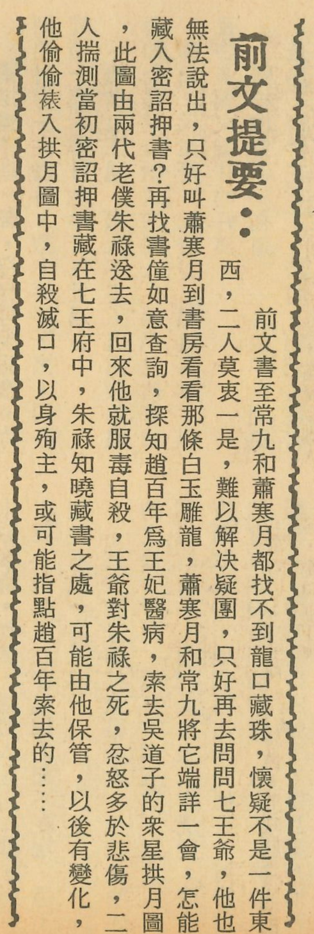
雪嶺五煞濺血橫屍，舒澹的一身武功全部喪失，此後當然沒有人敢再心存不軌來打血指環的主意了。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常九和蕭寒月都找不到龍口藏珠，懷疑不是一件東西，二人莫衷一是，難以解決疑團，只好再去問問七王爺，他也無法說出，只好叫蕭寒月到書房看看那條白玉雕龍，蕭寒月和常九將它端詳一會，怎能藏入密詔押書？再找書僮如意查詢，探知趙百年為王妃醫病，索去吳道子的衆星拱月圖，此圖由兩代老僕朱祿送去，回來他就服毒自殺，王爺對朱祿之死，忿怒多於悲傷，二人揣測當初密詔押書藏在七王府中，朱祿知曉藏書之處，可能由他保管，以後有變化，他偷偷裱入拱月圖中，自殺滅口，以身殉主，或可能指點趙百年索去的……

龍口藏珠有字蹟

蕭寒月道：「想不通的也就在此了，趙百年不過一個名醫，朱祿把這樣大的事情，托付於他，用心何在呢！」

常九一皺眉頭，道：「說的也是，趙神醫父女，俱是不會武功的人，又能担當什麼？」

蕭寒月道：「也許朱祿別有安排，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的計劃中途斷綫，使得全局有了變化。」

常九接道：「其實，朱祿根本就用不着死的，他大可以躲起來，現在，就不用咱們這樣傷腦筋了……」

蕭寒月接道：「他如不死，七王爺必會全力搜尋他的下落，他一個不會武功的老人，又能逃亡何處？」

常九道：「密詔既是朱祿所收藏，看來仍在王府中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小弟推判到此，已經難再為繼，至於如何把二先生牽扯入這件事中，亦是無法想通，可以肯定的是，二先生那個組合用心並非在爭霸江湖、逐鹿武林……」

金魚缸下得詔書

常九說道：「對！他們羅致江湖上高人，訓練殺手，意在謀反，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全無江湖義氣，把武林中人當作工具，一面利用，一面在毀滅他們，江湖人一向自詡精明，但如此比起宦海中人的手段，又是望塵莫及了。」

蕭寒月道：「終是邪不勝正，有很多人及時醒覺過來。」

常九道：「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先找出密詔……」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龍口何在？難道王府中修繕改建，把它毀去了？」

常九道：「朱祿老謀深算，這一點應該想到，我們再仔細的找找看，地鼠門最擅長追蹤

潛形，尋人覓物，只要藏在王府中，我不信找不出來。」

蕭寒月道：「目下最困難的是，不知那龍口藏珠之意，是指形象而言，還是意在言外，另有所指。」

常九道：「唉！如是要猜啞謎，就要蕭兄弟多動腦筋了，這一點，我可是不太靈光。」

蕭寒月來回行了幾步，道：「如意聰明伶俐，不知能不能提供一點綫索？」

常九道：「也許朱祿在死亡之前，給過他一些暗示，何不叫他來試試？」

打開木門，果然見如意靠在門外木柱上休息，常九招招手，如意步入書房。

蕭寒月道：「如意，王府中的地方你很熟悉吧？」

如意道：「除了內宅，偶而一去之外，其他的都很熟悉。」

蕭寒月道：「龍口藏珠在那裏？」

「龍口藏珠……」如意呆了一呆說：「可是在王府中麼？」

常九道：「是啊，你想想看，那裏有雕塑的龍形，口中藏珠？」

如意望着木桌上的白玉雕龍，道：「王爺很喜歡這條玉龍，常常撫摸把玩。」

蕭寒月道：「你記憶力過人，仔細想一下，朱祿在死去之前，可曾對你有過什麼暗示和龍口藏珠有關？」

如意沉吟了一陣，道：「沒有，小的實在想不起。」

常九急道：「這算什麼啞謎，當眞是誤人不淺了。」

他心中生氣，不自覺一掌拍在玉龍之上。

但聞波的一響，那羊脂白玉的龍，忽由口中滾落一物。

一顆大小有如黃豆的圓形玉珠。

蕭寒月伸手檢起玉珠，常九却拿起玉龍查看。

原來，這玉龍之口，竟可開合，中有玉軸穿連，口雖啓動，但却不會跌落。

只是雕工精細，馬口合上，瞧不出一絲破綻。

常九苦笑一下，道：「好精細的雕工，竟然騙過了常某的雙眼。」

蕭寒月把一顆白玉珠放在掌心，瞧了一陣，道：「龍口藏珠，本來就不是容易可見，咱們却忽略了那個藏字，不過，這粒玉珠，如此細小，又能收藏些什麼？」

常九道：「蕭兄，仔細瞧瞧，那眞是一粒玉珠麼？」

蕭寒月心中一動，兩指輕輕一捻，玉珠頓化碎粉。

敢情所謂玉珠，竟是上好的瓷土捏成。

果然，內有一片絹箋。

常九突然一揮手，道：「如意，王爺在後園之中，需人照顧，你不用留在這裏了，去照顧王爺吧。」

如意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蕭寒月道：「龍口藏珠，竟然在玉龍口中，那朱祿實在是一位有心人啊！」

常九道：「如非王爺點破，咱們絕想不到在這玉龍口中找出藏珠。」

蕭寒月打開絹箋看去。

一張很小的白絹，上面工筆描出一行小字，寫的是：三王會銜的詔書，埋藏於王爺書房後，金魚缸下。

蕭寒月看完之後，雙手一搓，絹箋化作碎粉。

常九低聲道：「蕭兄弟，要不要立刻就去取出來？」

蕭寒月道：「要……此物或者是七王爺生



出强烈的求生之念。」

常九道：「說的也是，他身中奇毒，心懷死念，就算大羅金仙，也救不了他。」

蕭寒月道：「常兄，咱們由左右兩側，搜查一下，這件事，最好不要給別人瞧到。」

常九點點頭。

這時，夜色已深，原本是王府中防守的重心所在，現在，却已無巡守的武士，所有的王府侍衛，都已集中於後花園的茶花廳中。

兩人繞到書房一座小型庭院之內，果見一個很大的魚缸，缸內五色金魚仍然浮沉游動，不知喜愛他的主人，身遭危難，命在旦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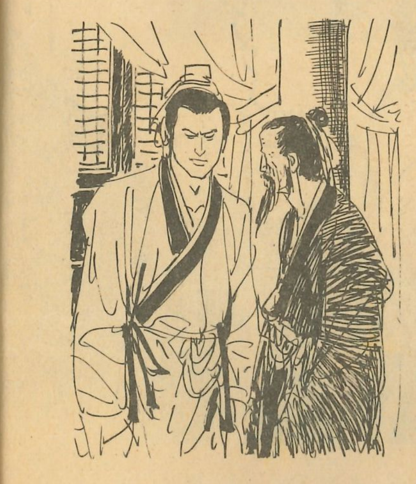
常九帮蕭寒月抬開魚缸後，笑道：「我到屋面上防守，蕭兄弟尋找密詔。」

說罷飛身躍上屋面。

蕭寒月心中忖道：果然是善體人意的老江湖，思慮週密，顯是不願目睹密詔。

拔出長劍，隨手掘去，果然，不及一尺所在，已挖出了一個密封的玉盒，啓開玉盒，又是小巧的錦盒，盒上封條猶存，封條上且有三個簽名。

蕭寒月略一沉吟，又把玉盒蓋上，放回原處，魚缸亦移回原處，取出絹帕，包合錦盒，藏入懷中，毀去痕跡，飛身躍上屋面。



常九笑一笑，道：「找到沒有？」

原來，他竟然未瞧看一眼，這位江湖上最善潛踪遁跡的高手，敵對時固然可怕，相交朋友却是君子的很，蕭寒月心中十分敬佩，點頭一笑道：「找到了，咱們到花廳去見王爺。」

常九道：「蕭兄弟，我有幾句話，我想了很久，覺得應該告訴你。」

蕭寒月肅然道：「常兄吩咐，小弟洗耳恭聽。」

常九道：「七王爺中毒已深，不是趙姑娘給你那瓶解毒丹藥，只怕他早已魂歸天國，閒雲大師束手，能救他的只有趙姑娘了。」

蕭寒月點點頭。

常九接道：「他隨時可以嚥下最後一口氣，等一會你見他時，先撿重要的說。」

蕭寒月道：「多謝常兄指點。」

常九道：「七王爺實在不錯，可惜好人不長壽，他如能多活幾十年，倒是江南人民之福了。」

蕭寒月道：「縱然明知機會不大，但咱們總要全力救他才是。」

「除非趙姑娘突然趕來，就算我常某願意借給他幾年陽壽，也是沒法子留得住他。」

蕭寒月苦笑一下，說道：「走一步說一步吧！」





常九突然重重咳了一聲，道：「還有一個法子——」

蕭寒月道：「什麼法子？」

常九道：「抓住二先生，逼他們交出解藥，但這是不太可能的事……」

蕭寒月笑一笑，未再多言，心中却是暗中作了決定。

時過三更，但茶花廳四週的戒備，却是更見森嚴。

常九行入花廳旁側的篷帳內，蕭寒月却緩步入廳中。廳中一燈熒熒，一個青衣勁裝的少女，雙膝跪在錦帳低垂的木榻前，暗暗低泣。

蕭寒月歎口氣，道：「盈盈——」

青衣少女緩緩轉過臉來，嬌呼一聲：「大哥……」撲入了蕭寒月的懷中，道：「我好想放聲大哭，可是，我不敢，我怕吵到了別人，閑雲大師和墨道長，都爲了我爹的事，和强敵搏殺，我不能驚動他們，使他們不能休息！」

蕭寒月點點頭，道：「妳長大了，也懂事了，既然懂事了，就要面對現實，有勇氣承担痛苦。」

朱盈盈道：「爹雖然把我逐出王府，追回封贈，但我知道，他內心中，還是頂歡喜我，蕭大哥，你一定要救他呀？」

蕭寒月點點頭，道：「他是妳父親，我當然會盡我能力救他，就是撇開這層關係不說，七王爺是個好官，我也會全力以赴，但妳要沉着，不能哭鬧，攪亂了全局。」

朱盈盈點點頭，道：「我聽你的話！」

蕭寒月道：「好！那妳先回篷帳中，休息一下……」

朱盈盈接道：「大哥，爹傷得如此之重，我如何能安得下心，睡得着覺。」

蕭寒月道：「這樣吧！妳守在茶花廳外，我要查看一下王爺的傷勢。……」

「大哥，我不能守在旁邊麼？」

「最好不要……」蕭寒月略一沉吟，道：「總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朱盈盈應了一聲，退出廳外。

蕭寒月掀開低垂的錦帳，只見七王爺睜着眼睛，而且精神挺好，不禁一呆，忖道：趙姑娘配的解毒藥物，果然藥中極品，其對醫藥上的才華，恐不在其父之下。

但見七王爺笑一笑，道：「我早醒過來，不理會盈兒，是怕她哭鬧。」

蕭寒月點點頭，道：「王爺，找到了一個錦盒，不知道是不是藏的詔書……」

「在那裏，給我瞧瞧，……」七王爺掙扎欲起。

蕭寒月按着七王爺，低聲道：「王爺，保重身體，別太激動。」

取出錦盒，遞了過去。

「是它，是它……」七王爺接過錦盒，仔細看去。

蕭寒月掀起錦帳一角，讓燈光透入。

七王爺看清楚了，臉上泛起一抹歡愉的笑容，道：「好！好！他們騙得我好苦！」

蕭寒月道：「王爺，請多保重。」

七王爺道：「寒月，目前的形勢如何？要不要調派大軍助你們一臂之力？」

蕭寒月微微一笑，暗忖道：聽他的口氣，已動了强烈的求生意志，略一沉吟，說道：「王爺，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先要治好王爺的毒傷……」

七王爺苦笑一下，道：「醫好毒傷恐非易事，也許可以再延長一下毒性發作之期。」

蕭寒月道：「趙姑娘留下的丸藥，還有多少，能支持多少時間？」

「藥丸不多了……」七王爺說：「大概可以用三二次吧，但敝王府中，珍藏了一支野山老參，和三顆千年雪蓮子，不知是否有用？」

蕭寒月道：「王爺，既然藏有千年珍品，我想閑雲大師也許有施用之法，不過，寒月覺着，最重要的，還是找到對症之藥。」

七王爺道：「對症之藥，要如何去找？」

蕭寒月道：「這個，請王爺放心，寒月自會想辦法。」

七王爺苦笑一下，道：「寒月，不要太冒險。」

蕭寒月道：「我知道，王爺放心，寒月會量力而爲，王爺好好休息，寒月告退。」

七王爺道：「等一下我還有要事相託。」



蕭寒月道：「王爺吩咐。」

七王爺道：「打開錦盒。」

蕭寒月接過錦盒，猶疑不決。

七王爺笑一笑，道：「打開它。」

蕭寒月打開錦盒，取出一個摺叠的黃綾，道：「王爺，這個……」

七王爺道：「那就是三王會銜的密詔，也害苦了五哥和老八……」

蕭寒月接道：「王爺！請收起來。」

七王爺望着蕭寒月微笑頷首，內心中大表讚許，暗道：他竟然連看也不看，這個年輕人當眞是難得一見的君子人物。

接過密詔七王爺貼身放好，道：「寒月，我如不幸死去，想辦法取去密詔，能送給五王爺八王爺看看，如沒有機會，就想辦法把它毀去。」

蕭寒月心中明白，這件事關係很大，答應了七王爺才會安心。點點頭道：「是！寒月記下了。」

七王爺道：「勸勸盈兒，告訴她，我很好。」緩緩閉上雙目。

蕭寒月把錦盒放在七王爺的枕下，向外退去，却聽七王爺叫聲道：「把盒子帶出去毀了它。」

蕭寒月略一沉吟，取過錦盒，雙手用力，錦盒化作碎粉。

七王爺微啓雙目，笑一笑，說道：「寒月，你很細心。」

蕭寒月道：「我會把碎末分散埋起……」

「謝謝你了，……」七王爺說：「我把盈兒也交給你了。」

蕭寒月點頭笑一笑，退了出去。

張嵐人已退入廳中，急急說道：「王爺的精神好吧？」

「不錯呀！發生了什麼事？」

張嵐道：「蕭兄弟，你看可不可以把王爺移入內宅？」

蕭寒月道：「爲什麼？」

張嵐道：「四週已現敵踪，這座廳，防守不易！」

蕭寒月道：「小弟覺着，暫時不宜移動，天亮再說，張兄請帶侍衛，防守花廳……」

張嵐接道：「侍衛已傷亡了五分之一，我怕他們頂不住，來人都是高手。」

蕭寒月道：「不要緊，用匣弩、强弓，配合陰陽傘，再由譚老前輩和郡主相助，大概可以應付了，何况，我們還會支援……」

張嵐淡淡一笑，道：「兄弟，郡主也可以出手拒敵……」

蕭寒月接道：「郡主有一個很大的力量，『銀月飛霜』可以及遠，而且，她已經純熟了施展『銀月飛霜』的手法，威力之强，就算是第一流的高手，也難當銳鋒，只不過，在調配拒敵的位置上，要多用一點腦筋了。」

張嵐道：「好！七王爺如看到了郡主的高强身手，心中一定很快樂。」

蕭寒月點點頭，黯然說道：「張兄，好好照顧王爺，不過，對抗强敵，需要很好的精神，張兄把守值人手分配好，也該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張嵐道：「謝謝你了，兄弟，眞是一語提醒夢中人，我心急如焚，已一日夜未曾合眼，遇上强敵，如何應付……」

「是！小弟也瞧出了張兄倦容隱隱……」蕭寒月說：「體能的過度透支，對保護王爺的大任，只怕也有所妨害。」

步出廳外，常九早已在暗影中迎了上來，低聲道：「蕭兄弟，咱們出去一下。」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到那裏去？」

常九道：「有人找你？」

蕭寒月一皺眉頭，道：「是誰？」

常九道：「不知道，不過，去瞧瞧就知道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來人找到了常兄。」

常九微微一笑，道：「對，來人亦精通潛踪、遁形之術，在花園之中，隱伏了很久，被我發覺了。」

蕭寒月道：「除了常兄之外，還有甚麼人追到他們麼？」

常九道：「除了閑雲大師莫可預測之外，其他的人，尚未發覺，來人指名要見你。」

（未完·六十六）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花洲論劍的衆門派已齊集南宮世家，老太君亦忙於打點佈置場面，加上媳婦們的努力，總算佈置就緒，準備開鑼，做出好戲，其中包藏禍心，鍾大先生似有預感，絕師太爲報當年劍敗之恨，到處偵察，雖然不清楚南宮世家老太君攪什麼鬼，見他們行踪可疑，已心存戒備，小王爺朱君照垂涎鍾木蘭美色，已佈置蠟齋伺機將蕭三公子殺害，旣謀奪鍾木蘭，拆散蕭三公子和她私奔，又發洩忍者被辱之仇，一舉兩得。論劍之日，首先抽簽由絕師太對南宮博，絕師太故意劃傷他的腿部，二人似有預謀，引發老太君的陰謀，看她如何施詭計……

施詭計得逞　蕭三險遭殃

鍾木蘭不覺點頭，姜紅杏接問：「你心裏希望那一個得勝？」

「結果還不是一樣？」鍾木蘭衝口而出。

姜紅杏點點頭。「最好當然就是隨便切磋一下，打成平手，像蕭三陸丹那樣，和氣收場。」

鍾木蘭苦笑，最理想當然是這樣，但她却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這我看不大容易。」姜紅杏留意着鍾木蘭的表情變化。「以我看，論武功經驗，當然是令尊勝一籌，蕭三公子却是年青力壯，持續下去，只怕令尊氣力不繼，那便會傷在蕭三公子的劍下。」

鍾木蘭搖頭。「不是說點到即止？」

「劍沒有長眼睛，而且受制於人，你也看到了，四叔與絕師太並無仇怨，尚且那樣——」一頓姜紅杏才再說：「你也不想他們任何一個受傷的啊。」

「以你看我應該怎樣？」鍾木蘭脫口問。

「令尊那邊我看你是很難說話的了，倒不如請蕭三公子容忍下。」

鍾木蘭沉默下去，姜紅杏隨即突然發覺失言的說出來：「我只是隨便說說，你不要放在心上。」

然後她便走出去，她知道說話到這裏已經足夠，也知道鍾木蘭一定會放在心上。

×　×　×

與之同時，謝素秋往找蕭三公子，但知道蕭三公子與小子一起，立即回頭走，先找明珠。

明珠當然也睡不着，謝素秋並不知道南宮博已告訴明珠，懷疑南偷死在南宮世家的人的手下，看見明珠那樣子，以爲她只是在想着小子，心裏雖然不高興，以大事爲重，也只好替明珠拿主意，索性着丫環去請小子到來。

明珠想拒絕，却又不知道該找什麼理由拒絕，她的心情非獨矛盾，而且混亂一片。

×　×　×

小子所以找蕭三公子，其實也是爲日間南宮博在絕師太劍下的事，他也是一番好意，希望蕭三公子明天與鍾大先生的一戰像與陸丹的一戰那樣，和氣收場。

他也看出鍾大先生與蕭三公子並不友善，也知道開門見山直說，一個說不好反而會將事情弄僵，所以轉彎抹角，東拉西扯，好一會才轉入正題。

「明天對鍾老前輩的一戰你有幾分把握？」

「一分也沒有。」蕭三公子毫不考慮的。

「未戰先怯，你已經輸了氣勢，凡事做人，對自己應該有信心才是。」小子立時忘記了要說的。

蕭三公子淡然道：「崑崙派天龍劍法攻守俱備，極盡變化，我就是盡全力也未必能夠打成平手。」

「可是你年富力强……」

「鍾老前輩也豈非老當益壯？」

「幸好是點到即止，你們任何一個受傷我也是不希望的。」小子終於說出心裏話。

蕭三公子笑了笑，並沒有表示意見，也就在這時候丫環到來請小子到明珠房間走一趟。

「現在？」小子當然意外。「馬上就要去？」

「你不去？」丫環反問。

「去，怎麼不去？」小子接問：「不知道有什麼事？」

他抓耳扒腮的，丫環看着好笑，道：「你去到不就知道了。」

「不錯不錯。」小子就像個傻瓜的，突然省起蕭三公子。

他目光才轉回蕭三公子面上，蕭三公子已笑道：「難得佳人有約，我是絕不會將你留下來的。」

待小子隨着那個丫環離開，蕭三公子面上的笑容才消失，一陣難以言喻的寂寞猛襲上心頭。

他呆了好一會，一直到鍾木蘭推門進來才突然驚醒，脫口一聲：「什麼人？」然後他發現是鍾木蘭，不由又怔住，鍾木蘭看着他，亦是一時間不知道如何啓齒。

「你找我？」還是蕭三公子先開口，說的話却等如沒有說。

鍾木蘭點頭。

「你終於考慮清楚，願意跟我離開了？」蕭三公子喜出望外的。

鍾木蘭却搖頭，蕭三公子到底是聰明人，心念一轉，試探着問：「那是爲了明天的論劍？」

「不錯——」鍾木蘭輕歎一聲。「你可否劍下留情，不傷害家父？」

蕭三公子淡淡的反問，道：「怎麼你不去代我向令尊求情，請他到時候高抬貴手？」

「我以爲沒有這個必要。」

「難道你以爲以我的修爲，能夠傷害令尊？你實在太高估我了，我還沒有這個本領。」

「這是你謙虛。」鍾木蘭又是一聲歎息。「不管怎樣他到底是我唯一的親人，這麼一把年紀了，我實在不希望他受到傷害。」

「若是我傷在他劍下呢？」蕭三公子盯着鍾木蘭。

鍾木蘭沉默下去。

× × ×

老太君這個時候却在鍾大先生的房間內。

鍾大先生當然看出老太君突然找到來一定有要事，却仍然耐着性子等老太君說出來，他這個年紀，這點耐性是有的。

「木蘭嫁入南宮世家都有幾年了。」老太君終於打開話題。

鍾大先生淡應道：「不錯啊。」一聽是關於木蘭的，他心裏便一陣不舒服。

「南宮世家也是家門不幸，木蘭入門不久，學兒便橫死……」老太君歎息。

「莫非木蘭做出了什麼喪德敗節的事？」鍾大先生到底忍不住這樣問。

老太君心中暗算，面上却沒有變化，搖搖頭道：「南宮世家一門五寡婦，難免會有些閒言閒語，大先生千萬不要輕信謠言。」

「當然了。」鍾大先生一正面色，「我絕不容許木蘭做出敗壞門風的事來。」

「木蘭一直都克守婦道，大先生可以放心。」老太君語聲一頓，道：「只是蕭三……」

「蕭三怎樣了？」鍾大先生不由得緊張起來。

「聽說蕭三公子當年曾經向大先生提親，被大先生拒絕——」

「是有這件事。」鍾大先生長眉一揚。「莫非蕭三他……」

「他沒有什麼，只是我有些担心。」

「担心？」鍾大先生奇怪。

「聽說大先生與蕭三公子都因爲這件事心裏不舒服。」

鍾大先生一笑不語，老太君接道：「百多年來華山崑崙兩派並無過節——」

鍾大先生笑截：「老太君放心，我們不是小孩子，絕不會因爲私人恩怨而有失兩派的和氣的。」

「蕭三公子若是也這樣想便好了。」老太君這句話當然是有意。

鍾大先生只是笑，老太君也只是再客氣幾句便離開，鑑貌辨色，她已經看出鍾大先生必定會將話放在心上，一會必定會去找蕭三公子。

也果然不出她所料。

× × ×

「你就看在我面上，答應好不好？」鍾木蘭說到這句話，眼中已然有淚光。

「印証武功，應當各展所長，相讓便沒有意思的了。」蕭三公子話出口便不由苦笑，他到底沒有忘記日間與陸丹打出平手的事。

鍾木蘭沒有想到，只是道：「我是担心你們會意氣用事，眞的打起來。」

「怎麼你只是來跟我說？」

「家父已經一把年紀……」

「你果然是一個孝順女兒。」蕭三公子苦笑，道：「其實你也應該爲自己想一想。」

「你眞的不肯答應我？」鍾木蘭的眼淚終於流下來。

「也罷，我答應你好了。」蕭三公子一聲歎息，舉袖印去鍾木蘭的淚水。

「我知道你一定會答應的。」鍾木蘭破涕爲笑。

「看你這樣子。」蕭三公子抬手托着鍾木蘭的下巴，搖搖頭。

四目交投之下，鍾木蘭的嬌靨不由一陣羞紅，也不由自主的輕偎進蕭三公子的懷中。

蕭三公子輕擁着鍾木蘭，情不自禁一聲輕呼：「木蘭——」

門即時被撞開，鍾大先生一衝而入，蕭三公子鍾木蘭驚呼中連忙分開，却已經來不及。

鍾大先生目光及處，鬚髮皆顫，先問：「木蘭，你怎麼在這裏？」

不等鍾木蘭回答，他已接着喝罵蕭三公子：「姓蕭的，你竟然斗胆勾引我的女兒？華山派竟然會有你這種無恥之徒？」

「爹，不關他的事——」鍾木蘭慌忙分辯。

「那是你的主意了？」鍾大先生更怒。「爹對你說過多少次了，你就是聽不入耳，做出這種傷風敗俗的卑賤行爲？」

「爹——」鍾木蘭悲呼。

「我沒有你這種女兒，滾！立即給我滾出去！」鍾大先生往門外一指。

鍾木蘭失聲痛哭，掩面疾奔了出去，蕭三公子要追，却給鍾大先生截住。

「想不到以閣下的精明，一樣不分青紅皂白。」蕭三公子冷笑。

「你還說，我親眼目睹——」

「我們可是光明正大……」

「孤男寡女，深夜一室相擁在一起還說是光明正大？」鍾大先生連聲冷笑。

蕭三公子一怔。「你有所不知……」

「我什麼都清楚！」

「你若是清楚木蘭又怎會有今日？」

「我若是將木蘭許配給你這個無恥之徒，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姓鍾的，你說話放乾淨一些，否則莫怪我——」

「你怎樣？」鍾大先生霍地一抬手。「今夜不好好的教訓你一下我看是不成的了。」

「要教訓我明天是大好機會，用不着急在這一時半刻。」蕭三公子仰首冷笑。

「好，明天——」鍾大先生咬牙切齒的。

徐廷封傅香君朱菁照陸丹等這時候已聽得喝罵聲趕來，一擁而入。

「師父，什麼事？」徐廷封立即問。

「沒有什麼，我只是冒昧到來找他談談一些武功上的心得，那知道他目中無人，所以我打算就在今夜好好的教訓他一頓。」鍾大先生到底已冷靜下來，考慮到家醜不出外揚。

朱菁照却嚷出來。「我知道不是這回事，一定是師父——」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她嘴巴已給傅香君掩着，傅香君接一聲：「不知道別胡亂說。」也不等朱菁照有反應，拉着她急急往外走。

徐廷封畢竟也是聰明人，連忙道：「太晚了，明天還要論劍，大家還是回去休息的好。」

鍾大先生冷笑轉身，一步跨出又回頭。「姓蕭的，明天我一定會替華山派的前輩長老好好的教訓你一頓。」

蕭三公子只是冷笑。

× × ×

明珠小子並不知道這一次會面乃是被人利用，這時候正走在後院的花徑上。

一路走來明珠都無話說，小子到底忍不住。「你怎麼不說話？」

明珠搖頭，欲言又止，小子笑接：「我考慮清楚的了，等我找到仇家，替師父報仇之後便跟你成親。」

明珠頭垂得更低，眼淚已淌下來。

「你說這樣好不好？」小子隨即問。

明珠用力的搖頭，轉身掩面狂奔，小子冷不提防，急呼：「明珠——」

明珠頭也不回，脚步更快。

「這也等不了？」小子想到另一面，歎了一口氣。「你應該明白事理的。」

他相信明珠一定會，所以並沒有追上去。

× × ×

也就因爲心情不佳，回到房間，小子也顯得沒精打采的，陸丹看見，原是要跟他說說鍾大先生與蕭三公子的事的，結果也沒有說，反問他：「你又怎樣了。」

「女孩子實在不容易侍候，不過不要緊，一會兒她便會心平氣和，知道是自己不對，不會再不高興的了。」小子眉宇一開，回問陸丹：「明天你跟那個絕師太論劍，一定要給些厲害她看。」

「我有多少斤両你應該知道的。」陸丹搖搖頭。「絕師太非獨武功高强，用的又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你也可以用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的啊。」

「到那兒找？」

「這個問題你大可以放心的，包在我身上。」小子成竹在胸地，以他的個性當然不會信口開河，只是要陸丹暫時開心一下。

陸丹感激的望着小子，有沒有寶劍，明天的一戰如何他並不在乎，有這樣的一個朋友他已經心滿意足。

× × ×

一夜過去，論劍終於又開始，百花洲今日仍是天朗氣清，但論劍的氣氛比昨日却是更加惡劣。

鍾大先生蕭三公子才上前便已怒目相向，劍雖則仍然在鞘內，殺氣經已畢露在眉梢眼角。

「你看他們就像在生死决鬥似的。」連朱菁照都看出來了。

「希望就平安無事。」徐廷封只有這希望。

劍終於出鞘，出手便是狠辣的招式，蕭三公子着着採取攻勢，綿綿不絕，看來似乎要速戰速决，幾下子要將鍾大先生砍倒。

這當然是一廂情願，鍾大先生天龍劍法展開，攻守俱備，雖則一看見蕭三公子心裏便有氣，但仍然能夠保持冷靜，身形步法與劍法絲毫不亂。

蕭三公子也果然是年青力壯，越戰越勇，劍勢如長江大河，滾滾而來，鍾大先生却有如中流砥柱，屹立於江河中，始終不爲所動。

反覆一而再，再而三，鍾大先生施展的都是天龍劍法的前五式，攻中有守，守中帶攻，每施展一遍，威力便彷彿大了一些，也越來越嚴密，將蕭三公子的攻勢完全封拒在外面。

蕭三公子的攻勢由急而緩，屢攻不入，舊力將盡新力未生之間終於出現了空隙，鍾大先生的劍立即搶入，直取蕭三公子的咽喉。

這一劍無論速度角度都在蕭三公子意料之外，要閃避封擋已經來不及，眼看劍便要刺入咽喉，那刹那突然一偏，刺在蕭三公子的左肩上，入肉雖然不過一寸，劍上的內力已震得蕭三公子五臟翻騰，一個身子不由倒退出三尺，一股鮮血隨即箭也似噴射出來。

他慘笑垂手，一聲：「崑崙派天龍劍法果然名不虛傳。」

鍾大先生冷笑道：「這一劍本來可以取你性命，但我目的只是要教訓你，不是要殺你。」

「我一定會穩記着這一次的教訓。」蕭三公子冷應，轉身舉步離開。

沒有人阻止他，鍾木蘭更就垂下頭來，老太君當然高興，但最高興的還是朱君照。

「第一陣恆山派絕師太對武當派陸丹。」朱君照隨即以興奮的語聲宣佈。

與絕師太步出同時，朱菁照悄然退下，追在蕭三公子的後面。

小子也同時將一柄劍捧到陸丹面前。「拿着這柄劍，你應該放心的了。」

陸丹目光一落，轉顧徐廷封，他看出這正是徐廷封平日所用的龍吟劍。

徐廷封與他目光接觸，點頭微笑，雖然沒有說什麼，那份關懷與鼓勵已然在眼中表露無遺。

他心裏一陣激動，走上前去，拔劍出鞘，朗聲說道：「武當弟子陸丹請前輩指教。」

絕師太目光落於龍吟劍上，冷笑。「

好劍只有在好手的手中才能夠發揮出它的威力。」

「晚輩一定會盡力而爲。」陸丹仍然是恭恭敬敬的。

絕師太對陸丹也並無多大惡感，可是天性偏激，一想到以陸丹的修爲根本不配用那樣的一柄寶劍，心裏不舒服，說話更衝口而出。「百花洲論劍純是一份榮耀，也關係一派的榮譽，武當派難道眞的後繼無人，不得不派一個無名小卒來獻醜？」

陸丹雖然已知道絕師太的脾性，但話說到這裏，亦難免有些生氣，不再說話，左手揑劍訣，繞着絕師太移動脚步。

絕師太若無其事，背負雙手，冷冷的看着陸丹。

× × ×

朱菁照追到湖畔才追上蕭三公子。

「你追來幹什麼？」蕭三公子冷然回頭，左肩以下半邊衣衫已然被鮮血染紅。

「我替你包紮傷口。」朱菁照便要撕下衣袖。

「不用了。」蕭三公子伸手按住。

「你傷得怎樣了？」朱菁照關心地問道。

「不重，他應該一劍刺進我的咽喉，也省得我再在人世間受活罪。」

朱菁照聽着心裏也難過，方待說什麼安慰的話，蕭三公子已揮手道：「你還是回去好了。」

「我就是不放心……」

「少許皮外傷，算得了什麼？」蕭三公子身形擺動，掠上去湖畔的一葉輕舟，槳一揚，蕩開去。

「師父，你保重——」朱菁照無可奈何的揮手。

蕭三公子淒然一笑，催舟遠去，朱菁照看着搖搖頭，轉過身子，眼角便瞥見另一葉輕舟從柳樹下穿出，蕩向蕭三公子的方向。

坐在舟上的赫然就是那個蠟齋。

朱菁照沒有忘記這個和尙，心念一動，立即奔回去。

× × ×

陸丹的劍終於刺出，龍吟劍在握，他放心施展，武當派的兩儀劍法到底是一絕，雖然他尙未到家，施展開來仍然有可觀之處。

他的劍迫近絕師太的劍才出鞘，當然是藝高人胆大，一面拆解，一面指點陸丹的破綻所在，聽她說來，由第一招開始陸丹便已受制。

陸丹心中有數，明白絕師太所說的都是事實，這一戰下來，得益不淺，卻亦同時不免有一種面目無光的感覺。

他實在想絕師太幾下子便將自己擊倒，但絕師太顯然並無此意，而他也竟然沒有能力迫使絕師太這樣做。

這已經是一種悲哀。

武當派難道眞的已衰微到這個地步？在拜別掌門，啓程前赴百花洲的時候，陸丹經已有這種疑問，到現在不由不承認是事實。

然後他想到了雲飛揚，精神立時一震，索性拋開一切雜念，盡展所長，但求雖敗，只要盡了全力，並無負武當派所託，亦相信只要雲飛揚重出江湖，一定會再爲武當派揚眉吐氣。

無論他怎樣施展，對絕師太來說並沒有大分別，應付得仍然是那麼從容。

一直等到陸丹的兩儀劍法施展至盡，絕師太才採取攻勢，一劍搶進空隙，劍上內力一透，立時將陸丹震翻在地上，事實到這下子，陸丹的氣力已差不多消耗至盡的了。

南宮世家的老太君就像是恐怕絕師太會再補一劍似的，隨即離座凌空躍落在陸丹身旁，龍頭杖一橫。「勝負已分，絕師太手下留情。」

「絕師太劍却已入鞘，冷笑。「這般晚輩教訓過便算了，那一個要傷害他？」

老太君一笑，携杖倒退，陸丹躍起來，抱劍向絕師太方待要說幾句客氣話，絕師太已冷笑道：「當年枯木道人以兩儀劍法揚威天下，被列爲武當派六絕之首，原來也不過如是。」

「晚輩學藝不精……」

「還不是一樣，你以爲枯木重生，便可以將我打敗？」

「人死不能復生……」

「難道武當派還有什麼高手能人？」

「若是雲飛揚大哥在這裏，晚輩相信戰果一定會重寫。」陸丹說得很肯定。

「雲飛揚？」絕師太冷笑。「簡直就是一塲糊塗，一時是武當派的叛徒，一時又被公認是武當派最本領的弟子，說到差一些與妹妹成親，更就是笑話。」

「你知道什麼。」陸丹不禁有氣。

「江湖上人盡皆知，這難道不是事實麼？」

「我們只談武功……」

「武人沒有武德，談什麼武功？武當派消沉至此，應該好好的檢討，青松的風流成性，以至日後的兒女那樣，根本就是報應。」

陸丹氣得一個身子不住在發抖，老太君即時插口：「師太，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已經得勝，又何苦再逞一時口舌之快，揭人陰私？」

「你又看不過眼了？」絕師太盯穩了老太君。

老太君只是道：「江湖傳言未必是事實……」

絕師太冷截：「無風不起浪，武當派醜事頻傳，總不成都是江湖上的好事之徒揑造出來？沒有這種事，他們就是有這個閒情也未必有這個胆量。」

「不管這樣，這都是武當派的事，與恆山派一些關係也沒有。」陸丹忍不住插口。

「這是說我多管閒事了？」絕師太搖頭。「我只是替枯木道長難過，武當派到了這一代，人才凋零，派中弟子又是如此不爭氣？」

「你再說——」陸丹手一翻，劍指着絕師太。

「不得無禮。」老太君伸杖將陸丹的劍壓下。

陸丹一抽不開，一頓足，轉身離開，老太君沒有再攔阻，只是搖頭。

× × ×

輕舟泊岸，蕭三公子仍然坐在舟中，蠟齋的一葉輕舟也相繼泊岸，一樣坐在舟

中不動。

「閣下是南宮世家的人？」蕭三公子第一個開口。

「不是——」蠟齋悠然回答。

蕭三公子轉過頭來，目光及處，有些意外的接問：「小王爺要你來的？」

蠟齋打了一個「哈哈」，道：「我雖然已經很小心，你還是一眼便瞧出我來自東瀛。」

「小王爺要你殺我？」

「非殺不可！」蠟齋執着木杖緩緩站起來。

蕭三公子點點頭。「我明白……」

「你明白與不明白並無分別。」蠟齋左手一揚，一股烟霧半空爆開，湧向蕭三公子面門，蕭三公子當機立斷，飛身離舟，躍往岸上。

那股烟霧迅速擴散，蠟齋突然當中穿出，木杖插向蕭三公子的咽喉。

蕭三公子斷劍已在握，揮劍擋開，蠟齋身形一翻倒掠烟霧內，消失不見。

那只是刹那，蠟齋又從另一個方向竄出，木杖擊向蕭三公子的後背，蕭三公子雖然意外，但仍然及時揮劍接下，方待反擊，蠟齋便已又消失在烟霧中。

這次他傾身細聽，那知道烟霧中衣袂聲此起彼落，四方八面響起來，木杖破空的聲響也緊接響起，也是此起彼落，與衣袂響聲竟然不一致。

他雖然不知道蠟齋怎樣子奔出這許多聲響，却知道蠟齋存心分散他的注意力，以便襲擊。

衣袂木杖破空聲不絕，蠟齋到底置身在那一個方向。他竟然不能夠分辨得出來，一雙耳朶完全起不了作用，眼睛所見也只是翻騰的烟霧。

那只是片刻，在他却彷彿已過了很久，整個人彷彿已迷失，到蠟齋那條木杖擊在身上才突然驚醒。

木杖烟霧毫無聲息的突然擊來，蕭三公子發覺要閃避，已擊在後背上，他雖然眞氣運體，及時將木杖上大部份的內力化開，仍然被擊得五臟翻騰，一個身子往前倒栽。

木杖緊接再來三擊，他斷劍招架，雖然狼狽，還是完全接下來。

蠟齋烟霧中再次現身，混身上下烟霧迷漫，手揮木杖飛舞着追擊。

蕭三公子一面招架一面倒退，到他退出烟霧的包圍，身上又已挨了三杖，身形步法以至劍勢都開始亂了。

鍾大先生那一劍雖然不在要害，對他的影响也實在不輕，好像蠟齋這種殺手，這種攻擊的方式他也到底沒有經驗，應付起來自然辛苦得多。

蠟齋得勢不饒人，存心取蕭三公子的性命，一杖急一杖，口一張，一股烟霧突然從口中噴出來，直噴向蕭三公子面門，蕭三公子一怔急翻身，接拍出一掌，將烟霧迫開，蠟齋的木杖與之同時壓在他的斷劍上，順着劍脊往上敲向他握劍右手的脈門。

他不得不棄劍，蠟齋大笑，木杖一頓，將斷劍掃過一旁，再攻前，杖端突然彈出尺許，長的一截利刄。

這又是意料之外，蕭三公子右掌方得硬接來杖，發覺杖端暗藏着利刄，急忙閃避，右臂便被劃了一道血口。

蠟齋繼續進攻，三十六杖過後，蕭三公子身上又開了四道血口，再來一杖將蕭三公子掃跌地上，接一杖刺向胸膛！

蕭三公子避無可避，左掌迎前，右掌蓄勢待發，準備犧牲一條左臂，與蠟齋拚一個你死我活。

蠟齋看在眼內，看出蕭三公子的意圖，杖勢並沒有停下來，他有絕對的信心先斷蕭三公子左臂，再取蕭三公子性命。

也就在這刹那，一塊石塊橫裏飛來，正打在那截利刄上，蠟齋耳聽風聲，可是那塊石塊的速度仍然在他的意料之外，力道也足。

木杖被震開，蠟齋一脚便踢向蕭三公子的咽喉，蕭三公子雙掌擋開，翻身躍起來，蠟齋木杖又插到，徐廷封的劍也同時到了，擋開蠟齋的木杖。

朱菁照也不慢，緊接掠到來，抓起蕭三公子棄在地上的斷劍，擋在蕭三公子身前，她的劍已給徐廷封拿去。

那雖然比不上徐廷封本來用的龍吟劍，但蠟齋所用的杖劍亦不是絕師太所用的青虹劍那樣子，能夠削鐵如泥，而天龍劍法展開，蠟齋難越雷池半步，就是沒有朱菁照擋着，要傷害蕭三公子也沒有機會的了。

蕭三公子當然看得出，在朱菁照手中接過斷劍，只看如何將蠟齋截下來。

蠟齋杖劍一輪急攻，迫不開徐廷封，知道遇上對手，也到底在南宮世家地方，打下去驚動南宮世家的人並無好處，無心戀戰，再急攻三杖，身形倒退，一蓬烟霧隨即在脚下爆開來。

徐廷封看出蠟齋的意圖，沒有追，靜候烟霧消散，蠟齋也果然不知所踪。

朱菁照終於忍不住奔到徐廷封身旁。

「你怎麼不將那個老頭兒留下來？」

徐廷封笑笑。「他要離開總有許多種方法，又豈是容易留得住的。」接走到蕭三公子面前。「蕭兄你……」

蕭三公子截道：「不妨事，崑崙派天龍劍法果然名不虛傳，方才論劍輸給令師已不由我不服的了。」

「我們還是回去南宮世家再說。」

「侯爺怎麼還說這種話？」

徐廷封淡然一笑，朱菁照一旁插口：「可是你的傷……」

「算得了什麼？」蕭三公子乾笑一聲。「師父也是老江湖的了，難道照顧不了自己？」

朱菁照也不是不知道蕭三公子的脾性，沒有再勸說，只問：「那麼師父以後有什麼打算？」

「上天既然註定我孤獨一生，自是浪跡天涯，四海爲家。」蕭三公子微喟。

徐廷封感慨道：「能夠傲遊四海，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若是有機會我也……」

蕭三公子笑截道：「侯穆繫社稷安危於一身，又怎似我這種山澤草民，了無牽掛？」

「師父，你眞的要走？」朱菁照嚷出來。

「要走的時候到底還是要走的。」蕭三公子笑笑。

（未完・卅二）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眉老叟朱雲央求玄法道人用離火丹解救了李金貴，正想收他爲徒帶回崆峒修眞，却被太白雙妖劉翠娥、鄭霞攔截，朱雲先將李金貴放入自已的五旗陣內，先破去雙妖的「寒冰炁」，雙妖又使出「姹女天魔舞」，此時來了葛仙童和叫化凌三怕李金貴受不住天魔舞的震盪，忙帶他去圓覺寺躲避，葛仙童和凌三說明太白雙仙和崆峒朱雲、海外七仙等道法神通，玄功奇絕的當代異派宗師，還有玄妙觀的茅山老道，都難逃散功刦難，並點醒李金貴是仙胎轉化，因和玉鳳兒犯情孽，要到長春宮受魔功折磨，受散功之苦到時再來拯救云云……

何來有情孽　目的在玄功

凌三仰首望着洞穿的屋頂，好一會方始凝目注視着李金貴，道：「那兩個奇人一姓白，一姓葛，原是中表之親，他們幼年之時各有奇遇，表兄白劍青爲漠北紅雲老祖收爲徒弟，表弟葛樸却巧遇青城散仙漱石子，得傳青城心法。那紅雲老祖法力無邊，傳了三個弟子，其中以白劍青的修爲最高，二弟子羅岳和三弟子耿煬光要稍爲差些……」

他目光一閃，望着李金貴，只見李金貴屏息聆聽，凝神靜氣，顯然全神貫注，於是話聲稍頓，繼續道：「那白劍青得到紅雲老祖的眞傳，法力高强，甫出江湖，立刻震動天下，後來，他遇到了葛樸的妹妹葛花娘，由於他們是自幼便訂下的親事，所以很自然的便在白家的一位族叔主持之下，結爲連理……」

李金貴聽到這裏，脫口道：「師兄，你說的白劍青，是不是玉鳳的先祖？」

凌三沒有回答他，繼續道：「白劍青的婚禮極爲美滿，婚後未及三年，便已生下一男一女，就在這時，葛樸得到了漱石子的眞傳，下山行道……」

他說到這裏，只見葛仙童沉聲咳了一下，道：「凌三，不要饒舌。」

李金貴吃了一驚，側目望去，但見葛仙童雙手伸了個懶腰，雙眼一睜，射出爍亮的神光，不由驚喜地道：「師叔，你回來了？」

葛仙童說道：「嗯，我到了一趟玄妙觀，看到了太白雙妖，果然我料想的不錯，朱雲無法抵擋太白雙妖的『姹女天魔舞』，已經遁回崆峒，此外，我還去了一趟青城，跟你的師父談了好一會，這才趕回來。」

凌三道：「師父有什麼吩咐？」

葛仙童道：「你師父知道你太愛護金貴了，怕你會洩漏天機，影響到金貴以後應刦的能力……」

凌三道：「師叔，我可沒有多嘴，只是說一些江湖掌故給師弟聽，免得他什麼都弄不清楚，反而誤蹈入魔境。」

葛仙童頷首道：「嗯！這個倒可以告訴他，也好增加他慕道的決心。」

話聲一頓，望向李金貴，柔聲道：「金貴，你先聽你師兄將這百年來江湖上刦難的經過大致的說一遍，心中打個底，等會兒自然能諒解我們要讓你隨太白雙妖而去的苦心……」

李金貴肅然道：「弟子一定服從師叔的吩咐，不敢有絲毫的懈怠。」

他眼見葛仙童身在此處，元神却能出竅而去，不但到了玄妙觀，而且還遠去青城，這等神異之事，怎不使他死心塌地，視葛仙童爲活神仙？

葛仙童道：「凌三，你還有半個時辰可以跟金貴相聚，方才你師父說天亮之前便要將金貴送回玄妙觀去。」

凌三仰首望了望道：「此刻尚不到二更，爲什麼要這麼早便將金貴送走？」

葛仙童道：「你師父說天亮之後，太白雙妖便要動身回去，爲了免得她們起疑，所以要早些將金貴送去。」

李金貴道：「師叔，爲什麼我一定要跟太白雙妖去呢？」

葛仙童道：「這是天意，也是你一生刦難的開始，我們無法逆天行事，只能在傍幇助你，讓你少受些苦，不過我保證你一定不會有性命之憂。」

李金貴唯唯諾諾，不敢再多問，目光望向凌三，只見他側首凝目，似乎望着斑駁的牆壁在出神。

凌三突然立起，對着空中抱拳道：「多謝師父教誨，弟子一定全心扶助金貴渡過刦難。」

李金貴隨着凌三所望的方向看去，驚喜地道：「師父來了？」

凌三道：「他老人家此刻身在積石山，如何會到這兒來？方才他是以千里傳音之法，吩咐我要好好照顧你……」

李金貴沒等凌三把話說完，急忙站了起來，大聲道：「師父，師父，請您老人家可憐可憐弟子愚昧無知，連親聆您老人家訓誨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說親眼見到您了，可憐我……」

「金貴！」一縷話聲，如風傳入李金貴的耳裏：「你是我最鍾愛的弟子，爲師自你兵解之後，不惜耗損半載修爲，以一點靈光，護住你的魂魄，投身這南陽府外李家，多年來且數次趕來此地，就希望能將你再度收歸門下……」

這個聲音忽東忽西，忽大忽小，在空洞的古廟裏聽來，極是詭異，可是李金貴却是一點都不害怕，也不敢懷疑。

他在話聲響起之時，便已跪倒於地，垂首聆聽，連頭都不敢抬起來，聽到這兒時，已是感動得熱淚盈眶，喉頭哽塞，只覺師恩浩蕩，無邊無際，一股孺慕之情自心中湧起。

李金貴喃喃道：「師父，弟子發誓此生無論遭到多少刦難，都一定要重回師門，親聆師尊訓誨……」

「痴兒，痴兒！」

李金貴突然覺得聲音愈來愈近，彷彿就在耳邊響起：「老夫爲了你，又要在人間多停留三十載，唉！這也是我塵緣未了所致。」

李金貴霍地抬起頭來，只見一個身着白色長袍的青年人，就站在身前不遠。

那人長得面目瘦癯，劍眉斜飛，眼神如電，白色的長袍上綉着一個火紅的太陽，背後斜揹一枝長劍，鮮紅的劍穗微微拂動，瀟洒中透着英武，可說是丰神朗逸，如同玉樹臨風……

李金貴呆了一下，只見那白衣人伸出右手虛虛一托，說道：「痴兒，一切聽從你師叔的吩咐，你我師徒相聚之日便不遠了。」

李金貴被一股柔和的勁道托起，還沒來得及說話，似見那白衣人左袖一拂，頓時眼前一花，白衣人如同一縷輕烟，倏然消失。

李金貴在一刹那的怔愕，等他定過神來，再也看不到那白衣人了。

他的目光閃動，四下尋覓一會，只聽凌三道：「師弟，你在找甚麼？」

李金貴道：「凌師兄，你看到師父了沒有？他老人家……」

凌三笑道：「師父他老人家此刻遠在萬里之外的積石山，怎麼會來此地？大概是你的幻想吧？」

「眞的。」李金貴道：「我明明看到他老人家，而且還跟我說話……」

他有些興奮，又有些迷惑，大聲地道：「他老人家剛剛還在這裏，就這一會才走的。」

凌三搖頭道：「我可沒看見……師叔，你看到沒有？」

葛仙童道：「沒有。」

李金貴見到葛仙童都不相信自己，更加焦急，道：「師叔，弟子不敢說謊，明明方才師父出現過，還跟我說了好幾句話兒。」

葛仙童頷首道：「嗯，我相信你，師兄他神通廣大，或許念你誠心，運出元神，飛越萬里河山到了這裏，讓你見上一面也不一定。」

凌三問道：「小子，你說說看，師父是甚麼樣子？」

李金貴道：「他……他老人家看起來很年輕，好像只有二十多歲的樣子……」

凌三一笑道：「師父道力通玄，青春永駐，六十年來都是那個樣子，若是外人見了，還以爲我是他的長輩呢！」

他伸了下舌頭，作了個怪樣，道：「等你看到師娘，你更是要楞住了，她老人家就跟白家的小鳳兒一樣，又年輕，又漂亮……」

葛仙童叱道：「猴崽子，不要胡說八道，小心雷劈！」

凌三摸了一下亂草似的頭髮問道：「小子，你且說說看，師父是甚麼打扮？」

李金貴道：「他老人家穿着一件白色的長袍，袍上綉着一個火紅的太陽，頭上梳着一個高髻，插着一根烏黑的木簪，背後斜揹長劍……」

凌三一拍大腿，道：「對！這就是他老人家了，當年他初出江湖，便博得玉面神君的美名，這數十年來都沒改變衣束裝扮……」

李金貴興奮地道：「那麼我是眞的看到他老人家了？」

葛仙童道：「你所見到的，只是師兄的元神，並非他的法相，看來他是垂憐你

一念痴心，所以特地趕來此地，見你一面的……」

凌三道：「師父對這小子實在是太好了。」伸手拍了拍李金貴的肩膀，道：「有時候想起來，我都不免會妒忌你！」

李金貴不知說些甚麼才好，傻傻地笑着。

葛仙童長嘆口氣道：「金貴一向都很乖巧，深得師兄的疼愛，想當年他惹上了北海魔尊，困在玄陰七絕陣中，沾上了奇毒的三寶靈砂，半邊身子都已爛了，師兄聞訊趕去，力破七絕大陣，與北海魔尊在花濺斷崖決戰，拚鬥了三個時辰……」

李金貴聽來極爲神往，見到葛仙童說着說着，竟然停了下來，忍不住問道：「師叔，後來呢？」

葛仙童搖頭道：「嘖嘖，那眞是我這輩子所僅見的大決鬥，北海魔尊手下的十二弟子全都毀於一旦，那時你師父施出九轉玄功，與北海魔尊交手，你師母則對付那些魔崽子，我嘛，動手救你……」

凌三道：「嘿！那時還是我爲你護法的，師弟，你大概不記得了。」

李金貴苦笑着搖頭，說道：「不記得了！」

凌三道：「師叔用本門純陽眞力替你抗拒毒性蔓延，還給你服了碧玉珠，却因爲你中毒太久，終致不治，唉！」說着，長長的嘆了口氣。

葛仙童道：「那三寶靈砂乃是天下之至毒，本門碧玉珠縱是用七十二種藥物煉成的，仍然無法解毒，逼不得已，只得讓你兵解托生……」

古廟寂靜，跳躍的火光閃爍着，襯着頹敗的牆壁，垂落的蛛絲，構成一幅詭異而怪絕的圖樣……

李金貴置身其中，聽得凌三跟葛仙童述說自己「前生」之事，似是置身於夢幻裏一般。

那些片斷的話語在他的腦海裏，似是片片破裂的拼板，隨着一塊塊的集中，拼合成一張張清晰的圖畫，逐次的展現在他的眼前。

一會兒，他似是看到師父玉面神君與面目猙獰的北海魔尊在拚鬥玄功。

一會兒，出現眼前的又是他陷身在七絕大陣中的情景。

刹那之間，他又彷彿變爲身中三寶靈砂，鉅毒入骨，躺臥海巖之上等死的可憐蟲……

當他想到自己的前世死得那麼慘，被淚水濕濡的眼睛，禁不住一陣模糊。

葛仙童道：「孩子，你想起了前世的事了？」

在此情此景之下，何者是眞？何者是幻？

李金貴自黃昏之後所經歷的事，比他以往所過的十六年歲月中經歷的事，還要複雜、奇妙得多。

一個人在面臨這些眞實的遭遇後，還會不相信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嗎？

李金貴別說還是個十六歲，沒有見過世面的孩子，就算他是個飽經世故的中年人，他也會相信，這些親身所遭遇的事。

他默然點了點頭，淚水已潸潸流下。

凌三安慰地道：「唉，小子，你別難過了，十幾年前的往事，畢竟已經過去了，如今經歷的一生，只要不重蹈覆轍就行了。」

李金貴擦了擦眼淚，又點了點頭。

葛仙童跟凌三交換一個眼色之後，道：「金貴，我方才在想，如果你在前生時，能被告誡不要惹上北海魔尊，那麼在遇上他的女弟子時，或許可以避過此刦，不致遭到兵解之痛……」

李金貴道：「師叔，你是說玉鳳的前世是北海魔尊的女弟子？」

葛仙童道：「嗯！他是北海魔尊最疼愛的孫女兒，所以當羅岳獲悉你們相愛，震怒無比，終至釀成一場大禍，你們倆人也因此含恨而死……」

李金貴楞了一楞，問道：「凌師兄，你剛才所說的紅雲老祖有三個徒弟，那羅岳……」

凌三頷首道：「不錯，羅岳便是紅雲老祖的二弟子，他後來定居北海之濱，江湖人稱北海魔尊。」

葛仙童道：「金貴，你知道羅岳爲何痛恨本門中人嗎？」

李金貴搖頭道：「弟子不知。」

葛仙童道：「家父葛樸，出身青城散仙漱石子門下，你的師父姓耿名武陽，他父親耿揚光便是紅雲老祖的三弟子……」

李金貴啊了一聲，問道：「那麼紅雲老祖的大弟子白劍青，便是白玉鳳的祖父了？」

葛仙童道：「不是祖父，而是曾祖父，所以按照輩份來說，我該算是白金鳳的舅公才對……」苦笑了一下，道：「不過，他們白家絕不認我這個舅公。」

李金貴詫異地道：「爲甚麼？」

葛仙童嘆了口氣，道：「說起來痛心之極，這個中間的關鍵，你可以問一問凌三。」

李金貴側首望着凌三，只見他把手中啃剩的骨頭扔出老遠，然後胡亂地擦了擦手。

凌三乾咳一下，清了清嗓子，道：「人一生役役經營，不是爲名，便是爲財，習武的人則看重武學秘笈和珍奇寶劍，而我們修道人重視的則是如何避過無常，脫殼飛昇……」

話聲一頓，繼續說道：「剛才我不是跟你說過，修鍊邪道心法之人，雖然是可以速成，但是終究逃不過散功之苦，當年邪派的第一大宗師紅雲老祖，可說已修至功參造化的境界，到了後來，也在天魔將至之際，屍解而去，無法白日飛昇……」

葛仙童道：「凌三，不要扯這麼遠，把要點跟金貴說清楚，我還要花點時間傳他本門劍法。」

凌三道：「師叔，他要到長春宮去，若是傳他劍法，不是會有洩密之虞？」

葛仙童道：「你師父已將終南古洞得到的劍訣參悟出來，囑我傳金貴三招散手，將來萬一有急用時，也有防身之能。」

凌三道：「這太好了。」

李金貴抱拳一揖道：「多謝師叔。」

葛仙童揮了揮手，道：「你能明白師門對你的苦心就行了，還多謝甚麼？」

凌三道：「對，小子，你上輩子糊裏糊塗的死，這輩子可別這樣，勞動本門上

下都爲你應刦之事而忙……。」

李金貴面上浮起一絲羞慚之色，說道：「小弟一定謹言愼行，俾不負師門的重任。」

凌三笑說道：「好了，別在我面前賣弄，坐下來，聽我把白家的事跟你說個清楚。」

李金貴盤膝坐下，凌三道：「紅雲老祖屍解之後，他門下三個弟子便各分東西，其中白劍青娶了表妹葛花娘，後來葛樸下山……」

李金貴默然的聆聽凌三述說這段百年前的往事，整個情緒都隨着凌三說的故事在起伏上下，終於他明白了白家大院爲何會遷至南陽，以及白家至今剩下三名孤女的經過……

敢情當年白劍青在目覩紅雲老祖悽然屍解的慘狀後，對邪道心法起了極大的恐懼，亟思解脫那未來的困境。

就在那時，葛樸自青城學成之後，返家祭祖，獲悉妹夫的困擾，乃將習藝時無意中得自一個古洞裏的一本少陽眞解，交給白劍青，並應允偕之共同參詳其中奧秘，從裏面找出一條途徑，可以消除邪道心法之隱憂……

白劍青得到少陽眞解之後，欣喜若狂，他一方面爲了妻兒的安全，一方面爲了能找個清靜的地方可以修煉參詳少陽眞解，乃舉家遷至南陽府。

白劍青唯恐遺害子孫，當時並沒將得自紅雲老祖的邪道心法傳授獨子，所以白家的承繼人是個讀書人，連一點功夫都不會。

白劍青經過了三十年的苦心修煉，終於在葛樸的帮助下，參悟出少陽眞解的全部奧秘，解脫生死，得證大道。

其時，羅岳立派北海，廣收子弟，獲得江湖邪派推崇，尊爲北海魔尊，而耿揚光則名揚南荒，江湖號稱南荒魔君。

耿揚光性好漁色，後來遇到青城女弟子至苗疆採藥，欲加染指，惹來青城五子聯手攻擊，耿揚光敗走之後，連絡九大魔頭，同上青城尋釁。

當時青城一脈，幾乎全都毀在那十大魔頭手裏，倖好白劍青到峨眉伏虎寺與主持慧空下棋，聞訊趕至，加以阻止。

耿揚光受叱之後，當場翻臉，十魔聯手，將白劍青、葛樸、慧空困住，雙方各施法力，激戰一晝夜之久。

白劍青眼見衆魔人性盡失，乃施出少陽十三式神功，終於引發潛伏在那十大邪派魔頭體內的隱憂，每人都面臨天魔噬體，散功化骨的危機。

耿揚光臨終之際，靈智清醒，請求白劍青收留耿武陽爲徒，白劍青見青城弟子傷亡慘重，再者鑒於耿揚光一片誠心，乃答應將耿武陽轉薦於葛樸門下……

自從十魔會青城之後，白劍青名動天下，誰都知道白劍青從邪道入門，却融合道家心法，別走蹊徑，另闢一途，降伏天魔之秘法。

首先是北海魔尊羅岳尋上門去，請求白劍青傳以秘法，未獲應允。羅岳在羞惱成怒的情形下，與白劍青翻臉成仇，當場指揮弟子出手攻擊，結果慘敗而逃……

其次陸陸續續，有來自五湖四海的邪派高手上門，終因白劍青道法高妙，難以應敵，紛紛知難而退……

可是到了三十年前，白劍青終以八十八歲高齡，得證大道，飄然仙去，沒有多久，白家在一夜之間，遭到三撥强敵入侵，整個家族數十口，在奮勇抵抗之下，一齊殉難……

這一段有關白家的往事，凌三足足說了半個時辰才說完，李金貴在這段時間裏，時喜時悲，可說整個情緒都被凌三所操縱。

凌三說到這裏，長長的吁了口氣，喝了兩口酒，潤潤嗓子。葛仙童接下去，繼續道：「當年白家遭刦時，師祖已經仙去，可惜他老人家留下的偈言，沒被先父注意到，而且當時他正在水火洞閉關，以致我們接到白家飛書求援，無人敢作主……」

他嘆了口氣，道：「等到你師父跟同門兄弟討論過後，再趕至南陽府，白家已剩下一片殘骸……」

李金貴問道：「難道白家連一個活人都沒有嗎？」

凌三敲了他一下腦袋，叱道：「呸！你這傻蛋，白家沒有後人留下，你那小鳳兒難道是從石頭縫裏長出來的？」

李金貴羞澀地笑了笑。

葛仙童道：「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白家沒有人逃出去，因爲那時有些屍體的面目都難相認，直到後來，才知道白家最小的一個兒子適時正在外面看戲，避過了一刦，那也就是白玉鳳的父親白儀方……」

李金貴哦了聲道：「玉鳳還有父親在莊院裏，怎麼我兩次都沒看到？」

葛仙童道：「不但她的父親白儀方還活着，據你師父推測，白金鳳的母親還活着，不過他們都深藏在莊院裏，絕不露面罷了……」

李金貴問道：「師叔，難道你們沒有進入白家大院裏去過？」

葛仙童道：「由於當年青城支援太晚，白家遭致大刦，所以白儀方對我們產生很大的誤會，甚而懷疑我們也參予暗殺之事，目的是爲了那本少陽眞解以及白劍青的親手註解，其實這很寃枉的，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白家大院佈滿了禁制，不容外人輕易侵入，爲了避免更深一層的誤會，我們絕不涉足其中……」李金貴恍然大悟道：「哦！原來是這樣……」

凌三道：「多年以來，除了白家邀請的人外，沒有一個人能進入白家後院，還能生還的，當然，你是例外，你跟白玉鳳兩世情孽，她絕不會殺你的……」

葛仙童道：「金貴，今後要排解白氏一族與本門的誤會，除了你之外，沒有其他人了。」

李金貴頷首道：「弟子若是見到白伯父，一定把師父當年……」

葛仙童打斷他的話，道：「不！你千萬不能對他說出你乃青城弟子，否則後患無窮，今後，你到了白家大院，只要慢慢探聽他們是否已經知悉卅年前的大仇，再來通知我們……」

李金貴恍然道：「哦！師父是想要替他們報了仇，藉此表明心意，取得白伯父的諒解……」

葛仙童道：「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此外……」

他似是聽到什麼，面色一凝，作出側耳傾聽之狀。

葛仙童道：「金貴，你師父方才傳音給我，要我授你三招劍法，然後由凌三送你回玄妙觀去……」

伸手懷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給李金貴道：「這是我手錄的三招劍法，你要秘密藏好，一遇有空，便要苦心鑽研，今後，無論你在那裏，凌三都會派人跟你連絡的，至於連絡的暗號，他會在路上告訴你。」

李金貴接過那本小册子，就着火光翻了一下，只見上面畫了幾個人像，一時不及細看，揣進懷裏，道：「多謝師叔，侄兒我一定會用心研習。」

葛仙童道：「我這本書用秘術所寫，你若是看不懂，可就着燭火上烤一烤再看，便可明白，好，你去吧！」

李金貴跪倒地上，磕了個頭，道：「師叔，我走了。」

葛仙童扶他站起，道：「金貴，好好的爲師門効力，有機會我會去看你的。」

李金貴還待說話，凌三一把挾過他，道：「小子，別再婆婆媽媽了，時間不早，我們走吧！」身形一動，便已出了圓覺寺。

他的身法極快，每個起落之間，都是二丈多遠，李金貴起先還敢睜開眼睛，到後來眼見兩傍樹木飛快地後移，弄得頭都暈了，乾脆閉上眼睛。

夜風呼呼地在耳邊吹拂，李金貴彷彿覺得自己在騰雲駕霧一般。

他原先的胆子便大，此刻經歷過那些奇遇，復又聽到如許多聞所未聞的奇事，更加見識大開。

是以他雖被凌三挾在脅下，却一點都不害怕。

他暗忖道：「如果有一天我練成了本門的法術，那麼也能飛天遁地，到處遨遊了……」

他幻想將來跟白玉鳳合籍雙修，做一對神仙伴侶，該是何等美妙的事……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中，耳邊風聲一停，凌三已將他放了下來。

李金貴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就在玄妙觀後的樹林裏，從林中望將出去，很清楚地看到玄妙觀後門上懸着的兩盞燈籠。

凌三道：「小子，我們已經到了，現在你聽好，我要吩咐你幾件事，你要記住了。」

李金貴頷首道：「師兄你請說。」

凌三道：「第一，本門爲了偵查當年殘害白家的兇手，已經派出許多人，潛伏在各大派中，不只玄妙觀裏，連長春宮也有我們的人，連絡的暗號是這樣的……」

他用左手做了個手訣，右手三指合併，在胸前比劃兩下，道：「你看清楚了沒有？」

李金貴點了點頭。

凌三道：「你若是遇到有人跟你比了這麼手勢，便口中吟道：『但使龍城飛將在。』，對方假使答一句：『綠水青山兩悠悠。』那便是本門派去的弟子，不管他在那兒做什麼，你儘管相信他，有事可以與他商量……」

李金貴再問清楚道：「不管什麼事都可以？」

凌三道：「那個連絡的弟子，如果無法當時答覆你，第二天便會再度與你連絡，回答你的要求，記住，你不必主動與人連絡，自會有人來以暗語跟你連絡的，不管那些人是男是女，你都可信任他！知道嗎？」

李金貴頷首道：「我知道了。」

凌三道：「第二，那太白雙妖深通媚術，據我猜測，她們看上你，也許不是要拿你作採陽補陰的工具，但是爲了防範萬一，我給你準備了一顆藥丸。」

說着，從身上取出一顆錫紙封住的藥丸。

李金貴接過藥丸，道：「師兄，這顆丸藥是……」

凌三道：「這叫鐵石丸，乃是專門用來對付太白雙妖那種女人的，你只要遇到她要引誘你，或者在你的酒飯裏下了春藥，使你感到亢奮，情緒難以自禁之時，你便可以用茶水將這顆丸藥服下，立時便心如鐵石，慾念全消……」

李金貴臉孔有些緋紅，道：「師兄，如果太白雙妖再三糾纏……」

凌三笑道：「這顆丸藥效力宏大，可以持續一個月之久，你想，如果太白雙妖果眞淫蕩難禁，經過兩次以上的試驗，都無法使她們達到目的，她們還會對你有興趣嗎？」

李金貴訕訕地把丸藥收了起來。

凌三道：「小子，你也不用難爲情，其實據我看來，小鳳兒既然讓你被太白雙妖帶走，必定有她的深意，不會眼見你毫無武功，便送你入火坑的……」

李金貴暗忖道：「師兄說的不錯，玉鳳不致於那麼狠心吧？也許她是藉這個機會來考驗我……」

凌三道：「不管她用意如何，反正你只要心向着她，她總會想辦法救你的。」

李金貴暗忖道：「玉鳳說在一年內，要練那『煉心大法』，莫非那便是少陽眞解上所記載的功夫？」

凌三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你要記住，除了我們和白家姐妹之外，無人知道你的本來面目，更不知道你跟白玉鳳相識，你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洩露這兩個秘密，知道嗎？」

李金貴道：「知道。」

凌三再次叮囑道：「江湖險詐，人心陰毒，除了本門的弟子外，你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可暴露身份，否則白家的仇人遍佈天下，你隨時都會有性命之憂，謹記，謹記。」

李金貴肅然道：「小弟一定牢記師兄訓誨，謹慎行事，師兄，你還有什麼吩咐的？」

凌三略一沉吟，道：「嗯，你此去如果遇到無極老魔要收你爲徒，或別人要傳你武功、道法，儘可放心答應，以免使人疑心，引致不測。」

李金貴道：「這個玉鳳也答應過我，說是只要能把握住自我，便不會迷失，無論投身何人門下都是一樣的。」

凌三頷首道：「哦，原來她早就有了打算，看來事情不像原先所想的那樣簡單了……」

李金貴詫異地道：「什麼？師兄你的意思是說玉鳳……」

凌三截斷了他的話，說道：「時間已經到了，我得趕緊離開此地，你這就去吧，記住，醒後若有人問你的經過，你只要回說一切都不知道，一直都在昏迷中便行了……」

李金貴還想說話，凌三伸手一拍，已閉住了他的「睡穴」，然後挾起了他，飛掠到玄妙觀的後門，將李金貴放在石階上，這才轉身離去。

夜，更加深了。

遠處有野犬的低吹。

濃濃的夜色下，圓覺寺就像一座蹲伏的怪獸，靜靜的盤踞在那兒，似是準備要擇人而噬。

一條人影，迅如流光閃過，向圓覺寺而來。

那黑衣人在廟頂盤旋了一下，似是查看有沒有人跟蹤，然後身軀一矮，從瓦上破洞處進入廟裏。

廟中大雄寶殿裏，已有人在等候。

一點火光閃起，但見那廟中人手持一枝千里火，沉聲道：「二哥，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帝君已經催了幾次了。」

那躍進大殿的黑衣人，面上幪着一條面巾，只露出一雙眼睛，跟手持千里火的殿中人裝束一模一樣，所不同的是他的背後揹着一個很大的包袱，也不知道裏面裝些什麼。

黑衣人解下包袱交給另外一人，道：「老七，你把這包袱放回我房裏去，我這就去見帝君。」

他的身形一動，胸口閃爍着一隻綠瑩瑩的手掌，一瞥之下，可見到掌心寫了個二字，也不知道是什麼塗料，在綠色瑩光中顯出銀色的芒影。

那手持千里火，被稱作老七的黑衣人，接過包袱，道：「你快去吧！老九等到現在還沒吃一點東西，直在埋怨你呢！」

那黑衣人笑了笑道：「他活該，誰叫他佔我的便宜，做我的長輩？」

老七也跟着笑道：「五哥也這麼說他，氣得老九直跺脚，若不是四姊說要親自下廚，做一桌好菜給他吃，老九的氣還沒消呢！」

他們說話之間，已走到了那座滿佈塵埃的佛像邊，隨着地底傳來一陣「軋軋」的悶響，那整個碩大的蓮座挪了開來，露出一個黑黝黝的大洞。

老二率先進入洞裏，踏着一級級的石階而下，直到底端，方始伸手推開一座石門。

那兩個黑衣人熄去了千里火，踏進石門，便進入一條長長的、有些傾斜的甬道裏。

這條甬道上舖着紫黑色的地氈，兩邊是以白石砌就的牆壁，壁上每隔數步便有半圓形的一個托座，托座裏擺着的是一顆鵝卵大的明珠，淡淡的珠光，將整條甬道都照得清清楚楚。

這是何等的氣派，一條甬道，長約卅五六丈，每隔三尺便是兩顆明珠。

而這樣的一顆珍珠，擺放在珠寶舖裏最低也值二千兩銀子。這甬道中少說也有二十顆以上，顆顆渾圓無瑕的明珠，總值多少，可想而知。

像這麼一座荒廢頹敗的古廟，任誰也想不到地底下還有機關地道，地道中藏着如此大的一筆財富……

甬道盡端是一座釘滿銅釘的鐵門。

那個叫老二的黑老人站在門前，伸手敲了三下，左邊鐵門露出一個圓形的窗口，從窗口後現出一張面孔。

那個臉孔極爲駭人，除了禿頭獨眼之外，整張面孔上佈滿着斑駁的疤痕，連鼻子都翻裂開去，就像打破了的石榴……

這是一張破碎的臉，尤其獨眼中滿佈着仇恨與兇狠，更顯得恐怖而駭人。

那張破碎的臉上，露出一個鮮紅的洞，看來像是那人的嘴巴，因爲嘴裏現出二排參差的牙齒。

那人咧齒一笑，道：「老二，你回來了？」

黑衣人恭聲的道：「趙老，是我回來了。」

「喀」地一聲大響，鐵門被拉了開來，出現在門後的，是一個駝子。

這人不但禿頭、獨眼，滿臉傷疤，並且還是個駝背，眞可說集人間慘事於一身了。

可是他一見到老二，那隻獨眼裏射出慈藹的光芒，使得他那張破碎的臉，也起了變化，顯得不那麼可怕了。

這疤面駝子笑道：「這回你立了大功，帝君非常高興，在他的寢宮裏等着要見你呢！快去吧！」

說着，關上了鐵門，伸手在黑衣人肩上拍了拍，以示嘉勉之意。

黑衣人躬身道：「趙老，我先去向帝君報告經過，再回來向你請安，來陪你喝酒。」

「好好好！」疤面駝子不住點頭，笑道：「我留了兩罈百花釀，專門等你回來的……」

那手捧包袱的黑衣人道：「趙老，有沒有我的份？」

疤面人叱道：「猴崽子，你整天呆在宮裏，沒有辦過一件事，還好意思喝老夫的酒？滾開去！」

那黑衣人聳了聳肩，道：「趙老一向最偏心了，好，我滾！」

他側首道：「二哥，我在你房裏等你，此外八妹也回來了……」

「哦！」二哥驚喜地道：「八妹什麼時候回來的？」

老七道：「就在你剛出去不久。」

「好！」二哥道：「你請她等我一下，說我見過帝君，馬上就去見她。」

疤面人一翻獨眼，道：「老二，你忘了我這老頭了？」

二哥笑道：「趙老，那敢呢？等會一併請您到我房裏去，大伙兒一塊聚聚，豈不更好？」

疤面人道：「不用了，我這個糟老頭子，湊在你們師兄弟裏面算是什麼？」

二哥道：「那麼等您過了一段班期，我們再痛快的喝酒下棋……」

疤面人搖了搖頭，道：「恐怕帝君要派你一個更重要的任務，你在宮裏休息不了幾天，又要再出去。」

二哥道：「無論怎樣，我一定會找機會來陪你。」

疤面人道：「好！你快去吧！你有這片心意，我就巳經很滿足了。」

二哥朝疤面人抱拳行了一禮，轉身偕同老七走向一個長方形的鋼櫃中，關上了鏤刻着花紋的鐵門。

疤面人坐回原先的石椅上，伸手按了下椅旁的一個樞紐，只聽到鋼櫃發出一陣聲響，似是往地底沉了下去。

敢情這間小屋，是控制進出地底的樞紐，那獨眼疤面人便是這神秘地下宮室的守門人。

以如此詭秘的一座地下行宮來說，將最重要的守門重責，交給這麼個殘廢，眞是使人費解……

那個鋼櫃有鐵索相連，操縱的機關，便在入口處的石壁之後，若有信號傳來，方始啓動轆轤，使鋼櫃上昇或下沉。

若無信號，則鋼櫃永遠不會上下，地面與地底便無法交通。

那兩個黑衣人進入鋼櫃之後，解開了幪在臉上的黑布。

此刻若是李金貴也在這鋼櫃裏，當他見到那二哥除下面巾，一定會失聲驚呼。

因爲這二哥正是凌三。

那除下面巾的老七，却是一個面目清秀，五宮端正的年輕人。

或許由於常年留在地下，久未曝晒陽光之故，老七的臉色極爲蒼白，顯得有些孱弱。

他見到凌三蓬亂的頭髮，笑道：「二哥，你怎麼忙成這樣子？」

凌三道：「什麼？」

老七道：「你的臉。」

凌三哦了聲，道：「你是說我沒將易容除去，是吧？」

老七頷首道：「旣然巳經回到宮裏，還敷這勞什子東西做什麼？」

凌三微微一笑，說道：「老七，咱們兄弟多年了，現在爲兄的要傳你一招，那便是：『無論何時何地，都要表現你的忠心。』」

老七一怔，道：「二哥，我不懂。」

凌三道：「這有什麼難懂的？我沒受命除下易容裝束，便永遠戴着這個面具，就算不舒服，也不能脫下來。」

老七恍然道：「哦！怪不得這回帝君要派你和五哥出去辦事……」

話聲一頓，說道：「不過老九這回，怎麼也能參予如此重要的工作，我就想不通了。」

凌三道：「老九聰明伶俐，反應極快，近兩年來用功之極，修爲突飛猛進，我認爲這次令主建議派他，可說是最佳人選了。」

老七微一沉吟，道：「二哥，我聽五哥說，你們這回任務非常艱鉅……」

「艱鉅倒說不上。」凌三道：「却是非常重要，事關本宮未來能否雄霸天下，你說重不重要？」

老七一震，道：「有這麼重要？」

凌三頷首道：「我們巳經掌握了開啓未來的鑰匙，如果不生變故，本宮弟子不出二年便可公開露面，五年之內就能雄霸天下。」

老七還待要說什麼，鋼櫃一震，停了下來。

凌三道：「老七，你好自爲之，將來帝君自會重用你的。」

他拍了拍老七的肩膀，道：「我們進去吧！」老七啓開了鐵門，展現在面前的，是一個廣大的石室。

這個石室鑿造成八卦形，中間是一個很大的太極石雕，四周空曠，地上刻有八卦，每個符號前便是一座石門，每座石門都是敞開着的，不知通向何處。

老七說道：「二哥，我在你房裏等着你……」

凌三道：「你把八妹約好，我頂多半個時辰便可以回去了。」

他們倆人分道而行，凌三朝右邊刻有「三」字形符號的石門行去。門裏是一條寬廣甬道也是用白石砌成的，可是與地面那條甬道不同。不僅地面舖着是黃色的地氈，兩傍石壁尚有許多形狀不同的小洞。

凌三踏入甬道，沉聲道：「二劍主趙恨地求見帝君。」

他的聲音在甬道中傳出老遠，響起了一陣低低的廻聲，好一會兒才完全靜寂。

稍過片刻，甬道彼端傳來聲音：「帝君有召，二劍主請入殿。」

凌三抱拳道：「多謝帝君宣召。」

說着，疾步行了進去。

這條甬道並不很長，凌三還未走完，盡端的兩扇右門便緩緩打了開來。一道强烈的光綫射進甬道，照得甬道有如白晝。

凌三瞇起了眼睛，站在石門旁，不敢再往前走多一步。

一個蒼老的聲音響起，道：「五岳三川——」

凌三應答道：「唯我獨尊。」

那蒼老的聲音問道：「來者可是二劍主。」

凌三躬身，說道：「弟子趙恨地叩見令主。」

那蒼老的聲音：「二劍主請進。」

隨着話聲落處，那道强光轉了開去。

凌三擧步邁進石門，走入了一座碩大而豪華的石室。

這個石室成長方形的，四周的壁端都刻有歷代宮室人物，裏面的裝飾，傢俱也都是鑲金嵌玉，形式古樸。

這間石室四週立着不少穿着緊身黑色勁裝的青年人，那些人都是身帶武器，目光烱烱，顯然武功修養都很高。

凌三緩緩走了進去，一直走到石室中央的一塊四周用白紗圍住的大理石平台之前。

那座平台只有二級石階高，寬廣却有數十丈，四周垂着兩層白紗，無法看透內部。

石階前立着兩排六名年青劍手，挺胸昂首而立，右手按在劍柄之上，雖然見到凌三走到石階之前，仍是動都不動一下。

白紗微動，一個身穿錦袍的獨臂老人走了出來，道：「二劍主，你沒將面具除去，難怪孫令主要起懷疑了！」

凌三躬身道：「弟子沒有奉命除去面具，不敢違令，尚請三叔原宥。」

那獨臂老人面目清癯，可惜額上一條長長的疤痕劃向右頰破了相。

獨臂老人微微一笑，道：「你這回辛苦了。」

凌三道：「三叔洞察先機，我們一切都掌握主動之權，沒有遭到任何意外，談不上辛苦。」

獨臂老人撫髯道：「方才五令主回來稟報，一切圓滿，你巳將李金貴送回玄妙觀了？」

凌三說道：「弟子眼見厨房的大師父老張帶人將李金貴拖進觀裏，這才趕回覆命。」

獨臂老人道：「走，我們進去，帝君巳經等你很久了。」

他抛起白紗，偕同凌三走了進去。

這座廣大的大理石平台，佔地數十丈，外面又圍着白紗，讓人產生一種裏面是敞着的錯覺。

其實白紗內是一間大理石砌成的石屋，從平台進去，還要登上七八級石階。

凌三隨着獨臂老人踏上石階，進入大理石室，只見裏面擺着一張巨大的錦榻，上面斜靠着一個白衣老者。

那個白衣老者闔着雙目，靠在錦榻上一個錦衣少女正緩緩的替他搥着背。

榻前一個獸爐，爐中正有一縷輕烟，裊裊而起，使得室內揚溢着淡淡的清香。

凌三一見白衣老者，連忙跪下叩首道：「弟子趙恨地，叩見帝君。」

那白衣老者睜開眼睛，閃出熠熠的光芒，望了凌三一眼，又閉了起來。

他招了一下手，道：「孩子，你起來吧！」

凌三恭聲道：「謝帝君。」

白衣人道：「你坐吧！」

凌三依言坐在榻前的一張錦墩上。

白衣人道：「三弟，這孩子這回功勞很大，你說要賜他什麼？」

獨臂老人道：「依小弟之見，該賜金丹一顆，劍法一套，以示嘉勉。」

白衣人頷首道：「除此之外還要給他五天假期，七罎美酒，讓他好好的跟老八聚聚，才能彌補他這近三個月的辛勞！」

獨臂人掀髯笑道：「帝君明鑒。」

白衣人哈哈大笑。

凌三喜出望外，連忙站起，躬身道：「多謝帝君賞賜！」

白衣人道：「你不要高興的太早。」

他張開雙目，凝注在凌三面上，道：「自此之後，李金貴的安危，安全繫在你的身上，本宮的計劃成敗，都要看你的能否控制李金貴而定，你的責任太重了。」

他的眼睛闔上，只是一個平常的老人，但是一睜開眼睛，却神光暴射，有股懾人的威嚴，令人不敢逼視。

凌三不敢抬頭道：「弟子知道身負重任，當奮身以赴，但求不負帝君之命……」

白衣人微微頷首，道：「嗯，剛才老五和老九巳把經過情形稟報過了，你還有什麼補充的？」

凌三道：「三叔的計劃，可說是天衣無縫，李金貴巳經深信不疑，此刻就算白玉鳳勸他，他也不會改變，但是他本身有很大的弱點。」

那獨臂人領着凌三進入石室後，便一直坐在錦榻旁的一張交椅上，此刻欠了欠身，截斷了凌三的話，道：「哦！什麼弱點？」

凌三道：「這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性格上，一是身體上。」

獨臂人似是頗感興趣，微笑道：「你說說看。」

凌三望了白衣人一眼，道：「從性格上來說，李金貴生性好奇，胆量極大，是他的優點，但也是他的弱點。因爲他原是農家子弟，生活平靜無波，一涉入江湖恩怨之中，便首先目覩朱雲和太白雙妖的爭戰，然後又耳聞我們所灌輸給他的那些故事，他的好奇心更擴展得深遠，若是我們將來無法滿足他的好奇，恐怕他會因而起疑，反而破壞我們整個計劃。」

獨臂人微笑道：「你說的不錯，這點我也想到過了，並且也擬定了對策，你儘管放心，李金貴只要習了那三招劍法，便不會背叛本宮，如有必要，我會親自授他絕藝，甚而帝君會收他爲關門弟子。」

凌三眼中閃出驚詫之色，哦了一聲，側首望去，只見白衣人闔着雙目，面色平靜，沒有任何表情。

獨臂人話聲稍頓，道：「你該知道，以帝君的神通，一定可以滿足李金貴的任何野心與好奇！」

凌三道：「是的，是的，不過他老人家……」

白衣人突然朗笑一聲，道：「老二，你看看！」

他斜靠在錦榻上，右手一招，從袖中飛出一枝長約尺許的金劍，繞着石室飛行一匝，又鑽進袖裏。

凌三興奮地站了起來，驚喜交集，道：「帝君，您老人家的痼疾巳痊癒了？」

白衣人哂然一笑道：「如果我這卅年的掌傷巳癒，還用得着呆在這兒嗎？」

凌三道：「可是，您老人家……」

獨臂人道：「帝君昔日所閉之七脈，此時巳通其五，餘下的就等你取到少陽眞解了。」

凌三道：「弟子立誓一定要取到少陽眞解，爲帝君除此大患。」

獨臂人頷首道：「對，這才不枉帝君和老夫的十年苦心。」

話聲稍頓，道：「你再說下去，李金貴身體上有何弱點？上回你不是稟報過，他的資稟頗佳，身體很好嗎？」

凌三道：「就因爲他的資稟太好，所以成了他的弱點。」

白衣人眼神一閃，道：「哦，這又爲什麼？」

凌三道：「剛才五弟是否稟報帝君，北崆峒白眉老怪雙妖爲了爭奪李金貴，發生極劇烈的衝突？」

白衣人應了聲道：「嗯，據老五說，朱雲巳練成了馭劍之術，看來他的成就巳經超越他的老子！」

獨臂人微笑道：「北崆峒的青冥劍訣五十年前巳落入帝君手裏，朱雲雖然憑着毅力，練成初步的馭劍之術，但要與無極老魔對抗，還差得太遠，他把太白雙妖惹翻了，以後可有的好受。」

凌三道：「三叔說的不錯，朱雲在眼見太白雙妖使出『姹女天魔舞』後，立刻便知道不敵，掉頭逃竄而去……」

（未完．五）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那黑衣老嫗穆嬤嬤將九眺先生、董仲萱二人交給總管鹿昌麟因禁，將卓少華提審，因何身上有一塊玉珮，原來這玉珮是那書生藍允文與卓少華義結金蘭時送的，是代表一方令牌，藍允文是城主的大公主，女扮男裝，她代表總巡身份，三處的盟主歸她調度，却把城主賜給她的令牌轉送卓少華，覺得事情嚴重，故連忙將他迷失神智，和小公主押送回去。在路上被跛足怪人自稱飛跛子的尋找穆嬤嬤，要找被她十八年前拐去姓曾的女嬰——小公主，無意中發現卓少華又被她擄走，將他奪回，帶上黃山找「柯氏醫廬」神醫柯千靈求醫……

名醫治怪病 神魔傳絕招

現在，正是柯千靈讀書的時候，飛跛子還沒跨進堂屋，就聽到有人朗朗高吟着道：「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

飛跛子一腳跨進門檻，大聲問道：「柯先生在家麼！」

那人吟聲一停，應道：「不在家。」

接着又吟了下去：「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夙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

飛跛子洪笑道：「不用唸詩了，你不就是柯先生麼！」

那人底下的句子，被他打斷了，不覺氣道：「告訴你不在，就是不在。」

讀書吟詩，當然是在書房裏了。在他說話之時，飛跛子已經一下闖進他的書房來了。

書房，也就是左廂房，地方不算很大，倒也拾綴得窗明几淨，玉軸牙籤，堆放着不少經史子集，一個五十出頭相貌白淨的老者，一手把卷，坐在東首窗，高聲吟哦，一眼看到飛跛子，不覺站了起來，憤然道：「你這人怎麼攪的，我告訴你柯千靈不在，你還闖進來作甚？」

飛跛子已經走到他面前，微微一笑道：「柯先生不在，那麼你是什麼人呢？」

白淨臉老者道：「我是他弟弟。」

飛跛子點點頭道：「我知道。」

白淨臉老者道：「那就請吧！」

飛跛子微笑道：「我提一個人，賢昆仲應該知道。」

白淨臉老者問道：「什麼人？」

飛跛子道：「我要寫出來，你才會認識。」

說完，走近書案，取起筆來，在掌心寫了三個字，望白淨老者面前送去。

白淨臉老者一看，立即改容的道：「老哥寫的乃是在下兄弟的恩公，在下自然識得了。」

「那好。」飛跛子倏地伸手從身邊取出一支金光熠熠的金笛，放到書案之上，

說道：「賢昆仲既然識得我掌中三字，那該認得這支金笛了？」

白淨臉老者一眼看到那支金笛，不由得呆了一呆，目光抬處，驚疑的道：「老哥是……」

飛跛子不待他說完，已把金笛收了起來，一指身後卓少華，說道：「我是奉這金笛的主人之命，護送這位小兄弟來的，他中了人家迷魂藥，要請柯先生給他診治診治。」

白淨臉老者「啊」了一聲，立即拱拱手，陪笑道：「老哥多多原諒，在下不知是恩公要你來的，方才實在失敬之至，實不相瞞，在下就是柯千靈……」

飛跛子淡淡一笑道：「柯先生不用說了，我早就知道你是柯先生了，柯先生還是快請給這位小兄弟診治吧！」

「是，是。」柯千靈連連應「是」道：「恩公之命，在下自無不遵之理，這位小兄弟請坐下來，在下這就替他先診診脈看。」

飛跛子道：「小兄弟，柯先生叫你坐下來。」

卓少華心中渾渾噩噩，聽了飛跛子的話，果然依言在書案邊上坐下。

柯千靈伸出三個指頭，搭在卓少華脈門之上，緩緩閉上了眼睛。

飛跛子忽然聽到門口有幾個人的腳步聲，行了進來。接着有人大聲問道：「柯兄在家麼？」

隨着只見已有四個人從中間堂屋望書房走來。

這四人當前一個頭戴瓜皮帽，身穿馬袍馬褂，臉色黝黑如土，嘴上留着兩撇八字鬍子，掌心滴溜溜盤着兩顆鐵彈子的，正是雄霸安徽全境的徽帮龍頭馮子材！

他身後中等身材，臉如淡金的是九華劍派的劉寄生，第三個花白頭髮，身材高大的是淮南鷹爪門的雷東平。最後一個則是徽帮老五駱五爺。

駱五爺一眼看到飛跛子，立即趨上一步，附着劉寄生耳朵，低低說道：「老大，就是那斯。」

飛跛子已經大聲喝道：「你們給我站住。」

這一聲大喝，聽到剛走近書房的四人耳中，就好像驟聞晴空霹靂一般，大家不由得驀吃一驚，一齊停下步來，心中各自駭然道：「此人好深厚內力！」

馮子材雙手抱拳，望着飛跛子，問道：「老哥是何方高人？刦持了卓盟主的公子……」

飛跛子沉哼一聲，問道：「你就是馮子材？」

馮子材方才已經聽駱老五報告過，這刦持卓盟主公子的人口氣甚是託大，因此對他直呼自己姓名，也就不以爲意，依然和聲說道：「在下正是馮某。」

飛跛子又問道：「你是魯錦棠的什麼人？」

這回飛跛子提到他師父的名號，馮子材不覺肅容拱手，道：「老哥說的乃是先師。」

飛跛子哼了一聲道：「你稱呼老夫什麼？老哥？」

馮子材也是五十開外的人了，他這句話，聽得不禁有氣，心想：「看你年歲，和我也相差無幾，口氣也未免太狂了。」

一面嘿然笑道：「馮某在江湖上也走了半輩子了，閣下似乎面生得很，不知大號如何稱呼？」

「老夫足足已有五十年沒在江湖走動了。」飛跛子大笑一聲，說道：「當年，魯錦棠見了老夫，還規規矩矩的稱我一聲前輩呢，你這聲老哥，老夫實在有些當不起。」

馮子材臉色微變，心中自然不信，但依然抱拳道：「所以馮某要請問閣下的大號。」

飛跛子微微一笑道：「你沒看到老夫跛了一足了，老夫的名號就叫飛跛子。」

「飛跛子？」幾個人心裏都在暗自思索：「江湖前輩人物中，並無飛跛子這樣一號人物？」

這時柯千靈已經緩緩睜開眼來，說道：「這位小兄弟六脈平和，並無迷失神智的脈徵，如說中了人家迷魂藥，在下慚愧實在診不出來。」

飛跛子攢攢眉道：「先生眞的診不出脈象來麼？」

柯千靈皺皺眉道：「老哥是恩公指示來的，在下怎敢不盡力而診，但方才細診這位小哥脈象，實在並無半點迷失神志之兆……」

「這就奇了。」飛跛子道：「我小兄弟確實是中了拍花門穆七娘的迷魂藥，神志迷失，不復記憶從前之事。」

他這話聽得馮子材、劉寄生、雷東平三人暗自一怔，心想：「拍花門穆七娘已有二十年不曾聽人說起了，盟主公子怎會中了穆七娘的迷魂藥呢？」

柯千靈想了想才道：「這只有一種可能，拍花門另有秘傳的獨門藥方，非他們獨自的解藥不解，在下實在無能爲力。」

飛跛子點頭道：「多謝指點，那就算了，老夫自會找穆七娘這妖婆去的。」

柯千靈一臉俱是歉疚之色，拱手道：「柯某才淺識疏，萬分愧對恩公，還望你老哥代爲轉言，柯某眞是慚愧。」

飛跛子爽朗一笑道：「柯先生也不必介意。」

一面望着卓少華道：「小兄弟，咱們走。」

劉寄生道：「朋友口發狂言，就憑幾句狂言，可以唬得住人，那就未免太小看安徽這個地方了。」

他是九華劍派的掌門人，九華劍派雖然不在四大門派之內，但在江南却是首屈一指的門派。

飛跛子雙目精光電射，看了他們四人一眼，冷然道「你們要待如何？」

雷東平道：「這位小兄弟是江南卓盟主的公子，他即使神志被迷，也毋需閣下操心，閣下最好把他留下，自有咱們會護送他前去六合的。」

飛跛子道：「我這小兄弟被穆七娘迷失神志，你們都不曾過問，老夫把他從穆七娘手中救出來了，你們就要老夫把人留下，老夫不妨問你們一句，你們找得到穆七娘麼？」

劉寄生道：「方才雷老哥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卓盟主的公子，被人迷失神志，

自有在下等人護送他回轉六合，卓盟主自有辦法，找得到穆七娘，毋順閣下操心的了。」

飛跛子點頭道：「你們說的也是，如果換了旁人，老夫確實不願多事，但他乃是老夫的小兄弟，老夫焉得不管？」

雷東平道：「卓公子怎麼會是閣下的小兄弟呢？」

「小兄弟，就是小兄弟。」飛跛子道：「這個爾等就不必多問了。」

劉寄生道：「咱們一定要問呢？」

飛跛子大笑一聲道：「就憑你們幾個，只怕還不配問。」

柯千靈看看大家越說越僵，不由急得身內沁出汗來，連連打拱作揖道：「劉掌門人、馮老哥、雷老哥，這位老哥是在下一位救命恩公指點來的，三位請看在柯某區區薄面上，就高抬貴手，讓這位老哥走吧！」

劉寄生道：「柯兄說那裏話來，咱們只希望他把卓盟主的公子留下，並無不讓他走的意思。」

飛跛子大笑道：「說得好，老夫幾十年來走遍天下，普天之下還沒有半個人敢說不讓老夫走的，你們能把老夫留下，小兄弟自然也留下了。」

柯千靈心頭大急，心想：「你還不知道這三位的厲害，以一敵三，豈不先吃了眼前虧？」

一面連連拱手道：「老哥的小兄弟，既是卓盟主的令郎，由劉掌門人、馮老哥、雷老哥三位護送，你老哥也大可放心，何況卓盟主領袖江南，要找拍花門的穆七娘，自然也比你老哥方便多了，依在下之見……」

飛跛子不讓他說下去，大笑道：「這個與先生無干，大概他們幾個這些年來，關起大門稱好漢，沒栽過觔斗，想在老夫面前露一手呢！這樣也好，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讓他們見識見識，天下之大代有奇人，他們這點三脚貓，要在江南上稱雄，還早着哩！」

劉寄生濃眉倏聚，大喝一聲：「好狂妄的口氣，咱們今天倒要看看閣下究竟是怎麼一個奇人？」

柯千靈急道：「劉掌門人，這位老哥他是……」

飛跛子突然雙目一瞪，喝道：「柯先生，你忘了昔年的話，指點老夫前來之人，不願人家提他名號麼？」

柯千靈又是一驚，連聲應道：「是，是，在下沒有忘記。」

雷東平年已七旬，火性也最大，嘿然道：「就算他是紫禁城皇帝老子派來的欽差，雷某也非要領敎他的絕藝不可！」

馮子材平日爲人世故圓滑，他對飛跛子這人，有莫測高深之感，因此不想得罪了他；但此刻經劉寄生、雷東平兩人逼着飛跛子把卓少華留下，而且今日之局，眼看已非動手不可。他究竟是徽帮的龍頭老大，徽帮在江南，可以說是第一大帮，不能一味示弱，這就一手盤着鐵彈，徐徐說道：「閣下把咱們都看成了三脚貓，馮某不才，自然也要挨上一脚，看看閣下到底是幾脚貓，這樣吧，這裏是柯兄的醫廬，咱們不能有擾人家清居，咱們就在外面候敎吧！」

說到這裏，望劉寄生、雷東平二人拱手道：「劉兄、雷兄請。」

劉寄生、雷東平也不多說，回身退出屋去。

飛跛子望柯千靈一拱手道：「驚擾柯先生了，告辭。」

領着卓少華走出柯氏醫廬，馮子材等三人已經品字形站在大門前一片空地上相候。

雷東平當先跨上一步，沉聲道：「雷東平先生要向閣下領敎。」

飛跛子目光一瞥，冷冷說道：「你們三個最好一起上。」

「不用。」雷東平怒吼一聲道：「閣下有多少本領，儘管使來，雷某接不下來，就自絕於此。」

飛跛子大笑，說道：「那你就自絕算了！」

雷東平聽得更是怒不可遏，雙目暴瞪，大喝一聲：「匹夫，先接雷某一掌！」

右掌一擧，凌空一掌望飛跛子迎面拍出。

飛跛子聽到他口中喝出「匹夫」二字，不由得臉上怒容陡現，沉喝道：「老夫本無傷人之意，這是你犯我禁忌，可怪不得老夫了！」

右手寬大的衣袖，隨着喝聲，猛地拂出。

鷹爪門以外功見長，「大力鷹爪功」在武林是外功中最凌厲的重手法。雷東平乃是鷹爪門的名宿，浸淫「大力鷹爪功」已有六十年之久，當眞爐火純靑，這一記掌力一吐便如一道無形巨斧，凌空劈來，勢道之强，無與倫比，就在飛跛子說話之時，掌力已撞到他的身前。

但忽然之間，掌力好像被什麼東西擋得一擋，在飛跛子身前停滯下來，直等他寬大衣袖望前拂出，兩股內勁，才乍作交接！

這一接，雷東平一個高大身軀，就像被人猛力推了一把，悶哼一聲，脚下連連後退了三四步，還站立不住，砰然一聲，重重的摔倒地上，口中鮮血狂噴，有如泉湧！

馮子材、劉寄生想不到飛跛子只不過大袖一揮，居然有此威力，心頭不禁狂駭，正待趕過去施救。

「站住！」飛跛子斷喝一聲，接着道：「這老小子出口傷人，犯我禁忌，本是死數，但老夫已有多年不曾殺人，姑且饒他一死，你們過去作甚？他這口逆血，不噴出來，這條老命就保不住，這是老夫給予薄懲，要他好好在家休養四十九天，自可復原。」

馮子材擧目看去，雷東平噴出逆血果然已經止住，只是一個人委頓在地，不住的喘息，像是大病初癒，一張本來紅潤的臉上，也蒼白的沒有一絲血色，顯然是傷得極重，聽飛跛子的口氣，他一條命總算保住了！

他從飛跛子的種種言行上，突然間想到一個人，「飛跛子」，那人的外號上不是也有一個「飛」字麼？自己從師之時，曾聽師父說起過，而且師父也確實要尊稱他一聲「前輩」，只是此人如論年歲，差不多業已九旬開外，而眼前這飛跛子，看去還不到六旬，似乎又有些不像……

他心頭只是思索着飛跛子的來歷，沒有作聲。

劉寄生自然也被他方才這一手給震懾住了，暗自忖道：「自己九華劍派劍法，雖然精妙，但如論功力，自己和雷東平大概只在伯仲之間，他一記衣袖，就把雷東平擊成重傷，若要取自己等人性命，確實也易如反掌了。」

這一想，也是氣餒下來，怔立當場，作聲不得。

飛跛子目光如雷，掃了兩人一眼，揮手，冷然道：「你們扶他走吧，老夫也不想多傷人，老夫說過，就憑你們幾個，走走江湖自無不可，若是遇上老夫這樣的人，你們就差得遠了。」

說完，一手拉着卓少華，說道：「小兄弟，咱們該走了。」

馮子材、劉寄生這回可沒敢再吭一聲，望着飛跛子和卓少華兩條人影遠去。

馮子材輕輕歎了口氣道：「劉兄弟，咱們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這回眞是栽到家了！」

劉寄生摸着黑鬚，沉吟着道：「飛跛子，這名字從來也沒有人說過，豈不是奇怪？」

「飛跛子，當然不會是他眞正的名號了。」

馮子材道：「兄弟倒想到了一個人，只不知是不是他？」

劉寄生道：「馮兄想到了誰？」

馮子材忽然壓低聲音，悄悄說了四個字。

劉寄生聽得臉色大變，口中低低「唔」了一聲。

這時駱五爺已把雷東平扶了起來，好在「柯氏醫廬」就在眼前，三人攙扶着雷東平，回入醫廬。

雷東平傷得雖重，並無性命之憂，有柯千靈這樣一位神醫，自可很快診好了，但柯千靈診了他脈息之後，含笑道：「雷兄傷勢並無大碍，只是眞氣受震，須得休養上四十九天，方才復原。」

這話竟然和飛跛子說的一樣，可見飛跛子出手傷人之時，連人家傷勢該在什麼時候痊癒，都已算得十分精確，此人的武功，豈非已臻出神入化之境？

天色已經全黑，飛跛子左手提了一大包東西，領着卓少華走到一座插天高峯之下，這座峯幾乎是重巒叠嶂，不可仰視。

飛跛子脚下一停，回頭笑道：「小兄弟，咱們到了。」

卓少華這幾天一直和飛跛子在一起，早就把婆婆忘了，好像飛跛子是他唯一的親人一般，隨着脚下一停，問道：「老哥，這是什麼地方呢？」

飛跛子道：「百丈峯。」

卓少華又問道：「這裏是老哥哥的家麼？」

飛跛子順着他道：「不錯，咱們還得上去。」

卓少華仰頭望望黑壓壓山峯，說道：「我們要如何上去呢？」

飛跛子道：「你伏在老哥哥的背上，我揹着你上去。」

卓少華道：「不，我自己會走。」

飛跛子笑了笑，搖着頭道：「你上不去的，就算能上得去，大概也要走到明天天亮了。」

卓少華道：「老哥哥會飛？」

飛跛子大笑道：「對，對，老哥哥不會飛，怎麼能叫飛跛子呢？」

卓少華臉上不期流露出羨慕之色，說道：「我會飛就好了。」

飛跛子接道：「老哥哥從前也不會飛，是慢慢練出來的，你只要跟老哥哥學，沒有多久，也就會飛了。」

卓少華欣喜的道：「眞的，老哥哥，你那就敎我飛嘛！」

他神志被迷，說起話來，就像孩童一般。

飛跛子道：「老哥哥帶你到這裏來，就是要敎你飛來飛去的，你快伏在我背上，咱們就要飛上去了。」

卓少華心中一高興，果然依言伏到了飛跛子背上。

飛跛子又叮囑道：「小兄弟，你抱住老哥哥的頭頸，閉上眼睛，老哥哥沒叫你放手，你就不可以放開手。」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知道。」

「好。」飛跛子說道：「那你就抱緊了。」

卓少華問道：「我爲什麼要閉上眼睛呢？」

飛跛子道：「山上風大，你會睜不開眼睛的。」

卓少華道：「我知道。」

雙手抱住飛跛子頭頸，也閉住眼睛，但覺老哥哥身子突然向上飛騰而上。

卓少華心中暗道：「老哥哥果然飛起來了！」

先前還不覺得什麼，過了一會，只覺耳邊風聲，愈來愈速，呼呼之聲不停，掠耳而過。同時，他因爲伏在老哥哥的背上，可以感覺到老哥哥兩隻手像翅膀一樣，不住往上划，只要划一下，人就跟着上升，一個人眞像鳥一般凌空飛上去！

他自然知道老哥哥越飛越高了，心裏又害怕又高興，要想睜開眼來偷偷的瞧瞧，但老哥哥囑咐自己不可睜開眼來的，自己自然要聽老哥哥的話了。

漸漸，他感覺到身上有了寒意，好像又回到了冬天，這上面爲怎麼會有這麼冷呢？

這樣足足飛騰了半個多時辰，老哥哥已經停了下來，卓少華還是閉着眼睛，問道：「老哥哥，到了麼？」

飛跛子道：「到了。」

卓少華又問道：「現在我可以睜開眼睛，放手了麼？」

飛跛子道：「可以了，你看看這是什麼地方了？」

卓少華放開手，倏地睜開眼睛，只見自己兩人站在一塊十數丈方圓的石崖上，四面雲氣迷離，看不清景色，山風吹到身上，冷得幾乎令人發抖，心中不由覺得奇怪，忍不住問道：「老哥哥，這是什麼地方？」

飛跛含笑道：「這是百丈峯快到山頂了。」

卓少能道：「這地方好冷！」

飛跛子道：「這是人迹不到的高山上，自然很冷了，你隨我來。」說完，舉步往前走去。

卓少華跟在他身後，走近石壁，才看到峭壁下面有一個一人來高黑越越的石窟，老哥哥舉步走了進去，他自然也跟了進去，走入了石窟，就覺得比外面暖和多了。一面問道：「老哥哥，這裏就是你的家麼？」

飛跛子從肩頭放下一大包東西，右手打着火摺子，笑道：「老哥哥從前來過，這裏有兩間石室，正好咱們兩個人住，所以老哥哥把你領到這裏來的。」

卓少華不解的道：「我們爲什麼不住山下，要住到山頂上來呢？」

飛跛子道：「住在山下，你不能學飛，要學飛，就要住到山上來了。」

他用火摺子照着往裏走了幾步，說道：「這裏面是一間小石室，是你住的。」

他四周瞧了一瞧，這石窟因爲在高山上，沒有野獸，也沒有人迹，所以還算乾淨。

裏面一間石室，略呈方形，靠壁處還有一張天然的石床，（其實只是一塊平整的長方形巨石罷了）卓少華道：「老哥哥，那你睡在那裏呢？」

飛跛子道：「老哥哥不睡覺。」

卓少華道：「那怎麼成呢？老哥哥，這張石床很寬，我們擠一擠，兩個人也睡得下。」

「不！」飛跛子道：「不但老哥哥不睡覺，你也不能睡。」

卓少華茫然道：「不睡覺，那又做什麼呢？」

飛跛子道：「你不是要學飛麼？要學飛，就得先學坐！」

卓少華道：「坐我會。」

飛跛子藹然笑道：「我說的不是普通坐下來，要五心望天。」

於是就要他在石床上盤膝坐好，一面又敎他如何調息，如何運氣的法門。

卓少華做了一回，忽然咦道：「老哥哥，這坐法我從前好像學過了一般，好熟悉？」

飛跛子微微一笑，說道：「是老哥哥方才告訴你的口訣，你熟記在心，所以練起來就像很熟悉了，練坐不可心有雜念，你慢慢的練吧！」

說完，自顧自返身走出。

卓少華心志被迷，心頭一片空白，老哥哥說的練坐不可心生雜念，他就不敢多想，只是照着老哥哥敎的去做。

先前坐在冰冷的石榻上，還覺得有些寒冷，但眞氣運行了一周天，身上也就漸漸暖和了。

要知卓少華的父親，是六合門的大師兄，自幼就跟乃父練習六合門的內功，十歲那年拜在九眺先生門下，屈指又已十有三年，內功可說已有相當根基，飛跛子傳他的內功心法，雖然和六合門的功夫，並不相同，但運氣行功的法門，釋道兩門，也差不多大同小異，殊途同歸。

卓少華內功已有幾分火候，學起來自然可以事半功倍了。

飛跛子的原意，本想帶他行走江湖，找穆七娘去要解藥；但繼又一想，卓少華天資過人，乃是練武的上好材料，尤其神志被迷，思想比較單純，可以心無旁鶩，正是練武的最好機會。因此把找尋穆七娘的事，暫且擱置下來，帶着卓少華前來人迹不到的百丈峯山巓，預期有一年工夫，定可造就武林一朵奇葩。

閒言表過，却說卓少華依照飛跛子所傳內功口訣，運氣調息，漸入佳境，飛跛子看他趺坐運氣的情形，自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心中也是暗暗高興。

第二天一早，天色還未黎明，飛跛子跨進石室，卓少華就倏地睜開眼來，說道：「老哥哥，天亮了麼？」

飛跛子含笑道：「差不多快亮了，小兄弟，咱們到山頂上去。」

卓少華說道：「要到山頂去，做什麼呢？」

飛跛子笑了笑道：「老哥哥敎你練的是『九陽神功』，不但要在室中靜坐運氣，還要到山頂上去對着太陽練功，這時太陽快要出來了，我們自然要到上面去練功了。」

卓少華道：「練功有什麼好處呢？」

飛跛子大笑道：「好處多着呢，練會了功，你就會飛了，而且普天之下，也沒有人敢欺侮你了。」

卓少華欣然道：「老哥哥，那我們快走吧！」

飛跛子領着他走出洞窟，從左首岩石間攀援而上，不過一二十丈，就已到達山頂，這山頂佔地足有數十畝之廣，都是嶙峋岩石，偏東有一方天然的平台，也有十數丈方圓，甚是平坦。

這時旭日將出，萬里無雲，東首天際，更是一片光明，只是山頂上罡風凜冽，吹到身上頗有奇異難耐之感。

卓少華不由自主的打着寒噤，說道：「好冷！」

飛跛子藹然一笑，道：「馬上就不冷了！」

這就敎他面向東方，盤膝坐下，然後又敎他如何調勻呼吸，等到太陽升起之時，如何吸氣，如何行功。

剛好解釋完畢，一輪紅日已經緩緩從東首地下冒出，飛跛子伸出手掌，按在他背後「靈台穴」上，口中喝道：「小兄弟，快依我剛才說的吸氣行功。」

卓少華心志迷失，只知依言行事，沒有旁的心念，立即一心一意按照飛跛子說的口訣，吸氣行功。

飛跛子因他今天還是第一天初練「九陽神功」，怕他承受不了山頂奇寒，故而以本身眞氣相助，那知他運行了一回眞氣，發覺卓少華體內眞氣，少說也有十數年的火候，心知無碍，也就緩緩收回手去。

卓少華依着他敎的吸氣法門，一面吸氣，一面運功，一會工夫，果然發覺自己體內，有一股陽和之氣，從丹田升起，迅速的散佈全身，而且每吸一口氣，都有一絲熱氣，直下丹田，再由丹田流向四肢百骸，不但不再感到寒冷，甚至漸漸有燠熱之感。

這樣足足運行了一刻工夫之久，飛跛子才要他停止運功。

卓少華抬起頭，笑道：「老哥哥，我現在身上好熱了，哦，現在還要做些什麼

呢？」

飛跛子道：「你先休息一回，對了，你摸摸身上，老哥哥送給你的那本册子，還在不在？」

「老哥哥說的是一本書？」

卓少華道：「我身上就有一本書，我一直沒有拿出來過。」

說着，伸手入懷，從貼身內衣中取出一本書來，說道：「老哥哥，你說的是不是這一本？」

他取出來的正是飛跛子送給他的「長風子雜錄」，幸虧他藏在貼身之處，才沒被畫眉搜出來。

也幸虧當時搜他身的是畫眉，（那天假扮卓少華的也是畫眉）小姑娘家，不敢在男人身上亂摸，所以只搜得卓少華佩在身上的一塊玉珮，要是搜身的換了穆七娘，這本「長風子雜錄」也被搜去了。

飛跛子喜道：「就是這一本，這是老哥哥臨行時送給你的。」

卓少華茫然道：「老哥哥，我怎麼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飛跛子問道：「你現在還想不想婆婆了？」

卓少華道：「婆婆對我很好，但我也想不起她從前的事來。」

飛跛子乘機道：「小兄弟，老哥哥老實告訴你，那婆婆叫做穆七娘，她是個很壞很壞的人，你本來也不叫王阿大……」

「婆婆會是壞人？」卓少華驚奇的道：「那我是誰呢？」

飛跛子道：「你本來叫卓少華，是穆七娘給你吃了一種毒藥，使你把從前的事都忘記了，她說的話都是騙你的。」

卓少華問道：「她爲什麼要給我吃毒藥呢？」

飛跛子道：「原因我也不知道，但她是想害你。」

卓少華發急的問道：「那我該怎麼辦呢？」

飛跛子道：「這個你先不用管它，老哥哥慢慢會想辦法的，你現在只要聽老哥哥的話，先把老哥哥敎你的功夫學好，老哥哥就可以帶你下山去了。」

卓少華點着頭，道：「我聽老哥哥的話。」

「好！」飛跛子一指那本小册子，說道：「這上面是老哥哥記的『十三破』和練內功的口訣，原本老哥哥是希望你看了這本小册子，自己去練習的，現在老哥哥要把一身本領，都敎給你，有許多功夫這本小册子上是沒有的，現在我先傳給你『十三破』……」

卓少華仰起頭望着他問道：「什麼是『十三破』呢？」

飛跛子笑了笑道：「十三破的全名該叫『長風子十三破』，乃是老哥哥昔年看了各門各派的武功，思索破解之道，所悟出來的，十三破，就是專破十三種兵刃的招法，哈哈，其實你學會了十三破，天下武功，差不多也全可破了。」

一面從身邊取出一支金笛，又道：「這是老哥哥昔年的隨身兵器，老哥哥要把它送給你，不過在你神志沒有恢復以前，還不能帶在身邊，現在也不妨拿它練習招式，等學會了，用什麼兵刃都可以。」

當下就一手執着金笛，把「十三破」的第一招式「破劍三式」先演練了一遍，然後又詳細給他講解了一番。

這「破劍三式」，原是針對武林各門各派的劍法而創，劍爲百兵之祖，有它的長處，自然也有它的缺點。這三式，就是對使劍的人所共有的缺點，乘暇抵隙，予以解破，名雖三式，但它精微之處，在於隨機應變，一擧尅敵，並不是呆板的三式，就可以破盡天下劍法，所謂變化之妙，存乎一心是也。

卓少華對武功一道，本已奠定了深厚基礎，縱然失去理智，但本身武功並未失去，因此經飛跛子詳細解說了「破劍三式」的招式，他已能領會於心，只是對精微的變化，還是無法領悟。

當然，在「十三破」中最難練，最難精的，就是「破劍三式」了，只要對「破劍三式」完全領悟，其餘的十二破，也就思過半矣。

飛跛子當然也知道他一時不容易完全領悟，但任何事情都要熟才能生巧，初練之時，不一定須要完全懂，等演練純熟了，自然得心應手，觸類旁通。所以飛跛子敎他的只是三個呆板的招式，讓他練熟了自己去領悟。

據飛跛子的預料，這套「十三破」，卓少華少說也得有三個月時間，方能練得純熟，融會貫通，那知卓少華心無旁騖，敎了他又肯勤練，結果化了一個月時間，就全練熟了。

飛跛子自然十分高興，接着又傳給他自己的看家本領指功「穿雲箭」和「金笛七絕」兩種絕學。

「穿雲箭」是指功，必須內功精純，才能發揮威力。「金笛七絕」是七招金笛的手法，飛跛子以金笛成名，這七招金笛法，自然是他一身武功的代表作，在招式上雖然只有七式，但變化精妙，可以說是百家武術取精用宏的集大成。光是這七招笛法，卓少華又整整的練了一月之久。

飛跛子預期在百丈峯頂，少說也要呆上半年，卓少華才能學得會，如今只兩個月時光，就已把自己最拿手「十三破」和「金笛七絕」都學會了。

現在剩下來的只有指功和輕功，火候尙嫌不足；但指功和輕功，都必須以內功爲基礎。內功是須循序漸進的，你練一年有一年的境界，練十年有十年功力，絲毫勉强不得，無法速成。

卓少華自幼練功，在內功方面雖已有了良好的基礎；但飛跛子敎他的「九陽神功」，乃是玄門練氣功夫，練的是純陽眞氣，和練武功的內功，要高深得多，短短兩個月時間，自然難望大成。

飛跛子是個急性子的人，這天他從山下採購食物回來，看到卓少華正在大洞中練習自己敎他的「穿雲箭」指功，右手食中二指，駢指如戟，雖已嗤然有聲，但發出去的指力，僅能射出七八尺遠。「穿雲箭」顧名思義，指力要像射出去的箭一般，能夠穿入雲層，至少也要射到遠及三丈，方合標準。

心知他內功尙嫌不夠，暗想：「若待他『九陽神功』練到七八成火候，這要等到何時？自己何不助他一臂之力？也好早

些下山去了。」

心念一轉，這就招招手道：「小兄弟，你隨我來！」

卓少華應了聲「是」，隨着他走到內室，飛跛子要他在石榻上盤膝坐定，自己也在他背後盤膝坐好，一面說道：「小兄弟，你依照老哥哥傳給你的練功心法，運氣行功，不論如何燠熱難耐，都要忍耐，不可出聲。」

卓少華點頭道：「小弟知道。」

飛跛子對他道：「好，咱們這就開始吧！」

說完，緩緩伸出手去，按在卓少華背後「靈台穴」上。

卓少華陡覺一股熾熱的氣流，從他掌心傳入體內，這種情形，在兩個月前，自己第一次面對初升的太陽練習「九陽神功」之時，也曾有過。

但那時是飛跛子怕他耐不住山頂寒氣，助他運氣，只有一回工夫，待得卓少華氣機流轉，便自收回手去。

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他掌心滾滾熱流，源源不絕的輸了過來，卓少華先前還能把輸入的熱流，循着經絡，運氣引導，後來輸入的熱流愈來愈多，愈多愈積，全身經脈，被源源而來的氣流充塞得粗脹欲裂，五臟內腑，也被這股滾燙的熱流，煎熬得翻滾欲沸。這種炙熱的感受，好像一個人被放在蒸籠裏，釜底在不斷的添薪一般！

卓少華頭上，身上，汗珠像淋着雨水一般滾滾而下，但他心裏一直牢記着老哥哥的話，咬緊牙關，依着運功心法，只自運氣行功，不敢稍懈。

這樣足足持續了一頓飯的工夫，飛跛子才緩緩吸氣，把手掌收了回去，說道：「小兄弟，此刻不可開口，你仍須繼續運氣行功，不可間斷，必須把老哥哥輸入你體內的眞氣，完全化盡爲止。」

說完，跨下石榻自顧自往室外行去。

卓少華並不知道飛跛子這番度入體內的熱源，乃是老哥哥九十多年來性命交修的「九陽神功」，至少也輸給了他快有二十年的功力。

他只是依照老哥哥說的話，澄心淨慮，默默的做着吐納功夫，把體內聚積的眞氣，緩緩運轉全身，引氣歸竅。

這一天，他從早至晚，連飯也沒吃，一直坐在石榻上練功，不敢稍懈，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算把體內眞氣，悉數化盡，當眞有如水到渠成，四肢百骸，有着說不出的舒泰，才擧足跨下石榻！

飛跛子已經走了進來，呵呵大笑道：「小兄弟，你現在感覺如何？」

卓少華只覺自己身子好像輕了許多，眼睛也有着特別明亮的感覺，這就說道：「小弟覺得身子有些輕飄飄的，眼睛也明亮得多了。」

飛跛子點點頭道：「老哥哥送了你二十年功力，你自己苦練只怕三十年也練不到如此境界呢！」

卓少華感激的道：「小弟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老哥哥所賜。」

「咱們不談這些。」飛跛子接着道：「目前你『九陽神功』已有八成火候了，再好好的練習幾天，老哥哥的一身本領，你都學全了，咱們就可以下山去了。」

從這天起，卓少華因功力大進，其他的武功，也水到渠成，跟着猛進，飛跛子又把自己最得意的「天龍馭風身法」也一起傳給了他。

一幌眼又過了半個月，在這兩個半月時間之中，卓少華雖然服了穆七娘的「無憂散」，心智被藥物迷失，記不起從前的事情，但經飛跛子慢慢的敎導，也學會了許多處世之道。

飛跛子已經決定帶着他下山，去找穆七娘，因此又敎了他一套說詞，如果遇上穆七娘的時候，應該如何如何，卓少華一一牢記在心。

第二天兩人吃過早餐，飛跛子收起金笛，也要卓少華把那册「長風子雜錄」交出，不可帶在身上，然後一同走出石窟。

飛跛子含笑道：「小兄弟，你先下去，老哥哥要考考你的『天龍馭風身法』，你先走吧，可在半山腰等我。」

卓少華問道：「老哥哥呢？」

飛跛子笑了笑道：「你只管先走，老哥哥隨後就來。」

卓少華答應了一聲，就擧步往山下行去。

這百丈峯，叠嶂層巒，四壁陡峭，幾無落足之處，是以亘古以還，人迹不至，卓少華雖然學成了絕藝，但面臨如此險峻的山勢，也不禁目怵心驚，循着峭壁石隙，提吸眞氣，連點帶躍，一路攀援而下。

差不多足足走了一刻工夫之久，到得山腰，山勢才稍微好走了些，雖然還是相當陡峭，但已有盤曲的鳥徑可循。

剛轉過一處大石壁，只見前面一方崖石之上，負手站着一個身穿天藍長衫，腰束玉帶的中年文士，聽到自己的脚步聲，不覺回過頭來，含笑點頭道：「小兄弟，你才來麼？」

這人，看上去約莫四十出頭，生得修眉朗目，神氣清逸，卓少華聽他的聲音，似乎有些熟悉，但却不識其人，當下向他拱拱手問道：「兄台是什麼人，你認識我麼？」

那藍衫文士微微笑了一笑，緩緩的轉過身來，從身邊又取出一支兩尺來長的金笛，含笑說道：「小兄弟可識得這支笛子麼？」

卓少華看得不禁一怔，這支金笛，正是老哥哥飛跛子的東西，自己天天都拿着它練武，剛才下山之時，才還給老哥哥，怎麼會不認識？但他聽老哥哥叮囑過，要自己不可提起金笛的事，這就搖搖頭道：「我不認識。」

藍衫文士笑了一笑，又說道：「那麼，我還有一件東西，小兄弟想必會認識的了。」

伸手入懷，取出一本羊皮小册子來。

卓少華定睛看去，那不是「長風子雜錄」？他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看錯了，這本小册子也是自己剛才還給老哥哥的，怎麼會在他手上的呢？心中疑念一起，不覺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藍衫文士微笑道：「我自然是你老哥哥了。」

卓少華道：「你不是。」

藍衫文士大笑一聲道：「小兄弟，老

哥哥難道還有假的麼？」

他這一笑着說話，卓少華聽出來了，這句話的聲音，果然蒼老了許多，聽來正是老哥哥飛跛子的聲音，心中不禁大奇！

藍衫文士含笑道：「小兄弟不相信，你看看這些就知道了。」

原來他身邊有一個藍花布包裹，說話之時，已把包裹解了開來，裏面有一件藍布大褂，一隻熟銅靴子，一堆亂蓬蓬的長髮，和一張面具，這些東西，卓少華看得最熟悉也沒有了，赫然是老哥哥飛跛子的衣物！

卓少華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望望藍衫文士囁嚅的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你……眞是老哥哥麼？」

藍衫文士發出一聲清朗的大笑，說道：「小兄弟，你現在相信了？來，你坐下來，老哥哥不妨告訴你，你認識的老哥哥，其實只是我的化身罷了。」

卓少華遲疑的道：「那你不是飛跛子了？」

「當然不是。」

藍衫文士藹然笑說道：「飛跛子只是老哥哥的化名，現在的我才眞正是老哥哥了。」

他自己在大石上坐下，一手拍着石崖含笑道：「你也坐下來，老哥哥慢慢的告訴你。」

卓少華依言在石上坐下。

藍衫文士把它包裹打了個結，然後說道：「因爲穆七娘已經認得飛跛子了，我不能再扮飛跛子，何況你這次下山去，以後看到的老哥哥，也不再是飛跛子了，所以老哥哥要你認一認我的本來面目。」

卓少華偏頭問道：「那麼老哥哥的眞名字又叫什麼呢？」

「老哥哥當然要告訴你。」

藍衫文士含笑說道：「老哥哥這本册子上，不是寫着『長風子雜錄』麼？老哥哥的眞姓名叫做謝長風，江湖上人因我昔年行事但憑好惡，不問是非，給我取了個外號，叫做飛天神魔，這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我的道號，叫做長風子，現在你都知道了吧？」

卓少華望望他，說道：「這麼說，老哥哥年紀應該很大了。」

謝長風含笑道：「老哥哥已經九十三了。」

卓少華吃驚道：「但老哥哥看起來不過四十出頭的人。」

謝長風大笑道：「所以他們叫老哥哥神魔咯！好了，老哥哥和你說的這些話，你千萬不可和別人提起。」

卓少華點頭道：「小弟知道。」

謝長風一手提起包裹，站起身道：「老哥哥要先走了，你下山之後，依照老哥哥和你說的話行事，不可忘了。」

「小弟記得。」卓少華又道：「老哥哥不和我一起下山了麼？」

謝長風道：「老哥哥和你走在一起，不是又讓人家知道了麼？」

說到這裏，一擧手道：「小兄弟，前途珍重。」

話聲甫落，人已隨聲而起，但見一道藍影，像飛鳥一般，朝山下飛投而下，眨眼工夫就愈遠愈小，消失不見了。

卓少華目送老哥哥走後，心頭覺得甚是依依不捨，怔怔的站在大石上，過了一回，才覓路往山下縱掠下去。

卓少華臨別之際，沒問老哥哥自己該去那裏？老哥哥也沒有告訴他該往那裏去，因此下了百丈峯就有茫無去路之感，中午在路邊打了個尖，就繼續上路。

傍晚時光，走到一處縣城，（昌化），但他記得老哥哥說過，到了鎭集，自己該買一件長衫，再買一支竹笛以作防身之用，當下就在大街上買了一件長衫，也買了一支竹笛，才投店過夜。

第二天，他依然不知道自己該往那裏去好，清晨出城，只是信步隨着人家走着。（這幾個月來，他經老哥哥謝長風的敎導，神智已經清明了很多，只是他迷藥未解，心中沒有主見，遇事自己作不了主而已。）

中午，到了一處鎭甸，許多行人，都在路邊一家小酒店裏打尖。

這家酒店，只是一間臨路邊的平房，外面搭了一個松棚，挑着酒帘，一共只有四五張板桌，給人打尖歇足之處。

卓少華也跟着着走入松棚，找了個位子坐下。

這時已是五月下旬，天氣十分燠熱，店伙倒了一碗茶送上，問道：「客官要吃什麼？」

卓少華坐下後，道：「你給我下一碗麵條。」

店伙問道：「客官要不要切一碟鹵牛肉？」

卓少華點頭道：「好。」

店伙剛轉過身，松棚外又有三個人走了進來，這三人頭簪道髻，穿灰布道袍，但腰間全佩着劍，在一張空桌上坐下，就大聲叫着：「伙計。」

店伙急忙趨了過去，還沒開口，就聽其中一個道人催着道：「伙計，你們有什麼現成菜餚，快些端來，再來三碗白飯，要快，咱們還有事去。」

伙計問道：「道爺，小店沒有準備素食……」

那道人道：「什麼都可以，要快。」

店伙唯唯應「是」，就退了下去。

只聽中間一個道人道：「五師弟，那丫頭眞是從這條路來的！」

坐在右首橫頭一個道：「沒有錯，她被師叔梅花針打中脚踝，不良於行，就躱在前面面山坳間的三官堂裏，小弟已經放出飛鴿，再有頓飯工夫，師叔就可以趕來了。」

中間那個道人道：「五師弟可曾派人守着麼？」

右首那個道人道：「有，七師弟、九師弟都在那裏，小弟是趕來和二師兄，三師兄連繫的。」

坐在左首那個道：「二師兄，依小弟之見，咱們已有五個人，那丫頭又負了傷了，對付一個丫頭片子，還要等師叔他老人家來了再動手，咱們兄弟實在也太丢人了。」

坐在中間的道人口中「唔」了一聲，點點頭道：「如此也好，咱們快些吃飯，就趕上三官堂去。」

（未完・六）

關門弟子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王一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飛虎鏢局被金劍大俠金不求刧去鏢車，雖然得到上官業勤救助，因爲他二師兄作內綫而遭刧，蘇鏢頭未有問清原因，便請他離開。上官業勤心中茫然，離去後在破廟遇到金不求分賍，二師兄也在內，不防被他們點了穴道，金不求見他識破眞面目，派羅方進要將他殺害，他衝破穴道和金不求劇戰，正在落敗，幸烈火堂堂主雷震天拯救，一同到商丘老光緒家中聚會，見老光緒約會羣英，商討對付赤眼金鶴南宮恩霸佔地盤的問題，上官業勤才知道雷震天是好人，金不求是歹人，便將事情經過和在座羣英交代，衆人才知道金不求是壞人……

開帮霸莊院　苛求難受辱

雷震天道：「這個問題要老爺子自己才能答復！」

說話間，萬里鴻忽然拿着一封拜帖，一封書信進來，雙手交與老光緒，同時在他耳邊輕語了幾句，老光緒臉色一變，立即拆信而閱之，閱後，說道：「打賞銀子給他，他若要在咱這裏過夜，你親自欵待他！」

萬里鴻應了一聲大步離開，鍾展鵬問道：「老兄，誰寫來的信？」

老光緒道：「趙莊主派人送信來，說他高堂臥病在床，沒法分身前來！」

雷震天說道：「老爺子但請寬心，俗語謂邪不能勝正，南宮恩再兇，也不用怕他！」

老光緒振作精神，舉杯道：「來，老朽敬請諸位一杯！」

羣豪也紛紛回敬，就在此刻，萬里鴻又拿了一封信進來，交與老光緒，老光緒匆匆看後，道：「諸位，這封信是南宮恩派人下的！」

雷震天急問：「信上如何說？」

「他說日期照舊，但比武的方式有變，由三場增至五場！」

羣豪立即交頭接耳起來，司空青道：「這證明對方助拳的人極多！」

雷震天道：「後天才是比武的日期，也許咱們明天還有人來！」

鍾展鵬道：「但假如沒有呢？」

黃思龍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大不了由咱們幾個湊湊數！」

鍾展鵬道：「不行，剛才已說過此戰勝負，不單止關乎咱們幾個人的榮辱！」

老光緒道：「請諸位合議一下，來人還在等咱們的答復！」

羣豪聽他這樣說，反而啞口無言，因爲此事關係太大，不敢胡亂發言。上官業勤道：「老爺子，晚輩有個看法，不管咱們明天是否還有朋友來助，但比武塲數越少，對咱們越是有利，因此……」

老光緒說道：「小俠認爲咱們應該反對？」

「是的，晚輩年輕識淺，井底之見，請高明指教！」

雷震天道：「雷某贊成！」

鍾展鵬接道：「小俠說得有理，不管明日有沒有人來，三局兩勝對咱們來說，總是比較安穩！」

老光緒對其他人不反對，便吩咐萬里鴻：「告訴他們咱們反對！」

萬里鴻離開之後，廳上氣氛冷淡了許多，羣豪却爲後日之戰而担心，臨散席時，上官業勤又道：「老爺子，他們在今日才改變主意，內裏有沒有其他陰謀？」

老光緒心頭一動，問道：「少俠有何高見，但說無妨！」

「不敢。」上官業勤道：「晚輩年輕，經歷不多，但自書本上却也知道兵不厭詐的道理，他們會否是故意借此來刺探咱們的實力？」

鍾展鵬忙問：「這又如何？」

上官業勤道：「晚輩恐怕他們會在比武之前進行夜襲！」

鍾展鵬脫口道：「這可不能不防！」

老光緒點點頭，道：「多謝少俠提醒，老朽自會通知莊內的人多作提防！」

酒席散去後，丫頭們又捧上香茗，羣豪乃坐在一起聊天，老光緒去佈置一切，到亥時家丁們才引羣豪到客房安息。

上官業勤與雷震天合睡一房，雷震天忍不住問道：「上官弟，愚兄有一句話問你，盼你莫怪！」

「大哥，承蒙你看得起，視小弟爲手足，何話不能說？」

「據愚兄所悉，貴派武功低微，人材凋落，爲何你才相隔年多的時間，便有此本領？」

「那是因爲本派的武功已經失落數代，去年才爲小弟無意中發現，其實敝派的武功亦不在其他門派之下！」

「原來如此，那愚兄就恭喜了，相信你必能光大貴派門戶！」

上官業勤輕嘆一聲，道：「可惜小弟一足微跛，很多招式使來都有力不從心之感！」

「可以將勤補拙，兄弟只要多作練習料無多大影响，因爲你足部受損程度並不大！」

「多謝大哥鼓勵！」上官業勤解了上衣，剛吹熄燈，房門忽被敲响。

雷震天問道：「誰？」

外面有人道：「在下萬里鴻，請問上官少俠睡着了沒有？」

上官業勤連忙滾下床，將房門打開，道：「萬總管請進！」

萬里鴻含笑道：「萬某尚有要事辦，不坐了，少俠日間要查的事，敝莊已派人查到了！」

上官業勤喜道：「多謝總管盛情，請問敝師兄在那一家當護院？」

「令師兄于望山本在一家姓崔的布商家當護院，但去年終拿了薪餉花紅便離開了！」

「請問他去何處？」

「崔家的人無人知道，他們只說當時令師兄辭職時，謂另有高就！」

上官業勤有點失望，但仍不心息。

請問敝師兄的家小，是否也搬離崔家。」

「是的，吃過年夜飯他們便搬到客棧居住，後來便離開本城了！」

上官業勤再問：「未知他當時投宿那一家客棧？」

「就在敝莊附近的那家安泰！」

上官業勤向他行了一禮，道：「辛苦總管，小可感激不盡！」

萬里鴻笑道：「少俠太客氣了，莫說你是本莊的貴客，又是雷堂主的兄弟，就算是平常人，求到敝莊來，敝莊力所能及的，也樂意協助！嗯，夜深了，少俠請休息吧，萬某還要去各處看看！」

上官業勤躺上床後，難以入眠，心中不斷翻着這件事：「大師兄有何高就，就算到別處去，也該託人送個信回師門！」

雷震天道：「上官弟，你還不睡，哼，令師兄先改地址也不通知師門，證明此人乃凉薄之人，你又何必爲他担心？」

上官業勤道：「敝派式微已久，小弟很想將所得到的武功公諸同門，振一振聲威！」

雷震天道：「說得有理，明早咱們去客棧問一問吧，也許客棧的人知道你師兄去了何處！」

×　　×　　×

次日一早，老光緒便來相請吃早飯，飯後上官業勤便與雷震天到安泰客棧查詢，可惜掌櫃雖然記起有此一家在店內過年，但却不知他們去何處。

雷震天陪上官業勤在城內遊玩，上官業勤每遇與大師兄身材差不多者，例必多看幾眼，可惜得到的只是失望，當他們返回老家莊已近午。

老光緒仍在廳上陪羣豪談天，他今日

的神情已多了幾絲憂慮，雷震天見沒有新面孔，不由道：「老爺子，今日還沒有人來麼？」

老光緒道：「也許午後有人來！」

鍾展鵬接道：「憑老爺子的聲望，除非有事，否則來助的人必多，老兄但請寬懷！」

可是羣豪等至申時仍不見有人來，即使是鍾展鵬也不敢樂觀，雷震天打了一個哈哈，道：「南宮恩也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他請來助拳，料武功必不如他，咱們也可以應付！」

司空青道：「老爺子，反正閑着無事，咱們不如先選派人手吧，待有高手來後，再作更換！」

老光緒十分穩重，含笑道：「老朽打算在晚飯時再討論！」

話音剛落，忽見萬里鴻掠了進來，人未至聲先至：「莊主，外面來了幾位來助陣的英雄，他們都受了傷！」

羣豪都是一怔，老光緒長身道：「快去看看！」

萬里鴻道：「小的已派人扶他們進來了。」

羣雄走下石階，已見家丁們扶着幾個渾身浴血的漢子進門，老光緒神態甚爲激動：「是誰胆敢在商丘城行兇？」

一個漢子喘氣道：「老爺子，咱們是在城外遭人攔截的？」

「是些什麼人？」

「他們都幪着面，但武功極高，出手狠辣，看來必是黑道上的人！」

司空青道：「莫非是南宮恩請來助拳的黑道高手，他們要阻止咱們的人來，這一招好毒！」

老光緒勃然變色，道：「待老朽去會會他們！」

雷震天忙道：「老爺子是三軍之帥，待雷某去一趟！」

老光緒連忙問道：「你們在那一個城門被襲？」那些人有說在東門，有說在西門。

鍾展鵬道：「看來他們在四個城門都安排了人手！」

雷震天道：「看來北門及西門的人會較多，上官弟你敢跟愚兄去一趟麼？」

上官業勤道：「有雷大哥，小弟又有何懼？」

雷震天道：「咱們負責西門！」

司空青道：「小弟跟雷堂主一齊！」

三人立即出莊，鍾展鵬也帶了幾個人趕去北門，老光緒吩咐莊丁一面加强戒備邊派人到各個城門打探動靜。

雷震天、上官業勤與司空青趕到西城門，遠遠便聽見一陣吆喝聲和叮叮噹噹的兵器撞碰聲。雷震天飛身出城，果見幾個幪面人圍着四五個帶血的漢子，鬥得正烈，他認得其中一個乃丐帮長老陶石橋，是以大喝一聲，衝了過去。「你們這些見不得光的蠢貨，可是南宮恩派來的？」他左手虎頭刀一劃，斬向一個使掌的幪面人！

那幪面人頭髮經已灰白，看來年紀已不小，一對鐵掌揮動間，掌風呼呼，刮得旁人肌膚生痛，只見他手掌一翻，掌沿砍在刀背上，虎頭刀登時歪在一旁。

雷震天長笑一聲：「好功夫，報上名來！」

灰白頭髮幪面人冷笑一聲：「廢話，老夫會告訴你麼？」

雷震天悶哼一聲：「那就掌下分高低吧！」他右掌隨勢發出，對方夷然不懼，也發出一掌！

「蓬！」兩股掌風相觸，發出一道悶哼，雙方各自退了一步！

「風聞烈火堂主雷震天的『霹靂十三掌』，名震江湖，老夫今日便領教了！」幪面人說着又發出一掌！

雷震天右掌左刀，展開攻勢，毫不退讓，雙方旗鼓相當，打得難分難解，與此同時，上官業勤與司空青加入戰圈之後，形勢經已改觀，陶石橋精神大振，拚力連攻三掌，將對方擊傷。

上官業勤初涉江湖，正欲增加打鬥經驗，更是躍躍欲試，長劍指東打西，指西打東，使來得心應手，才七招，便讓他刺傷了一個！

司空青拳脚上功夫並不出色，但他的爪法，輕功以及暗器在江湖上却大名鼎鼎，他這些功夫最適宜在此種塲合中施展，只見他如穿花蝴蝶般，在各個幪面人中閃動，覷準機會才發出一爪，間又施展他聯珠手法的暗器功夫，很快便讓他射中兩個人！

此消彼長，那幾個本來受傷非淺的英雄，見狀都鼓其餘勢反擊，那頭髮灰白的幪面人見一時之間無法戰勝雷震天，知道再打下去，己方必敗無疑。是以心中早已打响退堂鼓，只聽他尖嘯一聲，雙掌連攻三招，氣勢排山倒海，狀如猛虎。

雷震天自小便在江湖中打滾，豈有看不穿其用意之理？忙道：「他們要溜，大家手緊一點。」

灰白頭髮的幪面人嘯聲一起，他手下便紛紛作鳥獸散，這一來反而機會送給司空青，只見他一招「天女散花」，洒了一把金錢鏢，一把梅花針，有兩個擋避不及的，被打中腿上關節，登時跌倒地上！

陶石橋大步走前，舉起鐵掌，要一掌一個，替同道報仇，却讓上官業勤喝住：「請前輩手下留情！咱們提其回去，讓老爺子審問！」

陶石橋化掌爲指，封住了他們的痲穴，上官業勤與司空青立即上前助雷震天！

那幪面人見勢色不對，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見發出兩股劈空掌，迫得雷震天棄刀揚掌對抗，掌風剛湧出，幪面人尖嘯一聲，拔身躍起，凌空一個「鷂子翻身」，向外飛去！

司空青叫道：「看針！」他隨手發出一把梅花針，梅花針可破內家氣功，幪面人不敢託大，左脚尖猛地在右脚面上一點，硬生生再拔高七尺，那些梅花針都在他鞋底掠過！

可是他這樣一慢，雷震天已及時發出一股劈空掌，一股凌厲的掌風直湧向幪面人的後背！

幪面人沒奈何，反手也發出一股掌風，只聞「蓬」的一响，幪面人空中沒處着力，身子如流星掠空般，飛射出去，落足時已在五丈之外，只見他頭也不敢回，狼狽而逃！

雷震天頓足道：「可惜！」却不知幪

面人倉猝應戰，內腑已被震傷，只是生恐露出破綻，强按下胸中翻騰的氣血，提氣飛馳。

內腑受傷只宜靜養，極忌再度提氣，是以幪面人奔了十多丈之後，便忍不住張口噴出一口血箭，可惜雷震天等人看不到，否則追前必可取其性命！

雷震天道：「陶長老，你帶這兩個俘虜及諸位英雄，先回老家莊，雷某等再去北門看看！」

陶石橋抱拳道：「請雷堂主保重！」

言畢雙方分手，雷震天帶着上官業勤與司空青，趕赴北門，他們去得正是時候，原來對方在北門駐了重兵，鍾展鵬等四個人去到之後，仍然無濟于事，增添了雷震天三人，形勢才開始扭轉。

司空青說道：「你們既然訂了明天大決戰，今日却施此毒計，證明你們不懷好意，司馬昭之心，暴露於天下，就算明日決戰得勝，將來也難免要遭受天下英雄圍攻。」

那些幪面人紛紛以冷笑回答，雷震天道：「司空兄不必跟他們廢話，今日能多殺一個，明日便少一個敵人！」

雙方短兵相觸之下，對方因爲作戰時間已久，體力消耗太多，雖然實力較强，但仍然抵敵不住，漸漸敗退。

雷震天道：「不要放過他們！」話雖如此，但他們並非佔絕對優勢，結果仍讓他們全身而退，他怒道：「南宮恩眞是無恥。」

鍾展鵬說道：「他們越來越是令人覺得奇怪，假如要開帮立堂，又何必選在商丘。」

司空青道：「其實他們大可以照常開帮，假如老爺子屆時帶人去搗亂，再決鬥也不遲！」

雷震天道：「他們有什麼陰謀？」

上官業勤道：「小弟覺得他們的目的，很可能是爲了迫走老爺子！」

雷震天訝然問道：「迫走老爺子又有何作用，老爺子就算搬到江南，也可以做他的『鐵劍丹心』。」

上官業勤說道：「這個小弟便不知道了？」

鍾展鵬道：「咱們回去再商量吧。」

衆人返回老家莊，老光緒早已擺下筵席等候，羣雄邊吃邊談，談到對方的目的，衆說紛紛，但都得不到結論，老光緒提審那兩個俘虜，但他們地位低微，什麼也不知道。雷震天只得道：「老爺子，還是談談明日人選吧。」

老光緒輕咳一聲，說了幾句門面話，便轉到正題。「明日老朽自然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位，老朽想請陶長老及雷堂主相助，未知諸位是否有意見？」

雷震天道：「雷某榮耀之至，願供老爺子驅策？」

陶石橋哈哈笑道：「老叫化正想舒舒老骨頭，多承老爺子瞧得起，老化子敢不從命。」

羣雄都一致贊成，事情便如此確定下來，酒席散後，爲了備戰，羣雄一早便回房休息，還有些人寧願助老家莊值夜，預防南宮恩施夜襲！」

× × ×

次日一早，羣雄都集中到廳上進吃早點，不久一個家丁便來報：「啟禀老爺，南宮恩帶着一批人自南城門進來！」

老光緒忙問，道：「他們大約有多少人？」

家丁想了一下，道：「約莫有三十餘人。」

「吩咐萬總管妥善保護後宅的女眷！還有，提防他們放火。」

過了一忽，又有家丁來報南宮恩等人已到街口，老光緒雖然身經百戰，但面對生死關頭，心中仍免不了一陣緊張，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道：「等他們到門口才出去！」

家丁果然來報，謂南宮恩已至，老光緒道：「諸位仍請坐下，老朽帶家丁出迎，不用抬舉他！」說着便帶着家丁出門迎接，羣豪在廳裏引頸觀望。

老光緒到門外見南宮恩臉上滿是得意之色，背後跟着好幾個高手，他心中一懔，但仍堆下笑面道：「南宮當家光臨，請恕失迎！」

南宮恩外表看來頗爲斯文，白面無鬚，青衣布鞋，頭戴一頂黑布帽，狀似書生，但神態倨傲，眉內生威，當下他抱拳笑道：「老莊主客氣，某家以客壓主，怎還敢勞主人遠迎。」

老光緒道：「老朽老矣，未免要給人欺壓，只望南宮當家手下留情！」

南宮恩哈哈笑道：「我不壓人，人便壓我，老莊主好自爲之……」

老光緒目光一凝，沉聲說道：「老朽雖老，正如老薑，南宮當家也請小心，請進。」

老光緒在前引路，走進莊內，只見院子裏已擺了幾排高背椅，一左一右，中間空出四丈的空間，以作比武，老光緒禮請對方落坐！

南宮恩首先走向右首那邊，在第一排正中那張椅子坐下，他手下亦紛紛各就各位，老光緒上廳請羣雄下來，雷震天和陶石橋在老光緒旁邊坐下，其他人自忖有身份的，就坐在前面那一排，餘者則坐在後面？

上官業勤坐在雷震天背後，心情十分緊張，他不斷望向對方，在那些人的面龐上掃過，忽然他發現一張十分熟悉的臉龐，細看幾眼，赫然是于望山。

于望山站在最後面，看情況他似是跟班打雜之類的人，上官業勤心頭一涼，忖道：「想不到二師兄跟金不求，大師兄却跟南宮恩，唉，難道他們却把師父平日的訓導忘記了，連黑白也分不清。」

于望山却沒有發現上官業勤，只見他臉有得色，顧盼自豪，更使上官業勤心情難過。

老光緒長身道：「南宮當家，老朽有一事不明，希望當家有以教我。」

「不敢，老莊主太客氣了，某家若能答應你的，自不會令你失望。」

老光緒暗哼一聲，沉住氣問道：「南宮當家要想開帮，何必選在敝城。」

「這個乃本帮的秘密，請恕某家不便作答。」

老光緒再問道：「就算貴帮在商丘開帮揚萬，也不必跟老朽決鬥，決定商丘誰

屬……」

南宮恩哈哈笑道：「事到如今，老莊主才後悔。」

他旁邊一個酒糟鼻子的老頭，外號醉魔，却無人知道其姓名，只聽他哈哈笑道：「老莊主不是後悔，而是明知輸，所以害怕。」

雷震天怒道：「比武未開始，老魔竟敢口出狂言！」

醉魔端出一隻紅漆葫蘆來，拔開木塞，仰頭喝了一口酒，香氣四溢，他呵呵大笑，道：「後生小子火氣太大，不是好現象。」

南宮恩忙道：「老兄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咳咳，老莊主，某家也有一件事跟你商量。」

「請說。」老光緒仍極力保持主人家的風度。

「假如某家取勝，老莊主當然依諾搬遷，這間莊院便成廢宅，是故某家想向老莊主購買，請老莊主先開個價！」南宮恩笑意有點陰森，「某家給你一個好處，便是保證不傷貴宅一個人！」

老光緒冷哼一聲道：「閣下眞以爲會勝。」

「當然，某家素來不做無把握的事，老莊主尙未答我。」

老光緒怒道：「萬一老朽不幸敗了，那就一把火將此宅燒掉，絕不賣與你！」

南宮恩臉色一沉，道：「莊主年紀雖大，處理事情却不冷靜，一意孤行只是老頑固。」

「隨閣下怎樣說，老朽也不會改變主意，所謂寧作玉碎，不作瓦全。」

南宮恩臉色一變。「那麼老莊主便多準備些棺材吧，後果如何相信你們想像得到。」

陶石橋道：「何必多廢話，這便開始吧！」說着他站了起來。

「爽快！」南宮恩道：「請醉兄領教一下丐帮的武功！」說着坐下。

醉魔拿着酒葫蘆出來，拔開木塞，「骨嘟骨嘟」地連喝幾口，陶石橋笑道：「老魔，今天咱們可眞的是天生一對呵！」言畢他亦取出一隻酒葫蘆來，也一連喝了好幾口！

醉魔用力吸了幾口氣，道：「你那是汾酒？」

「不錯，老叫化沒錢，不能學你喝二十年的狀元紅！」

醉魔道：「這酒雖醇，却不夠勁，不夠味道，老要飯的，咱們交換喝，你敢不敢？」

陶石橋哈哈笑道：「有何不敢？」言畢將酒遞了過去，醉魔同時將葫蘆送到陶石橋手中，兩人同時仰頭長飲。

老光緒都暗暗担心醉魔會在酒中下毒，但陶石橋却毫無顧忌，這刹那，院子內雖然有數十個人，但靜得落針可聞，只聽他兩個「骨都骨都」的喝酒聲。

眨眼間，兩人都將酒喝光，互視大笑，雙方的人心中都甚感奇怪，因爲看情形，他倆根本不像是敵人，反似是多年的老友。

醉魔噓了一口氣，說道：「痛快，痛快！老夫已有數年不曾遇到高手，很想喝個痛快。」

陶石橋目光一亮，道：「老叫化知道主人家藏有許多好酒，你敢不敢喝。」

醉魔哈哈笑道：「老夫是有酒萬事足，何懼之有，有什麼酒，叫他拿出來！」

陶石橋轉頭望向老光緒，老光緒道：「老朽家中藏有十多罈好酒。」

陶石橋道：「可有高粱？」

「老夫要汾酒。」

陶石橋又說道：「再來一罈菊花露如何。」

醉魔道：「好極。」

陶石橋道：「請老莊主叫人各取兩罈來！」

老光緒心中雖然十分奇怪，但仍不忘主人的身份，二話不說，立即吩咐家丁去地窖扛酒。

過了一陣，六罈酒已抬至，分成兩邊，陶石橋道：「第一罈高粱，第二罈菊花露，第三罈汾酒，醉兄可有意見？」

醉魔道：「老夫沒意見，不過還有個提議，請老莊主拿兩根木樁來！」

老光緒又叫人照辦，羣豪不知他倆在弄什麼花樣，都屛息而觀，上官業勤很想過去跟于望山說話，但又不敢。

眨眼間，院子中已擺放了兩根木樁，粗如人臂，只能單足踏着脚步站立，陶石橋首先跳了上去，手上已托了一隻酒罈，道：「請老莊主派兩個人準備送酒。」

醉魔亦學陶石橋單足而立，手上同樣托着一隻酒罈，此刻雙方都已知道他倆借喝酒而拚勝負！」

南宮恩道：「開始。」

陶石橋與醉魔同時拍開封泥，仰頭急飲，不一陣，兩人同樣將空酒罈抛下，家丁立即遞上菊花露。兩人又繼續急飲，只見他倆的肚皮慢慢漲大，第二罈喝盡，速度仍然不分勝負，家丁立即遞上第三罈。

上官業勤心中暗道：「這樣無非也只是鬥酒量及速度而已，與武功扯上什麼關係。」

第三罈酒，陶石橋的速度比醉魔稍快半分，兩人雙手放在丹田上，那三罈空酒缸則放在木樁前面，一忽只見兩人同時伸出右手，將手指對着酒缸，只見指尖涔涔，竟有水淌下，在場武功高見識廣的，都是心頭一懍，因爲如此比鬥要求極高，不但內功要深厚，而且要純，武功低的人則看得目定口呆。

上官業勤見他們還得一段時間才能分出勝負，便大着胆子向對方走過去，南宮恩的人以爲他要乘機對醉魔下毒手，都怒目而視。

上官業勤拱一拱手，說道：「在下乃終南派第十四代弟子上官業勤，有點事要跟敝大師兄于望山商量，請南宮恩當家批准！」

南宮恩本還有點担心，但一聽是終南派弟子，戒心全消，揮手道：「到一旁去說！」

于望山這才認出他來，他退後幾步，未待上官業勤走近便道：「恭喜你師父肯收你爲徒！」

「大師兄，師父去年已仙遊了！」

于望山先是一呆，繼而掩不住喜悅，輕鬆地問道：「他是患病死的？」

「也可以這樣說！大師兄，師父以往的教導，您還未忘記吧。」

于望山冷哼一聲，道：「你是指那一些？」

「敝派雖然式微已久，但做人該分清是非黑白，你爲何跟那些殺人不眨眼的人在一起！」

「你看見他們殺人麼？」

上官業勤道：「是的，昨日下午在城外看見！」

于望山悻悻然地道：「你到底是不是終南派的弟子，俺還不知道，你倒敢來教訓我！」

上官業勤道：「小弟不是教訓您，只是希望你能及時回頭。」

于望山道：「俺的事不用你管！嗯，念在你我……相識一塲，俺便關照你一下，你還是趁早離開吧，要不然便來不及的了！」

上官業勤心頭一動，忙問道：「爲什麼？」

于望山冷冷地道：「難道你還看不出，咱們必勝麼？說不定等下衝突起來，刀槍無眼，俺要保護你也不行！」

上官業勤覺得他品性比羅方進較好，便道：「大師兄，咱們一起走吧，咱們禍福與共，相信將來必能光大門楣！」

于望山失笑道：「你小小年紀，懂得什麼？依我看你還是回濟南山去做你的採藥郎吧，憑你那三脚貓的功夫，在江湖中，根本寸步難行！」

「大師兄，你一定是被他們抓去的，小弟相信你不是自願的！」

「笑話，俺就快飛黃騰達了，將來俺便是這裏的管事，俺的事自有主張，不用你管！」

上官業勤忙道：「大師兄，小弟已將青玉石上的謎訣猜得七七八八了，咱們找個地方研究一下，一定可以將謎底揭開，說不定找到本門失去的武功，不用多少年，咱們便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在武林中立足，何須寄人籬下，仰人鼻息？」

于望山冷笑一聲：「你說什麼笑話？咱們花十多年時間都猜不透那四句混帳詩文的意思，你能夠猜得出來？」

上官業勤道：「大師兄，你相信我，是眞的！」

于望山望了他一眼，道：「等你找到本門失去的武功再來找俺！」

上官業勤緊問一句：「假如找到，你便會回首？」

「回首？」于望山不悅地道：「如今俺選擇錯誤麼？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俺沒錯！」

「假如找回本門失去的武功，你還要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面？」

于望山輕哼一聲：「就算找回本門失去的武功，也不能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屆時還不是要跟在人家的後面！」

上官業勤心念電閃，決定不告訴他已經找回本門失去的武功，只道：「大師兄，小弟再說一遍，請你三思，否則將來必會後悔！」

于望山冷冷地道：「俺絕不後悔，俺也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你現在不立即離開老家莊，想後悔也來不及了！」言畢，走到南宮恩等人後面，觀看醉魔與陶石橋的比賽。

上官業勤沒奈何，只好也返回坐位，只見老光緒等人臉上神色一片緊張，他抬頭望向塲中，只見由陶石橋食指淌出來的「酒」已越來越慢，而醉魔的情況也同樣如此。

再一忽，兩人臉前的第一個酒缸已裝滿了「酒」水，又開始往第二缸空酒罈灌注。

忽然雷震天長長嘆了一口氣，輕聲道：「這一塲，咱們的勝算已佔了八成！」

上官業勤心中難明，因爲醉魔迫「酒」的速度與量，至今仍與陶長老不分軒輊，他忍不住問雷震天，道：「大哥，這是爲什麼？」

雷震天道：「你看，醉魔的額頭已開始爆出汗珠，你莫看他現在還未露敗象，等下他體內的酒水有一部分化作汗水，數量便不如陶長老了！」

上官業勤不由點頭，暗暗道：「大哥雖然粗豪，但其實粗中有細，能從小處觀察，難怪他能享有盛譽！」

再過半頓飯工夫，醉魔額上的汗珠已顆顆如黃豆般大小，沿着雙頰淌下，陶石橋頭頂冒出絲絲白氣，額上點汗不見。

南宮恩臉色十分凝重，他是武學高手，雷震天看得到的，他怎有看不出之理？又過兩盞茶工夫，兩人的腿部都開始顫動，由食指滴出來的「酒」越發慢了，陶石橋頭頂上的白氣越來越濃，而醉魔後衣亦開始濕了！

南宮恩輕咳一聲，道：「醉鬼何必跟他虛耗眞力？這已失了比武的意義，酒是宴客佳品，却不宜拚鬥？」

雷震天冷冷地道：「閣下這些話爲何不在比鬥之前說？」

南宮恩微微一笑，道：「醉兄請下來，三塲兩勝，咱們勝算仍高，這一塲讓給他們！」

雷震天道：「大丈夫理該光明正大，贏就贏，輸就輸，誰要你讓！」

南宮恩雙眼閃過一絲殺機，也不跟他鬥，醉魔自木樁上跳了下來，拱手道：「老要飯的內功並不比老夫深，但勝在精純，老夫佩服之至！」

陶石橋暗中噓了一口氣，其實他亦是强弩之末，因爲他將運功所產生的熱力化氣散開，同樣也會蒸發掉一些，他實在沒有必勝的把握，當下道：「醉兄的內功老叫化亦十分佩服！可惜……」

醉魔訝然問道：「老夫已認輸，你還有何可惜的？」

「可惜你我不同道，否則大可以成爲酒友，豈不快哉！」

醉魔大笑：「道雖不同，仍可論酒，酒是酒，道是道，這是兩件事，比如你幾時找人陪你喝酒，老夫都願意陪你喝個痛快！」

「道不同，話不投機，豈非喝悶酒，那就大煞風景了！」

「想不到要飯的也這般迂腐，咱們可不談道，只談風花雪月，也可送得十罎八罎！」

「不能交換心中言語，風花雪月，猶如隔靴搔癢！」

醉魔笑說道：「有理，不如請老兄過來！」

「此話老叫化也正想說！」

醉魔大笑一聲：「下次若與你衝突，老夫願讓三招以酧知己！」言畢退下，對南宮恩說道：「老夫無能，使帮主輸了一陣！」

南宮恩笑道：「機會在後頭，醉兄不用內疚，請休息！」

醉魔剛才的確虛耗了不少精力，依言坐下盤膝調息，陶石橋回去，老光緒長身道：「陶長老內功之精純，老朽僅見，感激的話，老朽不說，請長老休息！」

羣雄見旗開得勝，都是精神大振，同時也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因爲只需再勝一場，便可高奏凱歌了！

只見南宮恩長身道：「老莊主，這一場該輪到咱們了吧？」

羣豪本想將這一場押在最後面，但對方既然開口，老光緒不便拒絕，便也長身道：「老朽正想請南宮當家指敎！」

「不敢，咱們也不用玩什麼花式，就在拳脚式兵器上分個高下吧！」

「主隨客便！」老光緒立即吩咐家丁，將木樁及酒罈搬開，同時道：「取我的劍來！」

總管萬里鴻立即捧上一柄劍，老光緒一按劍簧，抽出一柄黝黑古樸的長劍來，道：「南宮當家用何種兵器？」

「不勞掛懷，某家的兵器就在此！」南宮恩將插在後衣領上的一柄長尺三的鐵扇子抽出來。

雙方主帥出場，兩方的人馬都十分緊張，一邊是希望再勝一場，便可全勝，另一邊則希望主帥出場，可以扳回一局！

老光緒倒抱長劍，說道：「南宮管家請！」

南宮恩含笑道：「老莊主請！」

「南宮當家是客，先請！」

南宮恩哈哈一笑：「有僭！」他自視極高，鐵扇虛刺一記，表示不肯佔此便宜，老光緒暗哼，他長劍也虛斬了一下，南宮恩立即標前一步，鐵扇戮出！

老光緒年紀雖大，反應仍快，手腕一翻，長劍巳迴到胸前，將鐵扇格開，他趁對方尚未變招，劍一直取其胸膛！

南宮恩不慌不急，只見他手腕一抖，「刷」的一聲，鐵扇打開，老光緒的劍尖刺在扇面上，登時滑開！

老光緒剛讚了聲好，南宮恩鐵扇再度合上，扇骨在鐵背上敲一敲，長劍盪開，他大步踏前，左手五指如鈎，向老光緒抓去！

老光緒的劍長，較利遠攻，是以當他長劍被盪開，便立即後退，長劍在身前一劃，一招「廬山瀑布」佈下一道劍網，迫得南宮恩縮手不迭。

老光緒立即反攻，一口氣攻了七劍，南宮恩沉着抵擋，嘴上却道：「老莊主年紀老邁，攻得這般急，預防後勁不繼！」

「南宮當家請放心，年紀大耐力越夠，你還是担心自己吧！」

南宮恩眉頭一皺，立即窺機反擊，但他只攻了十多招，又讓老光緒找到破綻，反攻過去，兩人時攻時守，一進一退，旣好看又刺激，看得旁觀者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兩人以快鬥快，瞬眼間便巳過了百招，雙方速度仍然未減，但南宮恩每次反攻的時間都逐漸加長，那是他鐵扇的招式，走的是詭異多變的路子，比較難捉摸，幸而老光緒的劍法，法度嚴謹，氣勢磅礴，南宮恩一時之間也奈何不了他！

上官業勤緊張得手心滲汗，忍不住問道：「雷大，你看這一場老爺子的勝算有多大？」

雷震天笑道：「難說，南宮恩正在盛年，氣力悠長，老爺子該採取速戰速決的策略，但話說回來，南宮恩佔的是多變詭異四個字，久戰之後，老爺子捉摸到它的變化，取勝機會又增加了！」

上官業勤道：「那到底該採取那一個戰術？」

雷震天嘆了一口氣。「若換作愚兄落場，也不知如何方好！」

鍾展鵬道：「上官少俠請勿說話，以免影响老兄的心神！」

上官業勤紅着臉應了一聲，聚精會神欣賞，說話間，場中兩人又換了五十多招，南宮恩的扇法忽然一變，夾着掌爪，配合攻勢，威力大增，老光緒見他奇招不絕，頗覺難以應付，便轉爲防守，再圖打算，他十招只能反攻一兩招，因此南宮恩氣力更盛，如水銀瀉地，一氣呵成。

南宮恩那些手下見主帥大佔上風，臉上緊張的神色才稍爲鬆弛！

激戰中，只見南宮恩鐵扇倏地打開，手臂一揮，尖銳的扇緣如刀刄一般，割向老光緒的喉頭！

這一招極快，老光緒想也不想，立即舉劍一格！不料南宮恩早料到他這一招，鐵扇忽又合起，當作短棍使用，手腕一沉，扇骨敲在劍脊上，只聽「噹」的一聲，老光緒的鐵劍沉下五寸，南宮恩的左肩一聳，手臂探出，這一招配合得十分巧妙！

老光緒心頭一懍，急忙向後一退，就在此刻，南宮恩的左衣袖忽然散開，拂向老光緒的面龐，同時提氣迫前！

老光緒視綫被阻，更覺不妙，退勢更急，但退後的速度，終不如前進，只見南宮恩鐵扇悄沒聲息地打開，揮臂一割！

老光緒胆戰心驚，再一退，眼前的衣袖巳不見，但見南宮恩含笑立在原地，拱手道：「承讓！」

老光緒一怔，正想說自己還未敗，可是一陣風吹過，忽覺胸前一涼，不由低頭一望，只見衣襟巳裂開，露出裏面的肌膚來！

南宮恩這一招並沒有傷及老光緒，但老光緒確有高人的風範，心中雖不是滋味，但仍抱拳道：「老朽敗了，多承南宮當家手下留情！」

剎那間，場中一邊發出歡呼聲，另一邊則傳來一陣嘆息聲。南宮恩說道：「老莊主胸襟不比常人，某家佩服之至，大家各勝一場，現在該由最後一場的人選上陣吧！」

老光緒道：「悉隨尊便！」言畢沒精打采地退下，雷震天立即長身走了出去。

南宮恩退後坐下，向他旁邊一個身高如竹竿的中年漢子耳語一陣，那瘦高漢子點點頭走了出去。

雷震天道：「老家莊不歡迎無名小卒，請先亮出名號！」

那人的聲音，出乎意料，竟然十分低沉雄渾，他說話十分簡短明瞭：「杜倫，外號『鬼影子』！」

雷震天心靈微微一懍，他雖不認識他，但「鬼影子」這三個字，却聞名巳久，而這三個字却代表悲觀，失望和死亡，因爲這幾年來，跟他交過手的人，無一倖免，都死在他手下，到底杜倫有什麼能力，所向無敵，由於沒有生還者，所以這個人的一切也充滿了謎！

當下雷震天道：「原來是你！閣下使用什麼兵器？」

「比賽好像沒有這個規定！需要使用兵器，杜某自然會掣出來。」

老光緒怕對方使詐，忙長身道：「老朽要提醒閣下一句，老朽跟南宮當家，早巳取得協議，比鬥當中不能使毒，也不准使用暗器，否則，資格將被取消，當作敗論！」

杜倫淡淡地道：「這些規矩，帮主早巳告訴杜某了！」

雷震天抱拳道：「如此最好，請！」

「請！」

杜倫話音剛落，雷震天立即欺身劈了一刀，杜倫雙手空空，沒法招架，只好閃身避開。

雷震天大喝一聲，手腕一橫，虎頭刀化直斬爲橫劈，準備劈向杜倫的腰際！

杜倫身子一幌，掠開三尺，再度避開，雷震天氣勢如虹，身子半轉的第三刀反手斬出，同時右手蓄勢以待。

杜倫一偏身，右掌倏地一翻，他第一次出手，速度之快，彷如流星劃空，準確無比地拍在刀身上，雷震天的虎頭刀立即被彈開，同時那一掌力度極大，使得雷震天上身幌了幾下。

說時遲，那時快，杜倫左掌如刄，劈向雷震天的肩膊！

這一掌姿勢及手法和中土一般掌法，大異其趣，雷震天心頭一懍，右掌及時迎上。

不料杜倫那一掌明明是實招，可是掌到半途，也不知他手臂如何一轉，掌緣竟切在雷震天的手腕上！

這幾招兎起鶻落，一氣呵成，快如閃電，場中武功較低的人，根本還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雷震天巳飛身退了一丈！

杜倫爭到先機，不肯饒人，敵退己進，如影隨形追前，掌拳齊施，發動攻勢。雷震天手腕中了一掌，只覺火辣辣地一陣疼痛，連手臂也酸痲起來，他心中一懍，暗道：「此人武功果然有過人之處，難怪有這許多人死在他掌下！」

雷震天不愧是沙場老將，一年中大小戰數十仗，了解情勢之後，立即保持鎭定，採取守勢，耐心等候戰機。

杜倫的攻勢並不持續，而且不猛烈，雷震天緩過一口氣來，便逐漸增强攻勢，杜倫的身法十分飄忽，空手應敵，閃避騰挪，在雷震天這等高手之下，仍不困難！

雷震天想起自己肩負的責任，立將眞氣提起，發動猛烈的攻勢，一口氣攻了十七刀七掌！

杜倫一退再退，巳退至聚英廳前的台階邊緣，老光緒這邊的人，都鬆了一口氣，老光緒心中忖道：「這姓杜的招式雖然詭異，但終是旁門左道，不敵雷老弟的正氣磅礴！」

他偷眼望向對面，只見對方人人臉色緊張而凝重，唯有南宮恩神態如常，看不出他內心的喜懼。

上官業勤見雷震天攻勢如水銀瀉地，控制大局，心頭大定，忍不住轉頭望向他大師兄于望山，只見他緊張得抓頭搔腦，一對眼睛只落在雷震天及杜倫的身上。

雷震天一口氣攻了數十招，見杜倫反攻無力，不由忖道：「此人看來有那幾招嚇人的武功，彷如程咬金，擋得住他那三招，便毫不足懼了！」

他心念電閃，攻勢並不稍慢，倏地劈出一刀，這一刀有如天馬行空，直取杜倫的左上身，同時右掌復發，封住其右邊！

杜倫怪叫一聲，腰一弓，身子倒飛而起，躍上石階之頂的走廊，雷震天尖嘯一聲，幾乎與他同時飛躍而上！

杜倫脚跟剛沾上石地，立即微一沉腰發力，身子拔空而起！

雷震天大喜，暗道：「你這豈不是狗急跳牆？」因爲杜倫手上沒有兵器，拔空而起，身在半空，上身便完全暴露在雷震天的刀下了！

剎那間，只見雷震天也拔高而起，虎頭刀一挽，刀光向杜倫下肢繞去！

院子中的人，俱知道勝負即將分曉，都緊張地翹首而望！

說時遲，那時快！忽見杜倫的身子如葉子一般蜷縮，雷震天那一刀竟然劈空！可是雷震天去勢未盡，他右掌猛發一記劈空掌！

與此同時，杜倫的身子如皮毬一般，在空中橫掠五尺，雷震天那一掌又再劈個空！

就在此刻，杜倫的身子倏地舒張，雙腿暴長，蹬向雷震天的後背！

雷震天因發劈空掌的關係，體內眞氣化濁，無法施展「移形換位」大法，他咬一咬牙，左手虎頭刀盡力向後一劈！

此乃兩敗俱傷的打法，他拚着後背受傷，也希稱能斬傷對方的下肢！

可惜事與願違，他反應雖快，但杜倫不愧有「鬼影子」的稱號，只見他雙手一落，十指如鐵鉗一般，緊緊抓住刀背，雙脚仍然結結實實地踢在雷震天的後腰上！

這兩腿力重如山，雷震天只覺體內氣血一陣翻騰，左手一鬆，身子如斷綫風箏般向院子飛來！總算他心頭未亂，落地時，雙脚及時抵出，才不致跌得灰頭灰臉！

杜倫淩空一個觔斗翻下，雙脚穩穩當當地站在石階上，含笑提着雷震天的虎頭刀，拾級而下，走至雷震天面前，將刀遞上。「雷堂主，承讓了！」

雷震天體內氣血仍未平息，他接過刀，轉身走回去！

直至此刻，老光緒及其朋友才意識到雷震天敗了，登時鴉雀無聲，事實上，剛才的變化實在太快，雷震天由勝轉敗，只在一瞬之間，快得令他們難以想像，也不能接受！

剎那間，南宮恩帶來的人，發出一陣采聲，于望山更是用力地鼓掌。南宮恩親

自迎接杜倫入座。

上官業勤忍不住道：「雷大哥只是大意失荊州而已！」

杜倫淡淡地道：「他若不服氣的，杜某隨時接受他的挑戰！」

雷震天吸了一口氣，抑住氣血，道：「此乃不爭的事實，雷某雖然承認失敗，但只敗在大意而已！」

杜倫吃吃大笑。「若不是顧念南宮帮主與你們有約，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辰！事實上，你也是第一個在杜某掌下生還的人！」

南宮恩含笑道：「雷堂主的武功南宮某亦素來佩服！不過某家認爲你輸在杜兄手下，實在合理之至，因爲杜兄的秘密武器尚未施展，你便內腑受傷了，若不是某家與老莊主在事前有所協議，閣下生存的機會的確不多！」

雷震天冷哼一聲，道：「雷某自小便不知好歹，明年必定找杜兄再鬥一場！」

杜倫臉上毫無表情，淡淡地道：「歡迎，不過屆時希望你加倍小心，因爲大意的結果便不止是受傷了！」

南宮恩長身抱拳道：「老莊主三場比鬥已經結束，勝負亦已有了結果，相信老莊主一諾千金，不會違反協議吧？」

老光緒輕哼一聲，道：「老朽雖老，但這點老氣却還未磨滅，三日之後，老朽合家必遷離商丘城！」

南宮恩拇指一豎，道：「老莊主果然信人也，敝帮開堂之日，必邀老莊主來喝一杯，祈望老莊主賞臉！」

老光緒冷冷地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南宮帮主的好意，老朽心領了！」

南宮恩道：「老莊主來不來喝酒，猶在其次，只望能將此宅賣與某家！」

「這件事老朽剛才已經答覆了你！」

南宮恩道：「老莊主，何不再考慮一下？」

「老朽決定了的事，絕不改變！」

南宮恩把臉一沉，聲音冰冷地道：「難道老莊主就不顧慮一下家人的安危？」

這句話頗有震懾力，老光緒心頭一寒，沉吟不語。鍾展鵬道：「姓南宮的，你怎可强人所難？」

「南宮某跟老莊主一樣，決定了的事，絕不改變！」南宮恩語氣更加陰森：「某家的宗旨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上官業勤忍不住道：「閣下未免欺人太甚！」

南宮恩冷哼一聲：「大家退一步，一切可以商量，若一意孤行，某家何止要欺人？還要殺人！」

司空青道：「閣下這算是恫嚇？」

南宮恩坦言道：「不錯！老莊主，你決定了沒有？」

老光緒心中也不知閃了多少個念頭，他若答應了南宮恩的要求，將來難免爲同道恥笑，試想南宮恩在他家舊宅開帮立窰，他這張老臉，往何處放去？更會笑他屈服于强暴之下！

假如不答應對方的要求呢？他自己一人的生死榮辱，倒不放在他心上，但後宅內的婦孺，許多是家丁的家眷，他又何忍心見他們無辜被殺？何況說不定還得拉鍾展鵬等好友陪葬！

當下老光緒忍氣吞聲說道：「南宮當家的，你若痛恨老朽，老朽可以當面自盡，後宅的婦孺，請你高抬貴手，放過他們吧！」

南宮恩臉上堆下笑容，道：「只要老莊主不是一意孤行，一切都可商量！嗯，你自盡之後，這宅子呢？」

「老朽人若死了，還顧得了什麼宅子的事！」

「你會不會派人放火？」

「南宮當家若不放心的，可給老朽半時辰，讓老朽將他們遣散！你再派人守住宅子的四周！」

南宮恩緊迫一句：「然後老莊主就自盡？」

「不錯！老朽說一是一！」

南宮恩大笑。「就算你不肯自殺，某家也極願意代勞！」

「南宮當家巳肯答應？」

南宮恩還未答，雷震天巳道：「老莊主錯愛，大丈夫豈能輕言自盡，你也不必顧念咱們的安危，咱們今日來此，並非只爲了老爺子您一個人，而是爲了同道，咱們能讓魔爪張舞？」

舒展鵬等人亦先後表示支持雷震天的看法，老光緒甚是激動，道：「但老朽連累了諸位，心頭終是難安！」

雷震天哈哈一笑：「人誰無死，只需死得其所，又有何憾！」

他這句話說得豪氣干雲，惹得雄豪喝起采來，老光緒雙眼濕濡濡地道：「有諸位此言，老朽便安心了！」

南宮恩冷笑，道：「老莊主又要反悔了！」

「爲此而反悔，老朽不覺難過！」老光緒說罷，忽然發出一道嘹亮的長嘯。

南宮恩倏地長身道：「老匹夫不知好歹，咱們便送他們上路吧！」他手一揮，手下們紛紛長身而起，老光緒背後的人亦抽出武器迎前。

南宮恩喝道：「殺！」雙方衝前立即展開一場斷殺！老光緒忽然自人羣中冲起，向內宅的方向飛去！

南宮恩冷笑一聲：「老匹夫，你讓我留下！」飛身攔截，不料斜刺裏，飛來一根鐵拐攔在他身前，却是鍾展鵬！

南宮恩大喝道：「找死！」鐵扇一撥，引開鐵拐，左袖一拂，袖角直取對方雙眼！

鍾展鵬心頭一懍，暗道：「我這鐵拐重二十七斤，他輕描淡寫的一扇，便將我撥開，難怪他目中無人！」

他心頭一懍，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南宮恩長身迫前，冷不防迎面飛來一蓬梅花針！他「刷」地一聲，打開扇子一搧，梅花針紛紛落地！

司空青梅花針出手之後，才喝道：「看暗器！」接着連發三把飛刀，飛品字形，奔向南宮恩的臉門！

南宮恩長笑一聲，拔空而起，不料那三把飛刀似長了眼睛般，倏地含攏互撞一下，改變方向，其中兩把竟向上飛去！

南宮恩吃了一驚，連忙縮脚揮扇，將飛刀擊落地上，這樣一躭誤，司空青又發了幾顆鐵蓮子，他只好落地。這時候，老

光緒的身形已然消逝，南宮恩大怒，遷怒于司空青身上，道：「看你身上還有多少破銅破鐵！」提氣飛身向司空青迫去！

司空青自知非其敵手，不敢應戰，抽身後退，南宮恩道：「就算你飛上天，某家也要將你碎屍萬段！」可是司空青的輕功及小巧身法十分到家，人又精巧，只往對方的人羣中閃避，再窺機發射暗器，使得周圍的人陣脚大亂，不時阻着南宮恩的去路！

就在此刻，後宅上空冲起一股濃黑的烟團，于望山叫道：「老不死放火了！」

南宮恩大怒，倏地使出一招「仙鶴飲水」，左手五指合攏如嘴喙，右手鐵扇一展，如鶴展翅，旁邊一個助拳的英雄，脅下着了一記，大驚而退，南宮恩的手下，乘機一刀劈掉他的頭顱！

南宮恩大聲叫道：「請杜兄帶幾位兄弟到內宅，最好不要讓火勢形成！」

「鬼影子」杜倫應聲而去，南宮恩急欲解決對方，因此剛才對付老光緒尚且隱藏的成名絕技「仙鶴三十六變」，此刻也悉數展了開來，羣豪與他對敵，手足被其「鶴喙」啄中者，關節必脫，中其胸腹者，都受重傷，眨眼間，連克數敵！

羣豪旁邊的形勢更形危殆，鍾展鵬見狀揮動鐵枴攔住南宮恩。「惡魔，休傷吾友！」

南宮恩摺扇一抹，搭在枴上，施展「四兩撥千斤」之功，將枴子引開，冷哼一聲：「這是你們自尋死路，與南宮某何關！」說着左手「鶴喙」擊向對方胸膛！

鍾展鵬雙手握枴，見狀立即空出一手護胸，南宮恩前臂橋手一彎，手腕一曲，刁住鍾展鵬左臂，右脚順勢踢出！

這一脚甚快，幸而鍾展鵬的鐵枴已脫出鐵扇的糾纏一轉迴一掃，南宮恩只得收脚，半轉身子閃避，但他反應極快，不愧是黑道上的有數高手，鐵扇「刷」的一聲，趁轉身之勢而張開，順手一揮，扇骨在鍾展鵬持枴的右手腕上劃了一下！

鍾展鵬刹那間幾乎連鐵枴也握不住，倉惶後退，他雖知道對方武功高强，但萬料不到，自己在幾個照面之下，便受創，驚悸之餘，後背出了一陣冷汗！

南宮恩一退即進，喝道：「你是壽星公吊頸，某家便成全你吧！」摺扇張開，往鍾展鵬臉上一幌，左手自扇上揮出！

鍾展鵬驚魂未定，不敢再接，腰一弓，後退兩步，南宮恩長笑一聲：「抛枴投降，某家放你一條生路！」

這句話激怒了鍾展鵬，叫道：「老夫就算命喪身死，也不叫你這般得意！」他右臂一抬，跌枴斜擊南宮恩脅下！

這一枴他在盛怒之下發出，力蘊千鈞，南宮恩倒也不敢小覷，連忙滑步閃開，摺扇合起，橫掃其手臂，鍾展鵬鐵枴半途換招迎上，只聞「噹」的一個輕响，兩件兵器一沾即分！

南宮恩摺扇輕小，武功走的也是輕捷的路子，踏前半步，摺扇使出小花槍的招式，急取對方的咽喉！

鍾展鵬又舉枴一格，南宮恩是武學大行家，深知各類兵器的秘竅，自然知道枴重，以力取勝，自己扇輕，利于急攻，因此一招急似一招，鍾展鵬心有悸意，一上手便採取守勢，南宮恩這一輪快攻，更使他窮于應付，幾無反攻之力！

南宮恩勝券在握，冷笑一聲：「老匹夫，再不投降，十招之內，必取你命！」

只三個回合，鍾展鵬右臂已吃了一扇，幾乎連鐵枴也拿不動，忙將鐵枴交與左掌，可是他左手使枴不便，形勢更加是危急！

就在此刻，忽聞一聲暴喝，斜刺裏飛來一條猛漢，正是雷震天！

雷震天在雙方衝突之後，立即盤膝于地運功療傷，上官業勤仗劍立于旁邊爲他護法，有幾個南宮恩的手下要施偷襲，都被上官業勤打退。可是羣豪陣亡了幾位之後，圍攻的人越來越多，上官業勤拚命抵擋，都難以保護，雷震天只運行了兩個周天，便放棄原意，長身反擊。

他不愧是大將之材，當他擊斃了一個敵人之後，立即放眼漩視當場，見鍾展鵬危險，便抽身過去！

當下南宮恩見到他，冷笑一聲：「雷堂主傷勢未癒，不宜再鬥，何不離開？」

雷震天道：「假如你依協定行事，咱們自不會爲難你！」

南宮恩大笑：「現在是你爲難某家？還是某家爲難你們？也罷，你既然自尋死路，南宮恩也不會吝嗇幾斤氣力！」

雷震天左手寶刀一挽，喝道：「好狂妄的匹夫，吃雷某一刀！」

「你們兩個最好一齊上，省得某家分開收拾！」

鍾展鵬搓一搓右臂，覺得疼痛未止，仍然以左手提枴，自旁協助雷震天，南宮恩以一敵二，仍然攻多守少！

此刻內宅的濃烟已不見，却傳來陣陣的慘呼聲，雷震天雙眼盡赤，罵道：「你們這些滅絕人性的惡魔，連婦孺也不放過，今日雷某拚死也……」

南宮恩冷笑一聲，截口道：「你就算不拚死，今日也得葬身于此！」說着又加强了攻勢。

上官業勤不用分心照顧雷震天，輕鬆了不少，他展開師門絕藝，「噗」的一聲，劍尖送進一個對手的胸膛裏，當他抽劍而出時，鮮血狂噴，那漢子「砰」的一聲跌倒地上！這刹那，上官業勤才意識到自己殺死了人，心底一顫，一股懼意襲了上來，這是他平生第一次殺人！

高手相鬥，爭的只不過是一瞬間的機會，他手脚一慢，後背便着了一刀，也因此使他清醒過來，知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是故長劍揮舞，絕學展盡，眨眼間又傷了一人！

上官業勤初涉江湖便有此成績，信心大增，還抽空向四周觀望，找尋大師兄的踪跡。却不知于望山見勸他不動，心想他今日必死無疑，不想牽涉進去，已跟「鬼影子」杜倫進後宅。

院子裏慘叫聲與吆喝此起彼落，雙方雖然各有損傷，但羣豪這邊的傷亡情況比對方多得多，最輕鬆的反而是「摘星手」司空青，因爲他身法靈活，步法美妙，加上暗器手法獨步武林，在這種場合下，大派用場，是以他不但夷然無損，殺敵也數他最多！

（未完・六）

虬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尤小玉婆婆和岳小玉在飲血峯的一座破爛廟內，大談論茹毛飲血、六親不認的大惡魔練驚虹的爲人，江湖上，給予他不美之名，一半是對的、一半是浮誇之談，練驚虹殺母，是因爲娘親勾引小白臉，而用慢性毒藥毒死父親練赤；殺兒子練則勝是因爲他姦汚了江南才女，而才女又被其他人所殺，練驚虹誤以爲兒子將才女殺害，故又將親兒殺死，看來似乎是「大義滅親」沒有什麼不對，因此這個不美之名被江湖上誤傳，蒙了不白之寃，其實他是一個好人……岳小玉對尤婆婆早有好感，她又是練驚虹的師姐，除了還有些不明外對她所說深信不疑……

因傷坐化死　小子遇魔王

岳小玉聽得爲之津津有味，忙道：「我師父怎樣向蘇薩長老報復了？」

尤婆婆道：「我早就說過，他是個頑皮透頂的傢伙，到了第二天，蘇薩長老所牧養的羊兒，居然全都給剪掉了那山羊鬍子。」

岳小玉一楞，道：「這就算是驚人的報復了？」

尤婆婆道：「驚人是假的，但令人忍俊不禁，却是半點不假。」

岳小玉道：「羊兒給剪掉羊鬍子，也不見得怎樣好笑。」

尤婆婆道：「但蘇薩頷下蓄着的山羊鬍子，也在那天晚上給你師父也偷偷剪掉了。」

岳小玉聽到這裏，不由哈哈一笑，道：「這倒精采，羊兒不見了鬍子，牧羊人也不見了鬍子，大家都一起刮得光溜溜，爽神暢快之至。」

尤婆婆道：「若是換上別人，這件事可能會弄得更不愉快，但蘇薩長老最後却一笑置之，還請你師父痛痛快快地喝一頓酒。」

岳小玉道：「妳呢？」

尤婆婆說道：「我也陪他們喝，還在黃昏的時候，陪着他們一起跳舞，一起歌唱。」

岳小玉道：「妳不打算去天竺了？」

尤婆婆道：「我說去天竺，其實也只是說說而已，可不是立下决心非要去不可的。」

岳小玉笑了笑，道：「這麼說，婆婆前輩當年也是很頑皮的了。」

尤婆婆道：「只要是正常的年輕男女，都是頑皮的。」

岳小玉點點頭，暗道：「小岳子原來畢竟還是很正常的。」

尤婆婆續道：「但太頑皮的人，却也可算是並不正常，就像你師父公孫我劍，他一出娘胎就已頑皮胡鬧，直至如今老得連牙齒也沒剩下幾枚了，但還是死性不改，眞是太不像話。」

岳小玉道：「這也有好處。」

尤婆婆道：「這又有甚麼好處了？」

岳小玉道：「最少，他可以活得像是年輕人一樣，永遠都不必愁眉苦臉。」

尤婆婆嘆道：「你師父雖然爲人豁達開朗，但他也不是全無憂愁的。」

岳小玉道：「我師父憂愁些甚麼？」

尤婆婆道：「武功傳人。」

岳小玉說道：「那倒不必担心，我師兄公孫咳一定可以繼承我師父的衣鉢武功的。」

尤婆婆冷冷一笑，道：「你這個師兄咳兩咳，大可不必再提。」

岳小玉道：「何以不要提？」

尤婆婆道：「你師兄的資質，相當不錯，但他的聰明，只是在學醫方面才能發揮出來，若說到練武，他最多只能成爲一個二流人物。」

岳小玉道：「若與許不醉軒主相比，却又如何？」

尤婆婆道：「自然是許不醉遠勝多了，即使是你師父，也不比許不醉强得了多少。」

語音一頓，接道：「但你師父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在武功研創方面，永遠都是努力不懈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爲只有這樣的人，才會一直進步，向一個又一個的高峯攀登上去。」

岳小玉道：「難怪我師父在武林之中，能夠享有如此盛名。」

尤婆婆道：「你能夠拜公孫老兒爲師，未嘗不是一種福氣，但有一點你要記住，你師父雖然爲人樂觀，但有時候却也會十分固執的。」

岳小玉道：「固執也有固執的好處，最少，固執的人通常也是意志堅强，永不言敗的。」

尤婆婆道：「你這樣說，倒也不無道理。」

岳小玉道：「婆婆前輩把晚輩帶到這裏來，不知道是爲了甚麼事？」

尤婆婆道：「盈盈想見你。」

岳小玉心中湧出一陣甜蜜之意，道：「她眞的這樣想見我嗎？」

尤婆婆道：「她心裏想怎樣，我是不難看得出來的，除了她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很想跟你會一會。」

「是練宮主？」

「不錯，這裏是血花宮，若不是得到他的允許，即使是老身，也不能擅自把你帶到飲血峯上。」尤婆婆慢慢的說。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晚輩甚麼時候去見他？」

尤婆婆道：「等一會就可以了。」

「等一會？實在還要等多久？」

「在老身死後。」

岳小玉道：「婆婆前輩的氣色很好，又怎會死？」

「我現在已是油之將盡，燈之將滅的時候，」尤婆婆悽然一笑，道：「命運是誰都不能改變的。」

岳小玉覺得很是古怪，忖道：「老子說這婆婆的氣色很好，那是假的，但若說她很快就要死掉，却也令人難以置信。」

尤婆婆凝視着他，忽然輕輕一笑，道：「你心裏在想着些甚麼？」

岳小玉「嗯」的一聲，道：「晚輩有點掛念堡主和師父。」他這句話，倒也不算是撒謊。

尤婆婆道：「郭堡主是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好了。」

岳小玉道：「婆婆前輩何以肯定郭大哥一定能夠渡過這一次災劫？」

尤婆婆道：「因爲那些解藥已送出去了。」

岳小玉驚喜道：「是眞的？」

尤婆婆道：「老身怎會騙你？解藥是布狂風親自從練宮主手裏討取的。」

岳小玉「噢」一聲，道：「布公子見過練宮主了？」

尤婆婆道：「不錯，而且他們在血花宮中見面，已經是無數次的事情。」

岳小玉更感意外，道：「原來布公子與練宮主早就很有交情嗎？」

尤婆婆道：「識英雄者重英雄，這又有甚麼大驚小怪。」

岳小玉只得連連點頭，道：「不錯，其實布公子在飲血峯下多時，必然早已跟練宮主有所聯系。」

尤婆婆道：「練宮主很賞識布公子，所以兩人初次見面，就在碧血樓台之外交手百招。」

「碧血樓台！」岳小玉叫了一聲，心中却在尋思：「這名字好像有點耳熟，老子在甚麼地方聽人說過了？」

再仔細一想，這才猛然憶起：「對了，是老子的老子曾經說過，在許多年以前，他曾經和一個叫慕容青烟的人，潛到碧血樓台盜寶！」

這時候，尤婆婆又道：「這十餘年以

來，練宮主絕少與人動手，就算偶然過招，也決不會超過五十招以外，因爲能抵擋得住他五十招的高手，實在是太少太少的了。」

岳小玉忍不住道：「練宮主若跟我師父動手，那又怎樣？」

尤婆婆道：「不瞞你說，還是以練宮主略高一籌。」

岳小玉道：「難怪江湖中人，提起了練宮主的名頭，都會嚇的魂不附體了。」

尤婆婆道：「但若談到武功手法，却是你師父正宗得多。」

岳小玉「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心中却不免嘆道：「武功再正宗，若是打不過人，到頭來還是要變成龜的孫子，龜蛋的祖宗！」

尤婆婆又接道：「從今之後，但願你能夠好自爲之，切莫令公孫老兒失望。」

岳小玉恭聲答道：「晚輩遵命。」

尤婆婆滿意地一笑，忽然從背後取出了一件式樣奇特的物事來。

她凝視着這物事，道：「這就是當年蘇薩長老送給咱們的銅號角，你說好看不好看？」

岳小玉看了好一會，才道：「精緻極了。」

尤婆婆道：「這是蘇薩長老年輕時，一個牧羊姑娘送給他當作紀念的。」

岳小玉道：「既是那位姑娘所贈，蘇薩長老又如何能將之轉贈？」

尤婆婆道：「那牧羊姑娘後來嫁給了一個壞人，蘇薩長老很傷心，所以不想再睹物思人，徒添傷感。」

岳小玉道：「原來如此。」心中暗暗失笑，忖道：「連醋罈子都打翻了，這勞什子號角自然不要也罷。」

尤婆婆嘆了一聲，緩緩道：「但不管怎樣，這號角是很好很好的，它比甚麼都更好更好……」

岳小玉儘量忍耐着，心中却已罵了起來：「甚麼很好很好，更好更好，照老子看來，實在一點也不好。」

尤婆婆却已把這銅號角遞給岳小玉，同時道：「好好保存着它，把它送到你師父手裏。」

岳小玉點點頭，道：「晚輩遵命。」

尤婆婆面上露出了笑容。

這笑容很安詳，她的眼睛慢慢地閉上了。

然後，尤婆婆就以打坐的姿勢，沉靜地一直坐着，彷彿已睡着了覺。

尤婆婆在破廟裏靜坐不起，她不是睡着了，而是坐化了。

岳小玉初時還是懵然不知的，但漸漸地，他發覺到不對勁了。

尤婆婆的臉色已變得很白，而且身子硬直得像塊木頭。

岳小玉越看越是心中發毛，忖道：「莫非就此去也，歸西之乎？」

正想伸手去探一探尤婆婆的鼻孔，看看她還有沒有氣息，忽然背後有人長長嘆了口氣，道：「不必了，我師姐確已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

岳小玉嚇了一跳，那人稱尤婆婆是他的師姐，莫不是練驚虹來了？

× × ×

練驚虹，黑道高手中的頂尖高手！

他是飲血峯上血花宮宮主，外號人稱「六親不認」、「茹毛飲血鬼獨夫」，又叫做「斷腸人」！

如此人物，自然是絕不簡單的。

天下雖然大，武林雖廣闊，但像練驚虹那樣的人物，實在實在是沒有多少個的了。

廟內氣氛更陰森，岳小玉不禁爲之胆顫心驚，忍不住微微發抖起來。

練驚虹就在他背後。

他可以回頭麼？他敢回頭去看看這位練老宮主麼？

沒有人知道，就連岳小玉自己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跟練驚虹那樣的人單獨相處，是一件詭秘，而且驚心動魄的經歷。

在這經歷裏，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應付能力是怎樣的。

對岳小玉來說，這是一個考驗。

即使是對任何一個武林人物來說，這都是一個考驗。

嚴重的考驗。

× × ×

岳小玉畢竟還是站直了身子，然後緩緩地回頭向後望去。

他看見了一個人，這人也看着他。

「你就是這裏的主人？」岳小玉問。

這人落寞地一笑，用左手指尖撚動着顎下的花白鬍子，忽然反問：「你可知道，這裏是血花宮最神聖的地方？」

岳小玉直視着這老人：「尤婆婆前輩已對我說過了。」

老人道：「任何人，若沒有經過我的允許擅進此地，一定死，而且還會死得很慢很慢。」

岳小玉聳了聳肩，道：「反正是死，死得快與死得慢又有甚麼分別了？」

老人瞧着他，目光忽然冷得像是冰裏的刀鋒：「你是眞的不知道？」

岳小玉給他瞧得心中發毛，再也不敢耍花樣，只得道：「若是非死不可的話，自然是死得越快越痛快了。」

老人這才神色稍緩，道：「我喜歡聽老實話，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時候，更加不願意看見有人在面前撒謊。」

岳小玉道：「晚輩知道了。」心中却想：「日後在你心情愉快的時候，小岳子才大撒謊言好了。」

老人乾咳一聲，道：「在我面前，你不必自稱晚輩。」

岳小玉一呆，問道：「這又有甚麼錯了？」

老人道：「你應該知道，我就是血花宮宮主練驚虹。」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是的。」

練驚虹淡淡道：「所以，我就是你的義父！」

「義父？」岳小玉不禁儍住，半晌才道：「小岳子雖然曾經在一夥强盜面前吹牛，自稱爲練無敵，更是練宮主的乾兒子，但那是爲勢所逼，但願老宮主切莫見怪才好。」

練驚虹面色倏地一沉，冷冷道：「這麼說，我眞的不是你義父了？」

岳小玉勉强一笑，道：「本來就不是

的。」

練驚虹忽然笑了，但笑得很特別，道：「你既然不是我的乾兒子，你憑甚麼資格站在這裏？」

岳小玉猛然一驚，忙道：「我是給尤婆婆前輩帶到這裏來的，可不是自己潛入此地。」

練驚虹冷冷道：「尤婆婆又怎樣？她是她，我是我！」

岳小玉急道：「可是——」

「不必說了！」練驚虹的面色更冰冷，既然不是我義子，擅闖禁地就得格殺勿論！」

岳小玉本來早已給他嚇得快要撒尿，但給他逼得緊了，反而怒氣陡升，忍不住大聲道：「練宮主，是不是我承認你是義父，就可免一死？」

練驚虹「唔」一聲，道：「不錯。」

岳小玉「呸」一聲，道：「這算是甚麼？爲免一死就得亂認老子了？」

練驚虹臉色一變，喝道：「放肆！你竟敢這樣對我說話？」

岳小玉昂起臉，冷冷道：「老子不錯是個放肆的人，但總比以强凌弱，恃老賣老的惡鬼好一點！」

練驚虹瞳孔收縮道：「你眞的不想活了？」

岳小玉道：「我爲甚麼不想活？老子想長命八百歲，還想練成天下無敵的武功，但光是想又有甚麼用？在江湖上，人人的本領都比小岳子强，所以就算是第八流的武林大飯袋也可以把岳小玉折磨得不成人形，更遑論名驚五湖四海的血花宮宮主了！」他越說越是激憤，臉上再無半點懼怕之意。

練驚虹嘿嘿冷笑道：「你可知道，我的外號怎樣稱呼？」

岳小玉道：「鬼獨夫、斷腸人！」

練驚虹說道：「你知道就好了，所以無論是誰激怒了我，都是最愚蠢不過的事情！」

岳小玉道：「我激怒你又怎樣？千古艱難唯一死而已！」

練驚虹道：「但我若要你慢慢的死呢？你是否可以忍受得了？」

岳小玉道：「若眞箇忍不住，受不了，大不了嚼爛舌根早早了斷——」

語聲甫落，倏見練驚虹右手食指一劃，岳小玉的說話就再也接續不下去。

練驚虹冷冷一笑，道：「你現在不妨嚼爛舌根給我看看！」

岳小玉暗地叫苦，原來練驚虹食指輕輕一劃，已把他的「下津」、「尾二」、「啞穴」齊齊點住。

這三個穴道同時被制，那就不但不能說話，便連嘴巴也僵硬起來，完全無法動彈。

練驚虹在岳小玉身邊慢慢地繞了一個圈子，才淡淡地說：「嚼呀！爲甚麼還不把舌根嚼爛，省得以後受折磨，死得更加慘？」

岳小玉怒目相視，又用脚重重在地上跺了一下。

練驚虹瞧着他，冷冷笑道：「在這時候跺脚又有甚麼用了？除非你肯認錯後悔，本宮主也許還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岳小玉仍然怒瞪着他，臉上殊無後悔之意。

其實在這時候，岳小玉心裏又已變得驚多怒少，但既已騎上了虎背，唯有再充硬漢一陣，以免太過丟臉。

練驚虹又用深沉的目光瞧了岳小玉良久，才道：「你要怎樣死法？」

說着，又輕輕伸手拍開岳小玉被制住的穴道。

岳小玉立刻大聲道：「要剮要殺，要蒸要烤，任悉尊便好了！」

練驚虹道：「但只要你肯叫我一句義父，就可逃過這場刦數！」

岳小玉不理睬他，只是冷冷地哼了一聲。

練驚虹臉色一沉，怒道：「好！既然這樣，本宮主也不客氣了！」緩緩遞起右掌，向岳小玉天靈蓋上作勢欲拍。

岳小玉暗叫一聲：「這番不好玩也！」在此生死關頭，再也嘴硬不了，正待高呼：「投降」，忽聽一人尖聲急叫：「師父，掌下留人！」

但練驚虹恍如未聞，依舊一掌拍下。

× × ×

當練驚虹名驚天下之時，岳小玉還沒有出世。

以這位江湖巨擘的掌力，不要說是岳小玉，就算是練過鐵頭功的少林鐵頭和尙，也一樣抵擋不住。

岳小玉這顆腦袋，當然更加抵受不住練驚虹的掌力。

在那刹那間，岳小玉覺得眼前一黑，兩腿酸軟，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老子完也！」

但過了片刻，本已爲之一黑的眼睛，又再漸漸明亮起來。

練驚虹仍然面對着他，但臉上的表情已沒有剛才那麼峻厲，而且居然還露出了一絲友善的微笑。

在這位茹毛飲血的鬼獨夫的身邊，還出現了另一個人。

這是一個穿着藍裙，明眸皓齒，容貌漂亮之極的少女。

「穆盈盈！」岳小玉失聲叫了起來。

這少女不是穆盈盈，又還會是誰？

× × ×

穆盈盈的一張蛋臉，本來很是蒼白，但當岳小玉怔怔地望了她片刻之後，她的臉忽然就脹紅了。

練驚虹的臉色陡地一沉，道：「岳小玉，你看夠了沒有？」

岳小玉死裏逃生，本來再也倔强不來，但在穆盈盈面前，却也不能大失威風，便道：「若是看你這位練宮主，當然早就看夠了。」他一面說，目光仍然望在穆盈盈的俏臉上。

練驚虹正臉色又是一變，穆盈盈已朗聲叫道：「弟子盈盈，拜見師父！」

練驚虹嘆了口氣，緩緩地回過頭，望着穆盈盈。

「妳瞧我這個師父，是不是越來越不中用了？」

穆盈盈連連搖頭，臉上彷彿很吃驚的樣子：「師父這麼說，是不是怪責弟子沒有好好侍候你老人家？」

練驚虹道：「不，妳很孝順師父，師

父是知道的，但對着師伯，却就不怎麼孝順了。」

穆盈盈嘟了嘟嘴，說道：「弟子旣孝敬了師父，也孝敬師伯，嗯……師伯她怎麼了……」

練鸞虹嘆息着，緩緩道：「妳師伯已然坐化，再也不會强逼妳練功啦。」

穆盈盈的臉色倏地變得雪般蒼白，一雙明亮的眼睛却立刻紅了。

「不！」她嚷叫起來，「師伯不會死的！師伯！師伯！妳快醒過來，弟子還有許多招沒有練好……」她一面叫喊，一面向尤婆婆撲了過去。

她撲向尤婆婆懷裏，不停地抽抽噎噎的在哭泣。

但尤婆婆沒有答應她，也沒有稍動一下。

岳小玉看見穆盈盈這樣傷心，憐惜之意不禁油然而生。

「尤婆婆睡着覺啦，她現在不是很安靜嗎？」岳小玉把穆盈盈拉了起來，道：「不要悲傷，尤婆婆前輩是不喜歡別人在她面前哭泣的。」

穆盈盈道：「你怎知道？」

岳小玉道：「是她告訴我知道的。」

練鸞虹眉頭一皺，顯然知道岳小玉又在信口開河，哄騙着穆盈盈。

但練鸞虹也明白岳小玉的心意，所以只是眉頭一皺，也就算了。

過了很久，穆盈盈才止住了哭聲，道：「師伯爲甚麼會死掉的？」

岳小玉摸了摸腦袋，道：「這可問倒小岳子啦，我剛才還跟妳師伯談了半天說話，但忽然間，她就不再說話，變成了現在這副樣子。」

穆盈盈噙着眼淚，悲聲道：「旣然是好端端的，爲甚麼會變成這樣？」

岳小玉道：「這就不知道了。」

練鸞虹嘆了一聲，道：「她是耗盡了眞力，而且還受了極嚴重的內傷。」

岳小玉一楞，道：「是誰傷了尤婆婆前輩？」

練鸞虹說道：「是一個叫葉紅棉的女人。」

「葉紅棉？誰是葉紅棉？」

「葉紅棉的父親，就是江湖上有『情痴』、『書痴』兼是『菊痴』之稱的葉上開！」

「葉上開！菊痴葉上開！」岳小玉心中叫道：「鐵老鼠不是說過，那玉山羊就是葉上開昔年送給『菊谷仙子』皇甫嫣的禮物嗎？」

只聽見練鸞虹又緩緩地接道：「葉上開是個很痴情，也很古怪的人，他一生人之中，唯一喜歡的紅顏知己，就只有『菊谷仙子』皇甫嫣而已。」

岳小玉心念一動，忙道：「這樣說來，葉紅棉是葉上開跟皇甫嫣的女兒了？」

「却又非也！」練鸞虹搖搖頭，道：「葉紅棉的父親姓葉，娘親也姓葉。」

岳小玉目光一閃，倏地吃了一驚，道：「莫不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嗎？」

練鸞虹嘆息一聲道：「不是她又還是誰？」

岳小玉心中大奇。

——諸葛酒尊曾經說過：葉上開是武林奇葩，皇甫嫣更是人間絕色，這兩口子本該是武林中最匹配，也最登對的一雙老侶。

葉上開旣是武林奇葩，又對皇甫嫣那麼痴情，如何却又會跟葉大娘扯在一起，生下了一個叫葉紅棉的女兒？

却聽得練鸞虹又自緩緩嘆道：「葉大娘生下了這個女兒，眞是瞞得我好苦。」

岳小玉一呆，道：「難道你竟然毫不知情，不知道葉大娘生孩子嗎？」

練鸞虹道：「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裏。」

岳小玉道：「人人都說練宮主精明厲害，怎會連葉大娘生孩子都不知道。」

練鸞虹嘆了口氣，道：「那是因爲葉大娘更加厲害，把這件事情暗中隱瞞得很好。」

岳小玉道：「這就奇了，葉大娘再厲害，只要有了孩子，肚子就一定脹大起來的，那又怎能瞞得過練宮主的眼睛？」

練鸞虹道：「她若站在我面前，自然瞞不過。」

岳小玉「哦」的一聲，道：「我明白了，當葉大娘挺着大肚子的時候，根本就不讓你看見她。」

練鸞虹道：「她很聰明，當她發覺肚子日漸脹大之際，便索性在外面興風作浪，與洞庭湖的一夥强盜展開火併！」

岳小玉道：「火併又有甚麼用？」

練鸞虹道：「她跑到外面跟强盜火併，就再也不會逗留在宮了。」

岳小玉道：「難道這一次火併，居然打了幾個月不成？」

練鸞虹說道：「不多又不少，恰好半年。」

岳小玉說道：「練宮主沒有親自參過戰？」

練鸞虹道：「那時候，血花宮也陷於動盪不安局勢中，我不敢輕出飲血峯。」

岳小玉道：「練宮主從來沒有懷疑過葉大娘？」

練鸞虹道：「她對我忠心耿耿，那是不必懷疑的。」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但她只對你一個人忠心，除了你這位練宮主之外，凡是跟你有密切關係的人，都是她要謀害的對象——！」

練鸞虹臉色驟變，喝道：「住嘴。」

岳小玉見他眞的生氣，也就不再說下去。

良久，練鸞虹才握緊拳頭，恨恨的說：「葉大娘一直都是我最信任的女人，因爲她是個醜八怪，她絕對不可能利用美色來迷惑任何人！」

岳小玉忍不住又開口，道：「但她還是不斷的欺騙着你！」

練鸞虹道：「她是經常向我撒謊！」

岳小玉道：「越是擅於撒謊的人，就越是不會隨便撒謊。」

練鸞虹點點頭，道：「不錯，天天撒謊幾十次的人，只可以騙到比豬還蠢的蠢材，但說話一直是老老實實的人，若偶然撒一次謊，就可以連最狡猾的老狐狸也爲之上當。」

岳小玉道：「葉大娘就是這種撒謊高手了。」

練鸞虹道：「她跟洞庭湖的大盜頭子素有夙怨，那是半點不假的，但當時又有誰知道，她與强盜火併爲名，實在是另有隱衷的。」

岳小玉道：「她生孩子，爲甚麼不能讓練宮主知道。」

練鸞虹道：「她不但不能讓我知道，甚至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岳小玉道：「爲甚麼？」

練鸞虹道：「因爲葉上開根本就沒有和她成親。」

岳小玉道：「成不成親，眞的那麼重要嗎？」

練鸞虹道：「當然重要，一個女人若還沒有出嫁就生孩子，那是醜聞。」

岳小玉道：「旣然這樣，大可以不生呀。」他到底還是不怎麼懂事，對男女間的事情只是似懂非懂。

穆盈盈比岳小玉更加不懂，她只想知道尤婆婆爲甚麼會死。

「葉紅棉在那裏，我要找她！」穆盈盈恨聲說道。

練鸞虹苦笑道：「葉紅棉在那裏，我也很想知道！」

岳小玉道：「葉紅棉的武功怎樣？」

練鸞虹道：「當然不差。」

岳小玉道：「連尤婆婆都不是她的對手？」

練鸞虹道：「若在正常情況下，尤婆婆總比她略勝一籌，但近來，我師姐的身子並不太好，也許是年紀太老了，再也難以和昔日相比。」

岳小玉說道：「尤婆婆怎會遇了葉紅棉？」

練鸞虹道：「不是遇上，而是葉紅棉早就存心要殺她。」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她們之間有甚麼過節？」

練鸞虹道：「不必有甚麼過節，總之葉大娘母女都想殺掉本宮主身邊的人。」

岳小玉駭然道：「難道這對母女都是瘋子不成嗎？」

練鸞虹冷冷道：「瘋子也不一定會殺人的，她倆簡直比瘋子還更可怕。」

岳小玉道：「練宮主，這種人是萬萬不能輕易饒恕的！」

練鸞虹道：「你呢？」

岳小玉道：「我又怎樣？」

練鸞虹道：「你這個人也同樣可惡，我師姐若不是去找你，也不會遇上葉紅棉這個妖女！」

岳小玉道：「尤婆婆前輩找我，到底是爲了甚麼事？」

練鸞虹道：「因爲我們師徒都想見見你。」

岳小玉吸了一口氣，道：「晚輩受寵若驚了。」

練鸞虹道：「你還是不肯認我做義父嗎？」

岳小玉道：「不是不肯，但晚輩却有個要求。」

練鸞虹怫然不悅：「本宮主從不受人要脅！」

岳小玉道：「小岳子豈敢要脅練宮主，這只是一個小小的要求而已。」

練鸞虹盯着他：「你想怎樣？」

岳小玉道：「晚輩想練宮去對付一個人。」

練鸞虹道：「對付誰？又該怎麼對付法？」

岳小玉道：「隨便你用甚麼法子去對付他都可以，最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三不留後患，四拳五脚六七刀就把這王八蛋斬開九大塊。」

練鸞虹皺眉道：「你說的這個人，是不是叫岳小玉。」

岳小玉連忙雙手亂搖，道：「小岳子這副賤骨頭，又怎值得練宮主動手！」

練鸞虹道：「那麼這人是誰？」

岳小玉深深地吸一口氣，又默然片刻才道：「是神通教教主！」

練鸞虹笑了，但笑得很特別。

「噢，原來你這個小小的要求，就是要找我這副老骨頭，去對付提龍王府的主人，乃神通教教主萬層樓，對不？」

岳小玉陪着笑，道：「對，就是這件小事。」

「小事！小事！眞是芝蔴綠多般小事，」練鸞虹忽然狂笑，道：「萬層樓算是甚麼東西，要殺他，只須一刀就夠了。」

岳小玉點點頭，道：「不錯，只要一刀戳在他的喉嚨上，那麼這個神通教教主就會像隻死狗般躺下去！」

練鸞虹仍然在笑，說道：「不錯，一刀已很足夠了，但誰去接近萬層樓？誰去下手。」

岳小玉道：「晚輩現在正是求你人家出手嘛！」

「我？」練鸞虹嘿嘿冷笑：「你太看得起本宮主了，你以爲萬層樓是甚麼人？可以隨隨便便就把他送上西天去？」

岳小玉道：「萬層樓再厲害，也一定比不上練宮主。」

練鸞虹望着他，過了很久才緩緩地說道：「江湖上的人，對本宮主都很忌憚，甚至有人把本宮主當作是黑道上的第一高手，對不？」

岳小玉也不知道對不對，却不住的點頭道：「是的。」

練鸞虹道：「嘿嘿，甚麼第一高手，黑道盟主，吃人不吐骨的混世魔王，統統都加在本宮主頭上，但世人都瞎了眼，只看得見猴子在偷果兒吃，却沒看見獅虎豺狼，在猴子的背後張牙舞爪，殘酷爲虐，眞是可笑復可憐之至。」

岳小玉呆住半晌，才道：「練宮主，倘若連你也不肯去對付萬層樓，那就眞是萬事皆休，中原武林大可嗚呵也矣！」

練鸞虹道：「江湖之上，以正派俠士自居之輩不知凡幾，他們何以不去鋤奸衞道，維護正義。」

岳小玉覺得有理，道：「此輩中人，複雜之極。」

練鸞虹道：「甚麼複雜之極。」

岳小玉道：「所謂正派俠士者，有些根本就是浪得虛名，空有嚇人聲勢，却無眞實本領，又如何可以揹負得起那如斯重任？」

練鸞虹沉吟道：「這話倒不錯。」

岳小玉又道：「另外一些正派高手，也許武功不錯，甚至達到驚世駭俗的階段，但却練就了一身烏龜神功，所以還是不

提也罷。」

練鶯虹道：「烏龜神功，那是怎樣的一種武功？」

岳小玉道：「烏龜神功共有三招，第一招是『龜眼眨眨』，第二招叫『龜尾搖搖』，第三招就是『龜頭縮縮』。」

練鶯虹淡淡笑道：「龜頭縮縮這第三招，本宮主是明白的，正是縮頭烏龜，萬事少理，但第一招和第二招又該怎樣解釋呢？」

岳小玉說道：「當形勢不急，隔江觀火之際，那是十分過癮的，正是黃家村大戰趙家村，那些烏龜王八，大可以豎起一把梯子，高居臨下，瞧個清清楚楚，一面看一面指手劃脚，看得龜眼眨眨，不亦樂乎。」

練鶯虹「唔」一聲，道：「這等好事之徒世間多的是。」

岳小玉道：「等到趙家村打不過黃家村了，趙村長就氣急敗壞的走過來，對那些烏龜王八蛋說：『姓黃的欺人太甚，眞是兇惡得緊，喂，你們平時都是看不過眼的，如今正好聯手鋤奸，替天行道！』那些烏龜王八登時咭咭一笑，龜尾大搖不迭，意思是說：『俺要回家吃龜飯，將來娶個龜老婆回來生個龜兒子，創立一個烏龜的家，你們的事，不管誰是誰非，咱們是決不理會的。』所以，這『龜尾搖搖』，就是烏龜神功的第二招，到了後來，趙村長光火了，要把這些烏龜王八好好教訓一頓，但這些烏龜王八乖巧得很，統統把烏龜腦袋往龜殼裏一縮。這一招就是『龜頭縮縮』是也。」他一面說，目光不斷放眼瞟向練鶯虹，分明是說：「你若不肯出手去對付萬層樓，就是烏龜王八了。」

練鶯虹自然一聽就懂，但他也不生氣，只是緩緩地說：「你爲甚麼這樣痛恨萬層樓？」

岳小玉道：「邪惡之徒，人人得而誅之，這是用不着解釋的。」

練鶯虹道：「本宮主呢？本宮主也是個邪惡之徒，你爲甚麼不把我殺了。」

岳小玉說道：「原因有二，第一，我殺不了你，第二，你不是一個眞正的大惡人。」

練鶯虹眉頭一皺：「誰說本宮主不是眞正的大惡人？」

岳小玉道：「我。」

練鶯虹道：「何以見得本宮主不是個眞正的大惡人？」

岳小玉道：「你若是個眞正的大惡人，決不會容許布公子逗留在飲血峯下。」

練鶯虹道：「布狂風又跟本宮主有甚麼相干了？」

岳小玉道：「依晚輩看，一定大有相干，若是沒有相干，你們早已打了起來，殺得天昏地暗。」

練鶯虹道：「你認爲布狂風是個怎樣的人？」

岳小玉道：「不要命的蠢人。」

「不要命的蠢人？」練鶯虹面露訝異之色：「你認爲他很蠢？」

岳小玉道：「眞正的俠士，沒有一個是聰明的。」

練鶯虹道：「何解？」

岳小玉道：「一個人若是聰明，就決不會爲了別人的事情而去拚命，說書先生經常私底下對小岳子說：『爲他人火中取栗者，必然頭大無腦，前生吃草，會見閻王肯定早。』」

練鶯虹道：「你很相信說書先生的說話？」

岳小玉立刻大搖其頭，說道：「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說書先生之言不如早點去自盡，想那些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說書先生，十句說話最少有九句杜撰，還有一句也是模稜兩可，又豈可觀之爲金科玉律？」

練鶯虹道：「不是金科玉律，自然就是放屁之言了，對不？」

岳小玉道：「那又不然。」

練鶯虹道：「實在如何？」

岳小玉想想道：「金中有屁，屁中有金。」

練鶯虹道：「你說得太玄奧，本宮王不懂。」

岳小玉道：「練宮主不是不懂，只是認爲小岳子出言鄙俗，不屑應對而已。」

練鶯虹陡地怪叫道：「男兒漢，頂天立地，說幾句他媽的放屁的，那又有甚麼相干了？須知斯文每每多敗類，仗義每多屠狗輩，你再出此言，老子就操他娘的老祖祖！」

岳小玉登時精神大振，心想：「原來練老魔也是同道中人，正是吾道不孤，實在他媽的値得高興。」

但由於穆盈盈在旁，他也不敢過份放浪形骸，以免小佳人有所不悅。

過了一會，練鶯虹又目注着岳小玉，道：「你拜師在公孫我劍的門下，覺得怎樣？」

岳小玉道：「很不錯。」

練鶯虹道：「聽說他很喜歡踢你的屁股，是不是有這回事？」

岳小玉道：「那只是偶一而爲之，無傷大雅之至。」

練鶯虹道：「平情而論，你師父是個很了不起的人，本宮主也很想跟他交個朋友。」

岳小玉道：「這個容易，待晚輩去告訴他老人家知道好了。」

練鶯虹道：「這樣不好，他若聽見你這麼說，一定會又踢你的屁股。」

岳小玉道：「爲甚麼？」

練鶯虹道：「你師父從不以俠士英雄自居，但卻偏偏是個眞正的人間奇俠，天降奇才。」

說到這裏，淡然一笑，續說道：「老實說，你師父對本宮主，是絕無半點好感的。」

岳小玉道：「却是何故？」

練鶯虹慨嘆一聲，道：「昔年，本宮主年壯氣盛，的確做了不少令江湖中人爲之側目的事情，就像是冀南聶家堡，就是給本宮主一手夷爲平地，並把『聶氏五義』一齊斬首，把腦袋放進油鍋炸得通透熟爛的。」

岳小玉悚然道：「油炸腦袋，有何用處。」

練鶯虹道：「用是沒有用的，但却可以令本宮主心中大爲痛快。」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這聶氏五義，究竟是何許人也？」

練鶯虹道：「冀南名門望族，又是五兄弟。」

岳小玉道：「此五人爲人如何？」

練鶯虹又說道：「俠名遠播，樂善好施。」

岳小玉道：「然則練宮主何以大動殺機，把聶家堡夷爲平地？」

練鶯虹道：「這聶氏五義，欺世盜名，陷害俠盜沈青烟，使之死於臟官柳蕎之手，並從中混水摸魚，把十萬兩本來準備給冀南大水災災民的銀兩吞沒。」

岳小玉道：「這聶氏五義不是善樂好施的善長仁翁嗎？」

練鶯虹說道：「這話也不能算是錯，最少，這五兄弟在吞沒十萬兩銀子之後，又再善心大發，送出了五千兩，來賑濟災民。」

岳小玉說道：「其餘九萬五千兩又怎樣？」

練鶯虹道：「臟官柳蕎佔了三萬五千兩，其餘七萬兩用來開設一間賭坊。」

岳小玉道：「既是江湖名俠，居然也經營這種生意？」

練鶯虹道：「這種生意，他們自然不會親自出面主持，反正靠聶家堡吃飯的江湖，沒有一千也有八九百，隨便找一夥人，就可以代爲主持大局了。」

岳小玉道：「好主意。」

練鶯虹道：「其實，這都是小事，最令本宮主無名火起三千丈的，就是這五個混蛋竟然還冒認血花宮高手，暗中與木排帮水盜勾結，想把黃河下游的第一水寨挑了。」

岳小玉道：「第一水寨？」

練鶯虹道：「第一水寨的總瓢把子叫向水笑，是個不折不扣的硬漢，木排帮跟他勢成水火，但却還是不敢輕易跟他展開正面的衝突。」

岳小玉說道：「這也是木排帮跟第一水寨的過節，他們跟聶氏五義又有甚麼相干了？」

練鶯虹道：「這只怪向水笑的押寨夫人，實在十分要命。」

岳小玉道：「這押寨夫人很美？」

練鶯虹道：「不但很美，而且風情萬種，教人一見就想醉了。」

岳小玉道：「聶氏五義之中，有其中一人迷上了她。」

練鶯虹道：「不是其中一人，而是五兄弟都給她勾掉了魂魄。」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定力太差，殊非智者。」

心中却忖道：「老子定力更差，就像如今一見盈盈，就已三魂去四，七魄去九，這不是魂魄不齊，而是在統統不見之餘，還得欠下一魂二魄。嘿嘿，這番死也！死也！」

練鶯虹盯着他，良久接道：「你年紀還小，自然不明白女人的厲害！」

岳小玉道：「晚輩只聽人說過：『紅顏禍水』，又說：『自古紅顏多薄命』，其餘的就一概不懂。」

練鶯虹道：「聶氏五義爲了要得到向水笑的押寨夫人，不惜冒認本宮中人，與木排帮水盜勾結，想把向水笑除掉！」

岳小玉道：「他們成功了沒有？」

練鶯虹道：「向水笑給聶氏五義逼得落荒而逃，那押寨夫人更已落入聶氏五義手中，後來，本宮主知道這一樁事，就殺進冀南，把聶家堡夷爲平地！」

岳小玉道：「殺得好，正是大快人心，値得喝采！」

練鶯虹道：「但一般江湖中人，却並不是這樣想。」

岳小玉道：「爲甚麼？」

練鶯虹道：「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根本就沒有人知道聶氏五義的廬山眞面目，人人都只當這五兄弟是正人君子，仁義慷慨的江湖大俠。」

岳小玉道：「練宮主沒有把這五兄弟的罪狀公諸於世嗎？」

練鶯虹道：「就算公諸於世，那又怎樣？有人會相信嗎？」

岳小玉道：「練宮主只要提出聶氏五義的種種罪證，人們就不能不相信了。」

練鶯虹冷冷一笑，道：「爲了這種人而花費力氣的事，本宮主決計不幹。」

岳小玉道：「宮主澄清此事，乃是爲了血花宮與宮主的清譽，絕不是爲了這五個卑鄙無恥的僞君子，眞小人！」

練鶯虹哼一聲，道：「若爲了自己，那就更不必多費唇舌！」

岳小玉奇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練鶯虹冷冷道：「本宮主獨霸一方，獨斷獨行，甚至經常獨來獨往，所以才能贏得鬼獨夫這個賤號，正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那又何必爲了這點鷄皮小蒜的事而大費周章？」

岳小玉道：「但如此一來，武林中人，都會以爲你殘害忠良，是個人人得而誅之的大惡魔了。」

「沒相干！沒相干！」練鶯虹道：「人生在世，不外匆匆數十寒暑，甚麼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之類的調調兒，本宮主是聽不進耳孔裏的，總要活得痛快，幹得過癮，就算遺留下萬載臭名，本宮主也是自得其樂的。」

岳小玉想了一想，不禁撫掌大笑：「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練鶯虹用左手按住他的肩膊，又沉吟了一陣，道：「你不肯認我做義父，是不是怕公孫我劍師父不高興？」

岳小玉道：「這倒不是。」

練鶯虹道：「你不怕師父？」

岳小玉道：「師父又不是老虎，他是不會吃人的，更不會吃掉自己的徒弟，那又有甚麼好怕？」

練鶯虹道：「你師父雖不吃人，却喜歡踢你的小屁股。」

岳小玉道：「只要踢不死，任踢却又何妨？」

練鶯虹道：「你師父是個老怪物，我也是。」

岳小玉道：「晚輩呢？」

練鶯虹哈哈笑道：「你當然就是小怪物了。」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這算是甚麼意思？」

練鶯虹道：「物以類聚，大小怪物一家親。」

（未完・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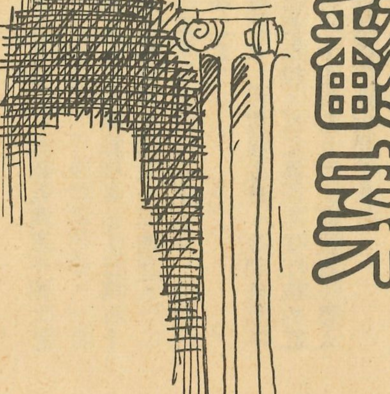
司馬洛奇俠故事





翻案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R國國王接到司馬洛的錄音帶，知道自己的女兒莎莎公主被擄，要求用章理夫作交換條件，國王和秘書祁福商量，找獄長班治定計，可惜計劃被情報局長盧根知道，先將章理夫收藏起來，通過新聞界報導章理夫越獄逃走。司馬洛果然相信，當然，不會將莎莎放回去，國王更焦急，只好找盧根攤牌，威迫他限期交出章理夫，否則女兒若果死去，拿他塡命。盧根被逼，只好滿口答應，其實他另有打算……司馬洛和莎莎在別墅內，她很自由，建議用學生組織，拯救章理夫，二人又抬槓一番，司馬洛另有計劃，但不便和她說明……

作出決定　馬上行動

司馬洛這個電話，別人打進來是可以，他要打出去則是先要另撥一個暗碼，所以莎莎公主用不到。

司馬洛低聲講了一陣，放下電話。

他沒有對莎莎公主講什麼，但是莎莎公主察言辨色，就看出他是得到了一個新的消息，而且似乎是相當好的消息。她問道：「有什麼新的發展呢？」

司馬洛聳聳肩：「你們貴國的賽車，會提前舉行。」

「為什麼會提前舉行？」莎莎公主問：「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雖然我是已經離開了，但是我離開了並不很久呀！」

「你們的人的辦事組織能力是差一點的。」司馬洛說：「有一項國際長途越野賽車會經過貴國的附近，這賽車的途中是會吸引不少遊客的。假如這大賽車舉行過了之後，你們才舉行你們的賽車，遊客就會大減了，起碼，他們的錢也會在別處花得七七八八！所以，你們要提前舉行賽車，如此，遊客就會湧到你們那裏去，有雙重的賽車節目可看。」

「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莎莎公主說：「他們早就應該想到呀！」

「是的。」司馬洛說：「他們是早應該想到的。現在忽然提早，報了名參加的車子，是不一定能來的，因為有些還未準備好！」



「那怎麼舉行呢？」莎莎公主問。

「拉雜成軍，隨隨便便拉一些去湊够。」司馬洛說：「我看他們大概是這樣打算吧！」

「這樣，你就可以乘機混進去？」莎莎問。

「大意就是如此。」司馬洛說。

「那麼，」莎莎公主說：「其實你本來就可以利用賽車的日子辦這件事情了，何必還要攪我呢？」

「我本來的計劃也就是這樣，」司馬洛說：「可是距離本來的賽車日子太遠了，我怕章理夫活不到那個時間。現在改期，那又不同了。」

「改到多早呢？」莎莎公主問道。

「改到兩星期之後。」司馬洛說。

「那時間是很匆忙了。」莎莎公主說道。

「你是說我的時間很匆忙？」司馬洛問。

「不是，」莎莎公主說：「我是說，他們辦賽車會的時候很匆忙，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怎麼可以使那些賽車手和賽車都到達呢？」

「所以這就是有機可乘了，」司馬洛說道：「他們要拉雜成軍，就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去參加，就祇怕沒有人肯去參加吧了！」

「你不能去，」莎莎公主說：「你去，假如給他捉住了，那豈不是多一個人在他手中了？盧根不是一個笨人，他未必不會想到你會採用這個乘機混進去的方式，他很可能會暗中小心辨認那些賽車手，即使你是化了裝去，也未必瞞得過他的！」

「用不着我去呀，」司馬洛說：「我可以派很多他不認得的人去！」

「你自己不去？」莎莎公主說：「那有什麼趣味？」

「我並不是不去，」司馬洛說：「我祇是不會用賽車手的身份去吧了！」

「遊客？」莎莎公主問。

「很有可能！」司馬洛說：「假如我是用遊客的身份去的話，盧根就不能够查得那麼緊了。遊客也會有很多，假如其中有些遊客是經過化裝的話，盧根也是很難一一查出來的。」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莎莎公主說：「我也可以化裝的呀！」

司馬洛祇是看着她笑。

「呀！」她埋怨地道：「你總是不肯讓我參加什麼的！」

「我們這不是去玩遊戲，」司馬洛說：「是做正經事。而且，放虎歸山？」

「我是帮你的，」莎莎公主說：「難道你不相信我嗎？」

「你在這裏休息不是更好嗎？」司馬洛說。

「那你可以告訴我，你怎麼能把章埋夫帶出來嗎？」莎莎公主說：「假如你能把他從罐頭廠裏弄出來！」

她並不是要刺探什麼，她祇是好奇，即使不能够參與，她也想知道多些。司馬洛已經相當了解她的性格，她也是那種很富冒險精神的女人，假如那不是她自己的國家，他確是會考慮帶她一起去的。

司馬洛說道：「弄出了罐頭廠就容易了！」

「又不一定，」莎莎公主說：「我們那裏，祇有東西和西面兩個出入口，其他沒有逃路！」

「我知道，」司馬洛說：「所以我本來就是準備利用這個賽車的盛會！」

「你就這樣把人裝進賽車裏面衝出去嗎？」莎莎公主說：「這是不行的，沒有路可以讓你衝出去！」

「我當然是有我的辦法的。」司馬洛說。

「可以告訴我你的辦法嗎？」莎莎公主問道。

她是為了好奇心的，而司馬洛也覺得，似乎不宜拒人於千里之外，告訴她也不要緊。而同時，司馬洛也是為了對她頗有好感，不想她太失望，於是他就把他那部特殊的車子通過水渠而逃出的計劃對莎莎公主講出來，他也用紙筆把大致的形勢繪畫出來。

「唔，」莎莎公主說：「這是一個很不錯的計劃！」

「我想出來的計劃，當然也不會是太差的計劃啦！」司馬洛也頗為自滿地說。

「但是却沒有我的份兒！」莎莎公主說。

司馬洛聳聳肩：「你在這裏被囚禁，也是足够的冒險了！」

「沒有什麼是足够的，」莎莎公主說道：「這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是越多越好的！」

司馬洛微笑：「將來你也許會另有機會的！」

「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莎莎公主問。

「什麼呢？」司馬洛問。

「假如，」莎莎公主說：「你將來有一件與我沒有切身關係的工作，可以讓我參加嗎？」

「你是身嬌肉貴的公主，」司馬洛說道：「我怎麼能够要你做這種事情呢？」

「眞是會講話！」莎莎公主冷酷地說：「明知道我是身嬌肉貴的公主，那為什麼又要把我捉到這裏來呢？」

「我明知你是受到傷害的。」司馬洛說。

「你不可以當我是一個普通人嗎？」莎莎公主說：「我跟那些飛車黨鬧着玩，也是這樣的了！」

「好吧，司馬洛祇好答應，「總會有適合你做的事情的，誰知道呢？說不定將來我還需要你的帮忙呢！」他站起來：「我得去準備了，去弄那些車子的事情！」

「就把我這樣丟下？」莎莎公主呶着嘴。

「你不會是單獨一個人的！」司馬洛說：「會有人來伴你，人來了時我才走！」又補充道：「是女的，你用不着担心，兩個！」

「兩個？」莎莎公主微笑：「為什麼不派够四個來呢？你是怕，假如祇派一個，把她制服而逃出去？」

「就是怕這個也很合理，」司馬洛說道：「你在我的身上，亦是試過如此做的了！」

他又走過去打電話，莎莎公主在沙發上縮作一團，幽怨地看着他。

後來司馬洛走回來，說：「我今天晚上走！」

「跟那個溫美玉一起去？」莎莎公主問。

「她是我的合作人。」司馬洛說。

「你究竟喜歡她多還是喜歡我多？」她問。

「我喜歡你們兩個，」司馬洛說：「你們兩個都是我的朋友！」

「這不行的，」莎莎公主說：「你必須作出選擇！」

司馬洛笑起來，他覺得莎莎公主這樣的要求乃是相當蠻橫無理的，不過他亦很感動，因為他明白她的動機，而他一時也忍不住了，低下頭來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他的頭一低下去時，莎莎公主已閉上了眼睛，而當他吻過了這一下之後，他就低聲說：「我對她並沒有這樣做過！」

莎莎公主忽然一伸兩手，就把司馬洛的頸子扳住了，而司馬洛亦把她抱在自己懷中。

她仍閉着眼睛，幽幽地說：「祇是多了這一點點嗎？」

「不，」司馬洛說：「多了很多！」

「那你再證明吧。」她仍閉着眼睛說道。

司馬洛又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她整個人都軟倒在他的懷中了。

「好了，」司馬洛說：「你是一位公主！」

「我是可以忘記自己的身份的，」莎莎公主說道：「你也是可以忘記我的身份的！」

「但這個——」司馬洛說：「有人來了！」

「我不再上這個當了！」莎莎公主說道。

但這一次不是上當了。

有人在門口乾咳一聲說：「我希望我不是打斷了什麼！」

她張開眼睛說：「你明知你是打斷了我們！」

司馬洛狠狠地要掙脫，莎莎公主却是死攬住她。她的氣力是不小的，而司馬洛亦不好意思使用暴力把她摔開，因此場面就變得相當尷尬了。因爲，來人乃是溫美玉。

莎莎公主沒有見過她，但是是可以猜得出來的。

她說：「你就是溫小姐嗎？」

溫美玉說：「我是的。司馬洛先生，我還以爲你是正在工作，原來你却是正在享盡溫柔！」

莎莎公主說：「他並不是不工作，而是在這裏暫時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但是，看到人家這種情形，你也不懂迴避一下嗎？」

溫美玉好像沒有聽到似的在沙發上坐下來，說：「有沒有咖啡？抑或，還要我到厨房裏去替你們煮一壺呢？」

「讓我來吧，」司馬洛說着站起身來，莎莎公主也附在他的身上，給他抱了起來。司馬洛低聲在她的耳邊說，「你別胡鬧好不好？這有什麼意思呢？而且，你要證明的事情你是已經證明了！」

「好吧！」她微笑，這才把司馬洛放了。「但你去煮咖啡！」

他也乘機逃進厨房裏了。當他拿了咖啡從裏面出來時，兩個女人却又坐在一起，似乎談得不錯。莎莎公主對司馬洛說：「溫小姐原來不是來調查我們的，她是來跟你商量那件事情。」

「我知道，」司馬洛說：「相信一定是有一些重要的新變化，所以你才會親自來吧？」

「是呀，」溫美玉說：「關於那罐頭廠？」

「那裏面有了變化？」司馬洛問。

「是的，」溫美玉說：「首先，罐頭廠的廠長忽然換掉了，其次，裏面大興土木，似乎正在改建很多地方！」

司馬洛不禁呻吟一聲，因爲，這兩個都是對他們不利的因素。首先，罐頭廠的廠長，是有痛脚却給他們握住的，因爲，這廠長本來把章理夫的妻子裝入了罐頭內的，但是他却留作自用，給她逃脫了而不敢出聲，假如給盧根知道了，就很不妙，這一點，在當時，是可以用來作爲威脅她的武器的，但是現在這個人已經卸了任，就沒有用處了。而章理夫的妻子已熟悉了罐頭廠中的形勢，也把地勢圖繪畫了出來了，但是現在，罐頭廠中經過改建，那地勢圖的用途又大打折扣了。

司馬洛說：「你可知道罐頭廠裏改建了一些什麼嗎？」

「不知道，」溫美玉搖頭，「這個地方，普通人是根本沒有機會進去的。廠大而產生的罐頭不多，工人也不多，根本不是爲了做罐頭生意而設的！」

「我們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把章理夫從罐頭廠裏救出來，」司馬洛說，「假如找不到人，那我們的其他計劃準備好了也沒有用了！」

「是呀！」溫美玉說：「這就是最頭痛的問題。」

「那隧道呢？」莎莎公主問。

「什麼隧道？」司馬洛問。

莎莎公主狡猾地咭咭笑起來。

「什麼隧道！」司馬洛叫道。

溫美玉立刻說：「你對公主講話，應該溫柔一些呀！」

「對小姐講話也是應該溫柔一些的！」莎莎公主說。

「唏！」司馬洛叫起來道：「你們兩個，什麼時候聯合起來了！」

「公主在告訴我們關於一條隧道的事情，」溫美玉說：「我相信用不着你大叫大嚷去催她的！」

「這眞有趣，」司馬洛聳聳肩，「一條隧道，我猜是通進罐頭廠中的隧道了，而你是要有條件才肯對我們講清楚關於這隧道的情形的。」

「對了！」莎莎公主仍然得意地微笑着。

「看來你們是仍然相處得不大好的，」溫美玉說：「似乎不大肯合作。」

「是的，」司馬洛說：「她一直都要參加我們的工作，這怎麼可以呢？我已經答應過將來有機會讓她參加我們的另一件工作，她也同意，但是現在她又反悔！」

「你的條件是什麼呢？」溫美玉問莎莎。

「正如司馬洛所講，」莎莎公主說：「我們要參加你們這件工作！」

「我們是不能答應你太多的，」溫美玉說：「你得明白，我們是好意的，主要是不希望你有危險。」

「我回到我自己的國家去，會有什麼危險？」莎莎公主說道。

「盧根得回了你，章理夫就要死了！」司馬洛說。

「沒有我的帮忙，」莎莎公主說：「他也是要死的！」

「難道你是說，」司馬洛說：「假如不讓你參加的話，你就寧可犧牲章理夫的性命嗎？」

「不是這樣，」莎莎公主說：「讓我告訴你這隧道是怎樣的好了！」

她也拿了紙筆，像司馬洛對她解釋如何利用渠道把車子開出邊境那樣，而把那隧道的形勢畫了出來。

她說：「好了，你們可以不要我，你們自己去幹好了！」

「這個——」司馬洛說：「假如沒有你，恐怕是行不通的了。」

「正是呀。」莎莎公主說。

「但是，假如你在你自己的國家裡露面——」

「你剛才不是提過化裝的事情嗎？」莎莎公主說：「我也是一樣可以化裝的，祇是在可以信任的人的面前才露出眞面目就行了。而且，盧根大概最猜不到的就是我會回去。他怎麼會想到，我會肯與你們合作呢？」

「這倒是眞的。」溫美玉說。

「唔，」司馬洛說：「這個是很重要的，讓我們來再詳細計劃一下如何？」

莎莎公主微笑：「呀，現在你是講出了最中聽的話啦！」

他們三個人就跟着莎莎公主的提供研究了一番，很快就作了決定。他們都是勇於決斷的人，而司馬洛和溫美玉亦知道這隧道的事情，決不會是莎莎公主創作出來騙他們的，他們這一次，的確是非接受她參加不可了。

後來，溫美玉說：「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事不宜遲，我們要爭取時間！」

莎莎公主楚楚可憐地看着司馬洛，說：「我和你——要分手了，我們不能够在一起。」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司馬洛說道：「依照計劃，我們是不應該在一起的。而且，難道你不想回到你自己的國家去嗎？」

「我並不很想老是留在那裏。」莎莎公主說：「否則我也不會出來旅行啦！」

「有什麼要緊呢？」溫美玉說道：「以後還是會有相見的機會的。當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你們還是有很多機會做朋友的！」

「但願如此吧。」莎莎公主說。

他們放棄了那座屋子，乘車離開了。

× × ×

在那個小國家裏，情形亦開始熱閙起來了。那些賽車一架一架運到，早到的已開始試車，而遊客也是不斷到達。那另外一個國際汽車越野大賽，也是快要開始了，這裏的官員們實在沒有什麼眞正可做的事情，現在就傾他們的全力去發展和處理這些賺取遊客們的金錢的事情。

他們正在忙，和很高興財源滾滾而來，國王則是很煩惱。他又把盧根召來了。

盧根說道：「我其實也是很忙的，不過，我亦是想到這裏來一趟，跟你們談一談！」

「那很好，」國王說，「章理夫如何了？」

「還是找不到，」盧根說，「你知道，現在遊客來得多了，情形變得更爲複雜，找他是更不容易了！」

「別跟我開玩笑，」國王說，「時間已拖得太久了，我的女兒沒有消息，我的太太開始担心！假如她知道了這件事情的話——別忘記，我是可以殺死你，而你不能殺死我的！」

「我希望不致於如此！」盧根說。

「我也是希望不致於如此！」國王吼道：「所以，你把章理夫交出來，就沒事了！」

盧根仍是狡猾地微笑着：「章理夫是逃獄而走掉了的，我又如何能把他交出來呢？不過，我是在想，遊客來得多了，情況變得混亂起來，他是比較容易乘混亂而逃出這裏的！假如他逃出了這裏，那麼，公主自然就也會給放回了。那些人捉走了公主，又不是爲了要錢，不過是要人吧了。不論是什麼方式，總之把人得回來了，他們就不要再把公主留住。事實，招待公主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你答應如此嗎？」國王問。

「這些事情，我怎麼有機會答應呢？」盧根說道：「我祇是猜想可能會如此吧了！」

「總之要快一些！」國王說。

「這個問題是樂觀的，」盧根說道：「現在，我想談一談我到這裏來討論的問題！」

「我倒不相信，」國王諷刺地說道：「你竟也會有一些難題是需要我爲你解決的！」

「祇是要求合作，」盧根說：「事實上，我是要跟你的秘書祁福先生談談！」

祁福是根本就在旁邊的，他托托眼鏡，說：「你要談一些什麼呢？」

「這是與大家的福利都有關的，」盧根說：「祁福先生，你有許多大學生朋友，你可以代我通知他們，請他們行爲檢點一些嗎？」

「這個——」祁福說：「你含血噴人，他們有鬧事嗎？」

「祇是預先聲明，防範於未然吧了，」盧根說：「你得明白，我們現在有很多遊客開始來了，而他們是來花錢的，他們會使我們增加很多收入，你們吃的穿的，都有很大的好處，假如有人鬧事，譬如示威一下之類，那就不大好了！」

「假如他們這樣做，也與我無關呀，」祁福說道：「假如這裏不是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的話，我相信他們就不會做你所謂閙事的事情了！他們希望有外間的人知道！」

「翻起肚皮來給人家看到自己的弱點，這又有什麼意思呢？」盧根說：「我們的經濟不好，我們需要收入，總之你們別忘記，你們交的學費是不足以支持大學的，還是要靠國家津貼很多錢，而國家的錢，是要從外面賺回來的。我們要保護來自外間的收入，我們就可能會採取相當激烈的手段。」

祁福不屑地瞪着他。祁福對盧根所講的一切都不會同意，即使盧根說月亮是白的，祁福亦可能會堅持是黑的。

不過國王這一次則是同意盧根的講法。他說：「這倒是眞的，生存到底是最重要的事，一個國家要經濟良好才能够生存，我們不能放棄這種收入！」

祁福聳聳肩。盧根懂得否認，他亦是懂得否認的。他說：「這件事情和我有什麼關係呢？這些事情又不是我主使，亦非我所能控制！」

「當然大家都不能絕對控制，」盧根說：「我的意思祇是，假如有機會的話，你最好勸一勸他們！」

「我盡我的能力吧。」祁福說。

「多謝你！」盧根說：「現在，我也得走了！」

「你也會盡你的能力？」國王說：「關於章理夫那件事情？」

「我正在盡力呀！」盧根說。

「坦白講，」國王說：「在章理夫的身上，你也已經報復够了，現在攪到我的女兒身上來，你何不就放他一馬呢？」

「我是打算放他一馬的，」盧根說：「不過我也是正在爲了另一個問題而頭痛。假如一碰公主，就可以得償所願，此例一開，以後豈非也陸續有來嗎？」

「以後是以後的事情，」國王說：「

我祇有這一個女兒呀！」

盧根點點頭說道：「現在我就去盡力了！」

盧根走掉了。

國王與他的秘書祁福坐在那裏，祁福一時無語，國王則終於說：「盧根來提出這個問題是對的，爲了我們國家的經濟，我看你最好叫他們忍耐一些，暫時不要亂攪事！」

「但這正是一個好機會！」祁福說：「讓世界的人知道這裏有些什麼不平的事情！」

國王嘆一口氣，說道：「祁福，我聘你作我的秘書，一半是我的女兒所推薦，一半是因爲我喜歡有一個年輕人，以免與時代脫節。另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爲你是一個聰明能幹的，但爲什麼你却忽然笨起來了？」

「我認爲這是應該做的事情！」祁福說。

「聽你的講法，」國王說：「看來，你們原來眞是打算這樣做的。盧根消息很靈通！」

「我們——是不會做什麼暴力的事情！」祁福說。

「盧根却是會的，」國王說：「你要立即制止！你得明白，你把這些事情宣揚是並不實際的。外來的人知道了又如何？他們不會帮我們的忙，因爲不關他們的事，這種事情，還是要我們自己來解決的。你們加以宣揚，除了使人家看不起我們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作用呢？」

「這個——」祁福吶吶着。

「我沒有權命令你，」國王說：「因爲這種事，與你在我這裏的工作無關，但是我認爲你應該理智一些，你一定要制止他們！」

祁福顯得頹喪，低着頭。

「怎麼樣？」國王問道：「你是聽我講還是不聽我講呢？」

「好吧，」祁福說：「我猜你也是講得有道理的！」

「你答應我嗎？」國王問。

祁福也是低着頭點點頭，說：「好吧，我答應你吧！」

國王也是很了解祁福的個性的，祁福這個人很重視諾言，所以一定要他親自開口應允了，才能够作準。

「那好吧，」國王說：「你小心一些，用你的方法通知他們好了。」

「很好，」祁福說，「我遲一些會出去一趟。不過，我認爲你不必太担心，這些要把章理夫拿回去的人，他們是盧根的敵人，因此他們就是好人，他們是好人，他們就不會眞正傷害公主！」

「盧根的敵人，未必就一定是好人，」國王說：「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倒相信他們不會是怎樣的壞人，我也知道他們應該不會傷害我的女兒的，不過，我祇是希望事情不會繼續惡化下去。本來，沒有發生這件事情，不牽涉到我身上是最好的！」

「盧根這樣的人，其實早就應該對付，」祁福說：「雖然你已不問政事，但你到底也是本國的人，你也是應該爲自己的國家出一點力呀！」

國王瞪了他一眼。

祁福走開了。

國王知道，祁福是會聽他的話的，因此，這個危機暫時可以避免。雖然，國王却知道，總有一天是會爆發的，這簡直就像是一隻定時炸彈。

國王打開抽屜，取出他的手槍來，在手中把玩着，若有所思。也許他是在想着祁福的話。雖然他已不問政事，到底他是這個國家的人，這個國家的不平事，他亦是有責任去管的。不過，祁福所講的話，又未必是對的，因爲，以他的地位，他就是偏偏不方便管太多閒事。

× × ×

另一方面，盧根則是開着車子，到了那間罐頭廠去了。

這是一個守衞森嚴的地方，與監獄差不了多少，普通人是很難進去的。不過，以這裏的聲譽而言，普通人亦是沒有興趣進去的，因進去就有如是進入鬼門關，不容易有機會出來了。

章理夫果然是給關在這裏。

他是給關在一間不見天日的房間裏，這裏面是連燈都不開的，因此他就是處於絕對的黑暗之中。這裏面有一隻馬桶，有一桶水，有一張床，大致設備有如監獄，但監獄還勝過這裏的就是有燈光。在這裏，他進食、如厠、洗手都是要在絕對的黑暗中行之。對一個人的精神意志的折磨，這實在也算是很嚴重的了。

忽然之間，頭上的燈亮了。章理夫立即雙手掩住眼睛。因爲，長期在黑暗之中，忽然光亮起來，雖然不是太强的光，眼睛也感覺到像是給針刺了進去似的。

他雖然很歡迎有光，一時却也沒有辦法張開眼睛來看什麼。他聽見房門打開了，有人進來。

這個進來的人假如要對章理夫進行什麼虐待的話，章理夫仍是難以閃避的，因爲他看不見。

但進來的人乃是盧根。盧根似乎不是來對他給什麼虐待的行動的。盧根於是站在門內等着。跟隨而來，站在門口的是一個禿頭的大漢。這個大漢除了頭光如鏡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那一口牙齒非常之不整齊，就像是一條鱷魚的牙齒似的。這個也就是罐頭廠的新廠長。

這個人狡猾地笑着說：「要不要我拿一條鞭子來？」

「不必了，」盧根說：「我祇是要跟他談談！」

章理夫慢慢地把手拿開了。他終於一點一點地習慣了這裏面的燈光。

他看到了盧根。

盧根說：「你現在覺得怎樣了，章理夫？」

「這裏……」章理夫發抖着，以虛弱的聲音說：「很黑暗。我害怕……我很害怕！」

「我是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盧根說：「國王的女兒給捉去了，把她捉去的人，要拿她來交換你！」

「我害怕……很黑暗！」章理夫說。

「你知道嗎？」盧根說：「你累得我很慘！我不能接受勒索，然而，我又不能够爲了你而犧牲公主的性命！所以，我得

先把公主搶回來才放你走。這一點，也許你是可以帮忙的！」

章理夫的神情却像是殭屍似的，視而不見，喃喃着說：「黑暗……我害怕！」

盧根溫柔地，以柔和的聲音說：「你不明白嗎，章理夫？我現在是給你一個脫身的機會。你告訴我，可能是誰把公主捉去了的，我去搶回來，我可以放你！」

「黑暗……」章理夫說：「黑暗！」

「你聽清楚沒有？」盧根說：「我是給你一個離開這裏的機會！」

「黑暗……害怕……」章理夫說。

「你考慮清楚吧，」盧根說：「當你決定時，你就敲門叫人！」

他轉身出去，那個禿頭而牙齒參差的大漢就把門關上了。燈掣就在門外，他伸手要把燈熄掉，但盧根揮揮手制止，低聲說道：「不要了，給他燈光，我不想他死掉！」

他走過走廊，廠長跟着他，他們登上樓梯，到了上層。盧根進入了廠長的辦公室，在椅子上坐下來，點上一根香烟，深深地吸着。

那個廠長說：「你說莎莎公主給捉去了？用來向你勒索，交換章理夫？」

盧根沒有直接回答，但是亦不否認。

他噴了一口香烟，說道：「章理夫是一個難題。現在，我不能殺死他了，我也不想放他走。他出去了之後，會把我對付他的情形公開，他認識很多人，會作對我不利的宣傳！」

「但他現在不能講什麼？」廠長說：「他已變成了一個傻瓜！」

「你不明白，」盧根說：「他不能講什麼，也即是講得很多，人家看到他這副痴痴呆呆的模樣，就立刻可以猜到他是受到了什麼待遇了！」

「假如你早放他，他就不會如此了。」那廠長說。

「媽的，鱷魚！你別講廢話好不好？」盧根不耐地道。

這個新的罐頭廠長原來就叫鱷魚，這顯然是一個綽號，而他顯然並不是一個太聰明的人，但一個太聰明的人也許又不能做這工作，因爲在這裏需要做一些很殘忍毒辣的事情，够聰明的人亦相當敏感，未必肯做這種事情的。智勇雙全的人固然不容易找，而智狠兼備的人亦同樣是不易找的，盧根本人則是其中之一。

鱷魚說：「公主給人家捉去了？公主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

「你這是什麼意思？」盧根瞪着他。

「公主的確是很可愛的女孩子呀，」鱷魚說：「那些把她捉去了的人，你看會不會乘機……唔……」

「你是在爲她担心？」盧根問。

「不是，」鱷魚說：「我祇是羨慕那些捉去了她的人！眞可惜，你就是不送一些可愛的女孩子進來！」

「不是必要，我也不會送人進來的！」盧根說。這樣說着時，他又放心一點。因爲他是怕鱷魚會同情莎莎公主的遭遇，這就不大可靠了。他之所以把廠長換掉也是因此；前一位廠長就有這樣不可靠的地方。

鱷魚沒有出聲。似乎他的心已經飛走了，到了那些捉住了莎莎公主的人身上。也許他是正在幻想，假如他是那些人的話，他會如何做法。

盧根則是正在狂吸着香烟。

他對鱷魚所講的倒是眞話，因爲他現在是正在陷於進退兩難之境。他本來是並不打算讓章理夫活着離開這個地方的。他本來的計劃就是要把章理夫慢慢折磨而死，但是現在又不敢了。國王的威脅，他不能等閒視之，正如國王所講的，國王可以殺死他，他却不能殺死國王。這件事情是他也不能做的，假如他做了，那些支持他的政客也會改變主意了。未必是良心問題，而是利害關係的問題，假如盧根連國王也可以殺，那有什麼人不可以殺？他們自己豈非亦是隨時可能死於盧根之手？

鱷魚忽然想到了一個自認爲是很好的主意。他說：「你可以把他再養好然後放出去！」

盧根抬頭看着他：「這樣又如何？」

「假如把他養得白白胖胖的，正正常常的，再放出去，」鱷魚說：「那他說什麼都沒有人相信了，說我們虐待他，爲什麼他氣色又這樣好呢？」

盧根瞥了他一眼，沒有出聲。

鱷魚聳聳肩：「這不過是一個主意吧了！」

盧根在心裏苦笑。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不過，他却不能把章理夫的妻子也放出去。因爲他以爲她是已經死了。官方的公佈，她是在獄中急病死去的。

但是實際則是送進了罐頭廠去製了罐頭，而這件事情，他已經對章理夫講了。假如放走章理夫，章理夫决不會對這件事保持沉默，而他亦無法交出屍體去駁你。

雖然精明如盧根，亦不知道章理夫的妻子實在是並未死去的。

總之，現在的情況使他陷於進退兩難之境。

國王方面的壓力固然大，祁福方面的壓力亦是不輕的。在口頭上，盧根是看不起那些大學生們，然而那些大學生們對他的威脅也實在是非常之大。他是曾經幾次動手拘捕過他們的，然而他並不能如何强硬對付，祇是關一天半天就放掉了。主要就是，假如父母不是有財有勢的子弟，就不易進入這裏的大學。假如盧根傷害他們，那他會開罪很多本來可以支持他的人。所以他祇有關一關，讓他們的父母保回出去，好讓他們的父母知道有此事，回家去懲戒或勸導一番。

其中有幾個現在還是在監獄裏。那些則是家境清貧的。但他們有家庭背景雄厚的同學，盧根還是不敢怎樣。

盧根說：「下一代，我這樣的人，可能不能立足了。更多人受教育，我這一套就行不通！」

「別讓他們讀書好了！」鱷魚說。

盧根不屑地瞪了鱷魚一眼。鱷魚是不懂這些的。一個國家不能够完全沒有受教育的人，否則，誰來做政府官員呢？今日身居高位的也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不過他們已給權力慾所腐化了，已拋掉了讀書時的理想。

下一代的繼任人，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呢？

盧根想不通這個問題。不過他相信假如是由較年輕的人來承接的話，大概不會如此，這些人在年紀較大時，又會變了。就可惜，或者好在，人在年輕時是不容易爬上那些高位的，而到有能力爬上那些高位時，年紀已經大了，也已經變了。事實上，假如還沒有變的話，亦根本不容易爬上這些位子。

但是，無論如何，下一代對盧根是影響不大了。因爲盧根是這一代的人。

鱷魚又說道：「我也是不喜歡讀書人的！」

盧根不想留下來與他談，就起身離開了。

鱷魚追着問道：「現在，拿他怎辦好呢？」

「唔——」盧根說：「照你的提議，先把他養好吧。在需要時，我們還是可以使他再變成一個呆人的。要養好一個人並不容易，要毁掉一個人，那才是最容易的事情呢！」

盧根走掉了。他開着車子，在這座城市中駛來駛去。現在，遊客已開始多了，市面也變得份外熱鬧，而這裏的人也是特別開心，那是因爲遊客來了，他們就可以得到額外的收入。

盧根在這個國家的權力很大，可以說能够呼風喚雨，然而他却並不開心。忽然之間，他明白到，他是一個很孤獨的人，他沒有朋友，沒有人能够與他談心事。

以他的地位，他亦不敢有朋友。

他祇是有女人。

是的，盧根也是有女人的。但這個亦不算是他的情人，當然亦不是他的妻子。因爲這祇是一個出賣的女人。盧根開車到她的家去。

這個女人叫瑪莉露，她一開了門，就露出着幽怨的神情看着盧根，說道：「我還以爲你忘記了我了，這麼久都不來！」

「你不是說你想念我吧？」盧根說。

以他的精明，女人要對他灌迷湯是不容易的。

瑪莉露也並不是這個目的。她說：「我並不騙你，我的確是想念你，因爲我是要生活的！」

「哦！」盧根點點頭，掏出一叠鈔票交給她，她立即收了下來，臉上的笑容也好看得多了。

她說：「來吧，我替你脫衣服，好好地服待你一下。你知道，有了許多遊客來，我是更加特別想你了！」

「不要！」盧根說。

瑪莉露的意思就是，遊客來了，她賺錢的機會就增加了，而且價錢可以收得更高，但是因爲有盧根，她又不能够如此做。自從有了盧根之後，她算是已經「退休」了。盧根却又不是令她生活得很豐足，盧根不來，她沒有錢用，而她又不敢用她唯一懂得的技能去賺錢。

人就是很奇怪的，雖然像盧根這樣一個人，對着像瑪莉露這樣一個女人，還是希望獨佔。而以盧根的勢力，瑪莉露當然不敢犯戒。

但是盧根雖然獨佔，却對瑪莉露並不慷慨。

瑪莉露把盧根弄到了房中，服待起來。盧根所需要的服務，倒又並非變態的，而且亦是不難應付。很快，他就得到了發洩。

瑪莉露倒是一個敢在盧根面前亂講話的人。她祇是不敢做一件事，就是在盧根未放棄她之前不敢賣給別個男人。

瑪莉露說：「你那麼多錢，難道不可以多給我一些嗎？這樣，你也光榮呀！」

「什麼光榮？」盧根懶洋洋地問。

「你的女人，」瑪莉露說：「却連新衣服都買不起，這不是很丟臉嗎？」

「我並不需要這種光榮，」盧根說：「而你也不要宣傳你是我的女人！你不是我的女人！」

「你不肯讓我有別的男人，」瑪莉露說，「那我不等於是你的女人了嗎？」

「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盧根說：「你不必告訴別人！」

「我不告訴別人是很難的，」瑪莉露說，「我怎樣解釋我爲什麼生意都不做呢？有時有些後生小子追求我，我怎樣趕走他們呢？」

「唔——」盧根說：「你告訴他們你是我的女人好了。」

「這就是了，」瑪莉露說：「我是你的女人，却是那麼窮！」

「我剛剛已經給了你錢了！」盧根說道。

「我就是不够用！」瑪莉露說。

「唔，」盧根說：「講來講去，你也不過是想多得到一些錢吧了，根本不是够不够用的問題。」

「隨便你怎麼講都好吧，」瑪莉露說：「總之，連美麗的衣服都不多一件，我就不够光彩！」

「這種光榮是沒有價值的，」盧根說：「自己花錢買衣服穿給人家看？」

「我不管你認爲有沒有價值！」瑪莉露顯得大不耐煩，幾乎要叫起來地，「總之我就是不够錢用！」

「拿我的衣服來，」盧根說：「我再給你一點好了！」

瑪莉露也老實不客氣，把盧根的衣服拿過來了，盧根從衣袋裏再掏出一些鈔票交給她。她也老實不客氣地收下來了。也許她是小人物之中最不需要對盧根假意奉承的一個。她是明顯地爲了錢與及害怕他的勢力而與他相好的，她亦並不否認。

「現在够了吧？」盧根問。

「現在是够了，」她說，「但是將來呢？」

「將來我會再給你的。」盧根說。

「將來——爲甚麼你不多給我一些？」瑪莉露說。

「我並不是很有錢的。」盧根說。

「你不是很有錢？」瑪莉露說，「以你的勢力，你也不是很有錢？」

「我不是很有錢，」盧根說，「我祇是有勢力吧了！」

「有勢力難道不等於是有錢嗎？」瑪莉露說。

「唔，」盧根說，「假如我要，是可以拿到很多錢的，不過，拿許多錢有甚麼用呢？」

「錢沒有用？」瑪莉露沒好氣地看着他，「我認識許多人，祇有你一個人說錢

是沒有用的！」

「我不需要用很多錢，」盧根說；「我在這裏可以做很多事情，別人要用錢的，我都不必！」

「你不要，你拿些來給我不好嗎？」瑪莉露說。

「我剛剛已經給了你！」盧根說。

「你聽我講，」瑪莉露說：「我是沒有你那麼本事的，我一行一動，每件事情都是要用錢。我也沒有別的賺錢方法。這樣好不好？你是要我的，那你按月給我一筆錢，也不要很多，祇是要公道。你沒有空，也不一定要自己來，銀行自動轉帳好了，你要我的話，起碼應該讓我生活安定呀！」

「我考慮一下吧。」盧根微笑。

「你這個人，」瑪莉露說：「就是不肯對人家好的嗎？連對我也是不好的！」

「誰說我不肯對人好？」盧根說。

「你的大名，」瑪莉露說：「難道還有人不知道的嗎？」

「別提這個了。」盧根說。

「還有一件事情，」瑪莉露說：「我有一位表姐夫的表弟給人家打了一頓，你要替我出這一口氣。」

「你的表姐夫的表弟？」盧根說：「這關我甚麼事？」

「我是你的女人呀！」瑪莉露說：「你也不替我出頭？」

盧根笑起來：「假如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是當然會爲你想辦法的，但是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這是——」

「我知道，」盧根說：「是你一位表姐夫的表弟。這不是你，假如我替你管了這件事情，那麼，你的表姐夫的表弟，又可能有個表姐夫的表弟要找我出頭了！」

「這個——這個——」瑪莉露氣得深呼吸着，「那你即是說你不理我了？」

「我理你，」盧根好整以暇地說：「但是除了你之外，別人我就不理。否則的話，這樣理一理豈不是全國的人都來找我出頭了？」

「但是——我已經答應了人家呀！」瑪莉露說。

「這種事情你不要答應人家。」盧根說。

「我已經答應了，」瑪莉露說：「假如做不到，那不是很沒面子嗎？」

「總之是會有一次沒有面子的了，」盧根說：「不如這一次沒有面子，好過攬了許多麻煩事之後，將來沒有面子。」

瑪莉露從床上跳下來，走來走去，氣得在喘着氣。盧根則是在閉上了眼睛在休息。

但是，她却是無可奈何的。盧根不肯做的事情，她如何能强逼呢？

她走了一會，還是回到床上坐了下來。盧根已經睡着了，她用手指在他的肚皮上用力一插，盧根吃了一驚，連忙坐起身來。

相信，能够這樣對盧根的，也是祇有瑪莉露這樣一個小人物而已。她與盧根並沒有甚麼深仇大恨，亦並不是重要到會引起盧根有對付她的需要。

「你這是幹甚麼？」盧根說，「我想休息一下！」

「我想跟你談談。」瑪莉露說。

「我已經講過了，」盧根說，「那件事情，我是不能够爲你出頭的！」

「我現在講的不是那件事情，」瑪莉露說，「我是關心你，所以要跟你談一些關於你的切身問題！」

「多謝了，」盧根說，「我自己的問題，我自己會解決，用不着勞煩你！」

「我是在想，」瑪莉露說，「以你現在的勢力，你不多抓一些錢在手是很笨的事情。」

「我抓了許多錢，也不會全給你的。」盧根說。

「你不是爲了錢工作的嗎？」瑪莉露說。

「世界上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爲了錢工作的。」盧根說道。

「那麼你又是爲了甚麼呢？」瑪莉露問。

「這個你不會懂的！」盧根說着，又閉上了眼睛。

瑪莉露又用手指在他的肚皮上一插，使他醒過來了。她說：「我並不是如你心目中所想的那麼笨的！你講出來聽聽！」

盧根是一個狠毒的人，瑪莉露這樣騷擾他，是可能使他用一些很可怕的手段對付她的。

但是，偏偏瑪莉露這樣就能够收服盧根。她並沒有甚麼與盧根利益衝突的地方，盧根對付她，也沒有甚麼意思了。也許，是滿足不了他的好勝心理？盧根就是喜歡折磨那些有力量的，身居高位的人士。

盧根說出來的回答，也正是與這個原理有關的。

盧根說：「我是爲了我的興趣。你看，我在這個國家的權力多大；總統都不及我，我要做甚麼，就可以做甚麼。我不必花錢，沒有一個人不怕我！」

「那樣做又有甚麼好處呢？」瑪莉露問。

盧根本來認爲瑪莉露這樣一個小人物，這樣一件洩慾的工具，並不是平等的談話對手，但是，他剛剛醒覺到自己沒有朋友，沒有值得談話的對手，而瑪莉露反而是比鱷魚之類更有資格的，而且他講甚麼，瑪莉露也不會傳出去，沒有機會告訴重要的人物。而事實上，瑪莉露講的，亦不會有人相信。

盧根說：「甚麼好處不好處？一個人，能够做任何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這難道還不是好處嗎？」

「我還是認爲你應該趁有能力的時候多抓一些錢在手！」瑪莉露說。

「我不要跟你講了，」盧根不屑地揮揮手道，「你總是認爲錢是最重要的。你不明白！」

「我很明白，」瑪莉露又在他的肚子上一插，「我比你更明白，我認爲你是一個傻瓜！當你有一天需要逃走的時候，沒有錢怎逃得動？」

「甚麼需要逃走？」盧根說，「我？我需要逃走？」

「你這種人，」瑪莉露說，「終於有一天是要逃走的！」

（未完．五）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骷髏帮護法鄺永壽不聽鄧素雲勸告，便速去和帮內暗樁和記酒坊坊主聯系，一出宅門便發現有人跟踪，不敢去會面，結果他和坊主都被大內派出的名捕高手所殺。而且牽連到鄧素雲隱居的分壇，大內高手尋至，幸被凌雲天——假扮盧玉堂嚇走，殺死五人，在旁觀的七皇子現身相見，他來意也以爲盧公子和骷髏帮有關，經凌雲天行動表示，義正詞嚴所動，信以爲眞，願意攀交，縱論江湖形勢，官闈隱秘，凌雲天如數家珍，使七皇子信服，並附耳出謀獻策，七皇子大喜……燕京盛傳十三陵匿藏嶗山妖道携秘笈參練，引起江湖羣雄沓至……

約探十三陵

只見那少年緩緩轉面，向陳彥龍微笑道：「陳老師則誤認在下手狠心辣，留下此人性急徒增無窮後患，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是以在下寧負惡名。」說着略略一頓，又道：「此去諒係坦途……」

忽聞格格一聲悅耳嬌笑傳來道：「少俠是說前往明帝十三陵暢然無阻是麼？」

陳彥龍不禁一怔，轉面望去，只見道旁雪丘上立着前遇蒙面少女三人。

少年冷冷答道：「在下是指去華家莊之路。」

「那麼少俠定與莊主有着密切的淵源了。」

「姑娘休要胡亂猜疑，據在下所知，

遇皇子撤退

凡接有華家莊請帖之人，均受大內官府，重金誘買，放其前往華家莊，我等由此官道上進入昌平，鷹犬必認爲我等巳受籠絡不疑。」說着哈哈朗笑道：「但華家莊與明帝十三陵無異龍潭虎穴，在下亦接有請帖，明知凶險萬分，却也要放胆一闖。」

追風聖手陳彥龍抱拳一揖道：「少俠名姓可否賜告，承蒙援手容後圖謝。」

「在下姓唐。」

蒙面少女身如驚鴻疾閃而至，道：「少俠那一手劍法委實高絕，但五大內鷹犬均有罡炁護體，金鐵不入，少俠那劍雖然鋒利，仍是凡品，其中必有蹊蹺。」

唐姓少年冷冷一笑道：「姑娘好銳利的眼力，可惜在下目前無暇解釋。」

此時陳彥龍一躍落在丁灝身前，餵服一顆丹藥後，轉面一望，只見唐姓少年巳跨上乘騎，正欲出言，忽聞八指閻羅耿若殿森冷笑聲傳來道：「不聽老朽之言，丁灝巳吃盡苦頭，陳老師尙執迷不悟，堅欲前往華家莊麼？」

八指閻羅耿若殿身形疾閃道中，兩道銳厲目光炯炯在唐姓少年面上久久不移。

陳彥龍道：「華家莊之行尙難決定，不過陳某亦難與閣下携手同行。」

蒙面少女忽然格格嬌笑道：「你爲何相中陳老英雄？」

八指閻羅陰沉笑道：「姑娘可是有意與老朽効力。」

蒙面少女道：「不對，我意欲借重你十三陵地形極熟，而且不懼嶗山妖法，但你可願意受我驅策。」

這一反賓爲主，八指閻羅耿若殿聞言大感一怔，倏地縱聲厲笑道：「姑娘不嫌大言不慚麼？」

蒙面少女笑道：「成不成手底便知，空言無益。」

唐姓少年聞言心中一動，暗道：「八指閻羅耿若殿對十三陵地形極熟，不畏嶗山妖法，此言不知眞假，倘然是眞，此人尙有大用。」遂勒住韁繩不行。

蒙面少女忽穿空撲向八指閻羅耿若殿，皓掌奇詭疾揮如電打向面門而去。

八指閻羅厲喝道：「姑娘你也太小覷老朽了。」踏步換斗，身形疾閃開來，踹步騰身，撲向蒙面少女同來兩人。

兩人並非庸手，然猝不及防耿若殿突然施襲，大驚失色，封架過慢，只覺脅下

一縷冷風襲中，雙雙倒地不起。

蒙面少女厲叱道：「耿老鬼，我誓不與你干休。」

耿若殿梟目逼泛殺機，獰笑道：「只怨姑娘狂言無忌。」

蒙面少女手中軟鞭振腕一抖，挺直如劍，一縷勁風直指八指閻羅耿若殿前胸。

耿若殿不禁大驚失色，只覺此女功力巳臻化境，出式看來平淡異常，其實蘊含精奧的變化，忙縱身後躍，撤下肩上一對日月鋼環，索啷啷交錯一式「天羅地網」攻出，幻起漫空環影，夾着悸人的響聲望蒙面少女罩下。

蒙面少女冷笑一聲，使出詭奇步法，手中鞭式不改，蹈虛穿入，依然直指耿若殿前胸。

八指閻羅耿若殿武功堪稱第一流高手，無奈高手過招，毫末之差，勝負立辨，尤其被蒙面少女搶制先機，只覺鞭勢所及，周身要害重穴無不在鞭勢之下閃避不開，不禁驚出一身冷汗，忙旋身平竄丈外。

蒙面少女身形宛若附骨之蛆跟踪而至，「刷，刷，刷」三招疾如閃電般攻出，宛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

這次耿若殿絕不容她取得先機，鞭勢甫出，日月鋼環巳使展開來，他這一套環招是一百零八手，招招精奇，只覺環影縱橫，勁風如山，金鐵交鳴響聲驚心動魄。

此刻——

追風聖手陳彥龍向唐姓少年道：「唐少俠，老朽不願沾惹無謂是非，欲先行一步。」

唐姓少年點點頭含笑道：「陳老英雄請自便，但願前途珍重。」

追風聖手陳彥龍抱拳一拱道：「老朽告辭了。」摻扶丁灝登騎，一躍上鞍緩馳而去。

蒙面少女忽左掌虛空一揚。

耿若殿只當少女欲施放暗器，驚得閃身開去。

蒙面少女左手摘去紗巾，顯露出一方艷絕人寰的面龐，嫵媚一笑道：「你還不束手就縛麼？」

耿若殿怒道：「老夫並未落敗，爲何說出此話。」

少女格格響起銀鈴般悅耳嬌笑道：「你行氣運功，搜宮過穴，試試有無三處經脈不順感覺麼？」

八指閻羅聞言暗暗心驚，忖道：「此女鬼計多端，不要中了他的道兒。」默運眞氣行功，搜宮逼穴，只覺少陽主經微生不適梗阻感覺，不禁面色一變。

那少女笑靨如花道：「你那少陽主經只過片刻，漸趨僵硬，蔓延全身，功力全廢，毒發身死。」

耿若殿目露怨毒神光，厲聲道：「妳施展的是何武功？如不吐實，老朽寧折不彎。」

少女格格嬌笑道：「你巳中了毒，方才你收招疾退，風力迎反自身，我趁機揚手彈出無色無味毒素，不過如不行功運毒，毒性也不致竄入經脈。」

耿若殿知着了她的詭計，不禁咬牙痛恨，厲聲道：「老夫練就百毒不侵，怎會受妳所算。」

少女嫣然笑道：「我之使毒之法武林獨步，奇絕天下，你巳毒發，還强顏不慚則甚。」

耿若殿面色大變，道：「姑娘可是出身百毒宮？」

少女一雙晶徹如水的雙眸突變如夾霜刄，沉聲喝道：「算你聰明，你現在應該口服心服了吧。」

唐姓少女突一拉韁繩，策騎得得離去了。

驀聞少女傳來一聲嬌喝，說道：「慢走！」

唐姓少年回面朗笑道：「姑娘，你我河水不犯井水，用不着攀絲牽藤，徒增困擾。」

少女玉靨一紅，目蘊怒光，說道：「你也中了毒，如不服下姑娘解藥，休想活命。」

唐姓少年緩緩伸出手掌道：「那麼姑娘請賜在下一粒解藥。」

少女說道：「怎會有如此容易賜你解藥。」

「難道姑娘還有什麼條件不成？」

「當然有。」少女嫵媚嬌笑道：「請稍安勿躁，姑娘並無相害之心。」說時，去路上現出數點黑影，臨近只見五個藍衣老者疾如電閃馬奔至，太陽穴高高隆起，不言而知，無一不是內家高手。

一個兩頰瘦削，顴骨高聳，兩目開闔之間，精芒閃爍老者向少女抱拳道：「奉命混入華家莊，莊內甲第連雲，廣厦千間，氣派宏偉，僕役殷勤接待賓客，但不見莊主親身接見。」

少女凝耳傾聽，道：「莫非莊主巳外出了麼？」

「老朽旁敲側擊，向莊中接待管事刺探莊主來歷，無法偵知。」

「難道不會用陰手逼供麼？」

老者淡淡一笑，道：「可惜那位管事也不知莊主來歷！更有接奉請帖之江湖高手，半數爲宮廷鷹犬收買，一入莊內不久，眉宇鬱結難舒，似有重憂，其中必有蹊蹺。」

耿若殿冷笑道：「華家莊莊主是好惹的麼？不然，爲何大內高手望而却步，不敢侵擾。」

少女嫵媚一笑道：「耿老師諒知之甚詳。」

耿若殿道：「倘不出老朽所料，莊主必係李代桃僵，此人恐是骷髏帮主。」

少女面色一變道：「此言當眞？」

耿若殿說道：「預測之言，不可盡信，亦不可不信，如依老朽之見，不如逕向明帝十三陵，尋出軒轅秘笈，何必節外生枝。」

少女盈盈一笑道：「英雄之見相同，是以姑娘非借重耿老師不可。」

耿若殿嘿嘿冷笑道：「身巳被制，力不從心，只有敬謝不敏了。」

唐姓少女突朗笑道：「在下全然不信耿老師所言，骷髏帮主怎會在近畿之地招搖惑衆，成爲衆矢之的，分明是宮廷鷹犬設此詭計，志在分散武林羣雄實力，或心存毒謀意欲一網打盡，永絕後患。」

少女嫵媚笑道：「所說極是，你可願意同我去明帝十三陵一探。」

唐姓少年抱拳笑道：「在下無意於軒

轅秘笈，也不甘受人驅策。」

少女面色一沉，如罩嚴霜，怒道：「你不怕死麼?」

唐姓少年大笑，說道：「螻蟻尚且貪生，人何能不惜死，但在下於姑娘無益有損，譬如瓜果之生，不適其口，於姑娘何用?」

少女目露幽怨神色，道：「唐少俠，你既不願相助，我也無能相強，不過少俠事後將後悔莫及。」

唐姓少年略一沉吟道：「同往十三陵雖不妨事，但華家莊之行徒勞無益。」

那明艷俏麗少女微喟了聲，道：「華家莊勢在必去。」

「有此必需麼?」

少女道：「為武林蒼生請命，何能見危不顧。」

唐姓少年冷笑道：「此話出自百毒宮門下，在下實難置信。」

少女面色一變。

那老者大喝道：「你死在目前，尚敢肆無忌憚，信口雌黃麼?」

唐姓少年冷笑一聲，目露傲慢神光道：「尊駕欲在下恭維奉承麼?」

少女柳眉微微一蹙，玉手略擺，道：「不要說了，百毒宮門下甚少涉足江湖，人言人殊，於人誤會良深。」在懷中取出一粒白色丹藥，接道：「少俠請服下。」

唐姓少年微微一笑接過，只覺撲鼻清香，沁人心脾，立即送入口中吞下。

少女嬌笑道：「你居然相信此藥無毒麼?」

唐姓少年道：「在下擅於知人，你我並無怨隙，姑娘必無意加害在下。」

他正是凌雲天，雖然易容，但仍掩不掉他那儒雅蘊藉的氣質神采，少女由不住泛上親近之感，取出秘製丹藥贈與。

百毒宮五人面面相覷，目中閃出極其驚詫之色。只見那少女反取出一粒紅色丹藥，遞與八指閻羅耿若殿，說道：「耿老師請服下。」

耿若殿接在手中，目露疑容道：「老朽之藥為何與唐少俠有異。」

少女鼻中冷哼一聲道：「毒性深淺有別，用藥亦有異。」

耿若殿苦笑一聲道：「老朽今日陰溝裏翻船，無話可說。」一口將藥丸服下，走向那傷在自己掌下的百毒宮門下，拍開穴道救治。

× × ×

暮色蒼茫，昌平南關天順客棧外傳來一片奔馬蹄聲，幪面少女偕同凌雲天及八指閻羅耿若殿百毒宮門下匆急抵達。

一雙店夥奔出，接過轡繩，引着百毒宮一行人等進入一座寬敞四合院中。

這座四合院整刷如新，粉牆雪白，窗櫺髹朱，院中數株臘梅吐蕊盛放，散發着馥郁清香，使人有寧謐之感。

幪面少女隻身走向東廂推門而入。

兩顴骨高聳老者望了八指閻羅耿若殿一眼道：「耿老師暫住西廂第一間，趁此無事，不妨運功驅毒調息，三更後，羅姑娘諒有吩咐。」隨命一人守着跨院門首。

耿若殿鼻中冷哼一聲，邁開大步向西廂而去。

凌雲天道：「羅姑娘可是百毒宮主衣鉢傳人麼?」

那老叟微微一笑，拉着凌雲天走入一間窗明几淨室中，招來店夥吩咐送上酒菜，百毒門下魚貫走入落坐。

凌雲天自承唐子健，隨即詢問五老者姓名。

高顴瘦頰老者道：「老朽名喚王澤。」一手指其餘四人，接道：「這四位胡錦春老師，匡清華老師、鄧子元老師、秦魁老師，均是武林藉藉無名之輩。」

凌雲天一一互道幸會，微笑道：「王老英雄忒自謙了，在下深知百毒宮羽毛自珍，甚少涉足江湖，故名不見經傳，其實五位都是內外兼修，功力已臻化境的高手名宿。」

王澤濃眉微微一軒，道：「唐少俠過獎。」說着目含深意，望了凌雲天一眼，又道：「少俠知否羅姑娘所贈白色丹藥乃百毒宮主採集天下珍藥治製，功能培元固本，非但可增半甲子功力，而且百毒不侵，老朽等在百毒宮多年，尚未能見賜，少俠竟不謀而獲，可謂異數。」

鄧子元嘆息一聲道：「羅姑娘慧眼識人，情有獨鍾，未必沒有道理，王兄請思羅姑娘年來遭遇，亦可想過半矣。」

王澤點點首道：「唐少俠，老朽不妨明言相告，羅姑娘矜持自高，深得百毒宮主眞傳，追逐裙下者不乏其人，宮內有一白鳳棲少年追纏不止，但羅姑娘厭惡白鳳棲無行，却又不能拒之千里之外。」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白鳳棲是何許人，身為百毒宮主得意高足，何相懼之深?」

王澤右掌一拍大腿，道：「她雖是身為百毒宮主衣鉢傳人，因白鳳棲乃百毒宮主內侄，性好漁色，在百毒宮外惡行擢髮難數，我等因他非百毒宮門下，未便明言禀告百毒宮主，而白鳳棲心計至工，買通宮主親近左右，瞞得鐵桶一般。」

凌雲天道：「如此說來，五位似嫌姑息養奸。」

王澤冷笑一聲道：「百毒宮主閉關自守，十餘年來如一日，別說面見不到，言方出口，未入宮主之耳，老朽已遭喪身之禍。」

凌雲天歉然一笑，抱拳道：「恕在下方才失言。」

王澤搖首笑道：「老朽何能如此器量狹仄，羅姑娘此舉似有深意，欲借重少俠曠絕武學除去白鳳棲，不怕少俠見怪，白鳳棲貌像都麗，不遜潘安，與少俠相形之下，無異霄壤之別，他雖非百毒門下，但深獲宮主喜愛，私授絕藝，擅使百毒，能傷人於無形，比羅姑娘尤高，然白鳳棲做夢也想不到羅姑娘會垂青於少俠。」

凌雲天赧然一笑道：「老英雄取笑了，恐實情未必如此。」

說時，店夥已推門而入，送上一席盛宴。

凌雲天緩緩立起，道：「在下去請耿老師來同謀一醉。」說時已飄然出室，忽覺一條身影疾若驚鴻掠入羅姑娘室中。

那身影嬌小，就是羅姑娘本人，心知她必在外窺聽，深信王澤之言句句眞實。

他佯作未見，逕向八指閻羅居室而去，停在門外，伸手敲門，低聲道：「耿老

師！」

房門悠悠開啓，耿若殿探首望了凌雲天一眼，道：「唐少俠，你我豈能受制於女流之輩，目前離去正是大好時機。」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耿老師所言極是，但你乃武林卓著盛名高人，比不得在下後生末學，豈可失信於女流。」

八指閻羅耿若殿聞言默然。

凌雲天又道：「宮廷鷹犬能手甚衆，詭譎狡毒，防不勝防，耿老師雖身懷絕學，但人單勢薄，恐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來！你我暫寬懷暢飲，共謀一醉如何?」不待耿若殿同意，右手迅如電光石火伸出握着耿若殿手臂走出室外。

忽聞跨院外傳來豪邁蒼老笑聲道：「老朽甘凉麻烱率子麻仲堯及譽滿漠南鬼影子鐵青老師求見羅姑娘，羅姑娘可在麼?」說時，三條身影魚貫而入。

凌雲天只見麻仲堯緊隨麻烱身後而入，面目深沉如故，却嘴角噙着冷笑消失無踪，知他連遭拂逆重創之故，傲慢狂氣稍斂。

最後一人身高不及五呎，短小精悍，面黃微髭，貌不驚人，目中却精芒閃爍，不言而知是個詭計多端之人。

守在院中百毒宮門下伸手一攔，低喝道：「三位請暫留步，容兄弟先禀明羅姑娘！」

只聽鶯聲嚦嚦傳來道：「麻堡主駕臨，我羅素蘭出迎稍遲，望堡主請勿見怪。」羅素蘭已姍姍走出室外，換着一身紫緞綴花襖褲，剪裁合身，略施脂粉，愈顯得艷麗動人。

麻烱大笑道：「兩月不見，姑娘益發出落得天仙化人，令師可好。」

羅素蘭盈盈一福，道：「家師託庇如常，不知三位撥空前來有何賜教?」

麻烱一捋長鬚，含笑道：「老朽三次訪謁令師，均不獲賜見為憾，姑娘此次下山諒有所為。」

羅素蘭道：「蛇頭柳葉鏢乃百毒宮獨門暗器，多年來毀棄未用，怎麼又重現江湖，奉命訪查何人所為。」

麻烱道：「姑娘可查出端倪?」

羅素蘭答道：「行裝甫卸，尚未着手，堡主久走江湖，老謀深算，必有所聞，可否略為指點，免小女子暗中摸索事倍功半。」

麻烱微嘆一聲道：「此必係嶗山無量賊道所為，自骷髏幫主門下四大高手命喪七皇子藩邸，形勢突為之逆變，武林羣雄雖雲集昌平，却無人胆敢妄闖天壽山十三陵禁地一步，免罹不測之禍。」說着低聲道：「老朽來時，客棧四周可疑人物頻頻現踪，似為大內高手喬裝，今晚更深人靜必來侵擾，望姑娘愼防一二，還有秦中九怪，骷髏幫主門下，白骨殃神柳南，千手鬼王，蛇神滕鳳均對軒轅秘笈志在必得，百毒宮一出，又無形加一嚴重阻力，必從中作梗，遇事掣肘，未必能容姑娘順利潛入十三陵，先師與令師祖生前相交莫逆，彼此脣齒相依，若姑娘有所行動，請帶個信息東關楊柳村通知老朽稍盡棉薄。」

羅素蘭嫣然一笑道：「堡主厚情篤誼心感，目前局勢混亂，難定行止，家師尚要派遣援手趕來，一俟趕到再定對策。」說着目注鬼影子鐵青，接道：「夜深風寒，三位請入室用茶。」

麻烱道：「羅姑娘甫卸塵裝，須作歇息，老朽還有事待辦，明日再行來訪。」

羅素蘭道：「恕不恭送了。」

麻烱三人轉身走出跨院外。

八指閻羅耿若殿冷笑道：「麻烱老奸巨滑，走投無路，欲藉百毒宮相護混水摸魚。」

羅素蘭微微一笑，退入房內。

凌雲天道：「耿老師，且莫管這些，咱們吃酒去。」

× × ×

三更將罄，屋面突起了落足微聲。

守立在院中百毒宮門下大喝道：「什麼人?」

一雙人影疾如鬼魂電瀉落地，但見兩個勁裝彪形大漢，內中一人手捧大紅請帖高聲道：「在下乃華家莊門下，奉命邀請羅姑娘前往共襄大事。」

百毒宮門下答道：「羅姑娘已安息，兩位明晨再來吧！」

那人不禁一怔，說道：「大內鷹爪已在天順客棧外佈下天羅地網，今晚將對貴宮有不利之圖，如不及時撤離，恐難免傷亡。」

百毒宮門下答道：「多承指點，敝宮與華家莊並無淵源，羅姑娘恐有負貴莊盛情了。」

另一大漢眉宇忽泛過一抹殺機，沉聲道：「這話是尊駕能說的麼?」右掌迅疾無倫拂出。

百毒宮門下猝不及防，只覺五縷冷風襲體，數處穴道立時封閉，氣凝血滯，噗通跌翻在地。

驀地。

一聲陰冷如冰笑音升起道：「兩位眞是華家莊門下麼?為何如此辣手無情。」

兩人聞聲面色微凜，轉面望去，只見一個年甫弱冠，俊美少年逼視着自己。

那少年面如冠玉，兩道劍眉飛插入鬢，精芒外露，凌人傲氣溢泛眉宇，嘴角帶着峻冷笑容道：「兩位如不吐實，可別怨在下手辣。」

一雙大漢倏地掣出一柄犀利短劍，寒光電奔，上下猛襲少年而去。

少年冷冷一笑，身形疾挪，左足「魁星踢斗」踢向掣劍刺向「氣海」重穴大漢腕脈要穴。

「叭」的一聲，踢中腕骨，那大漢狂嗥一聲，身形疾翻了出去。

少年身手絕倫迅快，一脚踢出之際，右手閃電抓出，五指「分光蹈影」扣住短劍，左掌吐勁劈出，掌力撞實另一大漢前胸，頓時胸骨全斷，內腑盡裂，張嘴噴出一股湧泉鮮血，慘嗥斃命。

廂房內王澤五人及凌雲天，耿若殿暗中瞧得清清楚楚，凌雲天忖道：「這人出手狠辣迅快，拿捏方寸極準，武功之高不在自己之下，日後遇上還是留意一二。」

王澤低聲道：「唐少俠，此人就是老朽所說的白鳳棲。」

只見白鳳棲扶起百毒宮門下拍開傷穴。問道：「羅姑娘在麼?」

傷者張嘴吐出一口黑血，張口欲言，忽聽羅素蘭銀鈴悅耳笑聲傳來道：「白少

俠邇來武功，益發精進，眞乃可喜可賀之事。」

羅素蘭婀娜身影已走出室外，嫣然含笑，嫵媚已極。

白鳳棲轉面望着亭亭若仙的羅素蘭朗笑一聲道：「賢妹，你也太大意了，防守如此鬆懈，若有不測，愚兄如何能安。」

羅素蘭玉靨一紅，答道：「其實小妹已有萬全準備，白少俠既然現身，小妹也就索性偷懶了。」說時目光望着受傷大漢，接道：「他們並非華家莊來人，而是大內鷹犬。」

白鳳棲聞言不禁一怔，道：「賢妹此言是眞？」

羅素蘭道：「如不出小妹所料，這兩人喪身在此，大內高手必不甘休，今晚定相繼來擾。」

白鳳棲面色一沉，抓起腕骨踢折大漢，怎知此人竟面色慘變，耳眼口鼻內溢出絲絲黑血。

羅素蘭嘆息一聲，說道：「顯然此人已預置毒藥在口中，你想問出眞情却慢了一步。」

白鳳棲冷笑一聲，將兩具屍體放在牆角，用積雪淹沒。

這時，百毒宮王澤、胡錦春、匡清華、鄧子元、秦魁等人及凌雲天，耿若殿均現身出見。

王澤等人均躬身抱拳，含笑向白鳳棲道好，只有耿凌兩人傲然巍立。

白鳳棲峻冷目光打量了凌雲天，耿若殿兩人一眼，道：「賢妹，這兩人是誰？怎麼愚兄在百毒宮並未見過。」

羅素蘭嬌笑道：「自然未曾見過，這兩位是耿若殿，唐子建老師。」

白鳳棲劍眉微微一聳，詫道：「八指閻羅！」

羅素蘭道：「他們兩位對明墓十三陵瞭如指掌，小妹意欲借重，免得胡亂摸索，延誤失時。」

白鳳棲面現鄙屑，冷哼一聲道：「貪緣倖進，必然心懷叵測，賢妹此舉無異與虎謀皮。」

八指閻羅耿若殿聞言，目中怒光暴射，冷笑道：「老朽又非不請而自來，尊駕不要血口噴人，羅姑娘，恕老朽兩人爲德不終告辭了。」

白鳳棲眉泛殺機，哈哈笑道：「兩人恐來得去不得了。」右掌一翻，緩緩伸向耿若殿。

「且慢！」羅素蘭厲叱道：「小妹奉命統率全局，不容外人越俎代庖。」

白鳳棲不禁面色一變，倏即轉爲和顏悅色道：「賢妹還是這般喜使小性，愚兄怎算得外人。」

羅素蘭說道：「那麼，你置小妹於何地？」

白鳳棲聞言不由呆得一呆，道：「愚兄知錯，賢妹無須動怒。」說着牆外遙處忽傳來一聲「呱呱」蛙鳴。

數九寒天，竟有蛙鳴，寧非怪事。

羅素蘭面色疾變，皓掌一揮，示意分開隱匿暗處。

人影連閃，跨院中闃無一人。

良久——

牆外疾逾鬼魂掠入八九條黑影，均是勁裝疾服，目光炯炯如電，屹立寒風中，更顯得陰森恐怖。

羅素蘭房內白鳳棲，凌雲天分掩在壁角暗處。屏息凝神目注門外，蓄勢待發。

院中大內鷹犬目中顯露出驚疑神光，內中一人忽掠至羅素蘭門外，鼻中嗅得一絲脂粉香味。認定羅素蘭必藏身房中，咧唇獰笑了笑，招來兩同黨，緩緩撤出兵刃，突然一脚踢開房門，三人迅如流星竄入房中。

凌白兩人仍蓄勢不發，白鳳棲身形一閃，疾擋住三人出路，陰惻惻的笑道：「三位自投羅網，快束手就縛，可免汝等一死。」

一個手持吳鈎劍老叟冷笑道：「這倒未必，你們是否爲百毒宮門下。」

白鳳棲大笑，道：「三位旣未打聽清楚在下來歷，爲何恃强侵入在下的居室，在下若眞是百毒宮門下，三位早葬身無處了。」

說時凌雲天已一掌平擊出去，擊向一名大內高手！

這一掌出式平淡無奇，却迅快至極，那大內高手但覺閃避不開，無論避向何方均脫不出凌雲天掌勢之下，不禁大驚。

叭的一聲，肩骨爲凌雲天掌力擊了個正着，氣血逆散，肩骨粉碎，悶嗥一聲，踉蹌摔跌倒地不起。

白鳳棲雖在說話，却留神凌雲天舉動，瞧得眞切，暗中大驚道：「此人掌法寓神奇於平淡，分明武功已臻化境。」抖腕出掌，一招「天外神峯」，分襲兩大內高手。

院中餘下大內鷹犬聞聲立知有異，紛紛掠向室內。

白鳳棲疾撤掌勢，飄身閃躍，與凌雲天並肩而立，大喝道：「大內高手也倚多爲勝麼？」

手持吳鈎劍老者冷冷一笑道：「姑無論兩位是否百毒門下，就以出手傷人即是一項大罪，兩位還要老朽動手不成。」

忽聞窗外傳來陰冷語聲道：「徐大人，黑白兩道高手均已紛紛撲向十三陵，看來我等已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快走。」

手執吳鈎劍老者面色大變，一躍挾起傷者，喝道：「走！」

一霎那間，均撤走無踪。

白鳳棲、凌雲天先後魚貫掠出室外，只見羅素蘭等人閃身出現。

羅素蘭道：「我們亦墮入厮烱詭計，厮烱有意放出風聲說小妹等潛跡天順客棧，引來無數大內高手，他們趁機趕向十三陵而去，我等亦立即趕往，耿老師請帶路。」示意白鳳棲緊隨八指閻羅耿若殿身後，以防兔脫。

耿若殿與白鳳棲雙雙穿空而起，羅素蘭等人疾逾閃電魚貫騰空掠出。

萬籟人靜，朔風怒吼，夜空如墨，客棧外大內鷹爪，江湖人物盡撤一空，並無人阻攔。

奔出三四里外，八指閻羅耿若殿身形倏然止步。

白鳳棲道：「爲何不行。」

耿若殿望了他一眼不答，俟羅素蘭趕至，即道：「看來十三陵今晚風雲畢集，凶險萬分，由正途錦屏峯撲入艱阻重重，

最好隨老朽由秘徑進入。」

羅素蘭嫣然笑道：「我借重耿老師即在於此。」

耿若殿略一沉吟，道：「不過這條秘徑，是一墓隧，由先明永樂朝代巧匠所築，機關密佈，步步死域，稍一不愼，立陷萬刼不復之地，老朽昔年相隨神偷丘燕來此，因時日過久，恐記憶不全諸位必須留神老朽舉動。」

白鳳棲冷笑，道：「耿老師，在下神目如電，如若妄生毒念，莫怨在下辣手無情。」

耿若殿聞言，不禁怒火沸湧，正待發作，凌雲天却冷笑，說道：「白少俠，別盛氣凌人，你那武功雖高，在下尙難放在眼中。」

白鳳棲劍眉一剔，殺機猛萌，哈哈大笑，說道：「你我就在此處，放手一拚如何？」

羅素蘭道：「好啦，白少俠如此無事生非，敢是與小妹存心過不去麼？」語聲微怒。

白鳳棲鼻中冷哼一聲道：「唐兄實在好大的火氣，賢妹深知愚兄最厭惡傲慢之輩，旣是賢妹如此說法，愚兄從今以後不置一詞就是。」

八指閻羅耿若殿怒視了白鳳棲一眼，轉身一躍向天壽山而去，白鳳棲如影隨形接踪掠出。

王澤五人奔出後，羅素蘭仍立着不動，凌雲天詫道：「姑娘爲何不走？」

羅素蘭目露幽怨之色，凄然一笑道：「唐少俠，我懇求一事不知可否應允？」

凌雲天聞言，暗道：「王澤之話，果然信而有徵！」微微一笑，說道：「如在下力之所及，但能問心無愧無怍，當無不可。」

羅素蘭道：「相懇爲我除去白鳳棲，日後如有所命，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凌雲天答道：「此事王澤老師已與在下說過，但不可操之過急，再說在下也不知白鳳棲武功深淺，萬一一擊不中，反弄巧成拙，容在下相機行事，姑娘我們走，免白鳳棲起疑。」

雙雙疾展「八步趕蟬」上乘輕功，迅如流星奔去。

四更將罄，耿若殿身形落在一片荒涼墓地中，只見亂塚如丘，碑石林立，雖半爲雪掩，却仍然陰森森地恐怖凄涼。

八指閻羅耿若殿目光如梟，巡視了墓地一瞥。

白鳳棲站在一旁，冷漠目光注視着耿若殿，嘴角噙着一絲不屑的笑意。

羅素蘭詫道：「耿老師在等人麼？」

耿若殿道：「此處有一古墓，實則乃通往十三陵秘徑，如今爲積雪所淹，天色又黑，倉促之間，辨識不清。」

白鳳棲輕笑一聲，似不信耿若殿之言，却未出言譏諷。

羅素蘭望了白鳳棲一眼，道：「稍待片刻，耿老師必然找出，我等在此靜候就是。」

這片墓塚不下千百，耿若殿憑着記憶緩緩走去，東轉西行，只聞耿若殿高聲道：「在這裏了！」

羅素蘭等人聞聲捷逾飛鳥掠去，他們內功修爲至高，黑夜見物，十丈以內明如白晝，只見一丘如饅，座東朝西，石鐫「段氏佳城」，碑碣字識「顯考吏部主事段……」以下均因年代久遠，風雨剝蝕，字跡模糊不清，墓碑下欵年月係明初。

凌雲天低聲道：「此處錯不了麼？」

耿若殿點點頭，霍地抽出一柄匕首，伸向碑石，忽聞隨風飄來陰惻惻笑聲道：「掘墓盜棺，律有死罪，汝等委實胆大妄爲。」

凌雲天聞聲身形如離弩之矢，循聲撲去。

八指閻羅耿若殿面色一變，低喝道：「趁他們未知我等隱秘，速退。」身形疾翻了出去，羅素蘭電閃飄退。

凌雲天身未落地，只聞語聲讚道：「好快的身法！」

暗中現出三條黑影，橫刄屹立，六道銳利如電目光注視着凌雲天。

這時，羅素蘭、白鳳棲、耿若殿等人亦掠至凌雲天身後遠處。

白鳳棲低聲向羅素蘭道：「賢妹，並非愚兄疑心太甚，我看耿若殿似故弄玄虛，那有這麼巧法，倘耿若殿爲宮廷收買，引我等蹈入伏綱，無異甕中捉鱉，恐後悔莫及。」

羅素蘭道：「此話未嘗沒有道理，耿若殿如爲大內爪牙，盡可引我等進入墓隧，首尾截擊，發動機關消息，生擒活捉，豈不甚好。」

白鳳棲陰陰一笑道：「他此刻做法，即是爲了取信於賢妹，使賢妹至死不悟，唉，愚兄也許危言聳聽……」

此刻，只聞凌雲天高聲道：「三位是何來歷？」

其中一人答道：「尊駕可是百毒宮門下，羅姑娘在麼？」

羅素蘭應聲而出，道：「三位找我羅素蘭何事？」

三人同時抱拳躬身，一人答道：「在下是華家莊門下，敝上聞得羅姑娘率衆前來，特遣人途中迎迓，不料大內鷹爪聞訊阻撓甚力，羅姑娘又形跡飄忽，致失去交臂，俟獲知羅姑娘等蒞止昌平天順客棧，宮廷鷹犬已佈下伏樁，無法進入天順客棧，敝上異常憂急……」

羅素蘭含笑道：「一個女流之輩，怎蒙貴上如此器重！」

那人答道：「不然，百毒宮雖少過問江湖是非，却享譽江湖，威望宇內，尤其是羅姑娘深獲百毒宮主眞傳，意隨念動，傷人於無形，敝上能得姑娘倚助，宮廷鷹犬嶗山妖道將無足畏懼，是以敝上施展釜底抽薪之計，誘使江湖羣雄撲向明帝十三陵……」

羅素蘭嫣然微笑道：「足感盛情，貴上現在何處？」

那人抱拳笑道：「大內鷹犬果然中計，擧衆盡撤，敝上趕往天順客棧，發現羅姑娘已然離去，敝上情急遣衆分頭偵覓姑娘下落，天幸羅姑娘今在此處。」

白鳳棲走前淡淡一笑道：「貴上必是武林卓著盛名人物，不知如何稱呼？」

那人是個四旬左右中年漢子，聞言望了白鳳棲一眼，含笑道：「敝上現在三里外榆林中一間茅舍內，江湖羣雄亦是虛張

聲勢，不敢冒險闖犯錦屏峯，天色已明，閣下請隨在下前去見面就知。」說着又道：「羅姑娘來此是否有所發現。」

羅素蘭暗中一驚，道：「百毒宮門下，已先來此留下暗記並有藏物。」說着四面一望王澤，低喝道：「速取出藏物，我等去見華家莊莊主。」

凌雲天暗中迅速無倫遞一紙卷塞在王澤手內。

王澤立時旋身一躍而起，去如流星，向「段氏佳城」落下，寒光電閃了幾閃，似掘出一物，飛身躍返，將紙卷遞在羅素蘭手中。

天色濛濛灰白，白鳳棲看得逼眞，暗暗心驚道：「想不到羅素蘭心計過人，做作如此逼眞，如非自己身臨其境，亦爲他所愚。」

羅素蘭略略展閱一眼，揣入懷中，含笑道：「三位請帶路吧！」

三華家莊門下身形疾轉，施展草上飛身法奔去。

羅素蘭等人緊緊隨着。

白鳳棲向羅素蘭低聲笑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賢妹沉穩若定，那紙卷委實妙得天衣無縫。」

羅素蘭嫵媚笑道：「王澤等人均是足智多謀，精明幹練，家師派遣他們輔助小妹，正是爲此。」說時已奔至一片參天樹林，林多楡棗，間新柏樹長青擀木，凋枝殘葉，禿幹叉椏，與蒼翠蓊翳，挺秀連綠，相映成趣。

林中散聚着三三兩兩江湖羣雄，交頭接耳，竊議紛紛，察覺羅素蘭等奔來，不禁目露詫容。

華家莊門下三人突然轉身抱拳道：「羅姑娘請稍候，容在下稟知莊主出迎。」

羅素蘭微笑道：「有勞三位了。」

三人疾奔林中而去。

忽地一條黑影如飄風落在羅素蘭身前，抱拳含笑道：「羅姑娘，我們又在此相遇了。」

羅素蘭定眼望去，正是昨晚天順客棧隨厤烱父子同來的威震大漠南北的鬼影子鐵青，含笑道：「鐵老師有何賜敎？」

鬼影子鐵青道：「老朽及江湖羣雄均奉華家莊柬邀，迄至如今尚未知主人是誰，風聞莊主竟對羅姑娘特別重視，謂倘得百毒宮羅姑娘襄助，大事可成。」弦外之音有不忿之意。

羅素蘭道：「這乃是莊主誇獎，鐵老師不可深信，羅素蘭後生末學，尚望鐵老師不時指敎。」

鐵青面現一絲傲笑道：「豈敢，老朽深知百毒宮主武功淵博精深，兼有正邪之長，登峯造極，羅姑娘乃宮主傳人，必青出於藍，怎奈華家莊主一語，江湖羣雄大是不忿，與姑娘甚蒙不利，均有意與姑娘一證武功高下。」

白鳳棲冷笑道：「殺鷄焉用牛刀，何用羅姑娘親自出手，有誰不懼死只管衝着在下來。」語聲極高，聲播四外。

鬼影子鐵青陰森森一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尊駕說此大話，必有眞實藝業，老朽有幸能目睹。」

忽聞一聲冷笑道：「老朽願領敎百毒宮神奇武學。」

只見一人虎背熊腰，豹頭環眼，身形魁梧大漢，手執九耳大環刀，目中逼射怒光緩步走來。

「慢着！」鬼影子鐵青大喝道：「羅姑娘，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老朽委實不願同室操戈，只緣這位少俠說得太滿，老朽無法化解，不妨各以其實藝業相拚，點到即止。」

白鳳棲那還聽不出鐵青弦外之音，狂笑說道：「在下決不施展『百毒神指』就是。」

此刻林外江湖羣雄已走攏圍觀如堵。

大漢九耳大環刀一橫，向白鳳棲沉聲道：「尊駕請亮相出兵刃！」

白鳳棲仰面長笑道：「在下以一雙肉掌與閣下過招綽綽有餘。」

大漢聞言面色如噀血，目中怒焰如熾，大喝一聲，一招「翻江屠龍」，銀虹狂捲向白鳳棲劈去，刀風銳嘯，力沉猛勢，似已展出十二成眞力。

白鳳棲朗笑道：「來得好。」右掌手伸，疾如電光火石抓去。

只見羣雄瞧得心頭大震，無論本身武功如何高絕，那有此硬封硬接打法。

只見白鳳棲身形疾滑，一個轉身，迅疾無比，人已落在大漢背後，右手奇詭絕倫已扣在大漢右臂「曲池」穴上。

大漢只覺右臂一麻，一柄九耳大環刀嗆啷脫手墜地。

白鳳棲冷笑一聲，左掌已飛按在「命門」穴上，微一着力，大漢張嘴哇的一口鮮血噴出，身形被白鳳棲推得飛跌在三丈開外，昏死在地上。

羅素蘭看得暗中皺眉，只覺白鳳棲手段委實狠辣，心中亦憂亦喜。憂的防江湖羣雄敵視百毒宮，日後永無寧日，喜的是白鳳棲必激起衆怒，强中更有强中手，定有名宿奇人出手懲治白鳳棲，說不定可永除後患。

羣雄中立時大喝出聲，一條身影電射掠出，只見是一黃衣背劍文士。

鬼影子鐵青在旁笑笑說道：「尊駕要留神一二，這位是哈達嶺萬星飛虹洛傑老師。」

白鳳棲存心顯露絕藝，狂笑聲中一招出手，幻起漫空掌影襲去。

萬里飛虹洛傑目中泛出一抹殺機，腳踏子午步，身法奇快走開，左掌翻腕展出一套精奧擒拿手法，虛空蹈影，忽左忽右，令人目眩神亂，右手却凝式不動。

行家伸手，便知有無，白鳳棲知遇上勁敵，一臉傲氣倏地收斂，掌法展開迅如閃電搶攻猛劈，攻向部位均是出人意料之外。

拚搏激烈，眨眼已是二十招餘過去。

凌雲天低聲向王澤道：「王老師，依你看來誰勝誰負。」

王澤答道：「白鳳棲尚未露出百毒宮主眞傳，萬里飛虹洛傑固然是關外名宿，看來凶多吉少，羅姑娘不出言相阻，必有深意在內，白鳳棲必遇上辣手强敵，少俠，你我不妨隔岸觀火。」

凌雲天一沉吟，又問耿若殿道：「墓隧中凶險重重是眞？」

耿若殿道：「不錯，耿某隨神偷丘燕進去，丘燕雖早經高明指點，亦差點兩人

喪命。」

凌雲天道：「看來，留下白鳳棲尚有用處，藉之前導，可減免不少凶險……」

話聲末了，只見白鳳棲及洛傑兩條身影倏地一合，突然洛傑身形震飛而出，面色慘白如紙，咬牙罵道：「好狠的百毒指法！」一陣劇烈搖撼，不支欲倒。

白鳳棲大笑道：「在下若施展百毒指法，尊駕早就魂遊地府了！」

萬里飛虹洛傑汗如雨下，目中逼射怨毒神光。

江湖羣雄已對百毒宮懷有敵視之意，經白鳳棲出言狂妄，手黑心辣，不禁羣情激動，立時有五個白衣人撲出。

那五個白衣人面目森冷駭人，灰白如紙，生像一張死人臉孔，令人一見毛骨悚然。

白鳳棲高聲狂笑道：「任你五人聯手，在下照樣接着！」

話聲未落，五白衣人身形電閃分立五行方位，十掌同推，掌心吐出一股淡白寒罡。

掌勢只至半途，白鳳棲只覺遍體湧沸一片奇寒，不由大驚，身形倏地騰空，拾指疾抓罩下。

五個白衣人身法更快，在白鳳棲身形離地之際，陡地潛龍升天撲去，逼得白鳳棲飛瀉墜地。

剎那間，只見六條人影，穿花蝴蝶激烈拚搏，掌法越打越快，招式愈更毒辣凌厲。

八指閻羅耿若殿道：「這五人乃雪山五鬼，寒飈掌爲武林一絕，罹者血凍髓結，冷僵而死，白鳳棲雖然武功奇高，但非童子之身，恐有得苦吃了！」

王澤搖首道：「這倒未必，最多兩敗俱傷，白鳳棲情急之下必施展百毒宮獨門武學及暗器。」

驀地——

只聽悶哼聲起，人影倏分，雪山五魔面色異樣難看，似强熬着痛苦。

白鳳棲一張俊面變得赤紅如火，殺機溢泛眉宇。

羅素蘭柳眉微皺道：「你施展百毒指法麼？」

白鳳凄不答，懾人的眼神逼射在雪山五魔面上，右腕緩緩抬起，意欲取雪山五鬼性命。

突然聽到遙處傳來一聲大喝道：「住手！」

只見前面領着羅素蘭等人前來的一個華家莊手下領着十數身法矯捷者趕至。

其中一人雪白銀鬚，面如滿月，眼神烱烱，身着一襲團花錦緞灰青色長衫，氣宇威嚴。

江湖羣雄中有人出聲驚詫道：「乾坤居士武顯揚！」

那老叟忽泛出笑容，道：「諸位定有意外之感，老朽正是華家莊主人乾坤居士武顯揚。」

武林羣雄聞言，不由怔了一怔，相顧動容。

羅素蘭星眸中隱泛一抹疑詫之色，却爲凌雲天窺見，察出羅素蘭似有不信之意，不禁心中一動。

只見乾坤居士武顯揚注視了白鳳棲一眼，呵呵笑道：「少俠武功卓絕，老朽不勝佩服，須知兩敗俱傷，徒然自苦，少俠亦中了『寒梅雪烝』，若妄用眞力定落得功力全廢，終生癱瘓。」語聲略略一頓道：「少俠可否賜老朽解藥！」

白鳳棲雖有不願之意，却爲乾坤居士之言所懾，取出五顆藥丸。

武顯揚伸手接過，向雪山五魔笑道：「投桃報李，請賜解藥，雙方互無怨隙，不如握手言和。」

白鳳棲冷笑道：「不用了，在下不愼誤爲所算，只消一個時辰，在下可自驅『寒梅雪烝』。」

乾坤居士武顯揚目光電射，將五顆解藥遞與雪山五魔手中，朗聲大笑道：「百毒宮地靈人傑，未免美中不足，傲負凌人，輕意樹敵，恐爲百毒宮帶來一場血腥殺刼！」

王澤聞言躬身抱拳道：「武莊主，這位白鳳棲少俠並非百毒宮門下。」

「什麼？」武顯揚道：「既非百毒門下，爲何得自百毒宮主眞傳！」

王澤答道：「白少俠乃宮主嫡親內侄，深得宮主喜愛，悉心指點獲有眞傳不少，但並非我百毒宮弟子。」

武顯揚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請恕老朽不知之罪。」說着望羅素蘭含笑道：「羅姑娘，可否請至老朽暫棲之處共商大計？」

羅素蘭嫣然微笑道：「不敢，理當追隨老前輩驥尾。」

武顯揚大笑道：「姑娘別自謙了！」轉身巡視了武林羣雄一督，微笑道：「諸位定謂老朽故作傲慢無禮，狂妄自大，實則莊中已潛伏大內高手，奉命老朽只一現身，立即展開狙擊，防不勝防，老朽逼不得已略施智計，佯謂老朽已潛入十三陵內，狼虎急撤……」

在乾坤居士武顯揚說話時，白鳳棲倚在一株樹幹上閉目調息，暗運眞氣驅「寒梅雪烝」，凌雲天暗與羅素蘭蟻語傳聲道：「方才觀察姑娘瞥見乾坤居士武顯揚現身之時神情有着疑詫不能置信之色，莫非乾坤居士是假。」

羅素蘭不禁心神一震，暗道：「此人委實目光銳厲，機智過人，察言辨色，料事如神，倚作臂助實爲得力。」心中略一忖念，亦用傳音之術答道：「嘗聞家師之言乾坤居士已然物故，在家師目擊之下親手殮葬，除家師之外亦無他人知情，但天下事往往出於意料之外，豈敢妄加臆測，少俠之意如何？」

凌雲天心內已捉摸了九分，知乾坤居士武顯揚並非眞實，而乾坤居士名頭甚大，除俠丐木尊者之外，與東海三仙齊名，既然非是，假借乾坤居士之人必心懷叵測，何不以殺止殺，於自己並無不利，緣微微一笑道：「姑娘似胸有成竹，在下只有靜待事態發展再思籌對策！」

只聽乾坤居士武顯揚高聲道：「羅姑娘請隨老朽一往如何？」轉身洒開大步走去。

羅素蘭嫣然一笑，隨後疾行如風，白鳳棲默然不則一聲，怨毒眼神望了雪山五魔一眼，飄然如飛隨入林中。

但見密林中隱隱現出一棟茅屋，走近

竟是一幢佔地頗廣的新蓋棲息處所，門外立着一雙揹劍青衣小童，眉清目秀，太陽穴高高隆起，似內功極有造詣，目睹乾坤居士走來，雙雙躬身，口稱恩師，望了羅素蘭一眼，道：「弟子參見恩師！」

乾坤居士武顯揚右手微微一擺，肅客入室，賓主落坐後，道：「羅姑娘，方才聞得門下稟報，姑娘在墳塚……」

話尚未了，羅素蘭已然接口嬌笑道：「適才是晚輩故弄玄虛，其實乃這位耿老英雄引來，因耿老英雄知亂葬墳崗有條隱秘山隧通往明帝十三陵。」

乾坤居士聞言不由一愕，倏現喜悅笑容道：「此乃武林蒼生之福，有此秘隧，可減免傷亡，更可奏事半功倍之效。」

白鳳樓冷冷說道：「賢妹，交淺莫可言深，於己有損無益。」

羅素蘭暗中眉頭一皺道：「小妹只奉命追查持有蛇頭柳葉鏢之人是誰？軒轅秘笈與宮廷爭儲均於百毒宮無關，何言無益有損。」

武顯揚仍是和顏悅色，似無動於衷。

白鳳樓冷笑道：「賢妹不聽愚兄之言，與虎謀皮，他日恐後悔莫及。」

一青衣小童正好端茶送上，道：「恩師，此人無禮不遜，豈容他在此？」

武顯揚依然含笑道：「看在羅姑娘面上，爲師怎能對客無禮！」

凌雲天突冷笑道：「白少俠，你體內『寒梅雪炁』尚未清除，猶自狂妄未改，休看這位小兄弟年歲甚輕，却秉賦極高，一身所學不在少俠之下，如換在另處，少俠必吃盡苦頭。」

白鳳樓聞言不禁氣向上沖，厲笑道：「在下就在此與他印證幾招，若不勝他，在下立即自刎。」

乾坤居士怫然不悅，怒道：「白少俠，老朽敬你是客，但少俠無事生非，執意爲敵，是何用心。」

忽聞茅屋外天際遙處傳來一聲長嘯。

武顯揚不禁面色微變，道：「强敵已至！」

羅素蘭道：「誰？」

「大內高手！」武顯揚神色似不安，接道：「各皇子之間，雖勢若水火，但對外却和衷相濟，各皇子均有一身卓絕的武功，尤其七皇子與百毒宮似有極深的淵源，老朽借重姑娘亦在於此，說不定各皇子均相偕而來。」

白鳳樓面現不屑笑容，冷冷說道：「以乾坤居士威望，何懼大內高手。」

武顯揚道：「白少俠，大敵當前，老朽不願對少俠無禮。」說着向羅素蘭笑道：「江湖羣雄已在林中佈下五行奇門，大內高手雖不乏身蘊奇才之士，一時之間却也難以到達這幢茅屋。」

屋外忽送來陰惻惻冷笑道：「這倒未必見得！」

武顯揚面色一變，掠至門前，右掌疾拂出去，身形電射而出。

羅素蘭等人跟踪而出，凌雲天發現來人正是水德星君郭洪率着六個黑衫人立在五丈開外，面色冷漠如冰。

凌雲天不禁鼻中冷哼一聲道：「無恥之極，我道是誰？原來是爲虎作倀七皇子門下走狗郭洪！」

水德星君郭洪目露殺機，大喝道：「你死在眼前尚敢狂吠？」

武顯揚微笑抱拳道：「原來是水道霸主，江湖怪傑郭洪老師，老朽乾坤居士武顯揚失迎了！」

乾坤居士武顯揚七字一入郭洪耳中，不禁面色大變，側退了一步道：「閣下眞是武顯揚麼？」

凌雲天大喝道：「郭洪，你還不束手就縛麼？」

水德星君郭洪突然縱聲高笑，道：「束手就縛應是你等，武林羣雄不願爲武老師賣命與皇家爲敵，均袖手旁觀，片刻後大內高手及各皇子可趕至，郭某奉了敝上之命，奉勸武老師投効敝上，不失榮華富貴。」

凌雲天道：「貴上可是七皇子麼？」

郭洪冷冷答道：「正是！」

乾坤居士武顯揚寒着一張臉不答。

一青衣小童低聲向羅素蘭道：「武林羣雄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家師胸中極爲難受，看來今日武林正義已失。」

凌雲天望了白鳳樓一眼，道：「七皇子門下武士，一身所學內外兼修，飛花摘葉，能致人於死，在下於靈霄宮外曾親眼目擊，我等如不及早抽身，必難倖免。」

白鳳樓神智經多次激動，已無復往常那般靈明，霍地撤出肩後一柄青虹，大步跨前，向郭洪大喝道：「速退出林外，不然在下利劍殺無赦。」

一個黑衫面目森冷老者持劍疾閃而出，沉聲道：「看劍！」一招「蒼龍戲水」，寒虹弧飛攻了出去，精芒電奔，生像脫手飛出。

白鳳樓一見黑衫人劍式玄奧不測，精詭絕倫，禁不住喝道：「好劍！」倏地振腕洒飛出一片寒星，三招快攻，招招辛辣狠毒。

凌雲天認出那黑衫老者乃曾在靈霄觀外所見的宗姓七皇子死士，兩人似功力並無軒輊，但見劍光虹捲，騰躍如飛，激搏猛攻，突然只聞白鳳樓一聲大喝。

宗姓老者忽飄身疾退，長衫脅下劃破一條五寸許口子，但未傷及皮肉。

白鳳樓傲然一笑道：「彼此無怨無仇，在下只點到爲止……」

忽聞林內暗影叢中傳來一聲朗朗笑道：「好個狂妄小輩，不知天高地厚，武功稍有成就，便敢目無餘子了麼？」說時一個身着墨綠色長衫中年人率着多條身影疾如流電飛掠而至。

宗姓老者疾然躬身向墨綠長衫中年人爲禮，道：「屬下無能，爲殿下蒙羞，請殿下治罪。」

來人正是七皇子，聞言微笑道：「勝負乃兵家常事，你且退下！」

宗姓老者聞言退後，面現羞忿之色。

七皇子打量了白鳳樓一眼，道：「你喚什麼姓名，是何人弟子？」他只覺白鳳樓雖貌像英俊，却嫌鋒芒畢露，傲慢凌人，禁不住心底泛上一種無名厭惡。

白鳳樓冷笑道：「在下名喚白鳳樓，草莽之士，向不受朝廷約束，尊駕在此無須使出什麼身份。」

七皇子大怒，倏地揮劍出鞘，龍吟起處，一道驚天長虹向白鳳樓凌頭襲下，劍

帶風雷嘯聲，威勢絕倫。

白鳳樓不禁心神一凜，振腕出劍一式「天外來雲」封去。

「叮」的一聲，劍飆交擊，白鳳樓長劍被削下五寸，右臂刺穿一點豆大劍孔，血湧如注。

七皇子淡淡一笑道：「看在你是百毒門下，饒你不死。」

他不知在何處瞧出白鳳樓身法武功源出百毒宮，可見他與百毒宮大有淵源。

白鳳樓面色淒厲，內心怨毒已極。

七皇子目注乾坤居士淡淡一笑道：「老前輩可是乾坤居士武顯揚麼？」語聲略頓，又道：「老前輩遁隱林泉已久，舉世無爭，如今老前輩竟與宮廷爲敵，此乃不智之舉，要知盛名難繼，只恐數十年俠譽威望一旦付之流水。」

乾坤居士武顯揚捋鬚呵呵大笑道：「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當中寄此身，浮名如秋雲，人生百年不過彈指光陰，老朽既無武林爭霸之念，何能有與宮廷爲敵之意圖！」

七皇子道：「那麼老前輩爲何柬邀武林羣雄，意圖不軌？」

武顯揚道：「老朽再出江湖，爲了尋出兩位知友生死之謎！」

「那兩位？」

「鐵面崑崙范澄平，及獨龍叟。」武顯揚道：「這兩位知友與『血影魔經』及『軒轅秘笈』有着極深的淵源，生死至交，不能不過問，此乃武林恩怨，絲毫與宮廷並無糾葛，倘或殿下以莫須有之罪加諸老朽，這話就很難說了。」

七皇子微笑道：「那麼老前輩應允了不與宮廷爲敵了！」

武顯揚先是一怔，繼而放聲大笑道：「老朽說話算數，殿下請回吧！」

七皇子說道：「老前輩一言九鼎，晚輩就此告別。」話聲高朗，似有意讓人聽見。

武顯揚目睹七皇子遠去的身形，若有所思，久久不移。

突聞森冷笑聲傳來道：「武顯揚，你避不與我等見面，妝作神秘，原來與宮廷共通一氣，意圖分散武林實力，讓宮廷皇子不勞而獲！」

乾坤居士哈哈大笑道：「原來是霹靂尊者陶彥老友，老朽是否如此心術不正，口蜜腹劍無恥小人麼？」

林蔭叢中人影疾閃，紛紛現身走出，只見是霹靂尊者陶彥、秦中九怪、獨臂虛神白骨殃神柳南，邛崍雙星天狼星蒲文天殘星蒲武、千手鬼王、麻烱父子及黑道卓著盛名的江湖高手。

陶彥道：「你這話有誰見信。」

武顯揚道：「信與不信，端憑諸位，你等盡可强闖入十三陵中捷足先登，須知十三陵無異天羅地網，諸位甚難全身而退，老朽無法勉强諸位，亦不願明目張胆與宮廷爲敵。」

陶彥道：「那麼，你柬邀我等意欲何爲？」

武顯揚道：「本當與諸位前往十三陵宮廷攫得『軒轅秘笈』，以免武林日後慘遭荼毒，因老朽知一條秘徑可通往十三陵，怎奈諸位不能合力同心。過橋抽板，無法與諸位共事。」

羣邪聞言不由面面相覷，似不信其言是眞。

陶彥冷笑道：「武老師無中生有，說得好聽，既知秘徑，你何不潛入，延宕則甚！」

武顯揚哈哈大笑道：「十三陵佔地甚廣，諸位可知無量賊道潛藏確處麼？即是老朽潛入，不知藏處，也是枉然。」

大怪甘谷道：「那秘徑在何處？」

武顯揚倏地面色一沉，冷笑道：「諸位與老朽同床異夢，各懷私慾，恕老朽未便作答。」

白骨殃神柳南陡地面目疾變，一聲長笑甫出口中，武顯揚喝聲如震天巨雷，身如大鵬展翅挾着一片如山罡風向柳南撲去。只見武顯揚右掌疾如電光火石向柳南後胸拍下。

他那身法快極，饒是柳南一身武功高也無法閃避開去，武顯揚掌心僅距柳南後胸三寸之際，突吐出淡紅罡炁，柳南只覺一股奇熱如焚，透穴而入，渾體如置身火海酷焚中，不禁狂叫一聲，跌跌撞撞倒出數步坐地。

凌雲天目光銳厲，瞧出武顯揚掌吐紅燄武功怪異，心中忽有所疑，便深深注意武顯揚。

羣邪不禁大驚失色。

霹靂尊者陶彥冷笑道：「料不到武老師武功精進異常，陶某意欲印證高下。」

武顯揚道：「陶老師，你不是老朽敵手，徒然傷了和氣，何必多此一舉。」

陶彥大怒，右掌翻腕推出一股猛厲掌風。

武顯揚疾飄而退，正色道：「老朽非與諸位爲敵而再出江湖，陶老師請冷靜思考一下。」說着轉面望着羅素蘭道：「姑娘，我等且退回屋中。」

陶彥不禁一怔，目送武顯揚等人走入茅屋內，揣摸不出武顯揚是否詭計，疑雲滿腹，舉棋不定。

忽聞白骨殃神柳南大叫道：「熱死我了！」

只見柳南汗珠滾滾冒出，一張臉紅腫如柿，眼珠充滿血絲，口張舌伸，森厲駭人。

千手鬼王驚詫道：「這是何怪異武功，乾坤居士武顯揚昔年一身武學雖兼正邪之長，但融滙一爐，却不失爲內家正宗，不料時隔多年，武功不但未曾放下，而且參悟一宗絕藝！……」說着伸掌一把白骨殃神脈象，只覺燙熱如焚，氣血均岔入旁經，不禁面色大變。

麻烱道：「你這是怎麼了？」

千手鬼王緩緩縮回手臂，搖首嘆息道：「此乃旁門邪道絕學，老朽雖說不出武功來歷，但柳道長如不得獨門解藥必然無救！」

大怪甘谷道：「我等絕不能見危袖手不問！」

忽聞一人冷笑道：「依我性起，放一把無情火燒毀他的茅屋，不怕他不獻出解藥。」

千手鬼王轉面望去，見是火鷂子馬沛不禁笑道：「如此反弄巧成拙，武顯揚含怒出手，馬兄能敵否？」（未完・十八）

十君子傳奇故事

爭盟會前夕　血濺擂台紀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伍仇夜探雷家堡，爲蕭秋風識破行藏，蕭秋風請伍仇入廳傾談，談話中，蕭秋風了解到伍仇奉母親之命而來參加爭盟，更知伍仇的母親姓史，一夜深談，兩人之間敵意頓消，正暢談間，雷家堡內忽然起火，蕭秋風鎮定如恒，不久雷嘯天帶領衆兄弟以及魔旅手下來此，同時帶縱火的惡徒來……八月十五日，爭盟之日來到，雷家堡外筵開數百桌，各派各門的武林人物齊集於此，可是却不見「萬魔之旅」的人來，直到日落西山，也不見他們到來，蕭秋風急了，他想到伍仇等可能已遠去，而至此蕭秋風才悟到這伍仇正是伍叔的公子，蕭秋風對自己不能及時留住伍仇而感到不安……

蕭秋風一笑道：「是不是有關那位金面怪人的來歷？」

雷嘯天聽得一怔道：「原來二弟已經知道了那位金面怪客現身之事了？」

蕭秋風明白這位大哥的心意！那金面怪客現身之時，他們以爲蕭秋風不在！

而事後由於伍仇之事分心，他們便未將此事告訴蕭秋風！

而蕭秋風此刻怎會知道了？這能怪雷嘯天詫異嗎？

「大哥，小弟也見到此人！」

雷嘯天大笑道：「二弟，你那時隱身在側麼？」

蕭秋風道：「小弟果是隱身在側！」

雷嘯天道：「愚兄不解，二弟說是隱身在側，當然是見到那位金面怪客的了，只是，你怎知心禪掌門要愚兄轉告之事，就是有關金面怪客之事呢？除非二弟眞有未卜先知之能了……」

蕭秋風笑道：「這可要怪大哥的神色太明顯些，才使小弟一猜就中！」

雷嘯天搖頭赧然一笑道：「二弟，你不嫌太聰明了些麼？」

蕭秋風剛自一笑，過曉梅已接口道：「大哥，休說二哥猜得出來，就連小妹也在聽到大哥那句話兒以後，就知道大哥要說的是什麼了。」

雷嘯天苦笑道：「三妹，看來愚兄這一輩子也不能向人說謊的了！」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本來就不是一位願意說謊之人嘛！」

話鋒一轉，向蕭秋風道：「二哥，你可是業已猜出那位金面怪客是誰了？」

蕭秋風一笑，說道：「面色如金的武林人物，本就不多，而且，這人身具那等高明的功力，在武林之中應是不作第二人想……」

曉梅姑娘笑道：「二哥，你是否認爲那金面怪客乃是北天山的魔頭，人稱『金面天尊、追雲魔叟』的金如幻？」

蕭秋風尚未作答，古存文已拍案而起道：「不是他是誰？小弟先前怎的未曾想到呢？」

雷嘯天也呆了一呆道：「二弟，你猜的可也是這位老人？」

蕭秋風點點頭道：「小弟猜想的也是他！」

他忽然一笑，又道：「大哥，只怕心禪大師說的不是他吧。」

他這麼反問一句，倒是引起羣小的不信了。

一時，七雙眼神全都射向雷嘯天。

只有曉梅姑娘在低頭微笑。

雷嘯天也在笑，十分欽佩的笑：「二弟，你眞是厲害，是不是又從愚兄的臉色上瞧出來什麼徵兆，才會否定了你自己的猜想？」

蕭秋風道：「這會不是從大哥臉色上瞧出什麼，而是大哥那句詢問小弟的話，使小弟覺出不對了！」

話音一頓，又道：「看來小弟要請大哥明說了！」

雷嘯天冷冷一笑道：「二弟不想猜了麼？」

蕭秋風道：「小弟委實再也想不出武林之中，還有誰旣是金色面容，又是身具這高的內家功力之人了。」

雷嘯天笑道：「二弟這話不假……」

曉梅姑娘忽道：「大哥，可否容我一猜？」

雷嘯天道：「三妹有興趣，愚兄就待會兒才揭露謎底便了。」

曉梅姑娘一笑道：「不必等，大哥，那心禪大師可是說——」

她陡地一頓話鋒，看了蕭秋風一眼道：「二哥，你一定早已想出來小妹心中要想說的是誰了！你爲什麼不肯向大哥說出

來呢？」

這一問，問得雷嘯天皺眉笑道：「三妹，妳眞是個可人，二弟要是早已知道，愚兄不信他不肯說出，妳何必在暗中來提醒他呢？」

曉梅姑娘的臉，倏告緋紅！

誰說雷嘯天不會損人！

他這句揭穿曉梅姑娘心意的話，比損人還絕！

蕭秋風的俊臉也透出紅暈。

「大哥，小弟心中確是想到過另一個人……」

雷嘯天道：「眞的？你何以不說？」

蕭秋風道：「我不敢說出，是因爲此人的武功還不到那等火候。」

雷嘯天道：「武功高低，可隨歲月更改，二弟，或者你所想到的人，就是心禪大師所說之人也不一定。」

蕭秋風看了曉梅姑娘一眼，說道：「三妹，妳可是想到那金面怪客，乃是金如夢？」

而雷嘯天却長嘆一聲，又復大笑道：「看來什麼事都難不到二弟了。」

蕭秋風猜對了。

雷嘯天所要說的人，正是金如夢。

羣小之中，展翼雲第一個忍不住道：「雷大哥，這金如夢可是人稱『天河釣客』的那一位？」

雷嘯天道：「就是他！」

木頭僧搖頭道：「他果眞不可能有這高武功的！」

顯然，羣小跟蕭秋風一樣，不相信這人會是金如夢！

雷嘯天笑道：「心禪大師曾與金如夢交往多年，大概此話出自心禪大師口中，定是無可置疑之處！」

蕭秋風道：「大哥，我很奇怪，心禪大師爲何不說此人是金如幻，而硬敢確定他是金如幻的弟弟金如夢哩？」

敢情，這金如夢是「金面天尊」的弟弟！

雷嘯天道：「心禪大師對愚兄說過，金如幻的爲人，屬於魔道，要想他伸手救人，一輩子也別想，是以，他才相信，此人必是金如夢無疑。」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是相信了。」

雷嘯天道：「愚兄倒沒有什麼成見，不管他是金如幻也好，是金如夢也好，只要他不與我們爲敵，愚兄倒不會放在心上！只是，心禪大師却要愚兄轉告二弟，說這金面人來意不善……」

蕭秋風笑道：「大哥，這位掌門人倒是多慮得很，他不是親眼目睹那金如夢業已離開了本堡了麼？」

雷嘯天道：「二弟，大師說金如夢還會轉來！」

曉梅姑娘一笑道：「心禪大師眞的這麼說？」

雷嘯天點頭道：「大師說金如夢已是積石山的護法……」

他話音未畢，蕭秋風已搖手道：「大哥，不必再說了。」

雷嘯天一怔道：「二弟，你……」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二哥的心意，是認定此人也必非金如夢！」

雷嘯天有些不信的看着蕭秋風道：「二弟，三妹說的可是眞的？」

蕭秋風道：「小弟正是這麼想！不過，心禪大師的好意，我們心領了。大哥，小弟相信，在『武林爭盟』大會結束之前，那位金面怪客一定是不會再現身來此，因此，心禪大師担心我們樹下了積石山這羣强敵的顧慮，眼前倒可不必掛在心上的了。」

蕭秋風話音至此，頓了一頓，目光在衆家兄弟臉上一轉，微微一笑，低聲的說道：「伍兄突然退出，固然令我們少了奪盟的强敵，但今日與會的羣雄之中，還有幾批人物，不可忽視呢。」

過萬乘一笑道：「盟主指的是那一批人物？」

蕭秋風道：「那十二門派之中的『萬刲門』和『追風堡』的人物，就不可等閒相待！何況，還有那來自天台山的……」

他話還沒有說完，曉梅姑娘也一笑道：「二哥，你可是指的『蟠龍谷』中的人馬？」

蕭秋風笑了。

「三妹，妳已認出她們了麼？」

曉梅姑娘笑道：「她們人人髮鬢插了蟠龍玉釵，小妹怎會認不出來呢？」

蕭秋風道：「據說那『蟠龍谷』中多是女人，男子不許入內，今日看他們所來的人中，沒有一個男子，這傳聞定然不虛了！三妹，少時如果她們上台奪盟，我方之人要特別留心她們手中兵刃暗器，是否含有劇毒！」

雷嘯天適時揷口道：「那『蟠龍谷』獨產的『鐵石木』，確有劇毒，見血封喉，各位賢弟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羣小聞言，心中倒是暗暗有些不服。

但雷嘯天、蕭秋風兩人旣是說得十分嚴重，他們心中縱然不服，口中却也不好說了出來！

這個時候，那擂之上已經有了動手之人！

敢情在他們十君子的後代羣小全神談及金面怪客之時，已經有六名高手，通過了軟、硬、輕三種功力的試驗，登台就技了。

不過，登台的人，固然打得十分之熱鬧！

而此刻在台下却也出現了幾處爭鬥的場面。

非他，是爲了爭奪那月餅中的珠寶而已。

蕭秋風的劍眉爲此而皺！

「大哥，這些貪得無厭之人，應該驅除！」

雷嘯天笑着道：「愚兄早就看不慣了！只是碍於盟主未曾下令，是以才一直忍耐未肯發作，二弟，愚兄去將這批混帳摔死！」

說着，站起身就要向那遠在西北角角落的三席行去！

蕭秋風探手一把將雷嘯天按回了座椅，笑道：「大哥，你今夜可得養精蓄銳，以鬥强敵，這些小事，還是請抓五爺去辦最好！」話鋒一轉，向强百柔道：「强弟，你去請抓五爺管管他們吧！」

强百柔一笑道：「小弟遵命。」

一轉身，就跑得個沒影子。

雷嘯天濃眉一鎖，望着蕭秋風道：「二弟，你剛才說什麼來着。」

蕭秋風早知他必然有此一問，笑道：「大哥，你是裝佯？還是當眞不知小弟心意？」

雷嘯天大聲道：「愚兄跟你有什麼皮襖可反穿？二弟，你說，你剛才說了什麼？有在用着什麼心機？」

蕭秋風笑道：「大哥，你莫非怪責小弟麼？」

雷嘯天道：「如果二弟不把話說明白，愚兄確是要怪責於你了。」

蕭秋風淡淡一笑，正要說話，曉梅姑娘已笑道：「大哥，二哥如果要把那『武林盟主』的尊號，讓你取得的話，大哥，你會不會同意呢？」

雷嘯天怔了。

蕭秋風却看了曉梅姑娘一眼道：「三妹，妳不能帮着我一點麼？」

他是在埋怨她了。

曉梅姑娘笑道：「二哥，我本來帮着你的！」

蕭秋風搖了搖頭，一笑未語。

雷嘯天却忽然大聲道：「你們攪什麼鬼？愚兄眞糊塗了。」

木頭僧忽然怪笑道：「雷大哥，這事情明白得很，你糊塗什麼？」

雷嘯天環目暴張道：「明白什麼？和尙兄弟，你說！」

木頭僧冷笑道：「蕭盟主要讓位！雷大哥得成爲武林盟主了。」

雷嘯天回頭怒視蕭秋風道：「二弟，你是這麼想嗎？」

蕭秋風含笑點頭道：「大哥，請恕小弟有必須這麼想的苦衷……」

「胡說！」

雷嘯天眞的動怒了。

「大哥……」曉梅姑娘忽然笑道：「大哥且勿動怒，你且聽聽二哥有什麼苦衷再說吧！」

雷嘯天恨恨地一拍席面道：「我不聽！雷某不作違背先人遺志的不孝之人！」

尙自强挿口道：「大哥說的對，小弟也不能違背先人遺訓！」

這一來，展翼雲、古存文、伍重遠都作色變容了。

「盟主，你莫讓我等失望。」

「盟主，你別要我們不孝……」

蕭秋風只被他們逼得劍眉緊鎖，苦笑搖頭道：「各位賢弟誤會了。」

木頭僧道：「盟主，只怕不是我們誤會吧？」

雷嘯天喝道：「二弟，你若想作那不忠不孝之人，愚兄無話可說，只好跟你割袍斷義，我們算是妄自結交一場了……」

這幽怨的話音，令蕭秋風熱淚幾乎奪眶而出。

他幽幽一嘆道：「大哥，小弟决無背孝違義之心。」

雷嘯天道：「那你剛才所說的話，又是什麼意思？」

蕭秋風說道：「小弟只是想出了一個十分可行的變通辦法，使小弟旣不違先人遺志，也能對得起恩師伍叔在天之靈……孰料反引來大哥的誤會，眞叫小弟痛心不安……」

雷嘯天濃眉一揚，說道：「二弟……你……」

驀然，一聲石破天驚的「砰」然大震，在近處响起。

一陣腥風，帶着漫天的血雨，兜頭洒來！

接着；是兩聲刺人心魄的慘呼，夾着一條高大的人影，直向羣小所坐的這一席撲了過來！

蕭秋風劍眉倒豎，霍然躍起！

過曉梅却花容失色，駭極的發出了驚叫……

就在過曉梅駭極驚叫聲中，雷嘯天已雙袖狂揮，神功倏發，將那當頭蓋來的血雨擊向擂台之上！

而蕭秋風那飛躍而起的身形，也已下落！

他手中多了一個人！

一個死人！一個沒了頭的死人！

這人身裁十分高大，此刻胸前穿了個碗口般的大洞，頸上失去了頭顱，血肉淋漓，死狀慘極，恐極！

一襲黃衫，也被鮮紅的血水染透了一半！但是，怪的却是蕭秋風，雖是兩手已沾滿了血水，而他那銀衫之上，却半點血絲皆無！

過曉梅此刻驚魂略定，柳眉雙聚的叫道：「二哥，放下他！」

蕭秋風冷冷一笑道：「小妹，台上比武之人，違背了我們的規矩！」

曉梅姑娘道：「二哥，你瞧這人早已死去多時，你還捧着他幹嗎？交給我們送去埋了吧！死人入土爲安啊！」

蕭秋風冷冷一笑道：「小妹，這回妳可想錯了！」

他忽然向雷嘯天正色道：「大哥，你必須主持公道了！」

雷嘯天虎目之中，隱射怒火，沉聲道：「二弟，隨我來！」

雙臂一振，拔高五丈，有如盤空巨鷹，飄落擂台之上！

蕭秋風雙手橫抱着那個無頭的屍體，兩肩一搖，像一支快箭，直冒九霄，銀衫耀彩，燈月交輝中，也落向台上！

兩名主人突然捧了血跡淋漓的無頭死屍上台，確是給台下羣雄們帶來了一陣極大的騷動！

很多人都爲那名仍在擂台之上的中年書生担憂！

此時，雷嘯天正向那名中年書生喝道：「閣下怎樣稱呼？」

這位中年書生，穿着一身天青長衫，脅下掛了一支長劍，白巾束髮，面容看上去到是十分清逸！

但他那長眉之下的一雙星目，却是太過靈活，靈活得有些不像男人，令人覺得此人可憎！

雷嘯天話聲一落，那中年書生神態狂傲的冷冷應道：「南化萍！」

雷嘯天濃眉一揚，心想：這傢伙倒是傲得緊！

面上却是哈哈一笑道：「這位南兄！失敬了！不知南兄是何出身？」

南化萍冷冷道：「雷堡主，爭盟大會規定了這一條麼？是否每一位參與之人都要報出自己的出身？」

嘿！不但人傲，口齒更不弱！

雷嘯天朗聲一笑道：「雖無規定，事實上却有此必要！」

南化萍冷冷一笑道：「雷堡主請道其詳！」

雷嘯天面色一寒道：「其理十分簡單，天下武林人物的盟主，不應該是個出身不明之人！試想南兄若是奪得盟主之尊以後，連個出身門戶都不曾說出，叫天下羣雄心中作何感想？南兄認爲可對？」

南化萍目光流轉不定，顯然是被雷嘯天給問住了！

他看了站在一旁的蕭秋風一眼，忽然淺淺一笑，說道：「在下來自天台『洗雲精舍』！」

天台「洗雲精舍」想必是個十分驚人的所在！只看那台下千百羣雄的驚訝失聲，就可明白了！

雷嘯天也似楞了一楞道：「南兄是『飛星要命婆婆』桂神嫗的門下麼？」

南化萍道：「雷堡主莫非不信？」

雷嘯天忽然大笑道：「雷某相信！」話鋒一轉，喝道：「南兄雖是桂神嫗門下，但也不能藐視雷某！」

南化萍冷笑道：「雷堡主上得台來，接二連三疾言厲色的向在下逼問姓氏出身之舉，是否要稱之爲對我恭敬？」

雷嘯天倒不曾料及他會有這等反問之言出口！

一時倒弄得呆了一呆方道：「雷某身爲主人，對於不合規矩之事，自應問個明白，不然叫雷某何以向台下朋友交代？」他頓了一頓話鋒，又道：「南兄，閣下可記得雷某的蕭盟弟適才現身之際，曾向天下英豪，所特別提出的那句話？」

南化萍冷冷地回答道：「什麼話？南某……」

他似是本想說出幾句傷人之話，但是，當他目光觸到蕭秋風的那張正氣的俊臉之後，竟是把那要說出來的話，給嚥了回去！

雷嘯天適時道：「蕭盟弟要求各位務請點到爲止，不得傷人的那句話，閣下應是不會沒有聽明白吧！」

南化萍道：「聽明白又將如何？」

雷嘯天雙目暴睜，指着那無頭血屍道：「閣下心腸何其歹毒？胸膛已碎，何故又要斷其首級，閣下不但有違大會規矩，而且用心太以兇殘，令人不齒！」

南化萍忽然嘿嘿一笑道：「雷堡主可知此人是誰？」

雷嘯天沉聲道：「不管此人是誰，閣下此舉亦太嫌過份！」

南化萍道：「雷堡主，你可聽說過東海『桃花島』？」

雷嘯天怔得一怔，陡地大笑道：「淫魔之窟，奸邪之藪，聽來已汚我耳！」

南化萍面色一寒道：「雷堡主認爲『桃花島』乃是爲人不恥之地的了？」

雷嘯天道：「不錯！」

南化萍道：「旣是其地爲人不恥，則其人亦應是俱皆可誅之徒的了！」

雷嘯天不假思索的大笑道：「那還用談麼？當然俱是可誅之徒的了！」

南化萍倏地冷笑指那無頭血屍道：「此人名喚童眞，自號『花花太歲』，乃是那『桃花島主』的十大弟子之一，大概毀在此人手中的貞潔女子，最少也有百人以上，雷堡主，尊駕旣是正人君子，對於這等無恥之輩，是否仍肯大肚寬容，任令其爲害人間呢？

問得好！

雷嘯天爲之語塞良久！

「這個倒是雷某的不是了！」

雷嘯天豪放的大笑三聲，又道：「南兄手誅兇獠，雷某爲武林姊妹慶賀！」

他這等勇於認錯，豪爽大方的風度，令人激賞！

台下羣雄，頓時鼓掌喝采不止！

南化萍那寒冰般的臉色，也微微地解凍！

他淡淡一笑道：「堡主君子風範，叫南某好生敬佩！」

蕭秋風此時已緩緩放下那「花花太歲童眞的屍體！

台下立時有兩名堡中的壯漢，走上擂台，將那淫魔的屍體抬起，正待轉身走下擂台埋掉！

蕭秋風向那兩名大漢一笑道：「人死不再記惡，裝上人頭，好好安葬！」

好一派寬容的心胸！

兩名堡中壯漢應了聲「是」，快步下台而去！

蕭秋風向雷嘯天一笑道：「大哥，童眞雖有可死之因，但他却死在不該死之處！此等事，可一而不可再，請大哥重新宣佈一下吧！」

蕭秋風話音一落，向雷嘯天一抱拳，看都沒看那位南化萍一眼，轉身飛落台下而去！

南化萍的臉色一連變了幾變！

他頗似欲阻止蕭秋風離去，但是，却又似不大好意思說出口來，而蕭秋風却已不見了人影！

是以，他才臉色連變！

雷嘯天也無暇顧及南化萍的神態，他重咳一聲，大步走到擂台口，向羣雄鄭重的說道：「武林爭盟，擂台較技，並非鋤奸兇殺，快意恩仇，兄弟再次宣佈，務請各位在台上較量武功之時，只可點到爲止，不可再有仇殺流血事件發生，否則，兄弟決不坐視……」

話鋒一頓，忽然大聲道：「兄弟請『神通雙俠』，聞、金二兄上台！」

聞文、金成二俠應聲飛躍上台！

雷嘯天一笑道：「兩兄請在台上，暫爲執法，比武之人如再有傷人行動，請兩位兄弟放心出手相救！」

聞文、金成忙抱拳一拱道：「屬下遵命！」

「神通雙俠」這等稱呼，在不知內情之人聽來，實是甚爲迷惑，但若知曉內情之人，則又不以爲怪了！

聞文、金成此時儼然已是「天下英雄店」的總監督，而雷嘯天、蕭秋風則儼然是「英雄店」的新店東一般，以總監督對大店東說話，自稱一聲：「屬下」，豈非理所當然！

雷嘯天適時笑道：「如此有勞二兄了……」轉身又向心禪、玄天兩位掌門人禮道：「晚生請兩位掌門人主持大會繼續進行！」

話落，不待二老回答，便順着木梯，走回台下！

過曉梅等雷嘯天坐定，笑道：「大哥，這南化萍只怕不會聽話哩！」

雷嘯天笑道：「諒他不敢！」

曉梅姑娘道：「大哥可願跟小妹打個賭？」

雷嘯天道：「賭什麼？三妹，我這回倒是不信妳的話會準了！」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好像蠻有把握的麼！」

雷嘯天道：「是的，愚兄倒確是有十分把握！」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那我們就賭上一次可好？」

雷嘯天笑着說道：「好！你說賭什麼吧！」

此刻，台下正有一名十二大門派之中，浙東雁蕩山的「追風堡」門下弟子，上了擂台！

曉梅姑娘嫣然一笑道：「大哥，這一回小妹想賭大一點！」

雷嘯天看了蕭秋風一眼，發覺蕭秋風正全神注視在擂台之上，不禁宏聲一笑，大聲道：「三妹，怎麼叫賭得大一點？」

曉梅姑娘道：「以大哥的今後聲譽，和小妹的終身幸福作爲賭注可好？」

雷嘯天皺眉道：「三妹，妳能再說得明白些麼？」

曉梅姑娘道：「大哥若是勝了，小妹從此削髮爲尼！」

雷嘯天大吃一驚道：「使不得，如果小妹妳削髮爲尼，二弟他……」

曉梅姑娘紅着臉了瞪他一眼，嗔道：「大哥，你少扯上二哥好不？這是我的事！而且，你怎知道你一定能贏得這場賭注呢？」

雷嘯天搖頭道：「我不想賭了！」

曉梅道：「大哥是怕輸？」

雷嘯天大笑道：「我是怕贏！」

曉梅姑娘尚未說話，古存文已笑道：「雷大哥乾脆認輸不就成了？」

雷嘯天大笑道：「要我認輸倒是容易，只是，那南化萍如果不再違反規矩傷人的話，愚兄要認輸也輸不掉啊！」

古存文笑道：「那還不簡單麼？待小弟上台狠狠地臭罵他一頓，他自然就會怒火中燒，忘了規矩，小弟再佯爲不敵，讓他傷我一處皮肉，流上幾滴鮮血，大哥豈不就要輸定了麼？」

雷嘯天失笑道：「這倒算得上一個好主意！」

曉梅姑娘道：「那怎麼能算？」

雷嘯天道：「三妹，咱們別賭了！」

曉梅姑娘道：「大哥，小妹非要你賭不可！」

雷嘯天作難的搖頭道：「三妹，請恕愚兄也非要違命不可！」

曉梅姑娘道：「說來說去，大哥還是怕輸吧！」

雷嘯天目光對台上一轉，笑道：「三妹，妳已經輸定了！」

曉梅姑娘道：「大哥，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你以爲那南化萍此刻與這名『追風堡』的弟子打得十分和善，就認爲他不會施煞手傷人了麼？大哥，小妹自信不會走眼，你只要說敢不敢賭吧？」

雷嘯天笑道：「要賭可以，除非三妹換一個賭注！」

曉梅姑娘玉面微紅道：「大哥要我換什麼賭注才肯賭呢？」

雷嘯天道：「這樣吧，妳如果輸了，以後就必須依我之話，做兩件事。」

曉梅姑娘道：「那兩件事？」

雷嘯天道：「第一件是……」

他略一遲疑，搖頭又道：「愚兄這會兒還沒想出來，反正只有兩件事就是！」

曉梅姑娘也想了一想，才道：「好吧，小妹應允了！」

雷嘯天一笑道：「三妹，妳的賭注已然付出，我的呢？是什麼？莫非我若輸了，該不是去削髮出家當和尙吧？」

曉梅姑娘噗哧一笑道：「那怎會？」

雷嘯天道：「不是當和尙，三妹想贏點什麼采頭？」

曉梅姑娘道：「小妹已經說過，乃是要贏大哥的聲譽！」

雷嘯天不禁大笑道：「三妹，愚兄有什麼聲譽值得三妹如此重視？」

曉梅姑娘笑道：「雷家堡主還不夠響亮麼？」

雷嘯天搖頭道：「這在三妹眼中，只怕是一文不值哩！」

曉梅姑娘道：「大哥，你眞是太小看了自己了！試想以大哥的聲譽之隆，只怕眼下除了二哥，也無人可比了！」

雷嘯天呵呵一笑道：「三妹，妳是要賭注？還是要明捧暗諷的罵我？」

曉梅姑娘笑道：「小妹敢罵大哥麼？小妹確是要贏大哥的賭注！」

過萬乘在一旁看得有些過不去，低聲道：「小妹，妳怎可拿大哥尋開心？」

曉梅一笑道：「哥哥，我沒有尋大哥開心的！」話鋒一轉，向雷嘯天說道：「大哥，我要的賭注，對大哥來說，可能是非常嚴重，只不知大哥有沒有這份豪氣接受……」

雷嘯天聞言，大笑道：「請說，請說！愚兄倒不信天下有令我不敢之事！」

曉梅姑娘道：「大哥，你這算是答應了？」

雷嘯天道：「我答應了什麼？」

曉梅姑娘道：「我要的賭注呀？」

雷嘯天一怔道：「三妹，妳既未曾說明賭注，又怎能說我答應了呢？」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既說天下事中沒有你不敢的豪語，小妹所要提出的賭注，大哥又怎會不敢答應呢？」

雷嘯天聽得皺起了濃眉！

如果曉梅姑娘是存心擺了個圈套在面前，那麼，雷嘯天這回可是自己把自己投了進去！

他苦笑一聲道：「好！就算我答應了！三妹，妳究竟要我賭什麼呢？」

曉梅姑娘嫣然一笑道：「大哥，你若賭輸了，你就得拚出全力，捨死取得今日武林『爭盟大會』中的盟主地位！」

她說得好輕鬆！

聽的人却受不了啦！

雷嘯天的臉色變得發白！

羣小的臉色，也充滿了疑慮和惶惑！

只有蕭秋風恍如不覺，只掉頭向曉梅

姑娘淡淡一笑！

但，這一笑又包含了多少情意呢？

這大概只有曉梅姑娘心中明白的了！

過曉梅看看衆人，忽地一笑道：「大哥，你怎麼啦？可是輸不起了？」

雷嘯天這才彷彿回復了知覺，正色道：「三妹，妳可是開玩笑？」

曉梅姑娘嫣然一笑，話未出口，蕭秋風巳經回頭笑道：「大哥，三妹不是開玩笑！」

雷嘯天霍然立起道：「二弟……盟主，你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想要我雷嘯天爲一個不孝不義的千古罪人？」

蕭秋風搖頭道：「小弟與小妹決無此心！」

雷嘯天指着曉梅姑娘道：「三妹，妳快說明白究竟是什麼意思！」

雷嘯天顯然巳然動了眞怒！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我可是一片好心啊！爲了二哥的處境，也是爲了不違巳死的老人遺志，小妹才提出這件賭注的！」

雷嘯天望着蕭秋風說道：「二弟，你明白麼？」

蕭秋風道：「小弟明白！」

雷嘯天又轉向羣小問道：「各位賢弟呢？」

衆人都茫然搖頭道：「不懂！」

雷嘯天目光如電的逼向過曉梅道：「三妹，妳聽清楚了？他們都不懂呢！」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你可記得我們在堡門以內所講的話？」

雷嘯天道：「什麼話？」

曉梅姑娘道：「二哥要停止武林爭盟大會之事！」

雷嘯天道：「記得，但二弟巳然改變了主意了！」

曉梅道：「大哥，你可曾想到，二哥所說他要找回伍仇世兄之事，也有相當的道理麼？」

雷嘯天道：「什麼道理？愚兄這點可不懂！」

曉梅姑娘道：「大哥，那伍仇乃是伍二叔之子，你信不信？」

雷嘯天看了伍重遠一眼道：「愚兄相信！」

曉梅姑娘道：「伍二叔乃是二哥義父秉恩師，是不是？」

雷嘯天道：「這是你我均知之事，三妹提他作甚？」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對父師之恩，有了可報的機會，而依然不報的話，這種人算不算得上大仁大義之人呢？」

雷嘯天濃眉一揚，怒道：「這等人巳是禽獸不如，還敢稱作大仁大義麼？」

曉梅姑娘笑說道：「大哥，你是不是要二哥成爲禽獸不如之人？」

雷嘯天一楞道：「那怎麼會？愚兄豈是這等無知之輩？」

曉梅姑娘忽然幽幽一嘆道：「大哥，二哥確是馬上就要變作這種不仁不義之人，而大哥也將成爲你自己口中的無用之輩了！」

蕭秋風本是含笑的神情，忽而滿佈愁雲！他低嘆一聲道：「大哥，你必須成全小弟……」

雷嘯天終究不是十分糊塗之人！

睹狀也有些明白的了！

「三妹，二弟，你們乾脆說明白好不好？」

曉梅姑娘點頭一笑道：「大哥，小妹這就要說出來了……」話鋒一頓，看了其他七位兄弟一眼道：「各位兄弟一定不曾忘記，老人遺言，以及那『黑石船令』都巳清楚的說明，我們『十君子』後人，要共同一心，奉蕭二哥作爲『武林盟主』，任何人不得稍有異心二志……」

衆人笑道：「不錯，我們記得！」

曉梅姑娘正色向雷嘯天道：「大哥，如果眼下『十君子』後人之中，出了叛徒，不遵老人共傳的『黑石船令』，我們該怎麼辦？」

雷嘯天朗聲道：「羣起誅之！」

曉梅姑娘一笑道：「大哥，你這句話小妹不同意！」

雷嘯天道：「這等不孝叛徒，三妹還肯放任於他麼？」

曉梅姑娘道：「不是放任，大哥，只怕你下不了手！」

雷嘯天道：「亂臣賊子，豈有下不了手之理？」

曉梅姑娘忽地一笑道：「大哥，你下得了手？」

雷嘯天道：「下得了。」

曉梅姑娘忽然一伸粉頸道：「大哥，這叛徒是我，你斬吧！」

雷嘯天呆了！

羣小也呆了！

蕭秋風却暗暗點頭而笑！

曉梅姑娘等了一會，不見動靜，又道：「大哥，你爲何不動手？」

雷嘯天長嘆一聲道：「三妹，我明白了！」

曉梅姑娘道：「大哥，此刻若是伍仇世兄在此，我相信大哥也下不了手的！因爲大哥心中不會忘記伍叔……」

雷嘯天道：「不錯，我辦不到！各位兄弟也辦不到！」

發呆的羣小，此刻也恍然曉梅姑娘的用心了！

他們同時出聲長嘆道：「雷大哥，我們也都明白了！」

曉梅姑娘適時一笑道：「大哥，爲了達成先人遺志，而又不要傷及二哥對伍叔的孝思，二哥確是應該去找回伍仇！」

雷嘯天道：「這個自是應該辦的，但與盟主之位又有什麼關係呢？」

曉梅姑娘道：「大哥，這武林盟主，一旦正名之後，痲煩事可就多了！各種武林糾紛，都會找你解決，武林正義的維持，正要仰賴盟主的秉公矢勤，不懈不捨的去埋頭苦幹，試想，這麼沉重繁忙的武林盟主，會不會有時間去爲私人之事而奔走呢？」

曉梅姑娘說到此處，展翼雲大聲道：「是啊，果眞要無暇分身的了！」

雷嘯天却皺眉道：「三妹，妳是說二弟今日在天下英雄之前，坐上盟主之位，就無法分身去找那伍仇賢弟了嗎？」

曉梅姑娘道：「小妹正是此意！」

雷嘯天道：「三妹，二弟不能分身，你我幾人應可代勞。」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這事只怕誰也代勞不了他哩！」

雷嘯天道：「爲什麼？」

曉梅姑娘道：「一來伍仇世兄功力太高，我們無法尅制於他，就無法與他接近或深談，二來，這事關係着二哥對伍叔的報恩，如果由別人代替，這對二哥來說，將永遠不安的了……」

雷嘯天道：「三妹這麼一說，倒眞是叫愚兄進退兩難的了！」

蕭秋風說道：「大哥，你得勉爲其難啊！」

雷嘯天搖頭道：「這……」

曉梅姑娘道：「大哥，眼下你只要取得這個名義……」

她的話音未巳，突然擂台之上，傳來聞文、金成的大聲暴喝——

「南相公住手……」

但是，第二陣血雨，又告洒出！

雷嘯天正待一躍而起，曉梅姑娘伸手抓住了他，同時，一笑道：「大哥，你的賭注巳輕輸掉了！」

雷嘯天聽得一怔道：「三妹，妳說什麼？」

曉梅道：「大哥，你輸了賭注了！」

雷嘯天沒有作聲，擧目向擂台之上望去！只見那金成的手中多了一個屍體！

這人正是「追風堡」中的弟子！

而聞文却正在與南化萍在爭得面紅耳赤！

雷嘯天搖頭苦笑道：「這個姓南的眞是胆子不小！三妹，你果是贏了！」

曉梅姑娘道：「大哥，你可不許賴帳啊！」

雷嘯天看了蕭秋風一眼道：「二弟，這眞是出於你本心要這麼做麼？」

蕭秋風十分恭敬的說道：「大哥，小弟如無大哥之助，伍叔之恩，先人遺志，就勢難兼顧，大哥忍辱負重，小弟永銘五中……」

雷嘯天道：「二弟，你不要說這種見外的話！只怕愚兄心餘力絀，爭不來『武林盟主』，那就要……」

他話沒說完，曉梅姑娘巳叫道：「大哥，你如出全力，盟主定可到手！」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三妹，妳不相信我會出全力麼？」

曉梅姑娘笑道：「小妹倒眞是不太敢相信！不過，大哥，你別忘了，今日如是大哥爭不到武林盟主之位，『十君子』的遺志，就怕難以得償了！大哥，你肯作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人麼？」

眞行！這幾句可把雷嘯天說得出了一身冷汗！

同時，也使得雷嘯天胸頭熱血沸騰！

雷嘯天濃眉電揚，沉聲道：「愚兄決心全力以赴，三妹放心就是！」

曉梅姑娘笑了一笑道：「小妹預祝大哥獲勝……」

但她那一雙俏目之中，却含了一份隱憂！

這只有蕭秋風看得出來！

由於蕭秋風與她心意相同，此時，他也正在担心；僅僅是擂台上的一個南化萍，就巳如此難以打發，這台下還坐着有上千的武林豪客，就算百中選一吧，雷大哥能否過關，實際上是令蕭秋風和過曉梅無法預爲把握的事！

那位心狠手辣的中年書生南化萍，這會兒竟與担任執法的「神通雙俠」也由動口，變成了動手！

金成正以一雙肉掌，狠鬥那南化萍手中的長劍！

「神通雙俠」在中原武林享有盛名，武功之高，見識之廣，一時無兩，但金成與南化萍這時却打得十分吃力。

雷嘯天看得有些發急地說道：「二弟，這南化萍高明得出人意料，瞧他這份找上執法之人動手的神情，倒眞像誠心找碴來的！」

蕭秋風劍眉微微一揚道：「大哥說的不錯，此人果是誠心生事而來！」

雷嘯天沉聲道：「二弟，待愚兄上台將他攆走如何？」

蕭秋風搖了搖頭！

曉梅姑娘却適時一笑道：「大哥，你今夜的身份可不比平日，一步走錯，就將無法收拾，這人還是由小妹上台去打發他吧！」

雷嘯天回顧蕭秋風道：「二弟，這使得麼？」

蕭秋風一笑道：「嗯，理該由小妹前去！」

他忽然向曉梅姑娘正色道：「三妹，最好別要傷了他，否則，只怕那『蟠龍谷』中的諸女，正好有了藉口了！」

曉梅姑娘含有深意的嫣然一笑道：

二哥，小妹早就明白了……

嬌軀一擰，飛燕投樑般的拔空一掠而去！

過曉梅忽然飛上擂台，倒是大出「神通雙俠」意外！

聞文放下那名「追風堡」弟子，上前道：「姑娘，這書生屬下兩人尚能應付，姑娘大可不必勞動的！」

曉梅姑娘低聲道：「聞大俠，這人大有來歷，而且，也是女兒之身，所以侄女才上台來替下金大俠的……」

不等聞文回答，曉梅姑娘巳嬌叱一聲道：「金大俠請退一步，姑娘要向這位南公子討教！」

金成聞言，猛然揮出三拳，逼退南化萍，回頭笑道：「姑娘，屬下對付得了這小子……」

適時，聞文巳笑呼道：「金兄，你且退下，小弟有事相告！」

金成聞言，心中巳然明白，這位老主人的千金，必然有了什麼發現，才會親自上台而來！

金成不再說什麼，立刻閃身退到聞文身側！

曉梅姑娘寒着一張粉臉，向那仗劍卓立，狂傲無比的南化萍冷冷一笑，沉聲低喝道：「南公子，這是武林爭盟大會的擂台，不是尊駕滋事的場所，尊駕一再傷人，甚至找上本堡派在擂台之上，執法救人的人動手，是不是尊駕自認本堡無人可與尊駕相比麼？」

這番話說的不輕！

南化萍的臉上現出了一絲紅暈！

但一瞬間就變成了寒霜，嘿嘿一笑道：「姑娘可是過曉梅？

曉梅姑娘冷笑着道：「正是你家過姑娘！」

南化萍忽然輕蔑的一笑，說道：「在下曾聞傳言，曉梅姑娘容貌絕代，武功超凡入聖，今日一見，倒叫在下開了眼界，原來……」

他故意的頓了一頓話音道：「嘿嘿，原來也不過如此！」

這不是罵人麼？而且罵得十分刻毒！

罵女人醜，不爲過，像這等先捧後諷，對於這位嬌容美絕的過曉梅而言，委實是太過份了些！

怪的是曉梅姑娘並未如台下羣雄所料的動怒！

她反到嫣然媚笑道：「南公子，傳聞失實的事多得很！」

話鋒一轉，突然冷哼道：「尊駕爲何不答姑娘所問？」

南化萍笑道：「姑娘是要在下回答什麼？」

曉梅姑娘冷冷應道：「尊駕少裝佯，你究竟是來此作什麼的？」

南化萍笑道：「姑娘這話問得不嫌多餘麼？」

曉梅姑娘本知南化萍是個十分難纏的角色，因此，她心中也早巳打定了對策，冷冷地應道：「尊駕只管回答，多不多餘，那是我的事！」

南化萍沉聲一笑道：「很好，在下告訴妳，在下乃是爭奪『武林盟主』而來，姑娘是否滿意在下的回答了？」

曉梅姑娘忽然格格一笑道：「尊駕眞是要想爭奪『武林盟主』麼？」

南化萍道：「今日來此之人，誰不是爲了爭奪『武林盟主』？姑娘竟然懷疑在下，眞是令人不解得很！」

曉梅姑娘笑道：「南公子倒不必奇怪，姑娘不再懷疑就是……」

忽地嫣然一笑，暴聲道：「我陪你南公子印證印證如何？」

台下羣雄雖然心裏明白過曉梅既然上台，準會要跟那傲慢無禮的南化萍拚上一塲，但此刻聽到了過曉梅這句柔若無骨的話聲，依然使得他們心頭一緊，人人都噓出了一口大氣！

狄二娘的一仗，他們巳見過了曉梅姑娘的武功！

南化萍的武功，比不比得上那「天魔宮」中的「瘦魔」狄二娘，誰也不敢妄下斷語！

是以，每個人都凝神以待！

南化萍也是個玲瓏剔透的頂尖人物，過曉梅拿話套住自己，然後方始柔聲邀戰，其用心何在，他早巳明白了！

但他却不信過曉梅眞能强過自己！

南化萍低哼一聲笑道：「姑娘願意賜敎，南某倒是十分榮幸的了！」

右手一揮長劍，又說道：「過女俠，請！」

南化萍此時倒是禮貌週到了。

曉梅姑娘皓腕一揮，拔出肩後長劍，嬌笑道：「南公子，我身爲主人，恕不先發……」

南化萍嘿嘿一笑道：「在下明白得很，恕我有僭！」

晶光乍現，這一劍刺的是曉梅姑娘前胸！

好一招對姑娘們不敬的招式！

羣小席上的木頭僧怒哼一聲道：「這混帳姓南的太下流！」

雷嘯天因爲身爲羣小的大哥，雖是心中也十分震怒，但木頭僧既巳出口責罵，他反倒不好置言了！

他回顧了二弟一眼，在他的想像中，蕭秋風應該也在動怒，可是，他看到的却是一張笑臉！

雷嘯天心中暗暗奇怪！

蕭秋風適時一笑道：「大哥，三妹定可在五十招內獲勝！」

雷嘯天只好一笑道：「二弟，你不認爲這姓南的可惡麼？」

他話中有話，因爲他們不知那位中年書生南化萍乃是個易釵而冠的西貝貨色！

蕭秋風却裝作不懂的笑道：「只要三妹能够將他擊敗，縱然可惡也算不得什麼了！」

雷嘯天和他七位，目睹蕭秋風不肯說明南化萍的下流招式，他們自也不好再往下說了！

而擂台之上的曉梅姑娘也表現得出人意表！

若就她平時性格，南化萍這種擧動，早就該引起了她的嗔怒，甚至會埋下了殺身之禍的種子！

可是，曉梅姑娘今天似是過份的寬容，她不但沒有面現殺機，反倒連手中的劍招，也十分敦厚！

三十招中，未見她有過一招殺手！

過萬乘顯得十分不安的低聲道：「雷大哥，小妹今天怎麼啦？她是不是對這姓南的……」

這位做哥哥的簡直是錯到了家！

雷嘯天忍不住笑道：「過兄弟，小妹怎會是這種人？她不下殺手，必有原故！你等着瞧吧，那姓南的有得好看！」

過萬乘紅着臉看了蕭秋風一眼，訕訕道：「雷大哥，我……」

他也覺得自己太想歪，連臉都紅了！

雷嘯天自注擂台，朗聲一笑，說道：「過兄弟，你瞧，小妹不是拿出絕招來了麼？」

過萬乘抬目望去，只見那擂台之上，又是一番景象！

南化萍的身形，巳然看不見，兩丈方圓，都是過曉梅那支長劍騰起的光華流轉的瑩劍炁！

台下羣豪似是看得十分過癮，莫不鼓掌叫好！

蕭秋風看得皺眉一嘆道：「大哥，那南化萍只怕很難全身而退！」

雷嘯天笑道：「這種人理應給他吃上一點苦頭！」

適時，那南化萍似也盡出全力的拚命反擊！

只見那千層劍炁之中，不時泛起幾聲悶喝！

就在一干羣豪的喝采鼓掌之聲更見熱烈之際，擂台之上，突然傳出來一聲女人尖叫……

這聲女人的尖叫，直叫得台下羣豪和雷嘯天頭皮發麻！

曉梅姑娘敗了麼？


常服
氣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